

# 美赫主

## 第三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美赫燕、蹈火凤凰<sup>1</sup>

校对：田心

---

<sup>1</sup> 注：“沉默的大师”一章由蹈火凤凰翻译，其余章节由美赫燕翻译。

# 目录

沉默的大师 .....	1
秘密著作 .....	18
赛朝廷 .....	27
假死与真生 .....	35
只需要爱 .....	44
证悟的途径 .....	56
卡利时代 .....	65
没有瑜伽 .....	75
灵魂外衣 .....	83
巴巴的大师 .....	94
神的一体性 .....	102
宇宙痛苦 .....	114
根除种姓制度 .....	123
圈子种子 .....	130
神爱诚实 .....	140
真正的人 .....	148
心的运作 .....	158
创建埃舍学校 .....	166
完美与不完美 .....	173
教育的价值 .....	182
灵性洪流 .....	192
灵性课程 .....	199

作家与战士 .....	207
沉默教导 .....	212
神圣命运 .....	219
神爱之寓 .....	227
爱在流泪 .....	233
真切见神 .....	239
灵性恒河 .....	248
爱者阿里 .....	254
神的达善 .....	262
珍贵结果 .....	268
安拉·呼 .....	274
搬迁埃舍 .....	279
脑心平衡 .....	285
无人后悔 .....	295
注定受苦 .....	307
宇宙之母 .....	318
皆是服务 .....	330
我就是那 .....	339

# 沉默的大师

## 沉默的大师

霹雳！神的静默霹雳！

美赫巴巴的沉默开始！

1925年7月10日早上5点，美赫巴巴像往常一样从他的小屋出来。他沐浴完毕，来到男满德里（门徒）的住处。大家都认为巴巴不会做日常询问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师逐一询问了满德里、教师和孩子们当天的健康、睡眠和饮食情况——全部用书写的形式。从那天起，尽管美赫巴巴保持静默，人们却发现他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常警觉留心，尤其是对社区两位主管人的职责。

从那天开始，有几个月的时间，巴巴有了一个新同伴，整天不离他左右；他叫巴尔，是阿冉岗村里的一个男孩。他受巴巴喜爱，伴随大师在美拉巴德走动，拿着铅笔和纸，或者粉笔和石板，以便巴巴传达想说的话。

因为美赫巴巴天性外向且健谈，歌曲和诗句常常脱口而出，很多满德里成员都怀疑他能否沉默一整年。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深为钦佩地发现大师在一切情况下都保持静默，从未开口一次，这显示了他的完美自控。尽管巴巴依旧参加巴赞节目，但再也听不到他的美妙声音了。不过，能听到他用手击鼓，和谐地为歌手们伴奏。

如果巴巴因满德里疏忽职守而发火，他会拿起写字用的石板击他们的二头肌和大腿，他们不敢出声抗议或者问询缘由。有三块石板，有一次，巴巴一怒之下拿起三块石板向一个人掷来！巴巴当时的侍从佩苏是这次突然责打的主要对象。

之前，美赫巴巴曾三次保持静默，但1925年7月10日开始的静默一直持续到最后。此后他一生未发一言。

虽然美赫巴巴保持静默，但在他周围的那些人看来，巴巴一点都不静默，静默也没有干扰他的活动。他在美拉巴德的日常活动强度反而增加了。社区的人很快注意到，在日常事务中，巴巴甚至更加精力充沛。他通过石板迅速有力地写出他的命令、想法、希望和语录，从而让周围的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身上。

他的满德里们一刻都不闲着：装修巴巴的小屋，修复其它建筑，监督学校和医院的各种活动。他们还负责照顾学校的孩子们，给他们洗澡，甚至给他们洗衣服，因为印度教徒洗衣工不肯洗贱民的衣服，即便是孩子的。

美赫巴巴每天都给满德里新的指示，指出并纠正他们的错误，为了他的特殊工作，严格地训练他们成为他的圈子成员和亲密门徒。在白天，他忙于磨玉米，会客，达善，写他的特殊著作，视察美拉巴德的其它工作。人们看到巴巴对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给予个别照顾，他有时赞扬、拥抱、甚至责备某个孩子，以纠正或激励他学习。

## 神人

现在很多人接受他是神的化身，爱从他的存在中不断地倾注出！目睹这个神圣游戏——神过着人的生活，人类知道我们的时代是有福的时代。巴巴的静默开始使人心陷入深思。我们的时代将记住他说出的信息：

“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

我们时代的泪水和迷茫开始消失，因为人类知道其苦难将得到悲悯。巴巴将他的光扩散，借助他的光，他的静默开始说话！人们的心被他的静默的无回音之回音所唤醒。每一个重要的事件都被记录下来，以便有一天世人读到，并且能够饮取他的酒——至爱之爱的精髓。

## 真正的秘密

7月13日，其静默开始三天后，美赫巴巴在小屋里开始了神秘的写作。晨浴后，他从5点写到8点30分，然后离开小屋履行其它职责。他在美拉

巴德的不同地方，用若干种语言写书，几个月后完成。有时巴巴发高烧，但他仍然按时进行这项特殊写作，像对待一切的活动那样。有一次，他写了几个小时后，激励满德里说：“在一两年时间内，尽最大努力。幸福的果实在等待你们的爱的劳动。”

之后，巴巴用诗体在石板上写道：

最难的是看守我的头脑，

不用口舌说话。

我想说话，说话，说话！

但我保持无语。

7月16日下午，巴巴写下这首短诗：

没有房屋的乞丐，

没有宫殿的国王！

今天，要记住，我无须面对上述任何一个。

现在，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

下午5点30分，巴巴到夏哈内的房屋，在那里他在石板上写下下面的声明，发誓它将实现：“尽管欧洲历史学家对希瓦吉做出不同评价，但没有一个战士如此骁勇，如此真诚，如此机智，如此温和，如此纯洁。他是灵性大师罗姆达斯的完美爱者和真正弟子。同一个希瓦吉此时在这个身体里，以便在不久将发生的灵性大爆发里扮演重要角色。”

随后巴巴用神秘的语气评论道：“在耶稣时代我也在场，但那是另一个故事。那是一个秘密，但它的一部分我已经透露了。”

关于希瓦吉，阿君问道：“那个时代的人在这儿吗？”

巴巴点点头，然后要来石板，写道：“尽管和他在一起的人成百上千，但那时约有24个人扮演了关键角色。希瓦吉已证悟真理，在不久将来的特定时刻，通过他，这些同伴也将意识到他们在计划里扮演了强大角色。希

瓦吉所杀的阿法扎罕也将像他一样。那时候曾有个外国人扮演了关键角色。”

巴巴最后说：“不要想这个，随它去，这是个秘密。不过，知者将在两年之内知道。”

第二天，巴巴再次做出神秘的评语：“秘密将在 1927 年公开，只要一触，盲者将复明，死者将复生。”

有一天，仔细检查饮用水时，巴巴发现里面漂浮着蚊子幼虫。这种粗心让他不悦，他命令每天要彻底清洁陶罐，装入的水必须先用布过滤。他还指示在任何时候罐子都要盖上。他再次告诫满德里注意健康，感到轻微的不适都要立刻治疗。

## 神的视见

7 月 22 日，美赫巴巴对“神的视见”做了解释：

设想这里坐着 25000 人，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视见，看着同一个目标——球。现在把这个视见看作是神的，这意味着通过 25000 双眼睛看的是同一个视者。在每一双眼睛前放上不同颜色的眼镜，在所有这些眼镜前放一个球。每一只眼睛看的是同一个，所有人看的球也是同一个。但那些戴红色眼镜的人看见球是红色的，那些戴着黄色眼镜的人把它看作黄色的，那些戴着白色眼镜的人把它看作白色的。就这样，每一个人都看见一个不同颜色的球。

视见是同一个，球是同一个，但对 25000 个人来说，球却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这种不同的体验是因为不同的眼镜。所有这些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心，不同的眼镜是不同的身体。视者通过不同颜色和眼镜之媒介看球。因此有视者（神），颜色（心）和眼镜（身体）。神只有一个，球（幻相）也只有一个，但神通过所有不同的心，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体验这个幻相。

你们知道所有的思想都是不同的，感觉是不同的，苦乐体验也是不同的。其原因是所有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心。尽管所有人的思想、体验、心和身都不一样，但经历该体验者却是一个，正如球（幻相）是一个——通过它唯一的神通过无数的身心以各种方式体验他自己。他看见的不是颜色也不是眼镜；视者是通过颜色和眼镜看球的。体验这一切的是神，不是心，但他通过心和身的媒介看幻相。

## 鹦鹉的自由

第二天，美赫巴巴访问了夏哈内的家，写出下面的故事，来解释自由的含义：

有一只鹦鹉生下来是自由的，能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它可以吃它爱吃的水果，在阿美纳伽吃完，就飞到孟买去排泄。尽管生而自由，但它却对自由没有概念。它总是问：“什么是自由？”大叫：“给我自由！给我自由！”

巴巴指着弟弟贝拉姆，继续写道：

一位智者，比如说贝拉姆，告诉它：“兄弟，你已经是自由的了。”但那个鹦鹉对其自由一无所知。因此贝拉姆说：“好吧，我将向你显示自由是什么。首先来我这儿，服从我的照管。”

鹦鹉很明智，于是飞向贝拉姆，它说道：“现在我在你手里了。你可以扭断我的颈，也可以让我体验自由。”

不过，贝拉姆却把鸟关进笼子里。几天后鹦鹉发现自己不能飞，不能吃爱吃的水果，也不能坐在心爱的树上。它被禁闭了——锁在笼子里。鹦鹉想，“我曾经是自由的。”就在那一刻它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只有被监禁后它才知道自由。

同理，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是自由的，但由于他从最初开始就是自由的，所以对灵魂的自由毫无概念。为了得到自由，他应

让自己被一位赛古鲁捉住。他应该把脖子交给赛古鲁手中，让他锁住自己——锁在他的命令和训诫下，并且给予灵魂真正的自由体验。

## 奈拉姆之死

晚间，巴巴对年轻侍从巴尔不满，并任命查尔斯·奈拉姆替代之。此乃大师的一个计策。这几天奈拉姆腿上伤口化脓，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的三天里，奈拉姆愈发虚弱。

7月26日晚，奈拉姆发高烧。巴巴看到他，评论说：“奈拉姆明早将摆脱一切痛苦。”彭度和帕椎整夜照看奈拉姆，但他于第二天早上去世，如巴巴所言，摆脱了一切的痛苦。

美赫巴巴对巴尔不满，选择奈拉姆替代他，以便奈拉姆有机会在生命的最后三天能一直在巴巴身边。

神和神爱是永恒的。

大师是神和爱的化身。

其慈悲深度谁能测量？

7月27日，查尔斯·奈拉姆的追悼会按基督教仪式在阿美纳伽举行。男满德里到丙伽附近的基督教公墓参加了葬礼。那是个未注明的墓地，没有墓碑。只是在公墓档案里写着 HH6.

与之同时，巴巴一整天禁食，连水都未喝；他照做日常事务，包括清洁屋子和打扫凉台。满德里晚上回来，巴巴说：“尽管奈拉姆肉身死了，但他的心却活着。很快这个心将再次采用一个合适的身体，他一定会与我建立联系。”

## 幼稚的态度

下面是一个绝妙例子，表现了巴巴的工作方式之一。它说明大师有时候是怎样欲擒先纵，达到目的的。他以此让满德里亲身体验某些宗教习俗的无用，致使它们自行终止。

人们以宗教名义大张旗鼓地庆贺节日，却忘了它的实质。为了消灭这种炫耀，巴巴在美拉巴德早期，鼓励满德里中的印度教徒隆重庆贺其宗教节日。这自然让穆斯林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满德里不安。巴巴希望制造一种情形，让满德里们自己区分真实与肤浅——灵性与仪式。

7月19日，巴巴指示阿君安排主奎师那长达7天的生日庆贺。当天夜里，鲁斯特姆秘密召集帕西人和伊朗人开会，抱怨巴巴偏向印度教徒，庆贺他们的宗教节日，却常常取消琐罗亚斯德教假日。巴巴知道后很生气。他叫来所有的男门徒，严厉责罚他们，并在石板上写道：

首先，你们不该背着我会。这不是我的命令。其次，一周的节日庆贺是我的命令。没人听从我的命令。你们为什么不这么想？——庆贺节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的命令，而不是因为它是印度教或其它宗教的节日。

当你们开始争吵“为何庆贺他们的节日而不是我们的”时候，我最好还是退隐山里休息，而不是生活在这种头脑狭隘、充满二元意识的人中间！你们可能表面上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外部形式，但不是在内里。我若是知道你们，我的满德里成员，只是想遵循外部形式的话，我肯定会让你们过你们的宗教节日的。我还以为你们的智力已经战胜了这种幼稚的态度了呢。

我安排这些庆典是为了这里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印度教徒。我本想让他们开心，跳舞，唱巴赞。我原想为了他们，我们应该履行这个外部宗教仪式，而你们这些成年人，应该得到真知（gnosis）——神圣知识和内在体验。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予你们那些充满内在奥秘的语录。但你们向我表明我错在哪里了，很好。我本想让他们外部快活，让你们成道；但你们却抱怨：“为什么庆贺他们的

而不庆贺我们的节日？”他们问过为何你们有资格获得我的祝福而  
他们不配得吗？给他们的是骨头，给你们的是鲜肉。不过现在你们让  
我开了眼界。从今以后我将终止所有的外部庆典，也停止讲道。你们  
同意吗？你们说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好吧，对他们，没有庆典；对你  
们，没有证悟！你们觉得这种平等怎么样？

你们若是确信我比你们知道得多，那为何还要试图来教导我？鲁  
斯特姆有什么权力召集会议来抗议我的命令？用一分钟的时间想想  
这个：我命令你们做一件事，你们开会后，通过你们的命令，还让我  
弟弟贝拉姆带信给我，要我取消我的命令。这合适吗？想按照你们的  
意愿，而不按照我的意愿去行事，这是世人的方式。不过，这不是你  
们的错。极少、极少的人能够做到臣服。

我想让孩子们在外部娱乐，让你们证悟真我。基督也做了同样的  
事情。对群众他宣称神在上面——在天堂里。对其外圈成员基督宣称  
他是神，但他对内圈成员透露说他们就是神。

每个人都请求巴巴宽恕。满德里的感受也是自然的；但巴巴的工作结  
果是，他让这些亲近者摆脱了机械地遵循宗教节日的业相。他让他们深切  
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割断所有的束缚——宗教的和社会的。

他们（从机械的宗教仪式里）被解放出来，以便崇拜那个唯一者，  
崇拜他意味着在火中焚烧！

他是光明，真正的崇拜即化为灰烬。

美赫巴巴用满德里之间的这些冲突做媒介，在他们身上唤醒对这类崇  
拜的渴望。通过制造特殊的情境，巴巴逐渐唤醒这样的觉知——仅仅崇拜  
他并听从他的命令。大师拥抱爱的宗教，凭借他的纳扎（nazar，关注），  
它会自动地诞生于满德里心中。

## 美拉巴德——太严格

一位云游僧从阿杰梅尔来达善大师。巴巴指示他每个星期天完全禁食，一天礼拜五次，每天念五千零一遍“安拉”。但那个云游僧第二天没告诉任何人就悄悄地离开了美拉巴德。在此之前，云游僧无论到哪儿，都得到款待、尊敬和金钱，但他在美拉巴德发现禁食和念神名的规定太严格。原来这位当云游僧，不是为了摆脱，而是为了满足欲望。

一天，两头山羊从阿冉岗村走失，被一辆路过的货车撞了。巴巴派满德里去调查此事，他们把一头腿部受伤的山羊带了回来。羊被立即送到医院治疗。另一头山羊死了，村里的贱民已经把它运走，打算把它宰了吃肉。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巴巴马上同几个男满德里赶到阿冉岗，说服村民把死羊埋了。巴巴让他们保证决不再吃这种死动物了，随后把村民邀请到美拉巴德，让他们大饱一餐。

在美拉巴德，只允许男女满德里吃素食。不能吃鸡蛋，甚至含有鸡蛋的点和饼干都被禁止。这个限制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年。（注：直到1949年后，食物限制才渐渐放松，允许非素食者偶尔吃些肉。）

## 鲁斯特姆得救

八月七日晚，盲人歌手比克利亚正在唱巴赞，下起了暴雨。巴巴发现贝拉姆不在场，就问他在哪儿，并借口去找他，在倾盆大雨中奔跑，连伞都没带。巴巴发现贝拉姆和甘伽拉姆在井边避雨，就把他们带了回来。三个人浑身湿透，只得去换衣服。巴巴给他们奎宁药片吃，他穿上鲁斯特姆的大衣，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歌唱重新开始，巴巴突然侧过身，关切地看着顾麦，打手势谈起她儿子：“鲁斯特姆落下去了。”然后接着听音乐。顾麦也没特别在意巴巴的话。她不知道鲁斯特姆已经离开阿美纳伽，到另一个城里处理一些事情。

第二天，鲁斯特姆到美拉巴德，宣称巴巴的恩典救了他的命。头天晚上，他和一群人坐卡车回阿美纳伽，中途遇上暴风雨。车驶近一条河流，

他认为是浅溪，就决定开车过去。开到河中间，车陷进一个充满沙子的深坑。鲁斯特姆跳下车，去探测河的实际深度，却几乎被强大的洪流冲走。他站在急流中，眼看要失去平衡，这时他抓住了卡车的挡泥板，大声呼喊巴巴给他力量。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他被拉到卡车里。过了一段时间，另一辆卡车出现。他们费力爬上车回家，把搁浅的卡车留在洪水里。

假若鲁斯特姆没有及时抓住挡泥板，他就会被急流冲走了。后来发现这个事故与巴巴冒雨四处找贝拉姆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在讨论阿冉岗村两个学生的婚姻时，巴巴给了一篇简短的语录：

**“如果一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操行，不结婚并过着纯洁的生活，是最好的，因为婚姻有时会对一个人的灵性生活制造障碍。然而，与不道德的、暧昧的生活方式相比，婚姻结合则更为可取。婚姻的结合应该是，生活伴侣决不跟其他男人或女人发生关系。”**

在这个期间，谣传韦希奴与一个女仆有交往，于是美拉巴德法院开庭。案件如在正规法庭一样被审理，担任法官的满德里记录下每一个细节。证据显示除了递给那个女子一封信外，韦希奴是清白的。但即使这种简短的随便接触也违反了巴巴的命令。韦希奴拿不准，就问巴巴他是否真的违背了巴巴的命令，巴巴回答说是的，并让韦希奴在十一个月之内不要向他鞠躬，以示惩罚。不过后来巴巴宽恕了他。

## 塔俱丁巴巴去逝

1925年8月17日，美赫巴巴的五位大师之一，塔俱丁巴巴，在那格浦尔离开肉身。三万多人的送葬队伍穿过城市。相比之下，几天之后美赫巴巴才提及他大师的去逝。8月22日，为了纪念塔俱丁，美赫巴巴要每个人沐浴后到学校里集合。中午，所有的人都聚集后，巴巴给那些有嚼烟草习惯的人一些烟草去享用，对吸烟者，他给了印度香烟——比迪烟和方头雪茄。

过一会儿，他发出相反的指示：“太阳落山前，谁都不应想烟草或香烟。”为了庆祝这一奇怪的斋戒，播放了伊斯兰教音乐唱片，安伽尔·普

利得阐释了印度教神话里的一些段落。傍晚 6 点，美赫巴巴亲自首先给塔俱丁的照片戴上花环，然后给他的其他大师——巴巴简、乌帕斯尼、赛巴巴和纳拉延——的照片戴花环。接下来发糖果。

噢，塔俱丁巴巴，我们向您对默文的爱顶礼！

您知道他是超凡的玫瑰，并把您的王冠给了他。

## 耶稣的传说

在印度教徒、西藏人和穆斯林中间，传说耶稣曾在印度生活并死去。8 月 23 日，巴巴评论道：

“关于耶稣有一个基督教徒不知晓的秘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却没有死；他进入了涅未卡帕三昧状态（Nirvikalp Samadh，无身体意识的‘我是神’状态）。在第三天，他再次意识到身体，并化装秘密地（同几个使徒）东去印度。这被称作耶稣的复活。

到印度后，他继续向东到了缅甸的仰光，在那逗留了一些时间。之后他北上到克什米尔，并定居此地。他在尘世间的工作完成后，就离开肉身，永久地进入了涅未卡帕三昧。

在印度的圣人已经证实了这些有关耶稣旅行的事实。人类不久将意识到耶稣的真实生活。”

〔注释：在印度和西藏，耶稣传说中的名字叫 Isa Asaf。《古兰经》（4：157 篇）也记录说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读者可查阅在巴基斯坦出版的由 Al-Haj Khwaja Nazir Ahmed 所著的学术作品《耶稣在人间天堂》。〕

第二天，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印度教徒出现在美拉巴德。他的情况特别，不说话，只是微笑。他很瘦，巴巴让他住在医院里。后来，巴巴解释说：“他不是疯子，他是处在第一个意识层面的玛司特。”他是美拉巴德埃舍的第一个神醉者（玛司特），在此一直住到 1933 年去世。

巴巴给他取名叫马斯坦，并派古斯塔吉和希度照料他。这个年轻的玛司特有奇怪的习惯。要是给他一张毯子遮身，他会一根线一根线地拆开，然后把线打成捆。要是给他一个球，他会连续拍上几个小时，直到球被人拿走。他不管开始做什么，都不会停下，直到被迫停止。

酒商（Saki）的酒馆不为世人所见，

但它总是被那些喝了该酒的人知晓。

他的爱之酒被倒出——

美拉巴德是神醉者的庇护所。

## 清洗污垢

一块写着“美拉巴德”（MEHERABAD）的大木牌被竖起，作为来访者和过路村民的路标。牌子竖起后，巴巴令一个叫艾瑞奇肖的工人为来美拉巴德的穷困旅者洗澡，并向他解释道：“在美拉巴德的工作是清洗污垢。为了让人知道这一点，你应清洗这些穷人的外部，同时我清洗他们的内里。现在牌子已竖起，人们应当知道这里在做什么。通过你给穷人洗澡，他们会了解到这里的工作就是清理所有的污秽。”

艾瑞奇肖拿到毛巾和肥皂，开始给很多贫穷的朝圣者洗澡，但巴巴总是挑他工作中的错。巴巴很少对艾瑞奇肖表示满意，有时是一块肥皂没用过，要不就是某个人的身体没洗彻底或擦干。

一天，艾瑞奇肖给一个男人洗澡，仔细用毛巾擦他的身体。这一次他保管巴巴找不出毛病了，骄傲地把那个人带到巴巴跟前。巴巴检查后，却发现那人耳朵后面的水没擦干，立刻给艾瑞奇肖指出来。艾瑞奇肖目瞪口呆。那些被洗过澡的穷人大惑不解，因为他们一生从未得到过如此彻底的清洁。巴巴的一丝不苟代表了他做的内在清洁。在外部，尽管艾瑞奇肖格外细心，但他还是不能让巴巴完全满意。

在这个期间，巴巴从学校的孩子那里得知，一些学生在家吃肉。巴巴不高兴，因为这表示他的六个月的教育和忠告，没有丝毫改变孩子们的行

为。他指示阿君停止给那些犯规的孩子饭吃，从此以后除了衣服和书本，不再给他们任何东西。还禁止他们参加巴赞或顶礼巴巴。

从其它邻村来的孩子可以继续在美拉巴德用餐，但阿冉岗的孩子则被打发回家吃饭。他们吃完午饭回来后，巴巴询问他们吃了什么。有的只吃了面包和酸辣酱，其他人吃了干鱼和鸡蛋。巴巴评论道：“我本来打算今天大开筵席，但你们让我不开心，我把它取消了。”尽管如此，那天晚上那些只吃了面包和酸辣酱的孩子仍然得到了食物，其余孩子被打发回家。

那天夜里，这些孩子的父母来求巴巴宽恕，恳求他继续给他们的孩子食物。巴巴要他们起誓说，未经他事先允许绝不在家吃干鱼、鸡蛋或肉。（在印度人们发誓的方式是用手摸着自己的喉咙。这个手势象征诚实。）大多数人都发了誓，巴巴对大多数人的合作表示满意。在几天后的一次特殊活动中，他给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送了新衣服，妇女得到纱丽，男人得到腰布。

有人向巴巴报告说，阿冉岗村准备上演一出有伤风化的色情戏。巴巴同男满德里赶来，向村民们解释，这种演出将会怎样败坏妇女和孩子的道德。作为补偿，巴巴付给每个参与者 10 卢比——他们为演出买道具的钱，此外还给他们 30 卢比，让他们造一座铁皮屋顶的建筑，以便坐在里面唱巴赞。

一个晚上，22 岁的印度教徒罗姆·彼瓦来到美拉巴德，要求上学。他说：“我喜欢读《吉安涅希瓦瑞》，但我父亲不让我上学，让我种地。他说我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彼瓦离开家，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和一些烤鹰嘴豆。他打算接下来去本特尔布尔（Pandharpur）朝圣，但却极其幸运地面见了本特瑞（Pandhari，上帝）。

巴巴让彼瓦留在美拉巴德，因他性情天真，就给他改名为波拉罗摩（Bholaram）（Bhola 表示纯洁。《吉安涅希瓦瑞》是一本灵性书，作者是最年轻的至师，赛古鲁奈安涅希瓦；他曾住在普纳附近，墓地在城外的几公里处。）

晚餐后，巴巴开始通过手势教波拉罗摩认字母表，并强调说，他是巴巴在阿冉岗亲自教的第一个男孩。巴巴向波拉罗摩保证，不管他是否留下跟巴巴，他都会继续在学习中取得进步，不会受年龄影响。

## 被选者之家

在美拉巴德的门徒和工人数目迅速增加。前几个月，男满德里的人数增长很快，只好建造一所新宿舍。新建筑有三十平方英尺，铁皮屋顶。在长长的宿舍里，巴巴给每人分配一个地方，放被褥和箱子，共一排，中央放他的座位。巴巴把新房命名为 Makan-e-Khas——被选者之家。9月4日，新房盖好了，举行了乔迁庆贺，所有的人都得到茶和油炸菜团。

被选者之家建在邮局对面，旁边是学校老师们、卡喀尔医生和几位满德里及其家属的临时住处。邮局走廊，有几个满德里曾在那儿睡过，现在被扩展改造成仓库。古斯塔吉负责管理仓库并住在里面。鲁斯特姆和妻子馥芮妮，还有喀卡和妻儿，住在阿冉岗的家属区。住在罗纳乌拉附近的拉姆玖和伽尼经常来访。阿迪留在库希如大院，几乎每天都会跟母亲顾麦一起过来。

阿冉岗有两个专门提炼花生和红花食用油的人。一次这两个村民来找巴巴诉苦，其亲戚不肯参加在他们家举行的喜宴，因为按照巴巴的命令不能供应羊肉。巴巴派鲁斯特姆去向那些亲戚解释该命令的目的，但他们毫不让步。最后巴巴不得不亲自出面解释。只有在他干预后，那些亲戚才接受他的指示，参加了这个素食宴会。

## 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

很多人从印度各地很远的地方到美拉巴德寻求巴巴的达善。随着大批人的到来，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都变成了常规节日。集会很壮观，为了招待众人以及给他们提供合适的食宿，巴巴要求在井边建一座免费客栈。它被命名为 Shri Upasni Seri——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以纪念巴巴的大师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朝圣者可以在那里过夜，吃饭，需要时，一般健康问题得到照应。

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于9月20日星期天举行落成典礼。巴巴命令裁缝瓦曼发表开幕词。他站起来演讲，无比紧张，大汗淋漓。不管怎么鼓励他，瓦曼都口吃说不清楚。最终，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祝贺巴巴为客栈揭幕。人人都开心欢呼。之后，韦希奴按巴巴的指示，说明了朝圣者或行者客栈的目的，所有的人都得到糖果帕萨德。

在这个期间，巴巴的校友寇度来美拉巴德居住。寇度是默文的好友，曾于1915年陪默文去舍地见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他会向其他人讲述这个故事。安排他负责供水，由两个仆人协助。寇度给美拉巴德的居民分配饮用、煮饭和洗涤用的水。现在他和妻子娜佳完全接受了巴巴为他们的大师，巴巴把他们的儿子丁肖称作他的“第一个门徒。”9月30日，由于他的供水职责，巴巴给他取了个昵称赛勒（Sailor，水手），从那以后人们都这样称呼他。

艾瑞奇肖是个重宗教的伊朗人，他悄悄地遵守其信仰的戒律，背诵琐罗亚斯德教的祈祷文，并把圣线缠在腰间。9月，由于艾瑞奇肖的虔诚天性，巴巴给他改名为Peshotan，这后来被满德里简称为佩苏（Pesu）。Peshotan是帕西人里某个著名大祭司的名字。

1923年巴巴第一次到美拉巴德时，阿冉岗的木匠帕瓦尔曾帮助过巴巴。帕瓦尔现在每天在美拉巴德做修理工作。他是个基督徒，有时用马拉地语为巴巴读《圣经》。因为年长，他被亲切地叫作阿乔巴，意思是爷爷。

## 害怕佯装者

1925年9月30日，在美拉巴德是个庆祝日，因为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生了个儿子。一些人前来庆贺。在音乐演奏中，有个穆斯林开始起舞，随后扑腾倒地，似乎被神圣陶醉所控。这给一些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他是个狂热的爱神者，不关心身体伤痛。

唱歌结束，人们都离开后，巴巴抱怨说无法忍受身上的疼痛。二十位满德里开始用力给他按摩，但疼痛仍不减退。巴巴尖锐地评论道：“我现在受疼是因为那个穆斯林的蹦蹦跳跳。”

佩苏天真地答：“狂热的爱是怎样战胜了那个人啊！”

巴巴呵斥道：“那不是爱，而是佯装！虚伪是最大的罪过，神从不宽恕之。神害怕佯装者且远离他们。”

佩苏吃惊地问：“那什么是爱呢？”

“炉中之火！”巴巴答，“爱的人不知道他在爱！我警告过你们要自然，不要假装。无法愚弄神；他知道你是什么！因此，假装你所不是的又有什么用？”

## 工作的价值

1925年10月1日，巴巴对阿君很不满，宣布说只要学校里疏忽职守的风气不止，他就不会走进那里。下午2点，巴巴召集会议，并在会上说：“对学校、医院、药房和客栈等所有部门的工作，我们要么适当地履行，要么废除它们。我发现大量的疏忽，这让我很难受。”

在做出最后决定前，所有的人都到夏哈内家喝星期四例茶。玩了一局阿塔-帕塔（atya-patya）游戏后，巴巴在晚上十点后回到他的小屋就寝。

为了庆贺鲁斯特姆的儿子出生（巴巴给婴儿起名Feram），鲁斯特姆给每位满德里发了两个“拉都”（laddoos，甜鹰嘴豆团），虽然巴巴的命令是只能给一个。满德里享用糖果时，注意到巴巴离开小屋，向阿美纳伽走去。从小屋到满德里的住处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而外面一团漆黑。巴巴沿路快速地大步走着，男门徒跑着追他。巴巴打手势示意他们回去，他们照做了。巴巴又走一段，穿过沟壑田野，之后返回小屋。

第二天早上，巴巴心情不错，关切地询问每个人的健康。可在询问中，他了解到头天晚上每个满德里吃了两个甜豆团。他非常生气，写道：“你们所有的人现在应该停止在美拉巴德工作。不重视我的话，你们的工作还

有什么价值？你们整天像牛马一样干活，但若不按照我的意愿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世界上有很多人也在努力劳动。但按照我说的做却是另一回事。”

巴巴表示失望，再次向阿美纳伽走去，但他走了不远，便在一棵树下坐下。满德里走近时，他令他们回去，威胁说他们再走近，他就向他们扔石头。

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沉默笼罩着美拉巴德。下午3点，巴巴仍坐在树下，但他让贝拉姆传话，让大家都重新开始工作。不久，巴巴又传话说，他不在时所有的人都应该继续履行职责，因为他将于当晚动身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听到这儿，满德里聚集在一起，决定去见巴巴并试图扭转局面。从一大早，满德里和学校的孩子们就不吃不喝，等着大师的出现。他们都走向巴巴，恳求他回来。巴巴打手势说，“你们违背我的命令，吃了两个甜豆团，而不是一个，我怎么能信任你们呢？你们若是连这么简单的指示都不能遵守，跟我呆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

他们恳求他原谅，他最后接受了。学生们开始演奏音乐，在欢笑声中伴随巴巴回到美拉巴德。一个严重的局面化作欢快的景象，大家都得到一次难忘的服从教训。

大师是多么不遗余力地强调服从。

服从他就是臣服于神的意旨。

10月7日巴巴接到消息说，阿冉岗的贱民吃了一头死牛肉。他马上关闭了学校，打发阿冉岗的学生回家。下午，巴巴获悉先前发过誓的学生家长并没有吃肉。因此孩子们又被叫回来。巴巴走到阿冉岗，记下吃肉者的名字。第二天，被巴巴记下名字的所有村民都来见他，再次向巴巴保证，决不再碰死动物的肉，还许诺说，他们要是在村外发现动物尸体就掩埋掉。为了补偿他们因埋掉动物尸体而无法剥下动物皮毛去出售的损失，巴巴答应，掩埋掉一具动物尸体就给村民5卢比作报酬。假若巴巴没有坚持埋掉动物，贱民们剥完了动物的皮是抗拒不了吃肉的诱惑的。

# 秘密著作

## 秘密著作

大师命令做一个长七英尺、宽四英尺的大桌子，由阿乔巴和其他几个人按他的要求制成。这间桌屋最初放在邮局附近，但10月4日，它被搬至小屋对面的楝树下。这个木制桌屋做得特别，里面的空间只够一个人坐。桌屋的一侧连着一部手磨，巴巴和弟弟佳尔每天用它磨玉米。

此间，巴巴没有透露他在书中所写的内容，也不允许任何人阅读之。

他自7月13日开始在小屋写的这本书是他的秘密工作。虽然他早上写书，但巡视结束后，他有时会回到小屋，继续在白天写作。10月11日，巴巴离开小屋，搬进桌屋。从那天起，他接下来的写作局限于这间奇怪的小屋内。

巴巴搬进桌屋后开始禁食，宣布他将在一个时期内只喝水和不加奶的淡茶。他禁止任何人接近他的新居，还说他没空再做运动或游戏。

10月16日，列出一份四五十个满德里成员的名单，巴巴命他们只喝水和淡茶禁食二十四小时。

迪瓦里（Divali）——印度新年和灯节，于第二天庆祝。上午，巴巴给学生和满德里分发甜食，用这个帕萨德打破他们的禁食。巴巴把顾麦带来的焰火（烟花和爆竹）发给孩子们。

大师穿着单薄的白袍，男女满德里为他举行洗浴仪式，每个人都将一小杯温水洒在他胸上。那些来达善巴巴的人也得到为他洗脚的珍贵机会；香料和香皂用去不少的钱。随着人们一个接一个给巴巴洗脚，乐队奏着乐。洗浴仪式让那些洒水的人感到快乐，对巴巴却是一种痛苦，但为了取悦他的爱者他还是经受了这个折磨。洗浴后，是祈祷和阿提仪式，并选读了《往世书》。

仅靠流质禁食六天后，巴巴吃了点食物，并解释了他禁食的目的。他透露说禁食对于特殊的灵性工作是必要的，并且帮助他“倒呼吸”——他把它描述为“与正常人的一般呼吸方式相反的呼吸。”

那天下午，满德里被分成三组。第一组靠喝水和淡茶禁食三个月，第二组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禁食二十四小时；第三组一星期禁食一次，只在星期四进行。

在迪瓦里节日活动期间，巴巴出乎意料地想听演讲而不是巴赞演唱，选了 17 名男子作演讲。然而有几个人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站在一大群观众面前，面色茫然尴尬。另几个则滔滔不绝地讲述各种日常生活问题，表示其灵性意义。大家欣赏了两个小时的讲演，巴巴一边给每一个演说者打分。

## 爱与宽恕

自 1 月份回到美拉巴德后，有九个月的时间，巴巴没刮过胡子。10 月 21 日，大师之家的理发师甘伽拉姆从孟买来达善，被允许为巴巴剃须。

大师之家的洗衣工凯西纳施也于同一天来到。几年前他违反了大师的命令，巴巴曾警告他说，如果再违背巴巴，他会患上麻风病。他到达美拉巴德时，满德里惊恐地看到他现在成了麻风病人。凯西纳施请求巴巴宽恕他在得到警告之后还违背命令。巴巴表示宽恕他。凯西纳施哭着恳求巴巴治愈他的病。巴巴安慰他说：“我已宽恕了你。在我宽恕之后，这个病现在对你是个祝福。忍受痛苦，你将得到祝福。”从那天起，凯西纳施就留在美拉巴德，在那里住了五年直到去世。

巴巴很爱来自普纳的一位低种姓清洁工巴哈度。这个时期，能写出优美巴赞的巴哈度成了美拉巴德的常客。巴巴 1922 年在普纳的茅屋居住期间，巴哈度会谱写格扎尔和巴赞唱给巴巴听，如今在美拉巴德他继续为大师唱诵。巴巴公开表露对他的爱，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然后问他：“你又谱出新东西了没有？唱给我听听。唱吧！”巴哈度会欣喜异常地展示他的最新作品。

## 苦行僧——不要钱

一天夜里，古斯塔吉吹口哨发出警报。男满德里立刻手持棍子从住处跑出来。询问出了什么事，古斯塔吉解释说，“没什么大事。一只大老鼠在妇女们的住处乱窜，她们有个人尖叫。所以我吹了口哨！”男人们都大笑起来，严重的事件化作一个笑话。

这个时期，男子们每晚轮流守夜，古拉伯·夏已来美拉巴德居住，被分派了这项职责，查干协助他守夜。一次查干在岗位上睡着，古拉伯大为恼火。他不无讥讽地说：“你要是瞌睡，为什么不往眼睛里撒辣椒面儿？”查干信以为真，第二天夜里，为了防止入睡，他往眼睛里撒了点辣椒面儿，立刻疼得大叫。听到查干痛苦的叫声，巴巴亲自用冷水为他清洗眼睛，但红肿好几天才消失。

禁食六天后，巴巴开始间或吃极少的食物，但其它的日子，他什么都不吃。早晨他会远离别人，专心在桌屋写书。夜里，当所有人都睡去时，他会借着一盏煤油灯继续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门廊的一张小折叠桌上写。任何一个起夜的满德里都会看见巴巴独自坐在学校边，沉浸于思考和写作。

在这个期间，有个富有的报纸出版商来达善巴巴。美拉巴德的活动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为巴巴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来支持他的活动。巴巴谢绝了，在石板上写道：“我是个苦行僧，我要钱做什么？上帝对我已足矣！”巴巴清楚表明，他不会接受他的一分钱。

在印度教节日期间，阿君·苏辟卡为巴巴制定了一个洗浴计划，届时几百人将逐一恭敬地把一壶温水洒在巴巴身上，以纪念这个神圣事件。10月31日是满月，阿君为巴巴安排了洗浴仪式。结束之后，巴巴警告阿君：“不要再强迫我经受这种洗浴仪式了。我会患伤风咳嗽。”

## 度内诗

1925年11月初，周边地区的村民来向巴巴求雨，因为饮用水不足，长期干旱还可能导致秋收无望。巴巴建议他们要耐心。

11月10日晚，一整天筋疲力尽的工作之后，巴巴同满德里在桌屋旁讨论事情，村民们又来了。他们再次恳求巴巴赐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唱毕，巴巴命令挖坑，点燃度内（圣火）。于当夜十一点点燃圣火。之后，巴巴告诉村民们：“上帝已经听见你们的祈祷。现在回家去吧。”尽管度内点燃前天空无云，但一个小时后下起了大雨。雨下了十五个小时，村民们的庄稼得救了。

第二天，巴巴叫满德里每人写一首度内诗。学校下午放假，每个人都要朗读自己的诗作。鲁斯特姆得了首奖；帕椎第二名；潘多巴第三；基桑——学校教师，获得第四名。佳尔兄弟也写了首好诗，受到表扬。听这些韵律是一种娱乐，每个人都戏剧性地诵读自己的作品，仿佛是个大诗人。

巴巴喜欢帕椎写的这首诗：

啊，赛古鲁美赫巴巴，唯有您是我们的依靠；

两个世界的大师，我们所有人的全能救主！

在本二十世纪的1925年，

您宣布世界的罪恶将被摧毁。

日期是1925年十一月的第十天。

夜里十点半，您召集爱者，

宣布点燃度内。

一切就绪，我们来到您的小屋；

点燃度内——一切睿希和穆尼的伴侣。

我思绪万千，

却无从明了

只知道为了解救我们出离生死轮回

——其间我们深受苦难且被大自然击打，

我们全能的赛古鲁走进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的灵魂，

度内就是为了焚烧我们的一切罪孽。

啊度内，你载有远为深奥的含义，

为我无力领会！

赛勒写了这首小诗：

女士们，先生们，请细听我言：

昨夜我们点燃度内，之后大雨倾盆，

所有的撒里克都喜爱点燃度内；此乃他们的习惯。

这难以解释；全部荣耀归于您！

经您允许，我就此退场；

进而描述我已无能为力。

赛勒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下的一首诗。

巴巴立即用古吉拉特语写下如下度内诗句，里面夹杂着一些印地语：

我的笔无力歌颂您。

您的火焰初现，雨水降临！

您的礼物多么神奇！

为冷却您的光焰，

神亲自致意，连降数小时大雨。

愿您拯救千万人，

愿您接受穷人祝福。

愿您保佑向您祈祷者。

你具有圣人瓦隶的属性，

在你里面失去自己者，将变得同你一样。

你的力量何其伟大；你的游戏多么神奇！

你的性质不可思议！  
养育或毁灭是你的礼物。  
你让种子结出果实，却把大树连根拔起——  
两者皆是你的祝福。  
小心利用你者，能做出千百个佳肴。  
但对轻视你的无知者  
你却是灾难。  
你好比瓦隶，盈满美德和缺陷，  
让一个人畅游，让另一个淹没——这就是你的真性！  
整个阿美纳伽地区无水无雨，  
但你以完美的时机奖励了农夫的劳动。  
在火形体中你炽热，  
变成水后你清凉。  
接近你的被你的火焰所温暖，  
世人也因你的光而深感喜悦。  
臣服巴巴时，要闭紧你的嘴唇。  
在赛古鲁脚前服侍者才是勇士。  
你的伟大不受限制，啊度内！  
只有睿希和穆尼能够测量你。  
你让贝拉姆睡去，令天空哭泣。  
你的温暖将天堂融化，打湿我的衣衫。  
你是赛古鲁的真奴仆。  
永远栖在他身旁！

饥荒的煎熬困苦万般，  
它让你洒泪流汗。  
你是大师的真奴仆，  
我冰凉手中的火棒！

诗朗诵结束后，马萨吉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下雨前他坐在度内火旁为巴巴守夜。他觉得困倦，迷糊了一会儿；这时他的头巾掉进度内火。巴巴响亮击掌，马萨吉惊醒，发现头巾着火。他一把将它拉出度内，将火扑灭。巴巴随后禁止他坐在度内火旁，并提醒他守夜时要保持清醒。

自1922年大师在普纳的茅屋居住时起，夜间他的身边总会有一个守夜人，这种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1922年普纳期间，由贝利和阿君守夜；1923年在孟买的大师之家，伽尼和彭度负责这项职责；在美拉巴德的这个时期，守夜人通常是马萨吉或者帕椎。

巴巴会坐在小屋里面写书，但他召开满德里会议时，则到被选者之家或者学校阳台。自11月16日起，按照他的命令选择了新的位置，位于小屋和度内之间，巴巴写作完就去那里坐。

巴巴通知满德里他从11月18日开始的新计划：

从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在桌屋里写书。这段时间，谁都不许接近桌屋旁的楝树。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视察各个部门，日常询问和建议。与相关部门有关的所有人员都应向巴巴坦言自己的困难。

下午四点至夜里十二点——在度内火边的新位置处给外来的人施达善。

巴巴再次告诫满德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他。他进而指出，即使他整天待在度内火旁，他们也应一如既往地做本职工作。巴巴直言不讳地警告他们：“那个可怕的时刻也许很快就会降临，届时我将一直待在一处，你们将骚动不安，想离开我。即便我向你们强调和我在一起的重要

性，说服你们留下来，但你们许多人还是会离开我。不要为此颓丧。真诚地持我的名，尽你们的最大努力，别松手丢开我的双足。其余的我会照管的。”

第二天，巴巴命令贝拉姆和鲁斯特姆从11月20日开始半斋戒——白天不吃喝任何东西，但晚上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们可以在上午十一点半喝一杯半牛奶，但随后便什么都不能吃，水也不能喝，直到吃晚饭。

## 木炭磨成粉

11月22日，一大群人来美拉巴德求大师达善。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都举行群众达善，路边设有花棚和茶棚以方便人们。

这一天，拉姆玖、伽尼、萨达希乌·帕特尔、赛义德·萨赫伯来到。赛义德带来一位不知名的卡瓦里歌手，可是此人到了巴巴面前时，却承认说他不会唱。尽管如此，他还竟然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巴巴送他一个风琴盒。赛义德对这个骗子很恼火，因为为了娱乐巴巴，他为这个人付了全费，大老远把他从纳西科带到美拉巴德。赛义德表示失望，但巴巴不让他责骂这个家伙，并且答应送此人一个风琴盒。之后，巴巴以诗歌形式对满德里说：

木炭磨成粉，颜色终不变。

一个人是好还是坏，

本性同样不改换。

达善当晚八点半结束。由于这时已没有公共交通了，人们扛着行李向火车站走去。一支小风琴送给了那个所谓的卡瓦里歌手，他又厚着脸皮请巴巴找一个苦力给他扛着。巴巴派了两个满德里，让他们先悄悄把小风琴从盒子里取出来。满德里抬着空盒子，装出很沉的样子。他们抬着琴盒步行五英里到达火车站，把它放进车厢里。此人上车坐定打开琴盒，吃惊地发现里面是空的。他要的是风琴盒，确实得到了它！

第二天，巴巴把这个贵重的风琴送给了一位名叫萨拉罗摩的盲歌手，  
作为他的帕萨德。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赛朝廷

## 赛朝廷

11月27日是帕椎的生日，巴巴给他戴花环并拥抱他。

来达善大师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场地成了问题。为了应对这个情况，巴巴在邮局附近选了一块地方，指示建一个长96英尺、宽66英尺的大厅。以他的大师——舍地的赛巴巴命名，叫作赛达巴（Sai Darbar）——赛朝廷。11月29日，星期天，美赫巴巴为大厅奠基，在场的有数千个前来达善的人。

赛达巴由阿乔巴督建，建筑由竹席和皱铁板构成。在一端建了一座舞台。这座大型建筑于12月30日完工，有大型集会和庆祝活动时，巴巴在里面施达善。后来，他的书的最后部分就是在赛达巴里完成的。

到目前为止，已有五百人居住在美拉巴德，建了一座新厨房，以便供应伙食。11月30日举行落成仪式，厨房正式开张，巴巴亲自点亮供灯（puja lamp）庆祝这个时刻。活动中，萨瓦拉·拉姆唱巴赞。还分发了茶和甜点。印度教徒的食物是分开准备的。他们非常严格，其他种姓和宗教的人甚至不许碰他们的饮用水。

一次，在讨论伪圣雄和伪圣人时，巴巴以警告的口吻指出：

“那些冒充圣人或灵性大师，一只眼睛却盯着别人的财富和女人的人，应该被剁成肉块！这么做没有罪。相反，通过这种虔诚行为，无辜的人则从他们的魔掌中获救。”

12月9日，报纸上报道说，圣雄甘地在寻找古鲁。巴巴对此评论：“甘地有一天将臻达完美，但在达至完美之前，他还得再出生三次。”

12月11日晚，巴巴和满德里走上美拉巴德山，在水塔边野餐。由于菜量不足，巴巴后来训斥了做饭的女满德里。他随后指示帕瓦缇——美拉巴德麻风病区的负责人，打她耳光作为进一步的惩罚。

## 他的真相

吃过饭，巴巴对满德里解释说：

“要当心愤怒！赛古鲁的愤怒有益于与他有联系的人和其他的人，但普通人的愤怒却是有害的。要怀着同等的爱对待所有来达善我的人。要感到你们同他们为一，不要顾虑种姓或宗教。如果有人对你们发怒，要谦卑待之。倘若谦卑亦不能打动他，那你们就应该触摸他的足。

一个人要么做乌鸦要么做天鹅，但不要做苍鹭——外白里黑。  
并且，要远离别人的财富和女人。”

接着，巴巴透露：

“我的真相是难以描述的！当我开口时，少数几个人将于内里体验之。那时，我的外形将类似于基督、穆罕默德、佛陀、奎师那、罗摩以及琐罗亚斯德。他们都有着和我一样的头发和面容。

你们对我身体所受的苦一无所知。即使空着腹，我依然进行大量的活动，连续伏案写书三四个小时——致使我的背部疼痛。但我自己没什么可得到的。我已到达目标！我目前的受苦、禁食和闭关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你们大多数人已经体验到该利益。”

用竹子和麻袋搭成两个茶棚，以服务美拉巴德的日益增加的来访者。阿冉岗的希塔拉姆·卜阿负责一个茶棚，另一个人村民负责另一个。拉姆鲍·玛里开了一间花铺，以满足想买花环的人，阿冉岗有人设了个零食摊，卖米花和鹰嘴豆。

一天，巴巴访问希塔拉姆的茶铺为它开张，并让满德里喝茶。但巴巴的随行人员太多了，茶铺里已经坐了许多人，无法招待所有的满德里。于是巴巴去了另一间茶铺，其余的满德里每人得到一杯茶，杯子和茶碟残缺不整。尽管铺面寒酸，巴巴还是以绝妙的幽默感给这些铺子命名为“摩赫王宫”和“泰姬大饭店”。

## 圈子委员会

前面提到，美拉巴德的新厨房开张时，巴巴点燃供灯庆祝。但当时这个举动的背后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学校教师潘多巴是婆罗门，几天以来，他一直请求巴巴允许他同其他种姓的人一起用餐。巴巴总是建议他遵照自己的宗教信条行事，后者规定不可与非婆罗门人交往。12月12日，潘多巴再次请求巴巴允许，这次巴巴同意了。巴巴告诉他：“我已替你担负起责任。”潘多巴是印度教徒中第一个摒弃严苛的正统宗教，全面拥抱巴巴所强调的一体性的人。

12月24日圣诞节，巴巴让满德里守夜到午夜。这段时间是在娱乐中度过的，每人都发表一篇有关耶稣基督的讲演。最后的演说者是阿乔巴，他穿了件白袍，扛着8英尺长的木头十字架，戏剧性地上场。他发表了一篇有关耶稣受难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男孩们唱诵基督教赞美诗。

在1925年12月25日过圣诞节是个罕见的情况。在被选者之家，巴巴给满德里、教师、医院的病人和朝圣者分发了甜点，作为帕萨德。阿塔-帕塔比赛持续到深夜11点，其它游戏是在下午进行的。夜里10点钟，一位基旦歌手上台表演。

为了管理美拉巴德日渐增多的地产，沿袭大师之家的古榻（Gutta）条例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命名为“圈子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依次是鲁斯特姆、贝拉姆吉和韦希奴。委员会成员有安纳104、阿君、基桑、古拉伯·夏、弟弟佳尔、卡卡·夏哈内、马如提·帕特尔、马萨吉、尼萨尔（教师）、帕椎、潘多巴、彭度和佩苏。阿卜度拉·卡瑞姆为雇员，泰百利被任命为勤务员。制定了委员会例行规则，巴巴继续亲自监督圈子委员会的日常活动。

## 萨达家族和杰萨瓦拉一家

鲁斯特姆和贝拉姆吉的一项职责是提前会见来达善巴巴的每一个人。他们要弄清这个人来访的原因——是为了寻求物质帮助、为了治病还是寻

找灵性答案。那么多人求达善，如果允许所有人都和大师交谈，巴巴就没有时间见每一个人。因此，鲁斯特姆或者是贝拉姆吉会事先逐个地询问：“你来是为了什么？你对师利有什么要求吗？”当这个人来到巴巴面前时，鲁斯特姆或者贝拉姆吉会告知大师此人来的目的或者原因。这种介绍方式揭示出困扰此人的详情，让他或者她的心思立刻明朗化。

这个期间，巴巴经常去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访问纽瑟文·萨达的家；纽瑟文兄弟四个——美赫吉、吉米、霍米和辟鲁，四姊妹——芭奴·科罗瓦拉、盖麦·杰萨瓦拉、顾拉·萨达和希瑞茵·达玛尼亚。整个家庭都信爱巴巴。尽管纽瑟文的妹妹盖麦和她丈夫贝拉姆·杰萨瓦拉住在那格浦尔，但在圣诞节和暑假期间，她会经常带着孩子们来阿美纳伽。

盖麦是在 1925 年的圣诞节见到巴巴的。盖麦和孩子们到阿美纳伽不久，萨达全家就乘马车来到美拉巴德。巴巴当时正坐在桌屋旁，看见这队人马走近。盖麦一眼就认出美赫巴巴在更高的存在层面工作。

在大师的宇宙心里，他用神目，  
以独特的视角打量整个世界。

自从与萨达家族的首次接触，美赫巴巴就一直等待着打造与杰萨瓦拉家的内在联结。盖麦远远看见巴巴坐在树下。她心想巴巴看见马拉着这么多人会不悦，就让儿子埃瑞奇跳下马车。埃瑞奇跳下时滑倒，擦伤胳膊肘。他步行跟着马车。到了巴巴面前，巴巴询问他的伤情。巴巴把度内火灰敷在他流血的胳膊肘上，用自己的手帕给他包扎伤口。他拍拍埃瑞奇的头，亲吻他，把他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巴巴的关爱永远地捕获了埃瑞奇的心。

巴巴转向萨达姐妹，给芭奴姨妈一朵玫瑰，作为帕萨德叫她吃下。他问顾拉：“你有几个兄弟？”她回答说有五个，巴巴评论道：“我是你的第六个兄弟。”

美赫吉·萨达问巴巴怎样识别圣人。巴巴在石板上写道：“要想识别圣人，首先你必须成为圣人！”

这对盖麦和埃瑞奇是幸运的一天，因为这是美赫巴巴与杰萨瓦拉家的第一次接触，他与这个家庭建立了终生联系。

## 海洋与泡沫

1926年1月7日，美赫巴巴给满德里如下关于服务穷人的讯息：

“帮助穷人、需要者和受苦者是服务。这些人给了我们服务的机会，我们应感谢他们。在提供这种服务时，我们不应有丝毫的自我念头；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服务。如果你认为你在施惠你所服务的人，那就不是服务，而是别有用心地自私行为。

若有人污蔑或者侮辱我们，导致我们受苦或者受骚扰，我们应向这个人顶礼，而不是以愤怒相向，因为他是清除我们业相的媒介。耶稣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也给他，就是这个意思。”

发生在一位名叫卡希纳施的贱民男孩身上的事情，是满德里无私服务的一个例子。1月7日，卡希纳施因急病住进美拉巴德医院。巴巴第一夜整晚守在他的身边。

巴巴很快从迪瓦尔岗叫来男孩的父母，透露说：“我是海洋，人就象水里的泡沫。泡沫破裂（人死去）时便消失，重新融入海洋。”

父母担心儿子的状况，但巴巴向他们保证说孩子会好的。巴巴频繁地去探视卡希纳施，给卡喀尔医生几项护理指示。卡喀尔的诊断是男孩没有活命的真正希望，因而完全依赖巴巴的建议。帕椎、彭度和卡喀尔按照巴巴的指示，尽了最大努力，结果是卡希纳施慢慢地战胜了病疾。他完全康复时，巴巴很高兴，奖励卡喀尔一只银杯，分别奖励给帕椎和彭度羊毛围巾。分发了糖果，那天成了美拉巴德喜庆之日。

帕塔尔迪的一位前律师刻苦修炼，成了一名瑜伽士。一天，他来美拉巴德见巴巴。他想问大师灵性问题，巴巴同意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他表示希望写下自己的问题，以保证在众人面前的隐私。巴巴同意；瑜伽士接过石板开始写。与之同时，巴巴坐在他对面也开始写。写完后，瑜伽士把石板交给巴巴，巴巴也把自己的石板递给他。一看巴巴的石板，瑜伽士目瞪

口呆。他发现上面写下了他的全部问题的答案！巴巴的无所不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走后，巴巴指出：“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心血来潮，去阅读并表达来访者的思想，尽管我经常对满德里这么做，这你们是知道的。”

## 古吉拉特阿提

早些时候，穆罕·夏哈内用马拉地语给巴巴写了一首阿提，一直在所有的集会上唱诵。满德里希望有一首用古吉拉特语写的阿提，于是巴巴叫他们写一首，但他们写的没有一首让巴巴满意。

最后，1926年1月11日，美赫巴巴亲自写了一首后来被称作古吉拉特阿提的阿提：

神啊，令我们的蒙昧火焰熄灭！

您的爱者渴望您赋予信心之光。

啊，大师美赫巴巴！

我们把头献在您的足前

啊，美赫巴巴！您是上帝原始状态的知道者。

您是真理之主！

您是爱者和被爱者合一。

您是无限知识的洪流，

一体性之海洋。

啊至爱，把伊扎德的大知

赋予我们这些求道者。

因为您，帕若玛特玛，无所不知

是神圣知识本身！

让我们从神爱杯中啜饮，  
以变得陶醉。  
啊酒商，请承诺我们一杯酒，  
我们把生命献祭给您！  
我们的船在海中央沉陷；  
唯有您掌舵我们才能漂流。  
哦，美赫巴巴！您是我们的船长和保护者！

## 活到 90 岁

有关大师的谣传时有发生。1 月 23 日，安伽尔·普利得、宝·萨赫伯、万伽里和几个阿美纳伽跟随者来到美拉巴德，他们听谣传说美赫巴巴被杀身亡！听到他们的担心，巴巴评论道：“即使天塌地陷，我也不打算在将来的 26 年内放弃肉身。之后，我是否放弃肉身将取决于我的意愿，但我在 90 岁以后，不会和这个身体保持联系。”

同时，另一个谣言在普纳流传——美赫巴巴被捕了，很快就会被送进监狱。听到这个，巴巴的母亲当天深夜到达美拉巴德。他的父亲也很焦急，口念耶兹单的名，一夜未眠。希芮茵看到她最宠爱的儿子安然无恙，便给希瑞亚发了一封电报。

希芮茵不得不面对来自普纳的伊朗人和帕西人社区的激烈反对，他们因她儿子而不断骚扰她。他们宣称默文疯了，成了个假圣人，欺骗众人。他们恶意散布有关巴巴的谣言，来打击希芮茵，但她性格坚强，从未在这些反对声中动摇或者低头。

## 希瑞亚遭背叛

多年前，美赫巴巴拜访过住在普纳郊区基尔吉的一个名叫穆隆的人。此人成了希瑞亚拥有的四间棕榈酒店的合伙人。希瑞亚为人正直，完全信

任穆隆。一天，穆隆把希瑞亚叫到自己家里，说：“你老了。为什么不让我来照顾店铺？这对你不是更好吗？但你若是同意，就必须写下书面证明，把责任移交给我。我还另外买了几亩园林，这也需要你签字。”希瑞亚那时已有退休的打算。穆隆拿出合同让希瑞亚签字。合同的细节是空白的，但穆隆说他咨询律师以后会全部填好。出于对他的信任，希瑞亚照办。

结果穆隆是个奸诈的小人，填写了虚假声明。过了一段时间，他宣布他已成为四间棕榈酒店的所有人，并出示签了字的合同来证明。官司上了法院，拖了数年之久。希芮茵无比焦虑，为此咨询了律师。律师会告诉希芮茵在法庭该怎么说，而她也会让希瑞亚记住律师的话。律师叫希瑞亚告诉法官，就说合同上的签名不是他的，但希瑞亚拒绝说谎。官司最终输了，除了自己家的房子和不多一些钱，美赫巴巴父母的合法产业被骗取。

希瑞亚试图安慰希芮茵，说：“穆隆在来世一定会还的。”

希芮茵讥讽道：“可那时我又不在那儿！”

希瑞亚服从神的意愿，不去实施报复。他通过一个朋友给穆隆捎去下面这段话：

“我完全宽恕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想请求我的原谅，我也许已经不在人世，因为我已老了。所以记住，你将没有任何理由请求我的宽恕，因为今天我已完全宽恕了你。现在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了。”

# 假死与真生

## 32 岁生日

1926 年 1 月 28 日，是赫兹拉·巴巴简的生日庆祝。2 月 18 日巴巴的生日庆祝活动也在计划中。

2 月 3 日，给井安装了机动水泵，这样供水将更方便。巴巴说：“尽量今天安装；否则就扔掉！”旧手动水泵需要修理，但石匠出乎意料地离开，去了阿美纳伽。巴巴听说，就自己动手，由男门徒做帮手，新水泵于当夜 9 点安装完毕。

巴巴几年前曾救过的那个自杀者禅吉，是美拉巴德的常客，从他孟买的家坐车来。自 1926 年 2 月 9 日起，禅吉开始在美拉巴德居住，作为满德里的永久成员。在禅吉的指导下，韦希奴组织满德里为巴巴的生日编排了一部有关希瓦吉王的剧。

他曾一度是希瓦吉，带领跟随者英勇作战。

他又发动了一场战争，

但却是一场与盛行于世的

愚昧和摩耶势力厮杀的战斗。

第二天，希芮茵领着小女儿玛妮提前到来，庆祝巴巴的生日。在期盼的激动中美拉巴德的节奏明显加快。

2 月 13 日，巴巴指示在赛朝廷的平台上建一个小屋（长 6 英尺宽 5 英尺高 5.5 英尺），表示必须在生日庆典前完成。小屋到 2 月 17 日还没有完工，巴巴陪阿乔巴坐到午夜，确保工作做完。

小屋、桌屋、度内坑、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赛朝廷以及美拉巴德山上的水塔等建筑物，都用彩旗、盆栽棕榈、鲜花和花环装饰得五彩缤纷，以庆祝巴巴 32 岁生日。几百号人于一天前从各地赶来。从 2 月 18 日清晨

开始，又有几千人乘公共汽车、卡车、轿车、马车和牛车到达，一时间，美拉巴德人山人海。巴巴几天前督促满德里筹备的客人食宿方面的安排，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上午8点，女满德里为大师举行洗浴仪式，男子们随后。所有的人都可以把一小壶温水洒在巴巴胸上，这样在他身上洒了几千升水，许许多多的人碰触了他的纤细身体。洗浴进行当中，一个乡村乐队演奏了富于乡土气息的音乐。这时聚集的人众多，满德里很难在洗浴过程中控制人群。满德里把巴巴四面围起来，试图阻止人们一拥而上。洗浴仪式一个小时后停止，让许多没轮上的人感到失望。巴巴依然被满德里包围着护送到赛朝廷，这里他坐在那间盒子似的小屋里。

他的神圣光辉照耀着每一个角落，  
照亮了每个在场者的心灵和头脑。

安伽尔·普利得选读了《往世书》，并作了有关巴巴生平和使命的简短演讲。红粉被抛向空中，巴巴浑身堆满鲜花；花环一个摞一个戴在他的身上和座位上。随后，唱巴巴的阿提，盛宴款待数千人。

饭后，几千人顶礼巴巴，巴巴连续几个小时施达善。6点钟，赛朝廷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至美拉巴德山上的水库。人们用轿子将巴巴抬上山。在水塔边，妇女们由顾麦带领为巴巴演唱阿提，举行崇拜仪式。

返回时，巴巴从轿子里下来，走到阿冉岗村。他拜访了夏哈内的家，阿提再次唱起。之后他回到赛朝廷，坐在小屋里，达善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那天近5万人得到了巴巴的达善。焰火点亮夜空，其回响似乎映射了每一个爱者怒放的心。

美拉巴德比天堂更快乐，  
天使因嫉妒而哭泣；  
因为在天堂里爱河停滞不流。

巴巴后回到度内旁的桌屋，但人们继续涌进美拉巴德，并在赛朝廷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巴巴一走出小屋，人群就冲到他面前恳请达善。近6

个小时，巴巴无间歇地持续施达善。一本由教师古玛·伽内希编写的题为《在圣人身边》的小册子被发给众人。这是用马拉地语出版的第一本有关美赫巴巴的小册子。

## 嘉姆希德兄弟去世

巴巴的父亲和兄弟贝拉姆、小阿迪和嘉姆希德也来参加生日庆祝，并于活动结束后很快离开了。从2月19日开始，巴巴每天坐在赛朝廷的盒式屋内，所有的公众活动现在都在此举行。

一个星期后，2月25日，上演了一部名为《夏·希瓦吉》的戏剧。由禅吉执导，满德里们表演得非常精彩。赛朝廷变成了一座带有舞台和乐队的剧场。

巴巴的老友贝拉姆，虽基本上没上过学，却习惯用法律术语同别人讲话。他会以最小的事为借口，引用各种法律规则，经常为自己的观点辩论一番，似乎在对陪审团陈述案情。巴巴给他取了个昵称“辩护律师”，大家都觉得恰如其分。

生日庆典后，巴巴让嘉姆希德和他的妻子蔻诗德去罗尼村，在朵拉姨妈和姨夫法里敦家小住几日。路上，他们向普纳的巴巴筒致意。2月26日深夜，嘉姆希德突然感到胸口疼痛。他没提自己的病情，向养父养母鞠躬说：“请宽恕我对你们犯下的一切罪过。”接着他补充道：“切莫忘记巴巴是神。”

他还热切地敦促蔻诗德：“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要离开巴巴。”随后躺在床上。2月27日黎明前，嘉姆希德心脏病发作死亡，他用最后的一息大声呼喊：“巴巴！巴巴！巴巴！”母亲希芮茵得到噩耗，雇了一辆出租车将他的遗体运回普纳。嘉姆希德享年只有33岁。

希芮茵给巴巴发电报，通知其兄长的死讯。电报是下午到的，巴巴正和学校的男孩们打板球。他召集满德里，让人念出电报内容。男子们震惊了，对嘉姆希德突然去世感到万分难过，但巴巴看上去毫无所动，他评论

道：“我常告诫嘉姆希德不要离开美拉巴德，但他固执己见，现在他真的离开了。”

巴巴随后问满德里：“你们对他的去世感到悲伤，是吗？”嘉姆希德经常来看望满德里，作为巴巴的兄长，他可以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对于他们的肯定回答，巴巴尖锐地批评说：“所有这些悲哀都是假的，没有意义，虚伪不实！它毫不真实，是自私的。”

一个满德里说：“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有人去世时，每个人都会感到悲伤的。”

“可为什么？”巴巴问，“这就是谬误所在。死亡是虚假的！”

有人说：“可他是您哥哥。他没有死吗？”

“他确实是我哥哥。但他没有死。相反，他在我里面和平地安息。因此，我对他的死丝毫不觉得悲伤。”

另一个满德里问：“可我们这些俗人怎么知道，并且欣赏这个事实？”

“你能够知道，但只能通过信任，对那些了解生死秘密的人深信不疑。”巴巴回答。

因为嘉姆希德的去世，美赫巴巴对死亡做了如下阐释：

## 假死与真生

所有人都说由于死亡，我哥哥嘉姆希德离开了人世，这话没错。但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一切喧闹吵嚷都是短暂的，一旦演出结束，人就得离去。相信我，嘉姆希德没有死；死的是他的身体。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死了，但我说他已经复生！婴儿出生时人们表现的喜悦，也应在一个人的最后时刻表达——而不是这些痛苦悲伤和同情的表演。这纯粹是无知，那些明了生死秘密的人对这种虚假感到悲哀。

你若有神的视见，就会完全确信并亲眼看见——脱离肉身后，永生的灵魂永远在。死亡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会对它造成任何的影响。

大家都感到嘉姆希德英年早逝。但一个人早晚得离开人世；除了上帝，没人知道离开的确切时间。你们凭什么说他还年轻？他已经千千万万岁了，上帝才知道他在这个地球上出生了多少次！你们所看见的只是嘉姆希德的浊身，它的不在让你们为之悲伤哭泣。你们若是希望我成为你们厚重愚昧的同伙——休想！

死亡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它是迈向“真正生命”——永恒无限存在——的必要一步。灵魂仅仅迁移到一个新居所；因此，死亡只不过是更换你的外衣。嘉姆希德在这个层面用它体验完生活之后，就换去了这个外衣。这就像演员在不同的戏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在同一部剧中于幕后更换戏服，然后以新的装束重新登台；还可以把它比作睡眠。死亡和睡眠之间的区别是：在死亡状态之后，一个人在新的身体里醒来；而在睡眠状态之后，一个人则意识到同一个身体。当一个人夜里入睡时，世俗头脑的人不会对此难过，只是因为他们期待在第二天早晨还能看见他活着醒来。既然他注定会迟早在新的身体里苏醒，那么当他在死亡之眠中入睡时，为什么不采取同样的态度呢？

你们有时乘火车旅行，其他的乘客持各自的车票在诸如拉纳瓦拉、卡尔延以及达答尔等不同车站下车，毫无牵挂。同样，嘉姆希德也曾旅行，根据车票到达目的地时，他下了火车——离开身体。他的车站不远。但在你们看来，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火车继续日夜兼程，数不清的乘客坐车旅行，依据自己的车票，在不同的车站下车。你们能哭得过来吗？

因此，是因为看不见亲人，心里得不到满足这一自私心态，让人们哭泣哀嚎，而不是死亡本身。一个人死后，人们哭天抢地：“我亲爱的父亲或者母亲死了！我的生活源泉没了！我眼里的光黯淡了！我的爱人在哪里？我失去了支柱。”在死者家里能听得

到这样的哭诉。无论悲痛表演有多大，对“我”和“我的”的考虑仍然远远高于去世者。

死亡之剑自人类历史之始就一直随意挥舞。我每天都看见我成千上万的兄弟死去，而毫无感觉，嘉姆希德的死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承认死亡是难免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这个事实人人皆知并体验，但在死亡发生的一刻，人们还是嚎哭悲痛。这不是疯狂就是软弱。没有什么持久的，除了受制于生死的吉兀阿特玛（个体灵魂），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确定。连至师和阿瓦塔在职责完成时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更何况普通的灵魂？这个来去的游戏，交替的生活体验，以及业相的收集与消耗，的确很难理解。

大多数人总的来说并不相信羯磨律，并且坚信没有别的身体。再生和采用另一个身体的想法让他们战栗发抖。他们说人死如灯灭，不会有再生，就象枯树不再吐绿。

假如嘉姆希德真的死了，那将是个惊喜；但他没有。他若是真死，人人都应为之庆祝，因为这对意味着真活——永恒无限的存在。除非我们真死，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消灭，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证悟神性。因此，所有这些悲伤痛苦都是骗人的。

虽然你们看见我在你们中间走动，同你们一起玩耍，事实上，虽然我做着一个人所谓的活人所做的一切，但实际上我已死去！虽然在你们看来，我似乎活着，充满活力，但我已经千真万确地死去。如果你们真正地死一次，你们就不再有了出生和死亡，因为你已与神合一。因为我已死去，所以我活着！正如卡比尔所言：

人人说，“我将死去。”但没有人死。

只有在死前死去的人才无须再死。

这是卡比尔的话。这样死一次，你将无须再死。你们都要死去，在此言的真正意义上死去，以便永远地活着。呼吸停止和脉搏消失不是真死。让你的身体死去没什么意义；应该死去的是你

的全部欲望和渴求。也就是说，首先寻求摩耶的死亡，变得毫无业相。只有那时你才会真正死去，并在永恒中诞生。

一个证悟神的人才可以说是赢得了真生。所有的智者、圣者、苏非、圣人、辟尔和先知们，因把一切的世俗物交给上帝，而抵达目标——与神结合。所以要做那些能使你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行为。

当你们明白了这一点，还用得着悲伤哭泣吗？你们若是爱死者，应当是无私的。死者要的不是你们的悲伤表现。要向他们表现让他们喜悦安详的爱。如果你们想要他们的灵魂意识前进，那就表达无私的爱。不要用你们的哀泣让他们不悦。

嘉姆希德是我的哥哥，但我是嘉姆·希施——死亡大师。同一个死亡已将嘉姆希德引向他的大师。嘉姆希德在嘉姆·希施身边！

因此放弃这种无价值的行为，专注于你们的职责。不要以为嘉姆希德死了世界也死了。

确信死亡之后还有再生的人，从不担心或悲哀。对地里枯萎的庄稼伤心难过有何用？通过在死后死去并因而消灭心，你们将赢得两个世界。否则，将是永无止境的生死轮回。不可逃避。

这是一个运气问题——命运。最后一天到来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掌握不了，所以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有朝一日都得离去。所以哭泣又有什么意义？除了服从上帝的意愿，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有个男门徒想知道获得解脱和永生的最简单容易的方法。美赫巴巴回答：）

获得永生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同一位灵性大师的联系，最简单的要求是强烈地渴望证悟神。为此，需要不懈的努力。所有其它的道路都很漫长且困难重重。服务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但成千上万的生生死死不能让你更接近解脱。因此，最简单容易的方法

是与圣人们交往和与一个至师联系。按他们的命令所提供的服务，都会给你带来内在的自由，之后便没有什么再需要获得的了。除非你对成道有着强烈渴望，否则这样的任务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是无比困难的。不过，一旦你拥有那种迫切渴望，不管你有什么缺点，这个艰巨和不可能的任务也将成为可能。

小船只有同大船绑在一起才能在狂风暴雨中破浪前行。假如那小船独自航行，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抵达目标；不只如此，它还可能被卷入惊涛骇浪中，实际上沉没。同理，世俗头脑的人无知地想要改变世界事务，并相应地从事活动。这就如同小船试图在暴风雨天气穿越五湖四海，随时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只有真理大师才能使你抵达彼岸。他们的帮助是让小船快速抵达目标的最大恩典。基于这个原因，大师们在这个星球上出生，以便阻止世界误入歧途，并将它置于正确的道路。他们教导指引你们，同他们配合则在于你们。

## 嘉姆希德的葬礼

听了这些语录，满德里深感释然，意识到既然嘉姆希德没有真死，是没有理由为之悲伤的。巴巴叫人拿来甜拉都，分给大家。

巴巴随后派几个亲近者，他的弟弟佳尔、姨夫马萨吉、堂兄彭度和老友贝拉姆坐汽车去普纳出席嘉姆希德的葬礼。他们走后，巴巴继续其例行巡查。同一天举行了茶宴，在赛朝廷里打羽毛球。

嘉姆希德的葬礼按琐罗亚斯德仪式在帕西人的静塔举行，佳尔和彭度后于当天夜里很晚回到美拉巴德。姨夫马萨吉留在普纳出席其它葬礼仪式。

几天后母亲希芮茵来到美拉巴德。她很不安，因为她惊悉巴巴在嘉姆希德去世时，给众人分发了糖果。她批评道：“默劳戈，你非要在你哥哥去世的时候发甜食吗？你知道这让人看着有多么不敬，普纳的一些人会怎么说你吗，默劳戈？你哥哥死了，你却给人发拉都！”

巴巴安慰她说：“母亲，你若能如我一样看见嘉姆希德，你不但会发拉都，还会发皮达（一种昂贵得多的甜食）。”

嘉姆希德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蔻诗德来美拉巴德同女满德里同住。她已父母双亡，她的姨母试图劝她改嫁。巴巴进行了干预，在埃舍为她提供了庇护所。她和嘉姆希德没有孩子，只有过一个出生时夭折的男婴。

嘉姆希德葬礼之后，美拉巴德一切又恢复正常，3月4日，巴巴坦率评论说：

动物有本能，人有智力，但那些被吸引到我这里的人则是受启示而来。他们嗅到了我的太妃糖果店——我的爱——的芳香，并为它所吸引。

你若割断与世界的联系，就会摆脱所有的烦恼。你若与之保持任何深度联系，烦恼将战胜你。束缚如同头发——你越让头发生长，就越得进行清洗、护理和梳理。同样，世俗纠葛也总是充满不必要的问题和困难，是持续忧虑之因。

# 只需要爱

## 智能

3月21日，宣布庆祝帕西人和伊朗人的节日——嘉姆希德-纳乌罗兹。巴巴清晨6点发甜食作为帕萨德。众人坐在赛朝廷的小屋，女满德里先达善巴巴，接着是男门徒。巴巴和满德里合影，之后又同前来的所有人拍照留念。下午，一位名叫皮雅罗的歌手唱了三个小时的卡瓦里歌曲，一直持续到6点半。

这个期间，除了圈子委员会，又成立了学校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是学生们自己。该委员会定期将改进学校的提议递交圈子委员会审阅。

3月25日，在夏哈内家，美赫巴巴给出如下关于智能的语录——头脑在思想状态对知识的运用：

智能不思想时是无意识的，可被比作酣眠。思想与想象物潜在于智能。智能思想自己时，便证悟其大我，成为神。思想想象时，它便是世界、心、身体和愚昧。

以留声机唱片为例。不播放时，唱片处于类似酣眠的状态，恰如无意识的智能；但当唱针放在唱片上时，它开始播放。这就如同思想想象物，后者潜在于智能，并在头脑思想时显现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用海洋代表智能，它最初是平静无波的。但当海风——智能想知道自己的愿望——吹起时，静止的水面有了运动。智能开始思考，形成众多的波浪，结果产生了难以计数的泡沫。智能开始思考时，制造波浪——诸宇宙。这些宇宙又形成泡沫——不同的世界。

巴巴随后往一个大桶里装了些水，把一个玻璃杯面朝下倒置在桶里。他继续说：

虽然杯里的水和桶里的水同样，但其数量却是有限的。同理，海洋是泡沫；智能是想象，却是有限的。

晚间，一些客人来访，巴巴向他们解释道：

整个世界都陷于对女人和财富的欲望罗网，而生活的真正目的是获得真理。除非证悟上帝，否则获得人身的目的便落空，生活的真正目标仍未实现。

但在智能被净化且挣脱想象之前，证悟是不可能的。这只能通过陪伴圣人来达到。为此，和大师的亲密接触对证悟总是必要的。但这样的完人却非常、非常罕见，而世上却充满了不计其数的冒充神圣导师的伪君子 and 骗子。一个没有体验真理的人如何能引导别人走向真理？

禁食数日后，巴巴在3月26日11点半吃了点食物。两天后，成立了学生辩论协会，并对圈子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重组。

有四个月的时间——从1925年11月11日至1926年3月28日——巴巴夜间一直呆在桌屋里，但从3月29日起，巴巴开始住在赛朝廷的盒式小屋。在那里，他继续写书，只在中午离开，进行日常巡视。

虽然巴巴没有透露书中的内容，但他偶尔会就灵性 or 密意要点作自发评论。3月30日，在一次巡视中，他向满德里透露：

在谈论某个话题时，业相根据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而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三个兄弟同时看见母亲。一个叫她“母亲”，另一个称她“我父亲的妻子”，第三个则说：“女人，你是我父亲的夫人！”虽然三人的意思都指“母亲”，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因此，一个人所选择的语言会导致不同颜色的业相和不同的反应。

同一天，巴巴在阐释造物界的起源时，评论道：

造物界来自大无。虽然它什么都不是，但它又是某种东西；但终极上只有大有。当一个人说它什么都不是时，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乌有”却是存在的。

## 大师的神性

这个时期，古拉伯·夏因疑惑巴巴的神性而不安。巴巴发现这个情况后，便叫来古拉伯，指正他：“你怀疑我时，还和我一起生活是不合适的。”巴巴又问：“你相信阿杰梅尔的库特博，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的神性吗？”古拉伯回答说相信。巴巴指示他去阿杰梅尔的克瓦伽·萨赫伯陵墓，还给了他路费。巴巴说：“在那里你将知道我的真面目。”

古拉伯离去，但在阿杰梅尔，由于和巴巴的分离，他无法想其他任何人。在圣陵，他对自己不满，心神不定，急于返回美拉巴德。他回来后告诉巴巴：“我现在完全相信您是神。我的心中再无任何怀疑的空间。”

为了锻炼身体，这个时期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了军训，但村子里传出谣言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参军。4月3日，惶恐的贱民家长来领孩子回家。虽然向其解释了原委，但他们仍疑虑重重。巴巴问道：“经过这么长时间，你们怎么还相信这种事情？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的孩子好。我免费提供一切——教育，食物，衣服——你们还是怀疑？”

巴巴因此遣散了44名马哈人贱民的孩子，让40名更高种姓的马拉地人孩子留下。晚上，马哈人家长们又来见巴巴，恳求他宽恕他们对他的怀疑。巴巴同意原谅他们，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应写下字据——他们自愿让孩子和他一起生活；第二，他们应该为失信禁食三天。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孩子们又被学校接纳。

马哈人的穷困和卫生条件很糟糕。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巴巴对学校里的贱民孩子给予特殊关照，以至于把装着新鲜开水的瓶子发给那些每天放学回家的孩子，以防止他们在家里喝不洁净的水，损害健康。

三天过去，巴巴步行去阿冉岗，亲自陪同那些禁食的村民来到美拉巴德，让他们饱餐一顿。第二天下午，又招待他们喝茶，到了晚上，所有的马哈人都受邀来参加丰盛的宴会。

一连几天，平安无事。4月20日，心情甚佳的巴巴写了下面这首谜语诗，让满德里猜出谜底：

“一个星星两张嘴，看着就像希亚姆。

上有天空，下面皆好。

他卓越无比；他杀了自己！

他是谁的至爱？

谁能解释此中含义

谁就会像亚历山大和达拉！”

满德里没人能解开谜底，巴巴也不予透露。

4月22日，巴巴向满德里解释说：

还记得那个最初自由却不知自由含义的鸚鵡的故事吗？它被关进笼子，在里面懂得了自由的意义。获释后，它充分意识到自由并享受之。将它的自由拿去，把它关进笼子，只是为了让它意识、了解并体验到什么是自由。最后，它明白了自由的真正真义，从而达到自知。

同理，我们的身体就像笼子，我们的灵好比鸚鵡。我若告诉你们，你是伊希瓦——神——你们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你们对神的可笑概念是——某个白胡子老头坐在天堂的宝座上看着你！你们对自己说：“我，一个低下的人，怎么能是神本人呢？”你们害怕你们是神这个概念！可这是个事实。阻止你们体验自己是神的，是你们对该知识的无知；即头脑的虚假印象——你们是人。

比如，你醒时能看见事物，睡时却看不见，尽管你的眼睛还在。因为你睡时看不见，就意味着你没有眼睛吗？不是！你有眼睛这个事实始终不变，无论是醒还是睡。但醒时看见与睡时不见这个区别，则是头脑状态作用的不同。

假设你有一克罗里（1千万）卢比。不过，你不把所有的钱都装进口袋。这不意味着你不拥有那笔钱，不名一文。所以我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你们只是不知道。

4月30日，一队印度教朝圣者经过美拉巴德，高声念诵着“图克拉姆……图克拉姆……图克拉姆”。他们在去潘达普尔朝圣。听到他们的唱诵，巴巴评论道：“即使这些人又跳又唱一百年，也毫无价值。重要的是深深的信爱，否则其它一切皆无价值。图克拉姆从他们口中出来，却不在他们心里。”

尽管如此，巴巴仍指示满德里为朝圣者提供饮食。赛勒没有通知娜佳，就把为学生们准备的一些食物给了他们，后来发现剩下的食物不够学生们吃。巴巴很生气，叫来娜佳，严厉斥责她疏忽职守。娜佳困惑不解，解释说她做的饭和平时一样多。她不明白怎么会太少。巴巴当着众人的面，生气地推了娜佳一下。

这时赛勒出来解释说是他的错，他把其中一些食物给了朝圣者。听到这里，巴巴的怒火转向赛勒，他的言辞有如雷鸣：“好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为什么告诉娜佳多做些饭，你这个伊朗尼白痴？”赛勒温顺地回答说他很抱歉忘了通知她。巴巴命满德里把赛勒绑在一根柱子上，三天不让他吃喝。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惩罚，因为正值盛夏，天气灼热。赛勒照令被绑起来，但一个来小时后，巴巴亲自放开他，给他甜食安慰他。

之后，古斯塔吉评论说娜佳受到不必要的惩罚。巴巴不赞赏他的话，解释说：“我不惩罚任何人！貌似惩罚实则是帕萨德礼物。娜佳今天得到了我的帕萨德。若不这样，赛勒就不会说实话。”

同一天巴巴批评了另一个满德里，但后者不保持沉默，却和他顶嘴。这导致巴巴对所有的满德里说：

你们为什么老是发怒？你们频繁地违背我的命令。我若是说你们，你们就气恼。你们的态度因而加重了我的负担。一个人在往世和一位至师的联系程度，使他有资格进入大师的圈子，不管他愿不愿意服从。但为了减轻大师的负担，应该服从他的命令。你们的错误态度，增添了大师的麻烦。

假如我让你们中的两个人随我一起旅行。一个不愿意，一步都不挪。另一个愿意去。必须在同一时间把两个人带到同一地点。

而一个容易带领，另一个必定困难重重。有时到了这种情况：为了我的工作，我不得不把那个抗拒者扛起来强行带走。

你们刮脸时，让理发师来回摆弄你们的脑袋，因为你需要把脸刮好。同理，你若是想要上帝，就应向至师交出身体和头脑，照他说的做。

河里的水供大众使用。取水的器皿根据人们的需要或大或小。同样，赛古鲁只是为了给予。他们是大知和无限祝福的仓库。那些有德行的人，器皿能装多少就能得到多少。

从3月26日至5月2日，有近5周的时间，巴巴住在赛朝廷的盒屋里。他希望从那里搬到美拉巴德山上废弃的水塔西屋。他详细解释了在此居住的打算。5月3日晚，满德里和学校的孩子们排队跟随巴巴上山。唱了巴赞。巴巴分发甜食。

之后，除了弟弟佳尔和男孩宝留下来为巴巴守夜，所有的人都返回下美拉巴德。在异常寂静的氛围中，巴巴在石砌的水塔里继续写书，佳尔和宝轮流在外守夜。

这个水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的储水库。

自从他来到阿美纳伽，一场灵性战争

在光明和黑暗势力之间打响！

持续战斗的动力源流不息，

将继续从美拉巴德流入未来的世纪。

连续7天巴巴没有离开水塔，但之后他又恢复了对下美拉巴德的日常巡查。从早晨至中午，他在水塔里写那本神秘的书，晚上回来再继续写作。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他几乎未透露片言只语，只是说它包含了“灵性秘密”。在水塔中居住期间，巴巴一直未剃须。由于水塔西屋没有门，巴巴不得不爬铁梯，到距地面7英尺的一扇小窗，从小窗进去。

## 光明与黑暗

5月14日，美赫巴巴向满德里透露：

在面纱撕开、证悟上帝之前，我体验到最强烈的电击般巨震，有一段时间它所造成的剧烈振动，难以描述。接着是强烈的黑暗，最后是光。即使最伟大的想象也无法想象其光辉，在它面前，这个世界的太阳光就像无限光辉海洋里一滴水的影子。我在证悟时所体验的黑暗也同样无法描述。

世人体验光明与黑暗，但我所说的与这些完全不同。极少数的人能看见“真黑暗”和“真光明”。极少数的人体验真痛苦和悲哀，它始于想体验神的渴望和与神分离的强烈痛苦。

世俗的痛苦和幸福不过是精神软弱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人像渴望看见神圣至爱者一样受苦。后者如同一条在岸上挣扎的鱼。

两天后，安伽尔·普利得到访美拉巴德，给巴巴读《往世书》。之后安伽尔说，他最近见到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并对他说自己跟随美赫巴巴，纳拉延评论道：“我同默文为一。通过服务他，你是在服务我。他是赛特普如希——完人。默文以前来过我这儿。”

同美赫巴巴联系者去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纳拉延·马哈拉吉以及赫兹拉·巴巴简，听到三位至师如是说时，会加深对美赫巴巴的信心。对一些人，乌帕斯尼甚至强调说：“我还剩下什么？这儿还剩下什么？去美赫巴巴那儿！”在不同的时间，所有三位大师都建议来访者去找美赫巴巴并跟随他。

1920年代，美赫巴巴从未公开宣称自己是阿瓦塔，但他的大师，赫兹拉·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却向他们的跟随者透露过这个，后者又告知了其他人。

## 只要爱

5月17日，巴巴问满德里：“我需要什么吗？”

有人回答：“不，您不需要。一切都包括在您里面。”其他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巴巴解释：“如果我需要什么，如果我想要什么，或者我必须得到什么的话，那么那仅仅是爱，别无其它！”

巴巴随后问了查干一个问题，因为他没能立即回答，巴巴居然俯在他的脚前说：“从今天起，你什么都不要做。只是吃吃喝喝，四处溜达即可。”

查干目瞪口呆——大师居然顶礼他。他转身向周围的田野跑去。巴巴指示满德里把他拉回来，但查干跑得太快了，转眼就不见了。满德里找了半天，但没能找到他。巴巴随后坐马车去找他。马车无法通过美拉巴德的崎岖地面，于是就解开马匹，巴巴指示鲁斯特姆骑马去找查干。

好不容易才在三四英里远的地方找到查干，把他带到巴巴面前，巴巴向他解释了一些事情，他平静下来，情况又恢复正常。每个人，包括查干，都跑得筋疲力尽，因此巴巴指示男子们在这天余下的时间放松休息。

5月19日，巴巴指示韦希奴告诉禅吉，辅导配药师的儿子学习两个小时。韦希奴照办，以为他完成了巴巴的命令。晚上巴巴问他：“你传达我的指示了吗？”

韦希奴自信地回答说传达了。但一问才知禅吉只辅导那男孩一小时。巴巴责备韦希奴：“你在执行我的命令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韦希奴抗议说那其实不是他的错，而是禅吉的错。这让巴巴不悦，他命基桑为韦希奴的过失用棍子打巴巴三下。大师的命令必须服从，尽管基桑犹豫不忍，但他还是用棍子用力击了巴巴三下。

与之同时，韦希奴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被亲眼所见惊呆了。这让他无法忍受，猛然跑开，边跑边哭，像疯了一样！他控制不住情感。巴巴和阿君在后面追赶，跑了半天才抓住他，把他带了回来。巴巴安慰韦希奴，直到他平静下来。

美拉巴德的这个时期，没有一个满德里像韦希奴那样受到巴巴那么多的惩罚或责打。尽管韦希奴是教师，但巴巴会当着他的学生的面惩罚和羞辱他。即便是其他老师的错，韦希奴也总是巴巴批评的对象。

美拉巴德学校有两类教师。那些臣服美赫巴巴并属于大师圈子的人不领薪水；其他的是那些拿薪水的职业教师。然而，因为巴巴的在，他们也开始爱他，最终成为他的弟子。如果有教师缺席，巴巴会亲自给男孩们授课。有时他还为男孩们监考。

同一天，在解释业相时，美赫巴巴说：

通过陪伴一个成道者，一个人的世俗业相被大师的灵性火焰焚烧掉。这就是为什么赛古鲁身边的那些人能获得巨大的灵性利益，那些服侍大师的人，确实功德巨大。

但你只有具备了好业相和深度信爱——往世的准备，这种联系才能建立。不管我们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业相。我们彻底摆脱业相的束缚时，便证悟上帝。

就拿一个有许多结的线球来说。线球本身处于幻想中，因为它发现自己被线结束缚。线结是业相，线球是灵魂。因为灵魂意识不到其大我乃是上帝，它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线结上。要想摆脱线结，就必须抓住线的两端，以相反的方向拧转——那么所有的线结都将自动解开。线球一摆脱线结，就意识到实在——自己是线球（灵魂），不是构成身心羁绊的线结（业相）。起初灵魂不真正知道其自由，现在它获得自知。

能从相反方向拧线，使之摆脱线结的人是谁？是赛古鲁。假如一个人用力拉，试图拉开线结，就会有断线的风险。要在成道之后下降，线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否则，在这儿或在那儿线忽然任意断裂——为了清理纠结——会让一个人成道后失去意识，他会成为玛居卜（意识到神却意识不到世界）。

因此最好让自己臣服于一位至师，他就会亲自承担起责任，根除你的业相，让你获得解脱。一旦你向他臣服，把你引向大知与成道就成了他的职责。

这时一位满德里问：“可您为什么不为我们做点有形的事情？”

巴巴回答：

我为你们做的工作一直在，抵达真理的最容易的方法是，脱离与世界的一切联系，向一位至师臣服。如耶稣所言，“放弃一切跟随我。”大师的工作是让那些与他有缘者脱离世俗纠葛，这项工作一直进行着。他的内在的、秘密的工作，与他公开做的工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说到奇迹，巴巴指出：

对赛古鲁来说，让死人复活犹如儿戏，对他根本不重要，因为他必须为整个宇宙工作。他只在适当的时候为世界的利益工作。把一枚卢比拿给发烧的孩子看，告知他若把奎宁吃了，卢比就是他的。孩子屈从诱惑，吃掉奎宁。但他刚把手伸向卢比，卢比就被拿走了。原因是卢比只是让孩子服药的手段，以便他能退烧。同样，施奇迹对把世人引向真理是必要的；只是为了世人的利益才做。

如果我让大名鼎鼎的亨利·福特来这儿，做我叫他做的事，他会做吗？绝对不会！但假如我让一个千年尸体在他眼前复活，他会欣然来此居住，为我洗衣！

一位赛古鲁的祝福、注视、言语和形象非常重要，对于实际接触和伴同他，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有机会坐在他的身边，跟他交谈，聆听他的教诲者是最幸运的人。其重要性是你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的。虽然同世人相比，你们发现自己处境艰难，但这仍然是唯一确定简单的道路；这是赛古鲁将你引向解脱，把你从摩耶罗网中解放出来的道路。

你用嘴巴吃东西，经过消化，通过直肠排泄。你们知道这个。但石头知道嘴是什么直肠是什么吗？你决不会用直肠吃饭；试图那样做是可鄙的。同样，赛古鲁也完全知道将你带向成道的道路。因此他知道哪种食物你该吃，何时何地给你吃。你自己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这方面，你不比石头好到哪去！

一旦抓到赛古鲁的足，你必须尽最大努力抓住它们，不要让它们从你的手中滑落。只有那样你才是安全的。

神在赛古鲁的右手里；摩耶在左手里。成道在他的右足，奇迹（在幻相中）在左足。如果他的右脚跟被按下，噢姆点将直接受到影响。如果赛古鲁将右手放在某人的头顶，打算赋予他成道，那人会立时获得。

第二天，5月20日，在夏哈内家，巴巴向满德里进一步阐释了赛古鲁的工作：

当赛古鲁的右手和右脚活跃时，这意味着对有关人员的灵性帮助，协助他成道。同理，他的左手和左脚表示物质幸福或奇迹。对那些信任赛古鲁的人来说，奇迹通过摩耶媒介自动发生，但圈子成员不应期望这样的奇迹，因为赛古鲁本人在为他们工作。

## 层面与天堂

晚间，巴巴站在满德里的住处旁，向古斯塔吉解释了灵性层面和天堂——亦被穆斯林称做天界的层面部分：

灵性层面与天堂相当不同。层面没有颜色，但天堂或天界有以下颜色：第一层天是蓝色的，第二层是黄色，第三层是红色的，第四层是白色，第五层是黑色，第六层是绿色，第七层是无色的。这意味着第七个层面和第七个天堂是同一个。

瑜伽士、玛司特、瓦隶和辟尔穿过并经历天堂，但注定成为赛古鲁或库特博的人则经过层面。通过层面的道路在暗中，意思

是穿行层面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进步。那些经由天堂的人则经历层面的天堂的光芒，意识到自己的进步，边行进边享受着令人惊叹的体验和能力。但层面要比天堂高级得多。那些处在具体层面上的人能够进入相应的天堂。例如，一个第五层面的行者，瓦隶，能够进入第五层天，但那些处于天界的瑜伽士或玛司特则不能升入层面。

但你们皆与穿行道路无干。你们要做的是记住——上帝是一切万物的本质。

# 证悟的途径

## 参加婚礼

5月22日，一场龙卷风横扫美拉巴德，狂风扬起漫天尘沙和碎屑。满德里担心那些临时建筑的铁皮屋顶会被刮落，因为可怕的龙卷风把东西掀了起来。没人见过如此的风暴。一些铁皮终于被掀离屋顶，远远地抛开。在龙卷风的呼啸中，巴巴叫人拿来留声机。刚播放第一张唱片，暴风就立刻退去。

当天，巴巴同14位满德里去拉乎里参加婚礼，举办者是一位名叫S·N·纳伽卡的爱者的亲戚。巴巴指示男门徒禁食，并解释说：“你们到了拉乎里会有很多的拉都吃，因此我们到那儿之前，你们最好什么也别吃。”

路上，巴巴改变了主意，叫汽车在德合村停下，派阿君去乞食。阿君尽了力，但除了面饼没得到什么实在的东西。不过，一位贫穷的基督徒送来米饭和豆糊。巴巴吃了一点，把余下的还给这个人，叫他吃完。

他们随后到了一个马瓦尔人的店铺，后者给他们一些泡菜。满德里就着香辣的泡菜吃了阿君讨来的面饼。巴巴逗他们说：“别吃得太多。记住，在婚宴上我们要对得起拉都。”

他们在婚礼开始时到达拉乎里。巴巴受到了应有的礼遇。但直到婚礼结束也没见到拉都，尽管他们给巴巴敬献了花环，离开前送满德里每人一束鲜花。

一行人回到车上，巴巴问达克：“拉都哪儿去了？”男门徒全都大笑，达克告诉巴巴，他来为大家安排食物。他的亲戚D·W·乔伯赫医生住在拉乎里。他找到医生，请他一个小时之内为他们一行人准备好午饭。医生欣然同意。他们到了医生家里，满德里不但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还吃到了拉都。似乎巴巴来拉乎里实际上只是为了会见这个虔诚的人——乔伯赫医生，他满怀着爱接待了巴巴。

## 治百病的医生

一天，有个苦行僧穿着的人从阿美纳伽来见巴巴，说：“如果您愿意让堪萨赫伯·卡瓦斯吉送我一部汽车，我将告诉您一个法子，保管治好您在美拉巴德的那些麻风病人。”

这个人让巴巴不悦，他写道：“我是全能医生——能治百病。我开的药全是病人所需的。我在成功地治疗麻风病人，你怎么能明白这个？”

“您给他们治疗，那他们为什么没见好？”苦行僧问。

这更让巴巴不悦，他回答：“你怎么知道他们好了还是没好？在他们丑陋扭曲的身体内发着光！你看不见那个光；你只看见他们难看的身体笼子。”

这个苦行僧是个骗子，狂妄地坚持让巴巴命卡瓦斯吉送他一辆新车。巴巴坚定地谴责了他，打手势说：“从这儿滚开！”

不久之后，巴巴亲自去阿美纳伽见堪萨赫伯·卡瓦斯吉。这个单纯的人被那个苦行僧强烈打动，只等着巴巴许可就把汽车送给他。巴巴和蔼地劝他不要把这样一件贵重的礼物送给那个所谓的苦行僧。

## 眼科医院

在这个时期，巴巴在“印度时报”登了一份分类广告，招聘一位眼科医生来美拉巴德工作。来了一个医生，但没呆多久。之后不久，又一位眼科医生带着妻子来到，开始在美拉巴德居住。他深为巴巴的慈悲行为感动，深受大师吸引。他无私地为患眼疾的人治疗，在来就诊的人中间有很多这样的病人。

一次，一位患有白内障的老人来到美拉巴德。医生告诉巴巴，如有手术器械，他会做手术去除白内障。巴巴答应提供设备。同时，让这个病人在美拉巴德住下，为他提供良好的饮食，以便为做手术增强体力。手术器

械运到，5月25日，一座独立的眼科医院在美拉巴德开业。帕椎和彭度成为医生的助理。

老人的白内障被清除，视力恢复，他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哪个是美赫巴巴？”当人指给他时，他跑过去伏在巴巴脚前，感激涕零。晚间，他会和彭度及帕椎一起坐在集体宿舍边。为了测试他的新恢复的视力，彭度及帕椎会问他路上有多少牛车，经过的火车上有几节车厢。老人心怀喜悦正确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他没等眼镜配好，就很快离开美拉巴德，高兴地说：“现在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

很多人受益于美拉巴德的医疗设备，因巴巴的介入，有几个人的视力得到恢复。

## 人格神与非人格神

5月27日，美赫巴巴就上帝的人格和非人格方面阐述如下：

生活的首要 and 最高目标是亲身服侍一位赛古鲁并彻底臣服于他。其次是不断地想念神名。第三是无私服务，第四是崇拜（祈祷）。服侍赛古鲁好比上研究生的课程；想念神名好比攻读学士学位；无私服务就像获取高中文凭，祈祷类似学习字母表。一个人一旦取得学士学位，离获得研究生学位也就为期不远了。

若有人问我哪个更伟大——是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神，是图克拉姆还是博伽梵，是琐罗亚斯德还是阿乎若玛兹达，是耶稣还是天父，我会明确回答：图克拉姆，琐罗亚斯德和耶稣更伟大。事实上他们是高之最高，因为他们作为赛古鲁或者阿瓦塔，能为世界提供无限的服务，并且通过承担世界的无量业相而无限地受苦。毋庸置疑，与无意识的博伽梵或阿乎若玛兹达（无形上帝）相比，一个有意识的神圣人物，如图克拉姆或琐罗亚斯德，确实更加伟大！

琐罗亚斯德实际上是人身上帝——阿瓦塔。为了在造物界工作，他不得不作为人下降到无知狂热、性情暴躁的人类中间。假

若琐罗亚斯德叫他们崇拜他，他们就会指责、迫害并谋杀他。他们会认为他是个自大狂和十足的疯子。所以他教导他们向无形的上帝祈祷。通过崇拜无形上帝，他们实际上是在崇拜他；结果他们得到的印象是，阿乎若玛兹达高于琐罗亚斯德；但这是错误的。

## 神圣能力

之后在同一天，巴巴向满德里阐释：

你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异常艰难。一方面，世俗执著诱惑着你们，另一方面，古鲁吸引着你们。最终，总是古鲁赢得这场拔河比赛，将你们从摩耶的绑缚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摩耶的诱惑照样难以对付。虽然我一再解释劝诫，然而，假若有一位漂亮的女士出现在这里，你们肯定会看得目瞪口呆。目前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你们处于摩耶的掌控之下。但我告诉你们，尽你们的最大努力来摆脱摩耶的束缚。

假如有个人一颗牙齿都没有。若是给他甘蔗，他既不能吃也不能享受其甘美，因为他没牙。他心里会想若有牙齿该多好啊。这也是陷入了摩耶诱惑之罗网。

逃脱摩耶的魔爪不是儿戏！只有赛古鲁的赐福才能拯救你。赛古鲁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将摩耶化成灰烬！他有这样的能力。离开赛古鲁的帮助，生与死便了无止境。他不是扑灭你的幻相火焰、你的头脑，而是将你从中解放出来。如果他拍拍你的额头让你证悟，你就会成道！你们对赛古鲁手中的神圣能力一无所知。

猪猡多半靠垃圾生活。假如你把珍珠放在它们面前，它们还是会跑向垃圾。世间就像污秽和垃圾，成道之路类似于一条铺满无数珍珠的道路。你们的生活状态与猪猡无异。把无价的珍珠显示给你们，你们还是为垃圾所吸引。只有天鹅才知道珍珠的价值。

哪怕我跟你们讲几百年的道理，你们也不会听我的话。你们必须有“体验”才行，这可在一瞬间给予。

巴巴又给满德里举了几个例子，他继续在石板上写道：

把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比作成道之屋。里面有壶，锅，床，行李，家具和其它东西。现在，假设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你怎样才能了解它们呢？有两条途径，要么通过描述，要么通过体验。描述、定义或者解释的途径漫长，不可能理解并且费力。但假如将你蒙上眼睛带进这间屋子，一进来就拿去蒙眼布，那时你会亲眼看见这些东西，清楚地知道屋子里有什么。

假设你给一个目不识丁的阿冉岗村民蒙上眼睛，把他带到纽约城。当你揭去蒙眼布时，他会震惊于自己所见之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在阿冉岗给他解释这些事情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是不会理解的；但通过亲历纽约，他则一清二楚。同理，即使我用尽最后一口气，给你们解释所有的事情，你们还是会在你们今天所在的位置。但体验将把该知识赋予你们。

证神是有可能的；不过，你的眼睛蒙着，对其含义一无所知。我想给你看珍珠，你却奔向垃圾！因此，大师的首要责任是将你从摩耶的魔掌中解救出来，然后让你证悟。一旦你臣服于一位赛古鲁，甚至他的排泄物都要为你工作。你们现在需要的是爱和信心。

放弃一切——静心，灵性修炼，念神名——一切对你构成负担的事情。这些训练只会让你更加困惑。去找玛居卜会有何用——既然他沉浸在永恒喜乐里，意识不到世界及其事务？离开赛古鲁的恩典，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要臣服他，用全部的爱和信心服从他。服务他，你将到达超越。

5月29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55岁生日被隆重庆祝。学校放假三天，以马哈拉吉的名义给近4千人提供了饮食。巴巴被沐浴，他分发甜食作为帕萨德。安伽尔·普利得像往常一样朗读了《往世书》的章节。晚上，一列队伍抬着轿子缓缓上了美拉巴德山，焰火点燃。

第二天，为学校的孩子们举办运动会。翌日，由穆罕·夏哈内主持，学生之间举行了辩论会。

当时在美拉巴德的拉姆禅德·伽德卡，最近参加了大学考试。巴巴把他拉到一边说：“你没通过考试！”年轻人垂头丧气，眼泪涌出眼眶。为了安慰他，巴巴叫人拿来甜食，分给大家，并宣布：“庆祝伽德卡考试失败！”但过了一会儿，从阿美纳伽传来消息说，伽德卡实际上通过了考试。伽德卡伤心的泪水化作幸福的笑脸。

## 椰子的象征

同一天，5月31日，下午在女校喝茶时间，巴巴解释了印度风俗——给圣人和圣者献椰子——背后的含义。

椰子可分成四个部分，外面三层和里面的椰汁。每一个部分都代表着不同的东西。最外层的纤维象征浊体。硬壳象征精体。内壳或里面的白色部分象征心。中心的汁液象征成道。

取出椰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去除纤维，第二步是打碎硬壳，第三步是打开内核。人们开椰子时，通常用这种一般的缓慢逐步方法；但在彻底奉献的时刻，在崇拜中倒汁液时，会一下子将整个椰子击碎。

所有这些风俗都具灵性意义。可把除去椰子纤维的行为比作放弃肉身及其浊业相。然而，随着浊体的消灭，精体开始活跃。精体就像随后被打碎的硬椰壳。

随着浊体和精体的祛除（纤维和硬壳），剩下的就是心（内核）。最后，随着心的歼灭，找到上帝（椰汁）。

去除每一个椰子纤维相当于一个接一个消灭或除去摩耶的个体品质。但即使除去了所有的纤维，消灭了整个身体和浊业相，摩耶仍然以精体（外壳）和心体（内核）的形式存在着。

即使打碎了椰壳，从而消灭了精体，内核仍然保持，这意味着心继续体验造物界。消除了心，才会只剩下椰汁——成道。

要想证悟神，就有必要相继消除三个覆盖物——浊、精和心，这意味着所有三类业相的彻底消灭。这个连续的消灭发生在正常的内化过程，不止需要很多年代，而是需要亿万年。

只有赛古鲁有能力让一个人成道。只有他能一次性地打碎整个椰子，消灭心和摩耶。所以向赛古鲁献椰子是有意义的；这种奉献表示一个人把身、心和灵魂完全交给他。

## 撒晤斯

接着，巴巴解释了大师撒晤斯：

最便捷的成道途径是通过和一位赛古鲁的联系，这意味着陪伴这样一位大师（撒晤斯），服从并服务他。这种方法类似于特快专列，将你直接运送到目的地。

第二条途径是满怀爱和真诚，念诵任何一个神名；在没有赛古鲁的情况下，无私地服务人类。这就像乘坐一列几乎每站必停的客车旅行。

第三种方法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全心全意而非机械地奉行自身宗教的一切仪式教规。这种方法就像是一列缓慢行驶的货车。

阿瓦塔和至师带领特别弟子乘特快列车。对那些有信爱和服务倾向者，大师指出无私服务和持念神名之道。对于世间大众，指出遵循仪式教规之路。但大师们给出的所有这些宗教习俗和仪式都富有深刻的含义。印度教徒的唱巴赞和穆斯林的参拜都是祛除业相的途径，因为业相是通往上帝的路途上的巨大障碍。

拿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圣线来说。圣线上的三个结象征三个神圣原则：善思，善言，善行。每天猛拉或抖动圣线的深层意义是

什么？它象征着抖落前一天积聚的尘埃（业相）。但这个圣线仪式必须完全真诚地做；否则，纯粹出于习惯，机械地念叨着做成千上万次也毫无助益。同样，印度教徒的唱巴赞和穆斯林的礼拜，也都是某种努力，以便将心集中于一个目标——上帝。

## 无限状态

6月3日下午，发生了一些让巴巴不悦的事情，他威胁要独自离开美拉巴德。之后，夜间，他向满德里解释道：

你们要听好并且记住：有人即将死去或者去世了，不会让我难过。但若是你们违背我，则让我异常痛苦。今天下午我厌烦了，我说我要离开。你们面色凝重，默不作声。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你们的疏忽。赛古鲁或阿瓦塔在完成其圈子的准备工作之前，是不可能放弃肉身的。

今天下午我的情绪不好，但我不能说是因为你们。以前我告诉过你们，我生气或者情绪不好是因为外部的原因。比如说一个独眼人。他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你却以为他在瞪你。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专注于我的工作，我的外部行为会很特别，是你们无法明白的。

你们对阿查里亚（至师）的能力又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了履行对人类的责任，从无限之最高状态下降到这个低等层面，并且经受无法想象的痛苦。你们根本不知道那是怎样可怕的喜乐！

巴巴随后建议满德里：

石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不动；你可以踢它、吐它或者膜拜它，但所有这些都影响不了它。只要你还不放弃自己的喜恶，只要你不能对打击、唾弃、毁谤和嘲笑无动于衷，那就别指望成道。你必须焚烧自我。必须变作尘土！而这只有与赛古鲁的联系才能实现。

设想有一个人洒满香水，走到人群中间坐下，他的在场让周围芳香四溢。同样，假如有人放屁，整个地方都臭不可闻，令人掩鼻。为此，你应同圣人们交往，他们的神圣氛围对你有益。你若让自己深陷世俗污秽，这将对你的灵性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比如，在一部电影里，有个坏蛋欺凌一个无辜的好人。他捉住他，折磨他，要杀害他。观众被这样的剧情迷住，想知道这个可怜的人能否设法逃脱恶人的魔掌。假如这个受害者摆脱困境，观众都感到高兴；但若是恶人得手，人们就会悲伤叹息。电影结束时，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电影——荧幕上的画面——观看时内心涌现的情感没有任何基础。吸引他们的是海市蜃楼。

你们的生活亦如此。那不过是一部电影，毫无实质可言，因为是虚构的。你看到的周围一切绝对是乌有。一切都是假的：一种幻相，一场游戏，一部电影，一幕海市蜃楼！因此，我反复对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强调，不要被摩耶吸引。要一直真诚地祈祷和想念神。紧紧抓住我的双足，我将把你带入通向证悟的道路。

## 由于担忧

拉姆禅德·伽德卡仍然担心大学考试的最终结果。6月5日夜，巴巴安慰他说：“这个宇宙因担忧而生。人因担忧而不能证悟其真我。我建议你在任何烦恼、担忧和灾难面前都保持安宁平静。不要让这种念头进入头脑，而是把它们推给我，说：‘去找巴巴！’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一切都会好的。”

# 卡利时代

## 不过是个影子

每个星期四，巴巴都同满德里去阿冉岗家属区的夏哈内家，受到奶茶和炸菜团款待。6月8日在夏哈内家，巴巴评论：“这些炸菜团很美味，我们都喜欢吃，但真正的快乐在于吃到那些用业相作面粉，以爱的火，在信的油锅里煎炸的菜团。”

说到宗教目的，巴巴解释：“宗教的真正意义就是认识神，看见神，与神合一。其他关于宗教的一切都是仪式教规练习。”

巴巴随后要每人唱一首歌，他先点了卡卡·夏哈内，后者吃了一惊，紧张得不行。大家都被他磕磕巴巴的演唱逗得大乐。

6月9日，巴巴对满德里说：

**我的信徒很多，但我的弟子则少得多。信徒寻求的是自己的信爱快乐，而弟子的唯一职责是服从大师的命令，后者要难得多。信徒选择自己的大师并向他臣服。大师则选择自己的弟子。因此，许多人可以成为信徒，但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弟子。**

阿美纳伽来了个马戏团，它的一流摔跤手拉玛穆提，来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巴巴后来同意让满德里去看杂技表演，但阿迪没能联系到公共汽车。巴巴事后评论说：“这样最好。整个世俗存在就象一场杂技表演。如果有人想见它的真实面目，就不会麻烦去看这种所谓的杂技演出。他将发现世界就是个杂技场。”

两天后，巴巴对满德里说：

**你们应该认识到，浊精心三界的幸福和痛苦合在一起，仅仅等于无限喜乐海洋里一滴水的影子！**

**啊，无上喜乐！**

上帝之美的不竭宝藏。

最近几个月，巴巴简一直在说：“我的七个月零十三天结束了！”话里的含义多么深不可测！它的意思也许是指，正如婴儿要在胎中九个月才能出生，她还剩一个月零十七天来完成她最重要的工作。

## 开启世界的钥匙

就纳沃·塔拉提近期对巴巴简的拜访，大师评论道：

纳沃去见巴巴简，对她说他从我这里来，巴巴简回答：“他是我的店主。”意思是巴巴简是当前运作的一切灵性力量的源头，我是她的独一代理，仓库装满数不清的珍宝。她随后吟出这句诗：

我的店铺不在屋里或者世上；

我的世界只有耶兹单或默文！

6月12日，卡喀尔医生邀请巴巴和满德里喝茶，但他们到时，茶还未准备好。巴巴把准备好的东西分给大家，茶在匆忙间做好，巴巴为每个人倒茶。巴巴对卡喀尔说：“看一切这么快就结束了。”

卡喀尔医生回答：“巴巴，您掌握着钥匙。”

作为回答，巴巴揭示：

开启世界的钥匙只有一把，但它在五位至师的手中。比如说，一个保险柜只有一把钥匙，其它的钥匙都打不开它。五位至师掌握着保险柜——世界。一位大师是钥匙的保管，没有钥匙就打不开保险柜。第二位看管保险柜，未经他许可则不能打开。第三位是唯一有权用钥匙开保险柜的人。第四位是有权分配柜中财宝的人。第五位大师是授权分配的人。这样，开启世界只有一把钥匙，在五位大师之间平等分享。

这五位至师，加上其他五十一位成道的灵魂（玛居卜和吉万莫克塔）控制着这把钥匙。这五十一位是五位至师的议会成员。五十一加五等于五十六；56这个数字永远不变。世界游戏以这种方式不停地运作。我对你们说的这些是个秘密。

## 神不是廉价物

“孟买帕西人剧团”来到阿美纳伽，安排在6月13日星期天，特别为巴巴演出《巴克塔·索达斯》剧。巴巴的舅父鲁斯特姆是剧团的演员兼导演。巴巴带美拉巴德的所有人，共一百五十人，包括学校的孩子们，到阿美纳伽看戏。第一幕结束后，巴巴离开座位，走到外面，来回踱步。五点半，他返回美拉巴德。过后巴巴询问剧情，禅吉向他做了详细讲述。巴巴评论说，这部剧好就好在它传递了真理——淫欲消失时，上帝便出现。他说：“淫欲离去时，就见到上帝。”

演出中，有人送满德里嚼烟（paan），他们吃了。巴巴得知后不悦，批评道：“你们只要是同我在一起，就不要吃外人送给你们的任何食物或者其它东西。吃了这些东西的人，从给予者那里接收很多业相，添加到自己的业相上。”

1926年6月16日纪念了琐罗亚斯德的忌日。巴巴指出：“我将禁食至1927年2月底，因为我想逆呼吸，以完成圈子的准备工作。这种逆呼吸对清除圈子的剩余业相是必要的，以便这些业相成为普拉拉卜达——他们的命运。”

第二天，有个圣徒来找巴巴，表示他想见神，巴巴让他静默一年，每二十四小时吃一餐。圣徒同意，但第一天就开始抱怨禁食。巴巴告诫他：“神不是某个廉价的东西，张口要就能得到！需要超人的忍耐和痛苦才能获得他。”随后让圣徒在夏哈内家里吃了饭，并叫他去凯德岗见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

## 萨恰·莽

萨恰·莽——阿美纳伽地区臭名昭著的强盗——带着一帮人来美拉巴德达善巴巴。他来是希望凭借大师的祝福，让自己的营生继续获利且不受法律制裁。

他们到时，巴巴正同 50 几个满德里在被选者之家谈话。有人通报了巴巴。没人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萨恰·莽和同伙先是顶礼了巴巴，随后坐在巴巴面前的地上。巴巴忽然变得很严肃，有几分钟一言不发，之后问道：“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萨恰·莽回答之后，巴巴直视着他，写道：“你应该戴手镯！”

萨恰·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问满德里巴巴说了什么。巴巴又说一遍：“你应该戴手镯！为什么你没戴？”

一名满德里作了解释，萨恰·莽问：“为什么？我做什么了？”

“你是个懦夫！”巴巴宣布。

“您是什么意思？”萨恰·莽叫道。

“像你这么强壮的人能够从石头里挤出水来（意为‘能够靠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但你却抢劫行窃。妇女儿童听见你的名字会心惊胆战，想到你就睡不着觉。”

直到此前，满德里并不知此人是谁，但经巴巴这么一说，他们确信这肯定就是令这个地区人人畏惧，让警察无能为力的大名鼎鼎的萨恰·莽。

巴巴继续说，“你靠不法之财过活，还留着胡子，不觉得羞耻吗？你不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

萨恰·莽回答：“我这营生是上一辈儿传下来的。不干这个，我拿什么来养活我和我的家人？”

“你难道非要抢劫，不能另找一份职业？世上其他人是怎么过活的？你是说世上人人都得靠抢劫谋生？”

有人敢对这个危险分子如此讲话，是前所未闻的，因为对萨恰·莽及其同伙，连警察都畏惧三分。但在美赫巴巴面前（他称作“马哈拉吉”），这只狼变成了羊羔，谦卑地说：“马哈拉吉，您给我指条路。如果我能找到营生养活家人，我立马放弃这一行。”

巴巴答：“这马上就能安排好，但你能停止偷窃吗？你的血液里可是含有这种病毒的！”

“不，马哈拉吉，要是我的孩子有饭吃，我发誓我会痛改前非，决不再抢劫。”

巴巴随后严肃地问：“你知道你在谁面前发誓吗？你意识到你在向谁许诺吗？你若是食言，一生都会完的。神知道一切。你明白吗？”

“是，马哈拉吉，我明白。我决不重操旧业。我决不食言！”

这时，巴巴伸出手，打手势说：“给我保证！”萨恰·莽立即上前，以手击巴巴的手掌。巴巴说：“你要是对我食言，就会全身瘫痪。记住我的话。”

巴巴随即安排他家人的生活，指示他每星期来美拉巴德一次。从那天起，阿美纳伽地区一时太平，当地人把这视作“奇迹”。人人都对巴巴的干预感到惊奇。因为像萨恰·莽这样一个多年来成功躲避抓捕的江洋大盗，屈服并服从一位灵性大师，是闻所未闻的。

萨恰·莽信守诺言，但规矩了一段时间后，他的手再次开始发痒。一天夜里，他悄悄潜入一户人家行窃，刚拿起几件值钱的东西，突然看见巴巴站在他面前！他吓得浑身发抖，想起巴巴的话：

**神无处不在。他看得见一切。**

**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忽然面前一片漆黑，眼瞎了一般。萨恰·莽面色苍白，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巴巴已经不见了。他丢下赃物，直奔美拉巴德，他见到巴巴，流着泪说：“马哈拉吉，请饶恕我这次吧。我食言了。”

巴巴故作不知：“你在说什么？出了什么事？”

萨恰·莽喊道：“神，您知道一切。饶恕我！”随即扑倒在巴巴脚前。

由于他的真诚忏悔，巴巴原谅了他，警告说：“别再那么做了。帕若玛特玛知道一切，看见一切。”

从此以后，萨恰·莽再也没有偷盗过一次，甚至还帮助警察局缉查一些罪犯。萨恰·莽准时每个星期四都来美拉巴德，参加那里的聚会。

他对美赫巴巴的神性产生信心，好像换了个人。只要巴巴一句话，他就会赴汤蹈火。一次，他请求巴巴给他服务的机会。巴巴回答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给你这个机会。”

伯曼·B·伊朗尼的妻子是贝利的妹妹。伯曼成为美赫巴巴的弟子后，自1925年起就和家人一直住在美拉巴德。有一个时期，只有伯曼一家留守美拉巴德。伯曼和萨恰·莽很投契，后者帮了他们很多的忙。萨恰·莽还看守美拉巴德多年。

下面的故事可以表明萨恰·莽在美赫巴巴面前是多么诚实：

1933年12月，在美拉巴德山巴巴墓穴上的棚屋上，有几块铁皮被人偷走了。巴巴叫来萨恰·莽，问起这事。他说不是他干的。巴巴说：“不是你，那就肯定是你的同伙干的。查出他是谁，给我带来。”

萨恰·莽回去立刻召集他的旧部开会，但他们都矢口否认。萨恰·莽说：“美赫巴巴说，贼就在我们中间，他的话总是千真万确。”

听此，一个叫法基亚的人叫道：“果真如此，那你自己就是贼！”

法基亚竟然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老领导，萨恰·莽不客气地回答：“好吧。首先，我们两个去美赫巴巴那里。然后我们去度内火坑，把火灰放在嘴里，重复这些话：‘谁是贼就让谁在八天内死去。’”

法基亚同意，二人相应行事。事后，法基亚一个星期内死去，后来证实他确实是那个贼。萨恰·莽的旧部大为震惊，从此改弦更张，让当地警察大为释然。

## 五十六位完人

巴巴打算将禁食持续到 1927 年 2 月，为了让满德里分享他的禁食，巴巴命他们轮流禁食，一个接着另一个。他们从 1926 年 6 月 19 日晚 8 时开始，持续至第二天下午 3 点，每天轮流禁食 19 个小时。穆罕·夏哈内制出顺序表，确保满德里在 6 个月的时间里无误实施。

6 月 21 日是穆斯林的古尔邦节，以纪念先知易卜拉欣向真主献祭儿子易司马仪的事迹。穆斯林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庆祝这个节日。提到穆斯林在这一天宰羊的习俗，巴巴说：“他们觉得如果先知在这一天杀羊，他们也应该这么做。他们应该努力杀掉自己的头脑而不是羊羔！屠杀无力抵抗的动物有什么用？”

最后，巴巴讥讽道：“如果我命令满德里出门带帽子，不要在太阳底下光着脑袋，若干年之后，在太阳底下带帽子会被当作是某种宗教修行。”

一次，美赫巴巴谈及他的幽默感：

阿乔巴已上了年岁，有家室子女，在此生消耗着业相。假设他来世生为女性——愿上帝禁止这样的事！我此时看见这个老头子，也看得见他来世的模样——这让我发笑！难道我的幽默没理由吗？我所看见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尽管如此，我对这一切仍感到麻烦，因为我必须为他人工作，让他们看到它是一场梦。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前世是位女性，他不会再出生了。成道通常在活着时获得，因为权威在人身中到来。但有一个特殊的权威是随男身而来的。一个至师拥有一个由 12 名男子和 2 名女性附属组成的圈子。在这 14 人当中，圈子的所有成员均为男性，除了分别扮演灵性母亲和姐妹的两位女性。

巴巴简是库特博——这个时代的五位至师之一。在五十六位成道者当中，有一位女性成为至师，还有一位女性也是完美的——吉万莫克塔或者玛居卜。这位女性目前在西藏。她有一批弟子，但通常深居山中，很少、很少的人见过她。剩下的五十四位成道

者均是男性。地球上成道灵魂的数目永远固定在五十六位，永不更改，除了阿瓦塔时代，上帝直接降生为人。

6月22日，美赫巴巴揭示：

赛古鲁就像一个无限延伸的海洋。清空你心中所有的摩耶欲望，海洋之水——知识、能力、喜悦之水——将会注入进去。

吉万莫克塔和玛居卜，及精层面和心层面的其他灵性人物，都是证悟之水的管道。他们把海洋之水输送给那些配得的候选人——已经准备好和正在准备的人。

巴巴继续用水的比喻说：

在气体中，水蒸发形成云朵。但你不能用这个气体或云中蒸汽，去驱动火车或其它蒸汽驱动设备。要想那样，你必须从海洋、河流或某个支流里抽取水，装满发动机的水箱，制出蒸汽来驱动。

可把这些压缩蒸汽之云朵比作玛居卜，蒸汽形成且被赛古鲁用来为世人工作。而你们这些巴克塔（爱者）是水，必须被加热、沸腾，转化为蒸汽。换句话说，实质必须准备好改变其形体。另一方面，冰与雪就像无灵性倾向的世俗人——他们是如此的冰冷。

两天后，论及成道的玛居卜，巴巴揭示：

玛居卜专注于狂喜中，在世人看来像是疯子。他们就像一辆脱缰的马车；马匹无人驾驶，四处飞奔。马车是玛居卜本人，马是他心中残余的微弱印象——浊的、精的和心的。车夫是智力和自我。玛居卜没有任何业相性的我心，因此他的马车无人驾驶。

## 卡利时代

有一段时间，对安妮·贝赞特领导的“神智协会”，以及被她推崇为“新世界导师”的克里希那穆提，有很多讨论。6月26日，一些来访者就神智学者提出询问，美赫巴巴评论说：

克里希那穆提，新世界导师！愿上帝禁止这种事。你不能把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与克里希那穆提相提并论。罗摩克里希那是罗摩和奎师那的化身！克里希那穆提生活极尽浮华显耀，出入英国的贵族、时尚圈子，打网球和高尔夫球，过着无比舒适的生活。他对真正的真理毫无概念——哪怕一丁点。

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炫耀可笑的神智论者。他们的伟大仅仅在于编撰——撰写和高调宣说层面，能力，颜色，秘密教义，社会和种姓。真理远远、远远超越了这些。

你若想渴望证悟，就应该把生命本身放在手掌上，准备好随时放弃之！只有那时你才配得且能够体验真理。

话题随后转到“美国基督教会”和“救世军”——两个组织都在极力让人们改信基督教，宣称此乃唯一可靠的救赎道路。巴巴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何要误导人们放弃自己的宗教？宗教既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又是真理吗？”他接着阐明：

真理与宗教毫不相干。真理远离且远远高于宗教信条和原理。真理自由无遮，只能通过斩断摩耶的肢体——淫欲、愤怒和贪婪，才能体验之。

穆斯林说该体验只能通过伊斯兰教获得，主张割礼和其它教规。何其荒唐！你们有人知道穆斯林为什么施割礼吗？穆罕默德叫他们斩灭其头脑；也就是说，斩除摩耶，消灭业相。这意味着一个人控制着自己的头脑，远离世俗念头。但某些神学家没有领会先知教言的真正含义，却专注于童子割礼习俗——人们不加思索就接受奉行的一种习俗。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每一个宗教——帕西人和他们的圣线仪式，基督徒和他们的洗礼。所有这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仪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让他人怀疑自己的宗教，即使不是罪恶，也肯定是个大错。扩张某个宗教直至随众百万，又有什么价值？

这就是卡利年代！看看这种以宗教名义所犯下的勾当。看看发生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残酷无知的大屠杀，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的缘故。同时，大量的假先知现身，灵性虚伪猖獗。现在的人希望宗教原则迎合自身的生活观念，那些看到这一切且满足该愿望的狡诈领袖，找到成千上万的跟随者。

接着，巴巴建议：

所以我一直告诫你们：控制头脑，过干净纯洁的生活，抛弃欲望，跟随一位成道的大师。只有这样你才是安全的。跟随大师不是说放弃你的宗教。该放弃的是头脑！

你若试图用青草生火，是点不着的。但你若在干草堆上点一根火柴，它会立即起火，烧成灰烬。干草堆象征业相的堆聚。为了让青草变干，得把它放在火旁。这意味着，要毁灭业相，一个人应该伴随赛古鲁——他的神圣知识一直在燃烧着。在他的身边，业相聚集，但也烘干。最后，他用恩典之火焰，点燃并根除一个人的全部业相。你若同一位赛古鲁建立了联系，即使对最迅猛生长和最根深蒂固的淫欲和愤怒等红色业相，也丝毫不用担心。

# 没有瑜伽

## 没有瑜伽，没有饱伽

6月28日，有个爱者来看巴巴，他是印度教徒，习惯于履行各种宗教仪式。他想结婚，期望得到大师的鼓励。但巴巴不赞同，解释说：“对于你，婚姻会成为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但你若同一位妇女发生婚外关系，将是可想象的最糟的事情；然而，即使婚姻也将成为道路上的障碍。”

巴巴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鼓励他结婚。不过，在另外一些时候，巴巴会建议有些人结婚。

之后，巴巴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圈子会不可避免地获得证悟：

如果我愿意，我能让我的圈子成员立刻证悟。但突然赋予这种体验，却不能使他们下来履行职责。那样的话，谁来做事？假如你让自己的手证悟，它恍兮惚兮，不再像从前那样工作。它的工作由谁来做？这就是为什么赛古鲁总是逐步地培养其圈子成员。他所做的事情——将他们带向证悟——不为他们所知。

有人提到瑜伽修炼，巴巴指出：

对于你们，没有瑜伽，没有饱伽！——没有修炼，没有世俗享乐！一下子完成，基本上在暗中进行，你完全不知不觉地被提升上去！

赛古鲁为其圈子做的工作，是逐渐地减弱并清除他们的心智和自我，为它们的终极消灭打好基础。他让圈子成员保留头脑，因为赛古鲁的工作在他们的头脑后面持续地进行。

巴巴随后将摩耶与业相做了区分：

假设你被愤怒、淫欲和贪婪，或者任何不好的情绪感情所袭击，这是摩耶的工作。但假设你感到饥渴困倦，这则归因于业相。如果你吃饭、喝水、从事无邪的娱乐，这没有不对，因为这些是

生活所必要的。你若被来自摩耶的坏势力压倒，就必须把它们赶走，说：“走开！从这儿滚开！这儿没你的地盘。”

巴巴正讲着，一位名叫贤卡（贤卡纳施，来自阿美纳伽的贱民）的工人走进来，巴巴开玩笑说：“贤卡，你要变成堪卡（石头），以便不被那个摩耶女巫的花招打动。”

巴巴随后补充说：“可以用鲜花膜拜也可以用污泥涂抹石头，但它始终不受影响。记住，真正的瑜伽士是不为世上任何事情所触动的人；他在一切环境和境遇中皆泰然不动。”

## 幻相的无限

这时，有人问：“为什么每一个年代，世界上有五十六位成道的灵魂？”

巴巴回答：

56 这个数字表示完美。神不得不采用人身来做维持宇宙平衡的工作，倘若只有一位完人存在，他就不足以完成这个目的。比如，一个棕榈酒店店主需要几个帮手——一个准备棕榈酒，一个斟酒，另一个收钱，等等。但倘若酒店不存在，要助手做什么？因此，宇宙必须维系，为了有序地履行宇宙事务，需要五十六位成道者。

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幻相的无限性需要这 56 个人有序地管理宇宙。这一切皆超越你们的智力。智力不管用，除非大知降临。这种大知却不容易获得。这种谈话全是空气——空洞的气体——一个人试图抓住它却不能够。如哈菲兹所言：

大知决不会为智力的圈套捕获；

毁掉套索，你将得到大知。

比如，有个人乘船漂浮在海面。假如这个人自己变成海洋，船还有什么用？没有大知的人坐船出去欣赏海洋；当他自己成为

海洋时，驾船出海就没有了乐趣——船漂在海面，没有舵手。这是玛居卜的状态。

我是普拉卜——主。我是全知，全能和极乐。你们看见我，和我交谈，触摸我，但我却居住在无限里。我的状态无从描述。你们要忘了我的状态，仅仅想我能给你们的东西！倘若我不是作为神一天二十四小时同神一起游戏，我如何能够给予无限体验？

所有这一切皆超越你们的有限理解。你们有智力，为了让你们理解，我下降到你们的认识层面；但如我所说，这一切皆超越人的理解力。

## 上帝与摩耶

6月30日，对满德里阐释摩耶时，美赫巴巴说：

上帝利用摩耶来处理宇宙事务。帕若玛特玛从不利用摩耶让他人摆脱摩耶。假设阿君是帕若玛特玛，他的手杖是神。假如你给手杖缠上七彩的绳子，那绳子便是摩耶。

阿君和绳子之间是多大的区别啊——绳子仅仅接触到神（手杖），而不是超然远离的帕若玛特玛。

假设你走过来，误把绳子当做蛇。这个错觉制造了摩耶。但如果我们见绳子只是绳子，而非别物，哪里还有摩耶？摩耶实际上只是你的错误假设。最后，你发现那不过是一条绳子，大笑自己的假设，因为你的恐惧消失了——幻相排除了。同理，当一个人证悟时，他也会对这些虚假的摩耶概念——世界及其全部的联系——一笑了之，因为它们完全虚假不实。

因此，摩耶（欲望、情欲以及愤怒）一进入你的脑子，就把它赶出去。根本不让它进入。假如一条疯狗追你，你会厉声将其呵退。另一方面，你若扔给它食物，它会跟着你，不走开。同理，摩耶就像一条疯狗。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头脑。像对疯狗一样把它

赶走。竭尽全力呵退它，因为它一旦缠上你，想摆脱可就不大可能了。

人们说上帝创造了摩耶，但并非如此。比如，以头上的毛发为例。头发是摩耶，头是上帝、造物主。虽然毛发长在头上，但头却不知道它从哪来，怎么来的，为什么来。所以怎能说头颅生头发，或者上帝造摩耶呢？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摩耶的创造本身则依赖于上帝。

摩耶纯粹是幻相——想象力。哪里有欲望，哪里就有摩耶。哪里有愤怒，哪里就有摩耶。哪里有贪婪，哪里就有摩耶。放弃摩耶的人找到一切！不要做摩耶的奴隶。征服摩耶，你将见到上帝的全部完美。

然而证悟上帝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必须死去，才能获得这个状态——不是通过投河或者自杀，而是通过抛弃摩耶，摆脱其欺骗性的诱惑。这个摩耶极其强大专制，连最好的人也会屈从其诱惑。能够吞噬她的真英雄非常罕见。因此抓紧我的双足，使你的道路顺利，否则你连一丁点的实在都得不到，一生又一生的艰苦努力，也不会让你稍微接近目标。

1926年的7月1日是星期四，象往常一样，满德里宿舍的地面铺了新鲜牛粪。自大师开始沉默，已经过去近一年了。满德里希望巴巴那天会重新开始说话，但他却指出，他将沉默至1927年2月。

## 喜乐

当天晚些时候，巴巴阐述了喜乐的不同状态：

若把成道灵魂的喜乐比作身体快乐，那么瑜伽士的享受就如同一个人的影子，世俗人的享乐就好比影子的影子，或者水池里的倒影。因此，常人甚至无法想象真正的喜乐是什么。

玛居卜有着心和身体，但没有智力和自我，因此他们享受完全的喜乐。瑜伽士，除了心和身体，还有智力和自我，因而享受不到圆满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常人对真正的喜乐没有丝毫的概念。那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巴巴随后上山到水塔，但很快带着被褥返回。从那天晚上起，他开始在赛朝廷的小屋前歇息。从5月3日至6月30日，巴巴在水塔住了近两个月。现在他开始了在赛朝廷的第二次居住，在那里继续写他的尚未完成的神秘著作。

古斯塔吉负责邮局阳台上的储藏室。当娜佳、马萨吉、乔达瑞或者家属区的妇女们需要什么时，会在纸上写下要求，交给古斯塔吉。他签字后，再交与巴巴过目。巴巴签字后，返还古斯塔吉，后者再发给物品。以这种方式，从美拉巴德储藏室发出的物品皆受到严格的检查。

这个时期，巴巴亲自照顾女满德里的健康。在女子们住的邮局阳台上休息时，他会询问每一个人的健康。按照他的命令，在他闭关期间，女子们要通过字条向他汇报她们的健康状况。一次蔻诗德在给巴巴的字条上说，她得了重头痛。巴巴回话指示她马上服一片奎宁，并睡前服一次。这个治疗结果很有效。

## 卡比尔的对句

美赫巴巴天生怜悯动物，不喜欢见它们受虐待。一天，他看见路上有个吉普赛人牵着一头后腿受伤的毛驴。巴巴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去见这个吉普赛人。他抚摸了动物，并说服那个人让他把驴子送到医院。巴巴亲自为驴子清洗伤口，敷药，用绷带包扎伤处。

7月7日，巴巴发现男满德里磨玉米不小心，不按规程来，便不再让他们做这项工作。他继续亲自做这项卑微的工作，每天半个小时。

同一天，从南印度安得拉邦来了一批人达善巴巴，用泰卢固语给巴巴唱了首歌。巴巴指示古帕·斯瓦米（美拉巴德居民）和他们一起唱，因为他也说泰卢固语。之后，巴巴解释了卡比尔的几个著名的对句：

同一个神装饰十车王的宫殿=身体=吉兀阿特玛=有肉身的个体灵魂=意识不到潜在于其个体性的无限无意识和无限意识的意识。

同一个神在每个心中跳动=心=伊希瓦=创造者=意识不到真我，但意识到宇宙造物界的无限无意识的无限无意识。

同一个神遍及全宇宙=大灵=希瓦=帕若玛特玛=意识到真我且意识到创造了宇宙的无限无意识的无限意识。

同一个神超越了三个世界=大我=作为无限者的帕若特帕尔-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意识不到在超越超越状态的自己=在成为宇宙的创造者之前和知道自己之前的大我。

为了知道自己，神成为诸个体灵魂；他通过他们成为身体，但他因此被行动所束缚。没人能逃脱行动的结果。行动应该做得能够通过相反的行动来平衡一般业相。

奉爱、施舍、祈祷、巴赞、唱诵和念神名，都（在心中）制造出能够焚毁一般（身体）业相的业相。但忏悔、禁食和瑜伽修炼则制造更多的束缚。真正的禁食是指让头脑而非身体挨饿。

成道的意思是在醒状态体验酣眠状态。制造这些相反业相的最佳途径是向一位至师臣服，同他保持联系，完全执行他的命令。

巴巴再次谈及瑜伽的话题，解释了瑜伽士的三摩地：

通过瑜伽修炼可达到一种三摩地状态，它使一个人的行道相对容易一些——有意识地穿越层面。不过，在这种三摩地期间，瑜伽士却不是向内前进；而是停滞不前。例如，你走了（前进）一程之后，停下休息——如在酣睡中。这个休息给予你继续前行的能量。在这个意义上，瑜伽三摩地类似于休息。

虽然三摩地状态允许一个人休息后再奋力前进，但它对进步不是唯一必要的。有更好、更容易和快捷的方法，比如赛古鲁撒晤斯。伴随一个有上帝意识的至师，其利益是无与伦比的。

## 沉默一周年

1926年7月10日，是大师沉默第一个周年庆祝。学校和诊所关闭，所有的满德里同巴巴一起禁食24小时。同时，早晨9点至10点，巴巴坐在度内旁。三个男子在巴巴面前打盹儿，做了同一个有关赫兹拉·巴巴简去世的梦。醒来后，他们讲述了各自的梦。

巴巴解释说：“从今天起，巴巴简已停止一切活动和职责，它们已被转移至别处。10至20天或者至多两百天内，她将放弃肉身。此后的两三年时间，世界将出现混乱，之后将出现和平与灵性进步。一段时间后，我的生活方式也将改变。”

下午3点，在夏哈内家，男子们的禁食被出乎意料地打破。其后不多时，一位管理孤儿院的男子，领着孩子们来达善巴巴。

开始沉默后，美赫巴巴给出的语录以及他的日常活动和体力劳动强度明显增加。巴巴这个时期的活动包括：磨玉米，给孩子们洗澡洗衣，写书，为穷人病人服务，倾听来自底层人民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安排美拉巴德的所有事务，给予满德里特别关照和指导，给成千上万的人施达善并针对他们的问题给予建议，以及处理每日信件。

所有这些职责不仅耗费时间，而且在完全的静默中完成它们确实卓越非凡。尽管美赫巴巴也表达愤怒、宽恕、不悦和高兴，严肃和幽默，但他表现出完美的控制，从未发出一言。他全身心地参与所有的游戏，但即使在高度兴奋中，他也从未发出一声。

那天下午在夏哈内家，巴巴在发帕萨德时，故意忽视瓦曼·基希瓦·苏伯尼斯——美拉巴德的一位居民。后来在晚上唱巴赞时，苏伯尼斯情绪反常。就寝前，苏伯尼斯不知怎的错过了向巴巴致意。

夜里10点，他忽然陷入了歇斯底里，大喊：“胜利属于赛古鲁美赫巴巴！”并重复说，“巴巴！巴巴！巴巴！”疯狂地开始打自己的脸。

满德里试图制止他。但他推开他们，不停地打自己，大声呼喊巴巴！他边哭边大声抱怨没得到巴巴的帕萨德和睡前的达善。这种疯狂状态一直持续至午夜，最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安静不语。

第二天，大师宣布从7月12日至1927年2月7日，他和满德里在这7个月的时间内将遵守新的日程。内容如下：

从7月13日起，巴巴将停止每24小时的一餐，只用牛奶、茶和豆糊。

他将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参与禁食的每一个满德里也应只吃流质。

巴巴将不再授述语录。

巴巴一星期来美拉巴德巡视一到两次，大部分时间将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闭关。

巴巴从7月12日开始禁食，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在度内旁的桌屋附近，远离一切。

7月14日达善期间，一个流浪汉来到，祈求巴巴让他成道。巴巴命他在楝树下的一间棚屋里静坐一年，每二十四小时只吃一次食物。此人同意了巴巴的建议。他坐在巴巴面前，只过了15分钟，巴巴问他：“你在想什么？”

他回答：“我想离开，去舍地住。”巴巴不悦，给了他许可，他很快离开了。

# 灵魂外衣

## 灵魂的外衣

7月16日，在被选者之家，鲁斯特姆问及圈子，巴巴解释说：“每一位大师都必须完美自己的圈子，圈子成员是那些与他有着极其漫长的往世联系的人，他们在他赋予其证悟的时代聚集到他身边。那些喝饮真果汁（知识）的人非常稀少，亿万人中只有一人成为大师。”

“那为何要争取这么一个稀有的机会？”鲁斯特姆问，“这就像赢彩票。几乎没什么机会。”

“因为和我在一起，结果则是肯定的，尽管缓慢。你确实会得到所求的东西。最终，找到真理是每一个人的终极目标和目的。”巴巴回答。

“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定会得到它，为什么还要努力？它会自动到来的。”鲁斯特姆说。

“你的努力和奋斗让你越来越接近目标。即使失败九十九次，但如果最后的第一百次努力把你带到接受大师恩典的位置，你的劳动就有充分的理由。”巴巴回答。

“比如，你看这些穿透屋顶的阳光。与这个黑暗的房间相比，缝隙本身很小，能照进来的光线也极少。这是世人的状况；他们大多数人对神圣大知完全无知。只有几个人接收了来自成道者的一些光。这些光线就像太阳光线，但还不是真知之太阳。”

7月19日晚11点左右，有个人达善巴巴后，从美拉巴德返回阿美纳伽。途中，他听到从路边沟里传出呼叫声。走近一看，发现黑暗中的三具身体。他惊恐地跑回美拉巴德，同几个男满德里坐着鲁斯特姆的汽车返回。

满德里发现这三人浑身是血。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两个奄奄一息，痛苦地呻吟着。鲁斯特姆急忙去火车站报警，回来后，他不顾其他顾虑牵扯法律的满德里的反对，指挥把这两个受伤的人送到美拉巴德医院。当然，

鲁斯特姆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把这两个鲜血淋漓的人带到了美拉巴德。不但是满德里对他严加指责，而且，回到美拉巴德后，巴巴也不赞同，因为他不希望同警察有任何牵涉。“这就像租了间着火的房子！”巴巴一脸怒容。

警察来了，听完汇报，称赞鲁斯特姆的人道主义行为。第二天上午，两个受害者都被转到阿美纳伽医院，并最终在那里康复。巴巴后来赞扬了鲁斯特姆面对众多反对所表现的决心。

鉴于即将到来的节日，有关部门决定派一名警察驻守犯罪现场，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地点，拦路强盗隐藏出没。谈论这起谋杀案时，话题转到死亡，巴巴评论说：

我们赛古鲁为何要同情这些令人惊惧的断肢伤残？杀死一只蚂蚁或者蚊虫时，你们有感觉吗？一点没有！母鸡的脖子让屠夫粗暴地拧断，你们难过吗？不会。那为何要对这个人类谋杀——伤残、流血和痛苦——战栗害怕。蚂蚁、苍蝇、母鸡和山羊同人类一样都有生命。为什么同情一个而非其他？

正如你们认为与人类相比，这些动物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赛古鲁也同样认为人类的死亡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整个世界都是个小事，只是一个点。既然如此，为何要担忧一个人的死亡？再者，对于赛古鲁，身体的放弃根本不是死亡。不过是放弃一个形体，采用另一个罢了。身体是灵魂的外衣。每天都有千百万这样的身体陨落，同时又有同等数目的身体再生。赛古鲁真正地对幻相死去，因而真正地在永恒中活着。所以放弃人身，换去外衣，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必须死去的是心，不是身体。身体也许死去一千次；但阿特玛（灵魂）在那儿活着。它永远不死。即使身体和心均在成道状态死去，阿特玛也永远在那儿活着。

身体为心生活、工作和受苦，心为灵魂生活。例如，把衣服比作身体，身体比作心，心比作灵魂。假设一位衣着端庄的少女

站在你们面前。只要衣服把身体遮得严严实实，心就不会特别注意她，并得到控制。但假设她的衣服被风掀起，露出双腿；心立即受其影响，若干不可取的念头开始涌现。这表示了什么？衣服——身体。同理，如同衣服对应于身体，身体也对应于心；也就是说，心受身体影响，恰如身体受衣服影响。

## 金翅鸟会议

7月21日和22日是两个印度教节日。为了庆祝这两个神圣的日子，一列队伍将巴巴护送到阿冉岗寺庙中圣人布阿吉·卜亚的陵墓，巴巴在那里宴请了七百人。

第二天，巴巴停止仅靠流质的禁食，宣布：“我将每二十四小时吃一餐，下午三点至晚八点喝水和茶。”

巴巴点亮供灯为新厨房举行开幕式，这开始对印度教满德里起作用。那天夜里，召开会议讨论一项提议——所有的男子都应该吃同样的食物，坐在一起用餐，而不是分开就餐。满德里中正统的印度教徒、开明的穆斯林和琐罗亚斯德教徒，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巴巴决定继续分开做饭和用餐，结束了争论。他说：

对于我，一切的宗教都是平等的，有关宗教教条和实践的争吵不过是无益的练习。尽管如此，一个人还是应该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不应在任何情况下妨碍之。相反，对所有的传统主义者，或者强烈信奉其信仰和宗教实践的人，应该提供方便。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巴巴结束了讨论，称之为金翅鸟会议。他的决定让印度教徒感到满意，因为觉悟之灯尚未在他们心中点亮，虽然大师一直在努力点亮它。

## 分离之火

巴巴有时会跟满德里开开玩笑。7月23日，接近午夜时，“肥皂”吹起危急警报哨子，所有的满德里都手持棍子跑向巴巴。巴巴狡黠地警告他们：“小心点，那边有个贼；我刚听见他的声音。”一群人警惕地走到巴巴所指的地方，发现一头驴在吃草。如古斯塔吉的老鼠，贼被搜到了。

7月25日星期天，是满月古鲁日。巴巴告诫满德里：“你们要像天真的孩子一样，把头放在大师的足上，发誓在我打破沉默之前你们都不会离开我。”

那天夜里，巴巴击了半小时的双面鼓，伴奏他的是热烈唱诵马拉地语神名，“韦达尔，韦达尔”。巴巴对唱诵者说：“除非你完全彻底地属于韦达尔，像孩子呼唤母亲那样呼叫他，否则韦达尔是不会听到的。记住这一点，不然你们的呼唤只是声带练习。”

7月27日，晚间，就赛古鲁对摩耶的灵性责任，大师说道：

在证悟上帝之后，完全是为了履行对宇宙的职责，赛古鲁返回。这归因于摩耶，虽然他完全摆脱了摩耶。他不得不在摩耶中工作，以使其他人成为像他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他依赖摩耶。

例如，你喝茶时使用茶杯。但茶一喝完，你就把茶杯搁在一旁；这意味着一个人不得不诉诸某种工具去做或者体验某些事情。一旦工作完成，工具便不必要。

同理，在一个人准备好凭借人神（赛古鲁）或者神人（阿瓦塔）的恩典证悟之前，成道的大师不得不维持其肉身。职责一完，他就放弃身体。

1926年8月5日，与纽瑟文·萨达、维安卡特希·斯瑞达·钦乔卡（阿美纳伽的一个爱者）讨论时，大师对他们解释了欲望、灵性独立与政治独立。巴巴最后强调：

真正的奉爱意味着一天死亡一千次。你若想被箭射中，那就先制造勇气。内心燃烧着爱之火的人，连一个“啊”字都不应吐出。即使炙热的太阳都无法同这种燃烧相比。离开赛古鲁的帮助，行道者在这个与神分离之火中持续燃烧。这样一个人强烈地渴望与至爱合一。

那些在赛古鲁保护之下的人，除了把自己献给他和彻底盲目的服从，什么都不必做。即使大师的命令似乎不可理解甚至令人厌恶，你也得俯首执行。照赛古鲁的话去做，即便他的指示违逆你的意愿，或超越你的理解。这是通往神的最便捷道路。你们找到我这样的赛古鲁是幸运的。

8月7日，话题转到大师7月开始的独特的手部动作。沉默初期，美赫巴巴用食指在地上写字。现在，巴巴习惯于在空中重复着某个手部动作，甚至在给学校的男孩洗澡、阅读、交谈或者听人讲话时。在这种时候，他似乎意识不到周围的人或事，看上去好像在空中编织看不见的图样。也是在1926年的这个时期，巴巴在性情上比他先前在大师之家时温和平静许多，那时他是“燃烧的火”，满德里若违背他，他会常常责打他们。

同一天晚些时候，巴巴还讨论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赫兹拉·巴巴简目前的巡游：

我在全印度和波斯旅行时，马哈拉吉本人待在萨考利。如今我在美拉巴德，马哈拉吉却四处旅行。

如显要人物被贵族和社会高层接待一样，巴巴简在各地云游时，总是受到最高的尊崇，灵性阶层的最高人物会在这些时候到场。她打算离开总部时，像世俗人的做法那样，灵性电报也嗡嗡作响，邀请当地灵性阶层的所有首脑成员，在她抵达其城镇时来拜见她。据说通常裸身四处走动的塔俱丁巴巴，有一次围上一块腰布，去向巴巴简致意。

纽瑟文·萨达每个星期天都来达善巴巴。8月8日，他像往常一样来到美拉巴德，但他的自行车坏了，巴巴和四个满德里便陪他步行回阿美纳

伽，晚上 10 点才返回。大师的关爱充满了他的心，整个萨达家族都把巴巴奉作上帝化身。

巴巴成了阿克巴棉纺厂的常客，纽瑟文的兄弟们，辟鲁、美赫吉和吉米，会带着妹妹顾拉来美拉巴德。一天下午，顾拉来看巴巴时，他正忙着磨面粉。巴巴示意她做帮手，她欣然同意。正磨着面，一场可怕的旋风横扫美拉巴德，将房屋上的铁皮屋顶掀飞。一场可怕的沙尘暴接踵而来。

夜晚，风还在呼啸。顾拉开始琢磨自己怎么回阿美纳伽。巴巴看看她，捡起身边一个铁壶，用力抛了出去。风暴立刻平息，天气恢复正常！顾拉惊讶不已，回到阿美纳伽后，向哥哥们汇报了此事，显示大师的超自然能力。

## 先知穆罕默德

阿夫斯瑞 1924 年在孟买第一次见到巴巴，希望永久地陪伴他。他在内心把巴巴视作“王廷中的苏丹”，希望在他的宫廷服务。一年后，巴巴叫他来美拉巴德，他开始同满德里一起生活。

这个时期，美拉巴德地产上蛇和蝎子肆虐。一天，一条罕见的长蛇在邮局附近被杀死，巴巴前来查看。阿夫斯瑞拾起死蛇给巴巴看，但巴巴示意他丢掉，随后命令他洗手 24 遍。

需要看门狗来看护地产。此间，巴巴表示需要一条新的看门狗。玛达夫·拉奥把叔叔的狗带到美拉巴德，但过了几天，巴巴命安纳 104 把它还给阿美纳伽的主人。满德里想留下这条狗，但他们尊重巴巴的意愿，没发表意见。安纳送狗回去时，才弄清巴巴还狗的原因。

玛达夫的婶婶告诉安纳说，她不愿这条狗被带到美拉巴德，甚至为此给玛达夫写了两回信，玛达夫对婶婶的态度感到失望，拒绝告诉巴巴她的感受，就没给巴巴看信。

有上帝意识的大师拥有宇宙心。美赫巴巴看不看信又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件事逃得过他的眼睛。他每时每刻都知道世上的每个人在做什么想什

么，也知道每个人千万年后所做所想的。美赫巴巴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无限慈悲的表现。

8月10日，庆贺伊朗新年。所有的满德里都早早起床，5点沐浴。女满德里为巴巴举行洗浴仪式。巴巴给每个女子涂香水，他们的早餐是奶茶和葡萄。

两天后，学校主任阿君·苏辟卡生病，不能工作。因此有几天，巴巴接替阿君，照管孩子们的饮食，给他们洗澡洗衣。

美赫巴巴会向满德里解释从前的阿瓦塔。8月16日，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巴巴披露说：

异教徒敲掉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牙齿，他连一声叹息都未发出！作为大师，我们的方式同世间的做法相当不同。我们在外部折磨那些爱我们的人，对那些藐视我们的人，我们却什么都不做。我们助长我们的敌人，杀死我们的朋友！穆罕默德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牙齿被石头打碎。看看耶稣的遭遇——他被钉上十字架。我们用脚跟碾碎爱者的眼球，却无视我们的敌人。我们无情地对自己的爱者施暴，甚至谋杀他们。但谁都没有权力或胆量问我们为何那么做。

当一个人和赛古鲁建立联系后，瑜伽便无意义，毫无用处。就是禁食一百年，对达到上帝会有何用？肉身为上帝死去又有何用？只要记住我的一个指示：保持谦卑——服从我的愿望。你必须成为我脚下的尘土。

不要渴望超自然能力；它们是道路上的绊脚石。拿蜘蛛为例。它只要静止不动，就没事儿，但它一开始织网，就深陷其中，无法逃脱。它越挣扎，就缠得越紧，陷入自己的罗网。

## 上帝与面包

第二天，一个穿戴齐整、操着夹生英语的瑜伽士，来到美拉巴德。他顶礼巴巴，祈求他的神圣帮助。巴巴指示他住在美拉巴德，随后用古吉拉特语引用了下面的话：

Matla, ghatla, ghotla, satlawatla, chotla, aur potla.

诗句的含义是：为了行乞目的，瑜伽行者除了一个布包和一根手杖，不应该拥有其它任何东西。他不应积聚财物，应避免一切的舒适，不应为了炫耀而留长发。他应该无所执著，并遵循这个戒律：

流浪的瑜伽士，流动的水。

瑜伽士本应照上述戒律生活；然而，只过了11天，这个瑜伽士就想离开美拉巴德。巴巴问起缘由，他回答说这里吃的不好。巴巴对他的态度感到失望，允许他离开。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巴巴用诗歌讽刺道：

为上帝来，为面包去。

## 阐释的基础

伽尼·穆斯夫医生是满德里中最有头脑天赋的一个。不过，他的敏锐脑力和才智有时会在男子中间掀起争论。他几天前来到美拉巴德，后来8月19日晚间，在学校教室里，一场有关宗教和巴巴对道路的阐释的热烈争论在赛义德先生、拉姆玖与伽尼医生之间展开。巴巴碰巧经过，发现他们正辩论得热火朝天。赛义德先生宣称，他读《可兰经》的时候，发现它跟巴巴给的阐释相似，而拉姆玖则反驳说，二者根本不一样。他们无法决定谁说的对，便求助巴巴。为了平息争论，巴巴解释道：

我的阐释相当不同于任何宗教的经典，与宗教的外部方面毫无关系。如果我们在诸经典里找到任何的启悟，那只能是在印度教的《圣典》和《吠陀》里。但它们也仅仅是我的阐释的影子。

过去的大师无人给出我所给出的阐释。他们皆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先知，他们曾让众多的灵魂证悟。但他们给予或留给世人的，仅仅是外部法则——甜糖浆。他们只把内在知识（真知）给予极少的亲密弟子。他们所说的以及书中记录的，仅仅是有关仪式教规的知识和规则，满足那个时代的一般心智。

而我所给予的是对大知的阐释，不为一般的智力所领悟和认识。即便这些阐释只是真知的影子，它们也超越了头脑的理解。我所阐释的是头脑无法理解的题材，只对那些准备好消化者，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会或容忍它，甚至愿意听的。

例如，我说你们皆是神。而伊斯兰教，及其它所有宗教，却宣称你们是神的仆人。我说穆罕默德是上帝化身，穆斯林却说，他只是被派来的使者。

琐罗亚斯德和基督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想要你们知道，你们所有的击掌、唱巴赞、系帕西圣线、祈祷礼拜，都仅仅是练习。只需持一个神名；放弃嗔怒，淫欲和贪婪。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但任何一个宗教的正统派，若听到我说这样的话，会用枪击穿我的脑袋！我可怜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胸是如此狭隘，目光是如此短浅。

我对你们说，不要做他们那样的懦夫，为接受这些真正的真理而惧怕地狱和上帝发怒。我的阐释的基础本身乃是业相，没有任何宗教阐释过。我已做了清晰缜密的陈述。没有别处对业相解释得如此详尽和有说服力。

## 正是时候

两天后，拉姆玖和伽尼回罗纳乌拉各自的家。同一天傍晚，巴巴坐在被选者之家，心情甚佳。他环顾一周坐在他身边的人，视线落在古帕·斯瓦米的身上。巴巴问他：“告诉我，你最想要什么？”

古帕说：“什么都不要。”

巴巴强迫他：“要吧，问我要。要什么都行。现在就把你的愿望告诉我，我将满足你！”古帕不说话，只是对巴巴微笑。

“说出来，”巴巴打手势，“在我面前倒空你的头脑和心灵！现在正是时候。我主动自愿地要你的愿望得到实现。现在正是时候——我正好有这个心情。”

其余的满德里也开始鼓动古帕说出来。古帕最后吐出一个词：“莫克提！”——解脱！

巴巴微笑着打手势说：“答应。就这样！”巴巴随后对满德里说：“古帕是个非常好和真诚的爱者。他是唯一坚决遵守我的命令者。在前来寻求灵性进步的众多人当中（瑜伽士、圣徒、托钵僧和苦行僧），他是唯一留下来，没有找这个或那个借口逃跑的人。他不加疑问地服从我，甘愿接受给他的任何食物。”

古帕·斯瓦米 1926 年 2 月来美拉巴德居住，并同意遵循巴巴的命令一年。在巴巴的指导下，他每天静默若干小时。巴巴还指示他坐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念神名。

巴巴继续说：“我将满足你的愿望，并且就在此生。”为了考验他，巴巴问：“但假如我让你来生成为驴子、麻风病人或者瘸子怎么办？”

古帕谦卑地答道：“如您所愿，巴巴，您若高兴如此。”

巴巴随后让也在美拉巴德居住，并遵循类似指示的大胡子斯瓦米，希乌纳斯·维布提·伽德玛利，讲讲他是怎样来美拉巴德的。他讲述说，他在甘伽普尔拜访一个圣人的陵墓期间，做了一个梦，听见一个声音催促他：“去敦德村，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第二天上午，他起程去敦德时，经过阿冉岗，他决定来达善巴巴。从那以后，维布提就留在了美拉巴德。

古帕·斯瓦米随后也讲了他最初是怎样来美拉巴德的。他以前拜访过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凯德岗的纳拉延·马哈拉吉。一次，在敦德，有人告诉他说还有一位赛古鲁住在阿冉岗。他便徒步前往，路上感到干渴异常。见一个老村民正从井里汲水，便走上前。老人跟他攀谈起来，

得知他在寻找大师，便给古帕一个仙人掌果，说：“这是赛古鲁吃的食物。”古帕毫不犹豫地吃了这个特别的水果，老人说：“去阿冉岗，哪儿都别再去。他就在那儿。去找他，你的愿望将实现。那个将引领你并满足你的要求的大师在阿冉岗。”古帕遵照老人的建议，于第二天见到美赫巴巴。

听完这个故事，巴巴说：“你知道那个老者是谁吗？那是乔装的我！”

第二天上午，发现学校的一个男孩失踪了，巴巴8点把满德里叫来，问他们那个男孩为何离开。巴巴认为是主任阿君和教师们的责任，坚持说是其粗心让男孩出走的。作为惩罚，巴巴命他们把奎宁药粉含在嘴里，不许咽或者吐出来。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种可怕的味道时，巴巴允许他们吐出来，给他们糖果祛除苦味。

# 巴巴的大师

## 巴巴的大师

马萨吉去普纳已有一些天了。8月23日，他回到美拉巴德，讲了下面的故事。一天晚上，母亲希芮茵拿着花环去见赫兹拉·巴巴简，想把它戴在巴巴简的脖子上。当她站在巴巴简面前时，这位老妪却让她给自己戴上。希芮茵犹豫着，但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她给自己戴上，然后立刻取下交与巴巴简。旁边放着默文的照片。巴巴简把花环围在照片上，手抚着照片开始哭泣。她告诉希芮茵：“我儿子将震撼全世界！”她狡黠地补充道：“你今天要遇见一桩怪事。”

希芮茵回到家里，听见女儿玛妮喊叫，她走过去，只听玛妮叫道：“快看，有条绳子缠住了我的腿，怎么也甩不掉！它还会动！”希芮茵惊恐地看见一条小蛇缠在了玛妮的腿上。它很快溜掉了。她后来对玛妮解释说，那不是绳子而是一条蛇。

美赫巴巴的大师们会公开表达对他的爱和深情。此间，消息不断从普纳传来——巴巴简每天都会向默文的照片顶礼，流泪。

来自萨考利的故事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告诉他的跟随者：“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去阿冉岗的默文那儿。”去达善纳拉延·马哈拉吉的印度教徒，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打发到美拉巴德，这表明纳拉延也在公开地承认美赫巴巴的神性。

1926年8月，一次，帝王般的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来到美拉巴德。纳拉延经常在全印度旅行。他乘火车从凯德岗去北方途中，火车快要经过阿美纳伽时，忽然停了下来。纳拉延问随行的圈子成员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知道；可能信号出了故障，或者轨道上有障碍物。“不对！”纳拉延说，“这里是美赫巴巴的埃舍。去看看。”他的弟子们打开车门，向外张望，惊讶地看到美赫巴巴正合掌站在一棵树下。巴巴的许多满德里沿着铁轨一字排开，也都双手合十站着。

纳拉延得知美赫巴巴在附近，便走出车厢，站在车门口，默默地注视着巴巴。几分钟之后，他向巴巴示意：“我可以走了吗？”巴巴挥手让他离去。仿佛整个事情是预先安排好的。纳拉延一坐进车厢，火车又开动了。纳拉延的弟子报告说未发现障碍物，售票员以及火车司机正纳闷火车为何忽然停下。纳拉延笑而不语。

1920年代后期，人们发现纳拉延·马哈拉吉每次乘火车途经阿美纳伽，火车都无一例外在阿冉岗附近无故停留一会儿，纳拉延会问弟子，他们是不是到阿冉岗了。让他的弟子们惊讶的是，透过窗户，他们会看见美赫巴巴的小山。几分钟之后，火车又会神秘地再次启动。

## 禁食

8月28日，巴巴同满德里去比斯提·巴格——阿美纳伽郊外的花园。之后，他们访问了一个穷人中心，在那里喝了茶。一个经常在美拉巴德做事的盲男孩就住在这个中心，巴巴许诺说，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将恢复他的视力。

一个叫穆里达的人是美拉巴德的裁缝。8月29日，他和贝拉姆发生了争执，后者认为穆里达对工作不认真。贝拉姆对他大为恼火，命令他走人。穆里达离开，在一棵树下一直坐到下午，最后，他去找巴巴告贝拉姆的状。

巴巴对在场的其他满德里说：“两个都有错。放下自己的缝纫工作，离开缝纫店，穆里达违背了我的命令，因为是我叫他缝纫衣服的。即使受到贝拉姆的威胁，他也不应停止工作。当然，倘若是贝拉姆把他赶出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巴巴随后警告贝拉姆，未经他的同意，不可解雇任何人，提醒他要直接向巴巴汇报任何违背巴巴命令的情况。

8月31日，巴巴宣布，他打算停止一天一餐，通知满德里，他将只喝茶、牛奶或者咖啡。巴巴解释说，在此次禁食的最后阶段，他将只喝水。他说：“二月份禁食结束时，有70个小时，我将像一具死尸；当我重新站起来时，我将让其他人同我一起站起来。事实上我是一具尸体。但为了我的圈子成员的利益，二月份有70个小时，我的身体将真的就像一具死尸。”

开始禁食前，巴巴还表示，他将不给满德里授述语录或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但三天后，他又重新开始授述语录，并像平常一样参加运动。

9月1日，巴巴通知满德里：“从明天起，我将停止吃固体食物5至6个月。因此，这将是破斋前的最后一餐，所以今天你们自己动手给我做几道菜吧。”厨师们为巴巴做了美味的一餐，中午做好。巴巴品尝了每一道菜，随后把食物分发给满德里。他次日开始禁食，只喝少量的淡茶。

美拉巴德的牛奶总管，不了解大师的方式，总是违背巴巴的不可离开地界的命令。这个时期，因不断违背巴巴的命令，这个人的健康受损。一次，他再次未经巴巴许可就离开了美拉巴德，因此病情恶化。他恳求巴巴的宽恕。巴巴饶恕了他，但严厉警告他，未经事先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切莫离开美拉巴德。

## 伽内喜节

9月9日是帕西新年。早晨7点半，举行了一场板球比赛，结束时发礼物。巴赞活动持续至夜里9点。演唱结束后，巴巴忽然宣布他想吃东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因为他原计划禁食好几个月的。巴巴说他将吃一顿饭，但有两个条件：“我只吃某些饭菜，且必须在17分钟之内准备好。”

满德里立刻停下所有事情，赶紧去准备。几个人去夏哈内家取几样东西。女子们得知巴巴想吃炸菜团，但她们没有备好的鹰嘴豆粉，娜佳迅速煮了些鹰嘴豆，美媞和蔻诗德将它磨成粉。娜佳和朵丽接着开始炸菜团，苏娜切洋葱，17分钟内，炸菜团做好了，送到男子那边。巴巴对她们的努力感到很高兴，但他只吃了一点，把余下的分给满德里。

9月11日，将一幅伽内喜象头男孩画像挂在赛朝廷，以庆祝印度教节日——伽内喜节。巴巴被顶礼，他亲手给学生们的盛饭。

规定满德里每晚唱诵。阿君、穆罕、赛义德先生和韦希奴演唱，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时期，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和他妹妹雅慕娜都住在美拉巴德。卡库拜在此度过余生。

9月19日，巴巴评论：“一个人在赛古鲁身边度过一分钟，也比一千年的嗒帕-伽帕——用念珠念诵神名——更有价值。或者如辨喜所言，‘为赛古鲁点燃一根水烟，胜过静心百万年。’”

在同一个时期，女满德里仍住在邮局里，巴巴叫人用竹席搭起围墙，形成隐蔽的院落。他叫女子们在院子里打板球，有时还会加入她们。

## 伊朗尼上校

默文·索拉伯·伊朗尼上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里头衔最高的印度官员。也是朵拉特·杰罕吉尔·伊朗尼的弟弟。朵拉特丈夫死后，少校照料她的家庭财务。他曾担忧朵拉特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交往，其后是美赫巴巴，认为他们会窃取她的家产。有很长一个时期，他因朵拉特和女儿美妮不住在舒适的家中，却生活在简陋的埃舍而烦恼不安。他想让她们搬回他在普纳的豪宅，过正常的世俗生活，但她们拒绝了。他因此成了美赫巴巴的强劲反对者，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试图破坏巴巴的工作。

9月20日早上7点半，上校和德干学院的D·卡帕迪亚教授及亲戚J·卡帕迪亚，一起来到美拉巴德。鲁斯特姆热诚地领着这些绅士参观埃舍；但他不认识自己的妻子馥芮妮的舅父——伊朗尼上校。鲁斯特姆听说过上校多年来积极反对巴巴，撰写文章毁谤他。贝拉姆吉看见这一行人，立刻认出了伊朗尼上校，提醒鲁斯特姆说话要谨慎。

卡帕迪亚教授认识数年前在德干学院读书的穆罕·夏哈内。看见他在埃舍，卡帕迪亚批评说：“像你这样一个聪明后生，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大好吧。”穆罕直截了当地向他谈美赫巴巴。但卡帕迪亚不为所动，讥讽地问：“做这一切的钱从何而来？”

穆罕回答：“那个我就管不着了，我只知道这里服务穷困病弱者。”

伊朗尼上校打断说：“这都是自我宣传！这全是假灵性，假伟大的表演！”这些刻薄的言论在满德里和敌对的来访者之间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

上校和卡帕迪亚宣称琐罗亚斯德、佛陀和基督不过是常人，是传说把他们的说得那么伟大而已，听此，满德里便不再与之争论。

虽发生了争吵，这几个不速之客仍然想见大师，巴巴三个小时后，10点半到达，但当鲁斯特姆善意地请这几个人脱鞋进屋时，他们感觉受到了侮辱，甩身离去。

伊朗尼上校的另一姐姐芙芮妮玛西，也就是帕椎的母亲，住在普纳离巴巴简不远的地方。他也因芙芮妮整日伴随赫兹拉·巴巴简，并让儿子加入美赫巴巴的埃舍而气恼。就在这天上午，帕椎异常消沉沮丧，考虑离开美拉巴德。上校参观埃舍时，经过药房，帕椎正在开药，但他们相互没看见。这很幸运，因为帕椎若是在这种低沉状态看见舅父，很可能会随他回普纳。

伊朗尼上校公开反对美赫巴巴，不只是出于恶意。他是个很成功的人，但没有家室，孤身一人；他最爱的亲人朵拉特和美婳，心甘情愿地跟随一位古鲁生活在荒郊野地，这让他大感失望。他认为美赫巴巴蒙骗了自己的姐姐，骗取她的钱财，因而成为巴巴的劲敌。他天生是个战士，决定向美赫巴巴发动个人战争。正是上校在帕西报纸上发表编造的故事，歪曲美赫巴巴，最初在琐罗亚斯德社区造成误导，使人们怀疑美赫巴巴不是成道的大师的。

据说上校的敌对变得同罗瓦纳反对罗摩一样强硬；在近35年的时间里，他不断散布反对美赫巴巴的虚假宣传，恶劣至极。但这种敌意和反对却是大师内在工作的媒介，因为很多人正是通过上校的文章知道巴巴的。虽然提供的信息是批评性的和敌意的，但它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最终激发他们亲自去见美赫巴巴。达善之后，他们没有遭遇所谓的“美赫巴巴的毒药”，而是尝到了他的慈爱临在的甜美甘露。对美赫巴巴神性的坚定信心在许多伊朗尼和帕西人身上被唤醒，他们后来成为他的忠实跟随者。

从这个角度，伊朗尼上校不自觉地极大服务了美赫巴巴。由于一心一意强烈反对巴巴，他也最终体验到巴巴的爱。巴巴这样评论上校：“他很幸运一直想着我，无论以什么方式。你们不知道他对我的感受实际上是怎样的。”

伊朗尼上校离开美拉巴德后，大师评论世俗头脑的人：

对于那些一天 24 小时追逐酒、财富和女人的人，评说谈论真理纯粹是虚伪。这种人连片刻的工夫都不能用于思考真理，总是追求物质财富和快乐，他们怎么能对真理有丝毫的概念？

人心总是使一个人固守其观点，以至于在宗教领域，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帕西人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高的，把其他大部分人称作 doorvand——不可接触者。穆斯林也一样；在他们看来，只有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是正确的，其他所有人皆是异教徒——不信者。基督徒也好不到哪去，对于他们来说，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其他一切人均是异端。

很遗憾上校没能见到我，否则他会得到他人生的一课。不过，尽管他的批评不可取且怀有恶意，但他三个小时的等待不会徒劳；他会为此次朝圣获得报酬。他去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埃舍时，由于其心态，他连那个圣地的一滴水都没喝到，马哈拉吉拒绝见他。

鲁斯特姆说：“巴巴，上校尤其批评了美拉巴德的活动。他说他对琐罗亚斯德的生平作过大量研究，但对在美拉巴德的所见所闻却不以为然。”

巴巴回答：“琐罗亚斯德在他的时代做了他认为符合当时普遍状况的事情。现在，我做的是我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不关心世人接受还是不接受。你们若想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最好离开。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整个世界是否跟随我，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我所是的！”

之前，巴巴曾预言说帕西人和伊朗人将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不过，这不是指他的肉身死亡。其意义关系到对他及他的工作的尖锐反对，虽然那时没人知道这一点，但这种反对对他的深层目的是必要的。伟大的工作通过这种反对而完成，人们最终看见的是有益的结果。

## 舍弃与行乞

在印度，随处可以看到很多弃世、流浪朝圣和乞讨的圣徒或弃世者。第二天，9月21日上午，提及弃世者（放弃现象世界），美赫巴巴评论道：

**物质上的懦夫变成灵性道路上的英雄。你们也许认为同物质主义相比，弃世是容易的，但它是最难的。想死去的人应该选择弃世。外部舍弃毫无意义。它必须是内在的。若无放弃自我的渴望，就不会有对上帝的爱。**

男满德里回忆起在古吉拉特邦的旅行，他们的徒步跋涉和其它旅行。有人建议再来一次徒步旅行，让满德里当中的新人体验体验。巴巴说，他会再次旅行的，条件是谁都不能带一分钱，每个人都得靠乞讨为生。大家一致同意，决定作一次七天旅行并立即着手安排。满德里有点等不及了，但巴巴忽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是七天，而只出去一天，夜间返回。

9月21日上午，10点整，锣声敲响，巴巴选了20名男满德里，徒步出发前往6英里外的瓦尔基村。一人背个乞食袋。男子们心情畅快，大步向前。萨若希奏起风琴，其他人和声歌唱。走在巴巴两侧的人，一边走一边把巴巴抬起。由于是阴天，不是那么酷热难耐。路上，巴巴停下三四次，问满德里是该继续前进，还是返回美拉巴德。大多数人都希望接着往下走，所以他们继续前进。在瓦尔基村外，他们停在一棵树下。派赛勒和另一个人去找个凉爽的地方，花园或果园来扎营，夏哈内被派去路边的铺子订茶水。

村外，一位贫穷的妇女认出了巴巴，上前达善。巴巴让她可能的话拿点食物来。满德里想起巴巴的话，“只吃乞讨来的食物”，于是几个人去村里乞讨。村民们看到这些不寻常的乞丐，又疑又惧。只有妇女和孩子们在家，男人都到地里干活去了。有的给了他们食物，有的叫他们离开村子，有的则恶言相向。一位老妪指责体格强壮的彭度和赛义德先生：“好好干活养活自己，别到这些穷村子里来要饭。”

要到饭的门徒把讨来的东西交给巴巴。巴巴全部混在一起，把“杂烩”分发给满德里，留下剩余的。没过多久，村民们得知了乞丐们的真实身份，

很多人来达善巴巴。那些拒绝施舍的人后悔莫及——神人来到门前，他们却失去了机会。

有人说他是盗取人心的窃贼，

他却在此为一点儿爱而乞讨。

瓦尔基的村民坚持给巴巴送来食物。有个人邀请巴巴去他家。看到他真诚的爱，巴巴接受了。喝完茶水，大家于三点半回到美拉巴德。余下的食物被带回，巴巴分发给留守的满德里。

# 神的一体性

## 死后状态

巴巴敦促贱民孩子不要与阿冉岗有任何联系，但他们不听。他们再次违背巴巴的命令，因此被开除出学校。在晚上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应该禁止那些反对巴巴并煽动村里其他人的贱民进入美拉巴德地界。

在巴巴去瓦尔基的同一天，贱民们有目的地杀死并吃掉一头牛，只是想看看巴巴如何处置。第二天，杀牛的贤卡·沃斯克，骑马奔向阿美纳伽，路过美拉巴德医院时，从马上跌落，失去知觉。几位满德里跑去帮助他，其他人去通知巴巴。巴巴很快到了事故现场，叫满德里把沃斯克抬到医院，他在那里得到舒适的床铺和治疗，尽管他的恶意很出名。

9月22日，大师向满德里解释了死后状态：

当一个人的业相消耗掉——全部耗竭时，他就会死去。一个人死后，他的业相割断心与浊身体的联系，那时他受到巨大的震惊，以至忘记前生的每一个事件。不过，虽然浊身离开，但是心和精体仍然充满业相。

在一个人死后的四十至七十个小时内，业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尸体置放之处。但这之后，死者与那个地方之间就不再有任何的联系。在接下来的八至十天内，死者的精魂根据其业相体验精状态——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一个人死后，很多人长期地举行仪式，但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十天之后，仪式已不必要；不过，最好的仪式是给尸体附近的狗或乌鸦喂食，因为它们具有精视力，能看见死者的精魂。狗和乌鸦没有精意识，但它们有精感知力，把死人的业相吸引到自己身上。

这个期间，一位年长的印度教徒经常来拜访巴巴。他的妻子身患重疾，多年来，这个人去印度的各个圣地朝圣，以她的名义布施，但他想治愈妻子的努力没有成功。巴巴向他保证，说他妻子不但会康复，还会给他生个儿子。

几个月过去了。9月22日夜里9点，这个人出乎意料地来到美拉巴德，乐得合不拢嘴，带来消息说他得了个儿子。他喜极而泣，感激地亲吻巴巴的脚。

## 瑜伽士与赛古鲁

马哈人属于村里的不可接触者；通常被称作“贱民”。阿冉岗的一些马哈人组成了一个流氓团伙，对抗满德里，试图搞破坏。有时，巴巴会厌倦他们的敌对行为。9月24日，阿冉岗的马哈人再次制造事端。这次他们在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以及洗浴房的对面悬挂动物肉。调查后得知，先前在美拉巴德住过的一些马哈人孩子，特别是一个名叫哈里纳施的瘸腿男孩，暗地里捣乱生事。在采取行动前，当天晚上开会时，巴巴向男满德里提出以下四种方案，要他们选择一个：

1. 应让美拉巴德其余的马哈人离开。
2. 应拘捕三四个马哈人头目，对他们进行起诉。
3. 同满德里一起生活的两个帕特尔（村长），应离开美拉巴德。
4. 我们应把一切留给上帝，消极地坐等。

经过讨论，满德里赞成第四条做法。巴巴很满意，因为他自己也赞同这个选择。不过巴巴提醒他们要坚持自己的决定，因为似乎“阿冉岗马哈人的神在考验他们”。巴巴说：“他们甚至可能会嚣张到往我们的井里扔生肉块，污染水源，致使印度教徒无法饮用，以及其它的恶作剧。因此要准备好面对并忍让更多的干扰、不便和挑衅。”

巴巴特别提醒印度教满德里，要坚定地执行所做的决定。即使马哈人污染井水，印度教徒也应该表现得不在乎，继续用井水做饭以及饮用。

以上事项安排完毕，巴巴下达如下三项命令：

1. 满德里，尤其是我的圈子里的“贱民”，不应与阿冉岗的马哈人有任何的关系，若发现有谁违背这项命令，应立即通知巴巴。

2. 村长（马如提·帕特尔和其他人）应每天从阿冉岗买来肉，喂美拉巴德的狗。应给他们钱用于这笔开销。

3. 美拉巴德的每一个人，每天都应向上帝祈祷一分钟，愿上帝赐予阿冉岗的马哈人理智和智慧。

巴巴随后将赛古鲁与瑜伽士的行为进行比较，就有关“在上帝眼里，一切皆平等”主题阐述如下：

**假若瑜伽士处在我的位置，阿冉岗村民做了上述行为，瑜伽士一定会用其超自然能力杀死半打的人。他会使他们心惊胆战，从而停止这些恶劣行径。**

**但赛古鲁从不这样做。他的方式是仁慈与和解。他同情这些人，不以任何方式对他们施怒。对于我们大师，一切都是平等的；村民们和你们在同等的层面。**

巴巴讲了下面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有位瑜伽士住在某个村子附近，跟随者众多。人们不远千里来见他，震惊于他的神秘能力。他声名远播，许多人为了物质收益，聚集在他的周围。

有条河流经村边，河对岸的一个小棚屋里，住着一位赛古鲁。因为他不施奇迹，拜访大师的人极少。他用爱来赢取人心，指导他们走上通往神的道路。

过了一段时间，赛古鲁的跟随者增加，瑜伽士感到嫉妒。他决定诋毁大师，企图让人们反对他。一天，他叫来一名妓女，对她说：“去诱惑那个住在河对岸的老家伙。让他喝酒吃肉。施展你的美色迷住他。”作为他的跟随者，这个妓女欣然从命。

晚上，她带着酒和羊肉来见赛古鲁，说：“主啊，给我机会来服侍您。我愿为您唱歌，娱乐您，伺候您。”

赛古鲁知道一切，点头同意是他的游戏。他和弟子们坐着，这个女子为他献酒献肉，一边为他唱歌跳舞。整个时间，赛古鲁时而微笑，时而大笑，装作享受的样子。

第二天，这个女子向瑜伽士汇报详情，瑜伽士召集随众，把所发生的事扼要重述了一遍。瑜伽士说附近有这么个假圣人不是好事，因为他会败坏整个村子的道德良知。愤怒的群众组织起来，一致认为应把他驱逐出去。于是，瑜伽士上马，带领跟随者过河。走到河中央，他的马停下来开始撒尿。

河对岸，赛古鲁看见瑜伽士，喊道：“嘿，你在干吗？你的马把河水弄脏了！”

瑜伽士大笑，回答：“你这个老傻瓜！你以为河水会被马尿弄脏？”

大师回答：“既然一泼尿不至于弄脏一条河，那么海洋又如何能被几口酒和几块肉污染？”

这时，瑜伽士猛然醒悟。他明白自己错了，认识到大师的完美。他即刻臣服，献身于服务大师。最终他的跟随者也照此做了。

最后，巴巴强调，

**神在万物里，浑一不分；**

**在他眼里，一切皆平等。**

9月25日，巴巴下午3点上山，晚上7点返回。在这4个小时里，大雨滂沱，天气转冷。鉴于男满德里漠视他的冷天加衣的指示，巴巴下达了一项严格命令，每个人都要从早到晚穿厚衣服。后来在满德里的请求下，命令被取消。

## 神的一体性

满德里当中的印度教婆罗门一直分开做饭，饮水器具也是分开的，他们不许其他任何人碰他们的饮用水。9月26日上午，其他的满德里作出决定，统一安排饮用水，消除区分。但婆罗门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建议。看到有可能所有人都使用同样的用水器具，婆罗门学生准备回家。巴巴于是把他们全部集合到一块儿，要他们发表各自的观点。

接下来是一场大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是改变还是维持原样。票数持平，28票赞成，28票反对。所有的人都转向巴巴，他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支持正统印度教徒继续分开安排饮食。他说：

那些对其他种姓的贫困者设置障碍，强迫他们背弃自己信仰的人，不应只强调饮水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饮水的事情；我们若是真的想认为自己无偏见的话，就应该在一切的方面平等——吃、穿、宗教信仰等等。大家都应该在一处吃饭，不讲种姓——无论是婆罗门还是贱民。这个问题应该永远地根除。所有人都应该穿上麻布卡夫尼，消除一切的宗教念头和外部形式。

让帕西人放弃圣衫圣带，让印度教徒放弃圣线，让穆斯林放弃朝觐胡须。你们若希望改进，就应该是彻底的，在一切的方面。否则，不公平地利用那些依赖我们的人的无助是不妥的。

因此，放弃这个改变尝试，让事情按照目前的状况继续。在所有的人中间带来一体感，完全超出了人的努力。它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到。靠人类的努力，这种改变永远不会发生的。

巴巴优美的阐释加深了印度教满德里的认识，上帝一体性的觉知之光开始照亮他们的心田。

## 一个谜题

当天晚些时候，巴巴让满德里解谜题：“成道者与下列每位有什么共同之处：物质主义者、动物、无神论者、儿童和傻子？”

没人猜出答案，所以巴巴解释说：

有两者不在乎宗教——物质主义者与成道者。

有两者不在乎金钱——动物与成道者。

有两者不崇拜神——无神论者与成道者。

有两者没有淫欲——儿童与成道者

有两者没有嗔怒——傻子与成道者。

那些日子，诱拐儿童也很常见。9月29日，一位儿子失踪的印度教绅士来见巴巴。他拿着一张印有儿子照片和说明的传单。尽管找儿子的心是真诚的，但他还是想测试测试巴巴。他问：“我儿子在哪里，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他？”

巴巴回答：“你儿子明天就会找到，要想找到他，你应该立即动身去绍拉布尔。”他正要离去，巴巴叫他回来，指责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你若把我当成圣人，还有必要提问吗？你若把我当成个算命的，为什么不付费？”

这个人承认了自己的不良用心，巴巴指示他在去绍拉布尔途中，顺路到凯德岗达善纳拉延·马哈拉吉。巴巴还建议他到绍拉布尔的“基督教会学校”寻找儿子的下落，并向他保证他会很快找到儿子。

还有一个有四个儿子的人，一次也抱着同样的不良意图来测试巴巴。他请求：“请赐给我一个孩子。”有上帝意识的大师乃是全知的，但巴巴却装作不知此人有四个儿子，祝福他说：“你将会有一个儿子。”此人向巴巴顶礼，做出满意的样子。

回到村里，他告诉人们，美赫巴巴是个骗子，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是怎样愚弄那个伊朗尼大师的。但几天之内，这个人的三个儿子相继死去！这时他意识到了探测赛古鲁的可怕后果，痛悔不已。他求巴巴赐给他一个孩子，现在只剩下一个还活着。

## 美拉巴德最重要

那天夜里，繁星点点，油灯下，巴巴招待大家吃了一顿不同寻常的美餐。满德里谈及食物话题，谈话转到贝拿勒斯的婆罗门的暴饮暴食。巴巴忆起 1919 年他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去贝拿勒斯的时光。他说除了婆罗门，任何人都不许进那里的圣庙，因此他不得不换衣乔装，穿上围腰布，扮成婆罗门和马哈拉吉一同进去。在圣庙内，马哈拉吉命一群婆罗门向默文顶礼，并且宣布：“默文是贾伽特·纳拉延——宇宙之主！向他顶礼！”婆罗门依马哈拉吉所示纷纷致意。

9 月末，有人把一只猫釉和一头鹿带到美拉巴德，巴巴指派“水手”赛勒照看它们。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因为猫釉到处乱跑，赛勒一找就是几个小时。鉴于这两个动物给赛勒带来的麻烦和情绪压力，9 月 30 号，巴巴幽默地给鹿取名为“达塔克（心跳）”，给猫釉取名为“多加拉（哆嗦）”。

1926 年 10 月 1 日下午，召集满德里举行特殊会议，巴巴首次暗示将结束美拉巴德的一切活动。原因可能与他的灵性工作有关，也可能是他在给满德里一个警告——要更加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巴巴带着明显的恼火说：“我对满德里的情绪喜恶，以及不得不写出长篇的解释感到厌倦。”巴巴随后批评阿君、贝拉姆和帕椎，指责他们工作不尽心。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满德里向巴巴表明，他们想待在美拉巴德，因此离开的问题暂时搁置。

巴巴随后评论美拉巴德：“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是行道者的最好居处。尽管我为了工作，需要去各种地方，但回到这里总是最好的。”

两天后，巴巴指示满德里上午十点以前把所有的东西都从被选者之家搬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灭除臭虫及其它害虫。潘多巴随后为房屋消毒。他们的物品一整天都摆在外面，整个地方就像个新颖市场。下午三点，他们又把所有东西搬回被选者之家。

## 忽视造成伤痛

10月7日，在满德里的一次讨论中，有人问巴巴：“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一切？”

“他没有创造世界。”巴巴回答，“它是自动开始的！最初只有上帝，别无其它。神里有一切——证悟，大知，大能和存在。但他意识不到自己是神。你所见的周围这一切让人烦恼头疼的事，都是为了获得那个意识！”

那天晚上，从九点至午夜，男子们上演了一部题为“自私世界”的滑稽小品。演员是鲁斯特姆、帕椎、彭度、穆罕和赛义德。彭度和赛勒的舞蹈为其增色不少。

10月8日星期五，巴巴按先前宣布的计划，再次开始禁食。他还开始减少在美拉巴德的活动。他坐在学校附近的一处，远离众人，一整天只喝了些水。

第二天，巴巴继续禁食，仅在晚间喝一杯牛奶和水。规定满德里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打板球，星期六和星期天是男孩们的玩耍时间。巴巴现在远离所有这些活动，继续待在学校附近。那天，他生气地看到布告栏和日程表杂乱无章，指示禅吉代表他监督教师、学生和学校活动。

第二天10月10日，上午，巴巴情绪严肃，因为他曾再次指示满德里把床垫拿到太阳底下晾晒，除臭虫。但有几个人不严格执行命令，他决定惩罚他们。他用竹杖击贝拉姆和那些没照命令做的人。那些受杖击者事后抱怨说对他们的惩罚不公，因为贝拉姆没有向他们传达巴巴的指示。于是巴巴在当天上午11点召开会议，发布下列声明：

这件事之后，美拉巴德的活动将以如下方式进行：如发现满德里有谁在服从我或者履行职责方面，犯下最轻微的错误，除了杖击其十次，我还要打自己十下。自然，你们不愿意这样。因此要牢记彻底服从我的每一项命令的必要性，你们应该考虑以下四项建议：

**1. 要么诚实地遵循我的命令，继续美拉巴德的活动，不找任何的托辞借口；要么永远停止这一切活动。**

2. 你们若是不同意上述提议，你们是否同意今后四个月同我一起，像苦力瑜伽劳动阶段那样，心甘情愿地工作？记住，你们会经历异常艰苦的体验，除了食物和衣服，你们从我这里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3. 或者作为选择，你们是否愿意回家找一份工作？那样的话，我可能会选几个人随我去国外。

4. 或者你们是否愿意陪我去旅行，仅靠乞食维生？

满德里恳求巴巴原谅他们的过失，让事情像往常一样继续。巴巴再次强调：“要努力服从我，忠于我。你们总是忽视我的命令，令我很伤痛。”满德里回答说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彻底服从他，万一失败，则接受任何惩罚。

巴巴随后警告他们：“记住，你们将不得不面对无数的困难。”满德里说无论发生什么，他们会努力同他在一起。

巴巴总结道：“既然这样，我就不再采取任何行动。但别忘了，你们的头脑将刮起旋风。当心别让你的双脚带你离开美拉巴德。”

对上述四项提议的投票结果是：22 人赞成旅行，靠乞食维生；17 个人支持第二条建议——在美拉巴德做四个月的苦力瑜伽；只有 5 人选择回家找工作。

要求所有的满德里投票，是继续留在美拉巴德还是离开，大多数人投票选择留下来。因此决定一切都照常进行。但巴巴认为，由于他为了灵性原因，远离美拉巴德的一切活动，因此应选一个人代表巴巴照料大小事务，并且确保他的命令得到服从。鲁斯特姆、贝拉姆和古斯塔吉被提名担当此任，投票选举。鲁斯特姆 17 票，贝拉姆和古斯塔吉各 4 票，因此鲁斯特姆成为所有部门的总负责人。给他的头衔是巴拉·萨赫伯——“大老板”。还授予他全权决定一切事务，忠实执行巴巴制定的所有规章制度。

尽管决议通过，但下午两点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是否愿意去波斯的设拉子或者缅甸的仰光旅行。巴巴表示他可能会选 7 个人随他去其中一个地方。很多人表示希望随行，他们的名字被记下来。有 30 人准备伴随巴巴，投票决定去哪里旅行，20 人选择设拉子，10

人选择仰光。再次问及是留在美拉巴德还是离开时，男子们以压倒性的投票赞成留下。巴巴总结道：“根据新安排，让我们等十天，看看情况再说。”

第二天，巴巴坐在度内火旁吃了一餐饭。他给禅吉一些食物作为帕萨德。之后，巴巴为满德里的板球比赛作裁判。

每当巴巴给男孩们和满德里授述语录或者阐释，禅吉都会用速记记录下来。之后，他再用正规书写整理出来，经常熬到深夜。第二天，他会把最近的阐释交与巴巴修定。巴巴仔细阅读，通常9天后把评注后的阐释归还。禅吉随后把巴巴阐释的最后定稿打印出来。他还另外写了美拉巴德每日活动日志。这样，由于禅吉的工作，有关美赫巴巴的活动留下大量记录。

这个曾心碎绝望的人

从头脑的黑暗中逃生。

他看见知识的光辉

流溢出沉默者的每次呼吸和目光！

他的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

至爱的神圣游戏之精神。

迄今美赫巴巴白天会在赛朝廷的盒屋里写书，晚上接着在桌屋里写作。但10月12日，他再次回到山上的水塔，进行他表示将为期一百天的特殊工作。那天晚上8点半，满德里和学生们列队送巴巴上山。唱巴赞，之后招待大家喝茶。

## 信心与偶像

就美拉巴德的缺水问题，巴巴指出：“看看这里的矛盾和讽刺：外人来求我的达善，他们的愿望因我的祝福而实现。他们寻求我的恩典，在自家的井里找到充足的水源。但在美拉巴德，三口井全都缺水。”

巴巴随后引用了阿杰梅尔的穆斯林至师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的故事，他曾在一棵树下坐了很多年。巴巴最后说：“那棵树不但停止为克瓦伽·齐西提开花结果，反而一段时间后枯萎死去。

1926年间，由于美拉巴德居住人口的增加，缺水成了大问题。10月份，鲁斯特姆请示巴巴，经巴巴许可，在铁路附近又挖了一口井。他为此请来专家和探测水源者。尽管这次他们比平时挖得更深，但仍未找到水。

一天，邻村一个农夫来到美拉巴德，表情异常颓丧地走向大师。巴巴询问缘由，村民说，“我很穷。我有一小块地，但因为缺水不能耕种。我借钱打了一口井，却没挖出水，现在我已走投无路了。”

“你想怎样？”巴巴问。

“您是个伟人。我来向您求水。要是找到水，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完全相信您会答应我这个请求的。”

“你挖了多深？”

“40英尺。”

“别停下。再挖5英尺。上帝是伟大的，他会帮助你的。”

听了巴巴的建议，村民满意离去。巴巴随后却以奇怪的语气对满德里说：“今天我犯了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我要那个人再挖5英尺，他若是挖不到水，会发生什么？他会对我 and 上帝失去信心。我是神，你们也在挖，我的井里都没找到水！他怎么会找到水？我今天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巴巴的自责让满德里大感吃惊。

一个星期后，这个人领着其他村民出现了，还带着向巴巴唱阿提和崇拜的器具。这个人显得异常欣喜。巴巴问他为何这么高兴，他回答说：“凭借您的恩典，我的井里找到水了！”他唱了阿提，给巴巴戴花环。巴巴给所有的村民发帕萨德，他们唱着赞歌离去。

他们走后，巴巴对满德里说：“相信我，我跟你们说实话；我什么都没做！是那个人的信心带来了水。”

这话让鲁斯特姆受不住了。“我们怎么办？”他问，“我们也在挖井，却找不到水。”

巴巴回答：“我是神，我要你们为我挖井。要想有信心，必须有一个人来让我置放信心，但我独自一个。除我之外别无他人。我知道信心起作用，但必须得有一个可置放信心的人——而我却没有一个。所以说你们没找到水。”

鲁斯特姆说：“可我们对您有信心。那为什么我们找不到水？”

“那我就知道了。我只知道这个：那个村民找到水是因为他的信心。我什么都没为他做。”巴巴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些话，鲁斯特姆被激怒了。

“我们跟您一起生活看来没什么用，”他说，“显然您认为我们对您没有信心。我们白天黑夜跟您在一起，我们却没有信心；只有那个忽然冒出来的村民才有足够的信心挖到水。”

巴巴无声地笑了，解释说：“你没有弄明白。那个人为水来，他的信心跟水有关。假如他没找到水，他就会告诉人们：‘美赫巴巴让我再挖 5 英尺，我挖了，但还是没找到水。去找他纯粹是浪费金钱，精力和时间。他骗了我。’

“但看看你们。你们的信心不涉及其它东西。无论你们是否找到水，无论你们的愿望是否满足，你们的信心始终不改。所以你们的信心同我有关，同其它任何东西都无关。因此，我能够信任你们。但我不能相信那个只为水来的人。我能相信你们——这是你们的真正幸运。但假如你们想和他一样，你们也会找到水。你们决定是想要水还是要我。”

听了巴巴的解释，满德里安心了。巴巴最后说：“即使我在你面前裸身跳舞，你们对我的信心也不会动摇，因为你们接受我为上帝。村民的信心基于希望的偶像，上帝满足其希望，因为他怜悯他。上帝也怜悯你们——所以他将你们剁成肉末！我让你们待在我这里，不是为了满足你们的希望偶像，而是将那个偶像彻底粉碎！”

# 宇宙痛苦

## 宇宙痛苦

巴巴上山后的新安排是，每天下午下山，坐在下美拉巴德的度内火旁，从那里他可以观察活动的进行情况。人们注意到巴巴上山或下山时，中途会停两到三次，行为独特——有时盯着地面，有时在地上画图，或者只是站着，看某个无形的、非常非常遥远的东西。

他乃是库特博，宇宙之枢纽。

整个世界围绕着他旋转——

一切万物皆在他内里，以特定的方式运转。

每一个外部行为都是他内在工作的反射。

10月14日，巴巴敦促鲁斯特姆密切监督美拉巴德的活动，公平对待每一个部门。巴巴指出最近发生的不规范行为；一些学生之间发生争吵，因为没有指派人去管理他们。

当天晚些时候，巴巴警告满德里：“这样的宽松是不应容忍的。今后我若发现任何的管理疏漏，将不会等到下一次会议，就结束美拉巴德的一切活动。你们若是累了或者厌倦了，就说出来，我会关闭医院、学校、免费客栈等一切设施！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

10月16日是印度教节日——十胜节。学生放假，打曲棍球。巴巴下午被沐浴，在赛朝廷祈祷和唱颂阿提。之后，巴巴去小屋旁的花园；摘了一些鲜花，回到赛朝廷，做了两个花环。他将一个花环放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上，另一个放在了赫兹拉·巴巴简的一张照片上。巴巴随后把两张照片放在专门为他装饰的沙发椅上。指示把这个沙发放进轿子，晚间游行用。

随后满德里打板球，弟弟佳尔和鲁斯特姆分任两队的队长。巴巴两边都参加了。到了晚间，一列长长的队伍载歌载舞上了美拉巴德山。山上，再次祈祷和阿提。满德里轮流扛着巴巴，把他送到山下的赛朝廷。巴巴夜里9点半回到山上。圈子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纳沃·塔拉提任鲁斯特姆的主管助理。

阿瓦塔承担起规划世界命运的责任，伴随该责任的是宇宙痛苦——他在宇宙规模上为一切生物工作时，必须忍受的宇宙痛苦。有时，该痛苦会给美赫巴巴的身体造成痉挛。

1926年10月间，阿迪·K·伊朗尼夜间到水塔西屋，巴巴会让阿迪为他按摩腿。一次去那里时，他看见巴巴在默默地流泪。望着巴巴流泪，阿迪默然无语，没有询问缘由。

另一次阿迪守夜时，巴巴示意他停下按摩。巴巴突然痛苦不堪；他不能坐也不能站，四肢伸开躺在石头地板上，极度痛苦地扭曲着。额头渗出汗水；随后手脚冰凉。这持续了20分钟，这个情景令阿迪几乎不忍看下去。阿迪不知怎么才能抚慰巴巴。他擦拭巴巴的额头，过了一会儿，巴巴头枕着阿迪的腿静静地躺着。过后巴巴评论说：“今天你见证了我的宇宙痛苦意味着什么！”

## 达善的醉汉

10月17日，巴巴被沐浴，弟弟佳尔为他拍照。有人报告说发现一条疯狗在此地游荡。巴巴命令把它毒死，但又补充说负责人要确保不伤及别的狗。

一天夜里，一位老者来达善巴巴。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巴巴慈爱地接待了他。巴巴询问老人的健康，他不情愿地回避这个话题，只是表达见到大师的巨大喜悦。巴巴还是安排他接受诊疗，让他在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过夜。夜里，巴巴去看了他三四次，巴巴最后一次去时，老人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到来。他睁开眼睛，久久地看着巴巴，直到满意为止。巴巴把

手放在老人的额头上，老人热泪盈眶。几分钟后，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是特意来看我的，”巴巴评论，“现在，他的旅行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巴巴用自己的床单覆盖尸体，亲自参加在美拉巴德举行的葬礼。巴巴协助把尸体放进墓穴，在上面撒了土，又撒了鲜花。

10月18日下午5点，巴巴同14位满德里，到距阿美纳伽两英里的郊区宾伽施达善。来了一大群喧闹的人，纳施·马达乌做祈祷。人太多了，达善的人们突然推涌起来，尽管满德里尽力维持秩序，人群还是失去了控制。一片激动和混乱，混乱中禅吉和阿君被人群淹没。巴巴想留下来，但警察要求他离开。

一群衣冠不整的醉汉前来达善。其中一位尤其特别，这个醉醺醺的家伙远远站着向巴巴行军礼，将近20分钟。作为回应，巴巴向他点头微笑，活动中不断地朝他那个方向看。就这样，大师给他品尝了一些至爱的美酒——最稀有的醉剂。

回到美拉巴德，巴巴评论道：“这些酒徒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底层人民。他们没有傲慢，不象其他世俗人那样虚伪造作。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错误，这些底层人民具备谦卑和友爱——灵性道路上两个最重要的品质。”

## 百日禁食

次日下午三点，巴巴摇铃集合满德里，说：“今天，你们每个人都可以问我要东西，我将满足多数人的愿望。”每人发一片纸，写下各自的要求。随后读给巴巴听。要求各不相同：

穆罕写道：“巴巴应该今天打破沉默。”

赛勒要求：“巴巴今天应该吃饭。”

贝拉姆恳求：“巴巴应该宽恕满德里所有的疏忽失职。”

禅吉说：“巴巴应该授述语录。”

拉姆玖希望：“巴巴应该每人给一杯茶，让我们吃嚼烟和吸香烟。”

伽尼写道：“巴巴应该立即给我们奶茶和一顿大餐。”

除了这些要求，有的人要钱，还有人要工作，不过，多数人只是赞成吃点好吃的，改善改善。巴巴在石板上写道：“这是我最后一天吃东西，因为从明天，10月20日起，我将持续禁食一百天。既然多数人要求食物，并希望我参加，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饭菜你们要自己动手，今晚8点之前准备好。”

除了赛义德先生、马萨吉和伯曼吉等有经验的厨师，其他满德里分组准备巴巴希望的菜肴。做饭用了6个小时，一切就绪，确实是一次大餐。满德里分成以下几组：赛义德先生一组煮米饭，做咖喱和酸辣酱。伯曼吉同几个帮手准备炒米饭和博伽梵炖菜——上帝的杂烩。穆罕和他的小组烙面饼。马萨吉的小组用甜酸菜炒菠菜，夏哈内一组炸菜团。拉姆玖和伽尼炸辣椒，但手忙脚乱给炸糊了，只得倒掉。

诗珞珈（梵文诗歌）和巴赞颂唱后，巴巴在赛朝廷设宴，大家都高兴地分享了菜肴。巴巴也入席与他们共进晚餐，晚间9点半至10点半，满德里做了阿塔-帕塔游戏。佩苏备好咖啡招待大家。巴巴11点半回到美拉巴德山上。

在美拉巴德，偶尔允许满德里吃丰盛的食物。有时为了给他们改善生活，巴巴会一大早来宣布：“今天我们让马萨吉和乔达瑞来一场烹饪比赛。”两人都会极尽所能做出美味素食，以胜过对方。午饭时，满德里会作为裁判端坐品尝。巴巴会为大家盛饭，问谁做得更好吃。食物极其好吃，满德里会说：“嗯，难说；得再吃一份才能决定。”

按照巴巴的希望，10月20日，在楝树下为他搭了个新位置。巴巴解释说：“禁食期间，我将难以继续上下山，因此我最好住在下美拉巴德。待在一处，我也可以观察这里的活动情况，听取负责人的意见。”

度内旁的桌屋被移到新地点，为了给它腾地方，旁边的裁缝铺和储藏室需要搬家。下午四点，巴巴进驻新位置。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他的秘密著作的。有人认为这部书是他第二次在赛朝廷居住时完成的，但巴巴在美拉

巴德山上居住期间，又补充了一些要点，最后的内容则是在小桌屋里完成的。

## 脚手架

当天，马萨吉向巴巴批评贝拉姆态度不够积极。巴巴叫来贝拉姆，严厉批评道：“你现在对工作不感兴趣，是因为你没有被任命为总管。”贝拉姆不作声，巴巴叫来鲁斯特姆，指示：“你辞去总管职务，做贝拉姆的助理。”鲁斯特姆同意。

后来，大家正准备上床睡觉时，一场争吵在马萨吉与鲁斯特姆之间爆发。鲁斯特姆指责马萨吉老是向巴巴报告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得很凶，声音大得巴巴都听见了。他过来制止，威胁要关闭整个美拉巴德。

两天前，布告栏里贴出布告说，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向巴巴行礼或致敬。10月21日早晨，巴巴情绪火爆。尽管他再三提醒，满德里还是无视他的命令——不可合掌向他致意或直接同他讲话。10点钟，巴巴选了一批满德里，说：“11月1日前，我要你们拆除学校、药局、医院、赛朝廷、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以及麻风病院，只原封不动保留被选者之家。这里的所有这些建筑只是我工作的脚手架，一旦真正的建筑完成，脚手架便无必要。”

最后，巴巴说：“我打算选几个人随我回波斯，我将在那里待到2月份。我未来的活动一经决定，就把鲁斯特姆、阿迪、伽尼和拉姆玖和其他人叫过去。”

随行人员名单记下，要纳沃·塔拉提10月25号之前协助办理好护照。一些没有护照的人去孟买和普纳办理必要的手续。一切进行得如此严肃，每个人都相信巴巴铁定是要去波斯了。但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巴巴召开全体居民大会，并提出另一项计划，让那些盼望去旅行的人感到失望。巴巴写出，他将同意和满德里留在美拉巴德，但有三个条件：

1. 满德里在生活方式、行为和食物方面，不应有任何区别。

2. 所有的人都应该午饭吃米饭和豆糊，晚餐用不加奶的茶和面饼。将任命巴普婆罗门为厨师为所有人做饭，不分种姓或派别。

3. 任何人都不在任何情况下领一分钱的薪水。

不同意上述条件的人可自由回家，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谋生。

对上述提议的投票结果是，大多数满德里选择留在美拉巴德，接受巴巴的条件，这些男子的名字被记下。另一份准备离开的人员名单也被记下；这涉及到领薪水的教师们。

对学生、医院和麻风院的病人做了适当安排，没人有理由抱怨。25 个孩子愿意留在美拉巴德，同巴巴在一起。其余的孩子第二天被送回家。药局和医院的药物全部折扣卖给了卡喀尔医生。第二天，10 月 22 日晚上，免费客栈和医院清空；原本不多的几个性病患者留了下来。来自纳西科和普纳的学生由哈瑞纳施和赛勒护送回家。

鲁斯特姆被这个新宣布弄得格外不安，问巴巴：“那些一心一意来投奔您，对您满怀希望的人怎么办？那些您承诺若是和您一起生活到您开口说话时，您便给予救赎的人怎么办？”

巴巴写下如下长篇回答：

所有的孩子都获得了教育的好处，特别是灵性推动——这是他们在世上其它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即便允许他们来这儿听到我的名，就意味着我必须无限期地教育他们，让他们同我在一起？我只有觉得合适时才会让他们留在我的身边，接受我的指导。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为了他们而放下其它一切——我的其它外在与内在职责？难道我的工作取决于他们跟我一起生活的时间长短？如果我能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愿意，就能阅读和指导所有人的心，难道我就不能在远处为他们做事情，一如他们在我身边时那样？

他们曾经在这里居住，学习并遵守规则，这些必定会在世间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撇开灵性方面不说——这绝不是小事，

他们还得到了食物、衣服、礼物，甚至我的亲手洗浴！此外，我最初承诺救赎的大多数人，一次又一次违背自己的诺言和我的命令；我不但宽恕了他们，还实际上劝诱他们留在这里，以便让他们得到在我身边生活的好处——如我所说，这个绝非小事。

关于那些我承诺救赎的人。他们将得到巨大的利益——物质的和灵性的。但若是他们违背我的命令自己离开怎么办？比如，我曾给予承诺的那些男孩，他们自己违诺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离开，现在还有几个留在这里？只有三四个而已。我承诺救赎的病人，有谁留下了？谁走开了？在这么多离开的人当中，只有一人还在，当我开口时，我将对这个人负责。

再者，我与这些机构、学校、药局、医院和免费客栈何干？这些设施乃是一种媒介，用掉那些我想予以巨大灵性推动者的财富。其次，它们还是那些我选择并委托于一定责任者的服务途径。既然这些目的现已完成——财富用完，同时除了我的满德里之外，很多人也因提供服务而受益。延续这些慈善和服务机构的工作我认为不再必要。

我与世俗财富财产何干？它们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从其魔掌中我尽力拯救人们。你们怎么能期望我把财富给予那些抱着如此欲望来找我的人？我怎么能允许他们落入摩耶的铁钳？我的职责是从中拯救他们。正如你们清楚看到的那样，我宁愿剥夺我们的真正巴克塔（爱者）和那些渴望某种灵性进步者的全部世俗财富、权利和地位，把他们降为乞丐，让他们更牢牢地被我抓住。

鲁斯特姆问：“这些说得都对，但突然关闭一切，留下一片狼藉——尤其是寄希望于您及您的支持的贫困无助者，世人会怎么说您和您的行为呢？”

巴巴最后回答：

世人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世人对至师为众生的利益所做的灵性工作知道什么？一旦施展某个大奇迹，整个世界都会为

之疯狂喧闹。那时，以继续还是关闭这些慈善机构来判断我的工作，将毫无意义。人们只会注意并想到奇迹，以及施展奇迹的能力！那个时候会到来的。

总之，阿瓦塔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培养他的圈子成员，让他们证悟。我不能拖延这项工作；我必须确保完成圈子的准备工作。其次，我必须给圈外的其他人某些灵性推动。第三，我还必须对那些值得我帮助的人予以某些物质利益。

## 四个谜语

有时候，巴巴会让满德里猜谜语来测试他们的理解力。10月26日，巴巴让男子们猜四个谜语。给他们两天的时间，答对者奖励甜加布勒和牛奶。谜语是：

谁说一样做一样？

若是三去，一就来

若是四死，一就怕

二个是假；一个是真。

两天后，巴巴召集满德里，没有一个答案让巴巴满意，于是他解释说：

“说一样做一样”的人是伪君子。

“若是三去，一就来”的意思是如果淫欲、贪婪和嗔怒焚毁，上帝就来到。

“若是四死，一就怕”的意思是如果淫欲、贪婪、嗔怒和希望死去，摩耶就会害怕。

“二是假；一是真”的意思是二元是虚假的，一体状态是真实的。

以一百分做满分，巴巴给达克打10分，鲁斯特姆7分。之后巴巴让他们猜这个数学谜语：“ $16-100=0$ 。”

还是没人能猜出答案，巴巴解释说，“如果把 so（100 的印地语）从 sola（16）中拿开，剩下的就是 la，按照穆斯林的說法，la 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是’或者‘零’”。

# 根除种姓制度

## 拆除房屋

下美拉巴德的房屋拆除，在禅吉的工程师哥哥纳罗吉的指挥下，于10月26日开始。免费客栈——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是拆除的第一个建筑，一天内完成。

拆除工作似乎干扰了巴巴，那天晚上，他情绪不好。卡卡·夏哈内不明白巴巴的某些手势，惹火了巴巴。巴巴推了一下夏哈内，后者跌倒，头撞在石头上。后巴巴让他回家。

男满德里每天清晨5点至夜晚，一直忙着辛苦拆房，自然感到劳累。有人向巴巴报告说，发现有满德里在规定时间内9点以前睡觉。巴巴叫来满德里，有几个人承认了错误。但巴巴不满意，发布特殊命令，从第二天起，满德里应在夜里11点休息，早晨5点起床。“愿意留下的人可以留下，否则就应该离开，反正我不介意。”他写道。

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医院及其附属建筑，还有赫兹拉·巴巴简学校被拆除。学生们在医院附近上课。男孩们住在集体宿舍过于拥挤。遣阿君把低龄男孩送走，以缓解住宿拥挤状况。学校里的孩子逐渐减少，只剩下几个。鲁斯特姆除了其它职责，还要给三、四年级的学生授课，因为四位教师——盖克瓦德、帕达克、伽吉达和辛德——已经离开。只有三位教师，达克、拉玖普和美恒达格愿不领薪水工作，留在了美拉巴德。

11月2日，拆除赛朝廷的工作开始，于第二天完成。在美拉巴德拆除过程中，巴巴指示学校教学正常进行，尽管仅有几个学生。

11月4日，巴巴允许满德里每隔一天晚餐吃米饭豆糊，代替面饼和茶。这加重了巴普的担子，因为他不得不一天做两次米饭豆糊而不是一次。

讨论了厨房需要增加人手的问题。赛勒摆出自己的困难，要求给他添个帮手。提议几个印度教徒主动担纲，但没人站出来。巴巴解释说，他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把一个非婆罗门放在这个岗位上，任何印度教徒的反对意见都将无效。仍然无人响应。最后，巴巴指定一个婆罗门帮巴普为厨房打水。

晚间，婆罗门满德里派代表来见巴巴，解释说，他们个人并不特别反对非婆罗门掌管他们的水。但是为了大师的缘故，为了不给外人诽谤他的借口，他们才坚持自己的宗教传统的。巴巴无不讽刺地回应道：“我让你们作裁判的时候，你们尽可以为我操心好了——但不是现在。”

巴巴随后指出，既然他们如此虔诚忠爱，那就应该四点起床唱他的阿提。巴巴取消了他们的游戏和体育活动，宣布：“如此一来，你们就和瑜伽士一样了！早晨早早起床唱他的阿提。我本人将坐在你们面前，以便你们在我面前做阿提——而不是对着我的照片。”此时已是夜里 10 点，巴巴却坚持让他们唱阿提，他们遵令。

灯节假期定在 11 月 5 日和 6 日。穆西·拉伊姆 5 日上午到达，带来孟买的最新消息。下午，在被选者之家给满德里和男孩们发甜食，还特意为孩子们举办了活动。第一天的庆祝活动，以在学校院里燃放焰火结束。

第二天节庆继续。晚上，三四个印度教满德里跟巴巴诉苦一大早的阿提。他们的态度让巴巴不悦，他指示免去阿提，但他们要四点起床，彻底静默两个小时。巴巴随后决定把这个新规定用于所有的满德里。指示他们 9 点睡觉，4 点起床，发现谁早晨打盹，就以冷水浇身。任何人都不许达善巴巴，包括外人；否则，巴巴将击打自己。

第二天凌晨 4 点，所有的人都被赛义德先生的响亮铃声叫醒。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在无趣的静默中度过。大多数满德里都待在被选者之家内——冻得瑟瑟发抖。看上去就像个聋哑人的秘密会议，男子们借着黝暗的光线笨拙地打手势交流。大家坐在各自的床铺上，以毯子裹身。禅吉后来告诉巴巴：“我们看上去就像最后审判日死人复活。”

6点，两个小时的静默在“胜利属于师利美赫巴巴！”的呼声中打破，半小时后，工作照常开始。建筑材料被分成堆，于第二天在公开拍卖会上售卖。

从11月7日起，巴巴开始禁食，只喝水，其它什么都不进。第二天，美拉巴德所有的物品和建筑材料，都在阿迪的父亲堪萨赫伯的安排下拍卖出售。在阿美纳伽发送了传单，为拍卖做广告。拍卖过程中，巴巴坐在医院里，拍卖一结束，他就走进被选者之家。

堪萨赫伯也参加了竞买，买了不少东西。他先是奇怪，后来好笑地发现，拍卖物中有许多都是自家的东西。顾麦瞒着丈夫，时不时地给美拉巴德送来用品，现在他发现自己又买回了自己家的财产。

## 依赖大师

在被选者之家，巴巴警告达克要抓紧他的双足，直到最终，并鼓励他留在美拉巴德，直到巴巴打破沉默。

尽管巴巴停止达善已有一段时间了，人们还是继续涌向美拉巴德。11月9日，来了一群人，巴巴允许他们达善。注意到潘多巴在跟卡卡·夏哈内交头接耳，巴巴就问他在说什么。潘多巴回答：“我在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外面的人可以触摸您的足，却不准许我们。”

巴巴开玩笑说：“你想触摸我的足？那好，我们来掷硬币。面朝上你赢，背朝上你输。”潘多巴犹豫着，但达克、穆罕·夏哈内和他父亲都督促他试试。投币的结果是面朝上。大家边赞美大师，边依次顶礼亲吻巴巴的双足。

那天，又有一个农夫来见巴巴，求他降雨。巴巴对他说：“别担心；会有充足的雨水的。所需要的就是转动钥匙。会如你所愿的。”巴巴一写完，天就开始下雨。被选者之家的铁皮屋顶已经拆下来卖了，代之以竹席，雨水灌进屋内。虽然是夜满德里找块干地方睡觉都成问题，但这场雨对农夫们却是个祝福，因为他们的庄稼得救了。

11月10日，巴巴首次提到去孟买，住到2月份，美拉巴德留给鲁斯特姆负责。巴巴的随行人员名单被起草。

那天晚上，巴巴同穆罕·夏哈内和达克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过程中，常常喜爱和巴巴辩论哲学的穆罕，就依靠自己抵达上帝提问，巴巴回答：

**在世间，每个人都不得不因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相互依赖，以至于我们连呼吸都得依赖自然力。你认为对灵性进步重大和必要的事情，在大师看来却是有害的，不是进步而是退步的标志。出于这个目的，我们不让你知道这种事情或注意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事情是依赖大师；他是唯一独立于万事万物者。**

在度内一周年纪念日，度内火于晚间7点点燃。巴巴创作的古吉拉特阿提唱起，之后很快就下起了大雨，恰如一年前度内火首次点燃时那样。被选者之家再度被淹，巴巴叫他们搬到最近用作医院的集体宿舍。巴巴站在门口，确保没人带着泥脚入内，因为孩子们还要在此处上课。巴巴给每个满德里分配了放铺盖卷和物品的地方，随后给他们和学生们发奶茶和甜点。接着巴巴去邮局，同女子们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楝树下的座位。

## 根除种姓区分

11月11日，决定迁往孟买，跟随巴巴和留守美拉巴德的人员名单最后确定下来。通知被发放到有关人员手中。一些满德里有不满情绪，经巴巴询问，有几个表示想跟巴巴一起走，而其他则把决定权留给巴巴。那些想随同巴巴者被添加到孟买名单，巴巴建议留下的人继续履行职责，并且怀着完全的信心——他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晚上巴巴召集满德里开会，母亲希芮茵、顾麦和苏娜玛西也参加了。巴巴解释了去孟买的原因，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对待在一个地方并且保持沉默感到疲惫。我将在山上呆三四天，之后决定去孟买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11月20日之前，我不会离开美拉巴德。”

11月13日，巴巴于晚上9点15分上美拉巴德山，开始了在水塔的第三次居住。贴出通知说他将在接下来的四五天期间住在山上，并于11月28日前往孟买。派禅吉去孟买做必要的安排。

第二天，巴巴没有下山，但第三天上午11点，他忽然出现，发现贝拉姆和伯曼在争吵。他们在巴巴不在时发生争执，这让巴巴不悦，但他平息了他们。心情不佳的巴巴宣布：“从今天起，萨吉亚（马哈人之一）将给所有的人盛饭，每个人都必须不带任何种姓或社团念头来食用。不喜欢这样做的人可以离开美拉巴德！”就这样，巴巴借贝拉姆和伯曼引起的不快，完成了其工作的最后实施——根除满德里之间由偏见造成的一切种姓区分。

巴巴的命令对印度教满德里是个震动，下午召开会议重申这项新指示。让一个低种姓人为自己盛饭，印度教徒对这个前景高兴不起来，但内心都准备好执行巴巴的命令。只有教师基桑公开反对，但晚饭时他也同意服从巴巴的希望。巴巴8点半回到山上。

印度教满德里最终得以觉悟和理解，他们醒悟到，执行巴巴的命令去做游戏，擦地板，看电影，打扫厕所——做他所希望的任何事——远胜于最高的宗教仪式教规。他们意识到，除了按他的命令所做的行为，其它的一切皆是业相束缚的结果。现在允许马哈人从井里提水了——这在从前是尤其让他们反感和反抗的主要原因。

低种姓人与婆罗门共用水井，这在当时的印度是闻所未闻的。虽然大师的这项工作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在早期这些年间他在美拉巴德所做的内在工作，却在全印度回响。不久，反对排斥低种姓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1月16日，巴巴11点左右下山。这天是爱卡达西——印度教禁食日，巴巴问印度教满德里有谁想禁食。只有卡卡·夏哈内愿意，因此巴巴决定他本人替所有的人禁食。自14日以来，巴巴还未吃过任何东西。

## 萨曼达——海洋

继续讨论即将离开美拉巴德事宜。巴巴表示他考虑 11 月 25 日去孟买和罗纳乌拉，12 月 4 日返回。他说：“萨达希乌·帕特尔和赛勒邀请我和满德里去普纳的恰图尔·辛附近居住。而我一旦离开美拉巴德，我想我会去普纳、孟买、罗纳乌拉，接着到卡拉奇。”

巴巴随后给一些男满德里取了奇怪的呢称：伯利邦德（印度的一个港口）；邦德尔（猴子）；赛林达（滚筒）；达林达（无望）；格兰达（研磨者），普朗达（抢劫者），希堪达——以纪念亚历山大帝；万达（奇迹）等等。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呢称，萨曼达——海洋。

11 月 17 日，巴巴 12 点 45 分下山后，待在下美拉巴德的桌屋旁。他无意中听到潘多巴说，除了上帝，世上没有什么是值得的。巴巴评论道：

**非常正确。世俗活动一点都不重要。对于强烈渴望上帝的人来说，世界的重要性抵不过一场梦。甚至莎士比亚这样的大诗人，连真实存在和上帝喜乐的影子都无丁点的概念。**

他最后说：

**神的原始状态是深眠状态；一个人要想体验神，就必须在完全醒觉状态体验这个深眠。事实上，这个状态是无从描述的。**

一个星期在满德里为离开美拉巴德做准备中过去了。11 月 24 日，巴巴随意提到一个新计划：“如果所有的男女满德里和孩子们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他们都可以随我一起走。至于我们的返回，一切都不确定。明天我们启程去罗纳乌拉，在那里住几天后去孟买。”所有人都很高兴，欣然同意伴随他。

每天巴巴都从印度各地收到许多的信件，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但在这天，巴巴命令全部烧毁跟随者及外人的来信。尽管满德里反对，但命令立即执行，几百封信付之一炬。

已经离开美拉巴德的古帕·斯瓦米，出人意料地来见大师。见到他，巴巴很高兴，并指示他继续静默。

次日，虽然所有的人都忙着打点行装，茶会照例在阿冉岗附近家属区的夏哈内家举行。禅吉、马萨吉和阿夫斯瑞带着行李先行去火车站。虽然预先对这次旅行做了保密措施，但阿美纳伽的居民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一大群人在火车月台上等候达善巴巴。为避开人群，巴巴同满德里乘坐两辆大巴士直接前往罗纳乌拉，令他的爱者深感失望。

# 圈子种子

## 暴怒下的力气

跟随巴巴的男女满德里有二十几个。他们是贝拉姆、宝·奇玛、查干、达克、古拉伯·夏、古斯塔吉、弟弟佳尔、穆罕·夏哈内、帕椎、潘多巴、彭度、赛勒、贤卡纳施、希度、韦希奴和纳迪沙。女子有朵拉特、美媞、馥芮妮、娜佳、小蔻诗德和大蔻诗德。离开美拉巴德前，巴巴指示鲁斯特姆，他们一安顿下来，就带孩子们来罗纳乌拉。

在距罗纳乌拉 2 英里的沃万村，拉姆玖和伽尼已经为巴巴和满德里租了一处穆斯林平房。不知为何巴巴不喜欢这样的安排，命所有的人立即离开去孟买。他自己则和女满德里一同步行去火车站，但拉姆玖和伽尼说服他返回。

晚上，禅吉、马萨吉和阿夫斯瑞带着行李抵达，巴巴问的头一件事，是他们有无在路上吃东西。禅吉和马萨吉承认吃了，阿夫斯瑞却犹犹豫豫，为自己开脱。巴巴抓住他的衣衫，猛烈摇他；接着转向马萨吉和禅吉，问：“我的指示是出了美拉巴德，路上不能吃任何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听？”

马萨吉为他们辩解道：“既然离开了，为什么还存在美拉巴德的问题？”巴巴大怒，一把抓住他，使劲摇晃，以致扯掉了他的衣服。巴巴随后把他拎起来，扔出去 10 英尺远！看到消瘦单薄的巴巴，把马萨吉这么个大块头扔了出去，站在一旁的满德里大为吃惊。

禅吉也没躲过去，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巴巴随后命令他们消失。过了一会儿，他把他们叫回来，笑问道：“你们今天知道点我的力气了吧？”三人扑哧大乐。巴巴随后慈爱地问：“你们伤着没有？”没人受伤，但禅吉吓坏了。

## 充满秘密的书

巴巴的著作完成后，他会带着这部锁在金属盒子里的手稿旅行。一位满德里负责这本书，带着盒子跟随巴巴——无论巴巴去哪儿。巴巴亲自保管钥匙，钥匙拴根绳儿挂在脖子上。他警告满德里不可阅读这本书，因为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准备好，因此那时谁都没有全面读过巴巴所写的内容。巴巴一次给阿迪·K·伊朗尼看过几页，阿迪过后想不起来自己看过的内容了，它是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

11月26日，在罗纳乌拉，禅吉，巴巴的秘书兼书记员，在打印语录。巴巴看着他，评论说：

**你发现我的这些语录非常有趣，但与我在美拉巴德写的书中内容相比，它们并不算什么。其三百页的内容只是涵盖了简短的要点，这些要点充分展开并重写后，将构成几大卷。它充满了秘密，是从前的圣人、先知或者阿瓦塔未曾透露过的。**

11月27日上午，房东的儿子领着他的三个朋友来了，坚持要去房子东侧，女满德里隔离隐居之处。佩苏试图阻拦这些年轻人，但他们不听。男满德里围过来向他们解释情况，这些冒犯者却赖着不走。满德里将其围住，挡住他们的路，这伙人开始辱骂，称满德里是胆小鬼。虽然满德里想教训这些小无赖，但按照巴巴的指示，满德里不可动手施暴。又一番口角之后，这伙人离去，边走边对满德里骂骂咧咧。

巴巴从自己的房间目睹了这一幕，这伙人一走，他就把满德里叫到外面玩弹子球游戏。玩了一阵，巴巴指出：“若是你们这些一直跟我在一起，聆听我的语录者，对他人的恶行或暴行表达愤怒，如何能谴责如此行为的世人呢？他们纯属无知！兄弟们，让我们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他们张口谩骂，行径恶劣，但他们也会因走进我的疆界而获益。”巴巴平和的话语，使此前不满未消的男子们很快平静下来。

## 信与不信

当天，有几个人来看望巴巴：有普纳的阿卜度·瑞曼（肥皂）、乔达瑞、贾玛达和赛义德先生；阿美纳伽的一个名叫瓦曼·达尼的人；母亲希芮茵带着妹妹玛妮、弟弟小阿迪和贝拉姆也来了。巴布·劳·赛克瓦拉想让巴巴欣赏音乐，从普纳带来一名歌手。下午正唱着，两名圣徒不期而至，巴巴异常慈爱地接待他们。活动中，巴巴让歌手停下，写出如下长篇语录：

相信上帝，说上帝存在并不虚伪，但在尚无证悟的情况下，说“我是上帝”则是绝对的虚伪。所有的信仰皆基于智力，没有智力确信就不可能有信心。超越智力的东西不可能为或者通过有限和受限的智力所理解。

在试图领悟超越状态，或者试图对它有个概念之前，一个人必须首先承认，超越状态是——它确实是绝对存在的。这是一个人能够接近无限和无量的第一步。例如，我们不知道上帝是谁，在哪里，或者他是否真的存在。然而，要想理解或者对神及其工作有个概念，如宗教书籍或智者所释，我们必须首先理所当然地接受，并相信他是——确实有像上帝这样的至高存在。有了这个开始和对他的信任，开始寻找他。

世人大众并不真的相信上帝存在。他们只是惧怕上帝，把他当作某个惩恶扬善的未知、强大存在。他们恐惧的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地狱惩罚，而非上帝本人；因为倘若他们真的相信他——相信他的存在——并且惧怕他，他们的行为就会截然不同于今天的这些——不诚实，自私，欺骗和邪恶。倘若他们真的害怕上帝，他们就会保持警觉，不做任何会让他不悦或者不喜欢之事。倘若他们真的信上帝，相信他的存在，他们就会立即开始寻找他，不找到则决不罢休。因为对他的爱降临之时，即是对他的恐惧消失之日。当那种爱到达顶点时，爱者发现自己即至爱。

如果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不相信神的存在，那么他就不可能在道路上进步。如果所有的人皆奉行无神论，在通向真理的道路

上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但内心不信，外表却装作相信，乃是最低级的虚伪。通过证悟者给予的知识而获得的信仰，毫无任何的虚伪，这样的信仰有助于向目标前进。

## 宇宙能量

谈到真正的瑜伽士可利用瑜伽能力做些什么，美赫巴巴将其能力来源解释为电或宇宙电能：

空气中有电，它有七层——一层在另一层之内。瑜伽士所利用的能量来自空气中这个无限的宇宙能源——来自里面的第三层。他们通过呼吸将自己身体内的有限能源与这个无限的宇宙能源相结合。这两种能量的结合使瑜伽士能够为所欲为。将两种力量——有限的和无限的——结合后，瑜伽士只需想一下，并借助于某些瑜伽修炼，就可做到起死回生，知晓他人的心，看见万里之遥等等。

例如，假如一名瑜伽士希望起死回生，或者人在印度得见美国的某些地方，他通过瑜伽修炼，只须将自身内的能源与空气中的宇宙能量结合起来。接着瑜伽士只需想一下他希望实现的具体愿望即可。

另一方面，赛古鲁则不必像瑜伽士那样，费力呼吸或修炼，而是只需想一下愿望，便达到结果。某个人是死是活，对赛古鲁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二者同等的虚假，因为二者仅仅是梦——幻相。世界如他所愿，这跟瑜伽士不一样；对瑜伽士，存在的状况即是真实的，因而必须依照自己的意愿改来改去。正是为了这些改变，瑜伽士努力做各种撒达那、静心和修炼。他们所获的能力虽然巨大，但毕竟只是太阳的光线，而非赛古鲁所是的太阳本身。

## 对立面的相互作用

11月28日，在阳台喝茶时，巴巴同满德里谈起身体。有人说：“剃须让我头疼。这真是件麻烦事。你越刮，胡子越长。应该拔掉它们，而不是剃掉。那样它们就不再生长了。”

听到这里，美赫巴巴就业相评论如下：

业相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言辞和行动皆制造业相，所有的业相都在对立面之间相互作用。善思、善言和善行制造好业相；恶思、恶言、恶行制造坏业相。但业相总在产生，永不停息，除非一个人有幸得到赛古鲁的恩典，获得证悟。

即使那些经年苦行的大瑜伽士——甚至那些抵达第六层面的人——也不能靠自身祛除其业相印象。他们在静心和三昧中所能做的，是阻止新业相的产生和发展。但过去许多岁月时代所积累的业相怎么办？它们滞留不去，连第六层面的圣人也不例外。哪怕（第四层面的）大瑜伽士用其全部的力量和能力，也不能摧毁之。只能凭借成道大师的恩典。他们通过根除心将业相毁灭，从而使一个人证悟。

连这样的大瑜伽士都无法摧毁其往世的业相，更何况你们这些普通人？你若问我，我会说：“什么都别做。”你若是做，就别在乎结果。

生生世世，你们积累了混杂的善恶业相，就像一个人白黑相间的头发和胡须。瑜伽士能在表面上去除业相，就像剃须。但赛古鲁能连根拔除；它们被永久拔除时，道路上的进步才有可能。心中的一切业相必须根除，从而不会再生。

因此，要想停止新业相的产生并且毁灭旧业相，就要去陪伴一位证悟的古鲁。一个有上帝意识的古鲁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焚烧一切——好的，坏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一切的业相。

第二天，巴巴去塔勒岗访问伽尼和拉姆玖的面粉厂；面粉厂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赫面粉厂。佳尔、贝拉姆、阿君和古斯塔吉随巴巴前往，他们于下午返回罗纳乌拉。

## 圈子的种子

后来，讨论有关赛古鲁的圈子时，巴巴揭示：

当一个男人或女人死后，他或她来世有时采用一个不同的人身。这个身体与前一个截然不同。哪怕出生千千万万次，也没有两个人身是相同的。但即使这方面也有例外。一个进入赛古鲁圈子的人，在成道之时，有着与他或她初进圈子时相近的形体和相同的性别。

当一个人成为圈子成员后，他或她在一百或两百年内获得证悟。在此期间，依据命运——进入圈子后消耗剩余的业相——一个人也许不得不出生一次，两次，三次乃至四次。不过，当证悟的时间到来时，这个人的形体与他或她初入圈子时相似，性别相同。

我当今圈子的种子是近四百年前的希瓦吉时代播下的。斯瓦米·罗姆达斯——希瓦吉的古鲁及那个时代的五位至师之一，播下了新灵性圈子的种子。现在，我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播下将来的新圈子的种子，它自现在起四至五百年后将完全显现。

大师和圈子成员在显现期间所采用的形体，与他们在至师播下种子的时代相似，性别相同。例如，斯瓦米·罗姆达斯为现在这个圈子播下种子时，我作为希瓦吉显现时，体形与我现在的体形相似。我目前的形体在许多方面都与希瓦吉相近。

大师喜欢整洁有序。第二天，发现茶壶没洗，巴巴很生气。他批评满德里：

在我的饮食方面，你们这些人最好注意洁净。对于我，净与不净都一样，但应完美地遵守其中的一项。你们若想要我保持清

洁，就应该尽可能留意让我的衣服、饮食保持彻底洁净。否则，我若是开始以不洁出现，会如此的肮脏，以致人们要三思之后才走近我！我能以最肮脏的方式，在毫不卫生的环境中生活，你们这些人绝对做不到。所以记住这一点。

当天，11月30日，美拉巴德其余的满德里到达罗纳乌拉。晚饭后，巴巴和满德里打牌，输者须做几个九十度屈膝。

12月1日，鲁斯特姆带领十二个留下来的学校孩子来到罗纳乌拉。但次日，巴巴遣尼萨尔把学生们送回阿美纳伽，指示他要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他们。尼萨尔将作为孩子们的教师，以便他们能够继续在美拉巴德接受教育。巴巴告诉尼萨尔，他将承担一切必要的费用，指示尼萨尔同家长取得联系，征得他们的同意。

在罗纳乌拉逗留期间，阿君·苏辟卡患了重病，被送往毕瓦卡医生的医院。巴巴敦促医生要不吝治疗。毕瓦卡是巴巴的最亲密门徒之一，他知道阿君深爱着大师，全心全意地照料阿君。巴巴经常去医院探望阿君，显示了对阿君的爱；虽然12月3日和4日有一大群人来达善，巴巴还是抽空去看望阿君，在护理方面对毕瓦卡医生作了详细指示。

## 火柴盒或苦力

在罗纳乌拉逗留10天后，巴巴决定和满德里于12月5日乘下午的火车赴孟买。动身前，巴巴再次问询伽尼和毕瓦卡医生，对阿君的护理作最后指示。命卡瑞姆和苏伯尼斯留下照料阿君。巴巴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阿君；给他最后的亲吻后离开。

没人知道载有阿君故事的书本

被那个最后亲吻彻底删去——

阿君的生命正转化为上帝的存在！

巴巴和满德里5点抵至达答尔火车站。由于这天是阿玛乌斯亚宗教节日——进行沐浴、祈祷和禁食的无月夜，纳沃和拉姆达斯无法为巴巴一行

安排交通工具前往住处。最后租了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巴巴和几个满德里去拉姆达斯在圣·克鲁斯的房子。女满德里随纳沃乘当地火车前往。

与之同时，在火车站，贝拉姆指挥男子们把又大又重的行李搬到对面的站台上，这项艰巨的任务令他们费尽气力。人们围观着这群不寻常的苦力。满德里租了一辆手推车运载行李，但过铁轨时，一个轮子卡住了。这时一列火车疾驰而来，大家使出浑身力气搬动轮子，推开小车。车刚一推离，火车就呼啸而过。危急关头，所有的人都不停地念巴巴的名。他们好不容易于那天夜里 10 点半到达拉姆达斯的住处，个个筋疲力尽。

第二天，巴巴作出日程安排，希望大家在孟买逗留期间遵循。他们都要在 6 点起床，夜里 10 点就寝。早晨吃奶茶和面饼；午餐米饭豆糊，晚饭面饼和一个菜。

几天后，12 月 10 日，巴巴向男满德里解释，他们得自己找工作。他说：“你们若不活动，就会生出懒散，这将对我未来的工作造成障碍。”起先，男子们讨论在旅馆或者工厂找工作，但古拉伯·夏和阿夫斯瑞建议他们在住地工作，糊火柴盒。巴巴同意，但补充说，若不能从中盈利，十二个满德里就得去作苦力。

古拉伯·夏、阿夫斯瑞和贝拉姆去火柴厂，买回给一千个火柴盒糊标签的材料。这项工作于次日开始。因大家都不熟悉这种工作，起初做得很慢。巴巴指示他们应在两天内学会制作。他亲自参加劳动，给单调乏味的工作注入庄重气氛。

12 月 12 日，巴巴指出：“每天应糊好 8 千个火柴盒；否则，你们应另找工作。”男子们请求巴巴允许他们继续这项工作，巴巴同意，并派阿夫斯瑞和另外两人去工厂带回完成任务所需的材料。

希芮茵母亲、玛妮和小阿迪有时来孟买看望巴巴。巴巴会和年幼的妹妹玩耍，喜欢她的甜蜜交谈。阿迪的机智和率真也让巴巴开心。

在孟买时，巴巴公开讨论未来的行程，建议了可能访问之地：波斯、贝拿勒斯、阿杰梅尔、纳西科和塔勒岗。所有人都愿意去罗纳乌拉附近的塔勒岗，于是给拉姆玖写信，要他做好必要的安排。

孟买逗留期间，与巴巴有亲密联系的人会依照他的指示来去。12月13日，纳迪沙去普纳，穆罕前往库哈普尔。

## 阿君和卡喀尔

第二天，卡瑞姆和苏伯尼斯来到孟买，汇报说阿君的病情恶化，情况危急。午夜，巴巴和阿迪·K·伊朗尼以及阿夫斯瑞去海滨散步。

12月16日，卡卡·夏哈内从阿美纳伽来见巴巴。第二天，古帕·斯瓦米、玛坦德，拉伽拉姆、瓦曼·苏伯尼斯、顾麦和阿迪回阿美纳伽各自的家；希芮茵、小阿迪和玛妮次日回普纳。12月19日星期天，巴巴去看望穆西·拉伊姆，和他待了几个小时。

从普纳传来不寻常的消息，说每天都有大群的人围在赫兹拉·巴巴简身边。这位老妪变得非常活跃，热情地欢迎人们，他们通常聚集在“滨江花园”的一棵大树下。她还经常乘坐马车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街头。

听此，美赫巴巴评论道：“这是巴巴简要离开肉身的信号，我现在应尽可能地待在她工作疆界的近处。”他提醒满德里，1918年赛巴巴去世前夕，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忽然取消了去孟加拉的旅行，回到（离舍地几英里外的）萨考利。

12月20和21日，拉姆达斯家从早到晚接待了从孟买来达善巴巴的许多新爱者。在这个场合，巴巴表示希望迁往普纳，堪·普度姆高兴地答应了巴巴的请求，到他位于辛哈伽的家里住，他等待着巴巴的最后决定。

巴巴12月13日曾遣巴拉·苏辟卡，去罗纳乌拉照料其兄阿君。四天后，他又把韦希奴派去。伽尼为巴巴寄来阿君的每日健康报告。担忧的毕瓦卡医生请来专家南吉医生，为阿君治疗，但后者的病情看起来是没有希望了。1926年12月22日，凌晨5点，阿君呼吸停止，念记巴巴至终。这个曾拥有一家烟草店的单纯的人，把一生交给了他最喜爱的朋友，并且作为弟子，一心一意地服务巴巴。多少次巴巴同阿君一起嚼烟叶，这些年间，他们又一起唱过多少赛古鲁图克拉姆的巴赞。

接到伽尼发来的通知阿君死亡的电报，巴巴对满德里指出：“在我看来，他的去世是件好事。去世前三天，他不停地看见我的真相，此时他和我在一起。他已经被给予一个巨大的灵性推动。”巴巴给伽尼发电报，为葬礼作出指示。伽尼遵令将阿君的遗体运往普纳，在那里为他举行了葬礼。

阿君去世当天，毕瓦卡医生亲自坐汽车来孟买，向巴巴详细汇报了阿君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毕瓦卡到后，未及说什么，巴巴就狡黠地问：“南吉医生的报酬是多少？”

毕瓦卡医生听此吃了一惊，巴巴问其原因，他说：“巴巴，您是大师；您知道一切！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我对此完全确信。事实是，就在我离开罗纳乌拉之前，南吉医生向我提出报酬一事，我刚到这儿，您就问起这个问题。我没跟您提它，是因为我是来向您汇报阿君最后几天的情况的。”他随后对巴巴讲了阿君的临终细节。对他怀着爱照料阿君至终，巴巴非常满意。之后巴巴通过汇票给南吉医生汇去报酬。

拉姆玖在塔勒岗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与之同时，12月23日，鲁斯特姆从阿美纳伽来，建议巴巴返回美拉巴德。令满德里吃惊的是，巴巴接受了鲁斯特姆的提议，因此开始为返回做准备。火柴盒工作停止，从而免去阿夫斯瑞每日头顶篮子搬运火柴的麻烦。

12月24日晚，巴巴和男女满德里在孟买逗留20天后，乘德里特快列车返回阿美纳伽，于第二天上午9点到达美拉巴德。他们刚一安顿下来，下午就传来医院管理者卡喀尔医生去世的消息。这样，在离开美拉巴德一个月的时间内，巴巴的两个亲密弟子，阿君和卡喀尔医生永远地达至巴巴。

# 神爱诚实

## 巴巴停止书写

回到美拉巴德，大师再次开始在小屋居住。男满德里住集体宿舍，女子们住在邮局里。每人都有具体的职责。12月31日，男校重建。由于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已拆除，集体宿舍被男满德里占用，新校在阿冉岗家属区夏哈内家从前居住的地方开课。巴巴任命潘多巴、拉姆禅德·伽德卡和尼萨尔为教师。

卡卡·夏哈内妻子的叔叔，拉姆禅德·巴普·卡里，是杜利亚的工程师，6个月前于5月间在美拉巴德第一次见到巴巴。他完全为巴巴吸引，把两个儿子巴卜和莫里送来学校学习。后来，出于对大师的深爱，他1930年代永久来美拉巴德伴随巴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卡里玛玛，意为卡里叔叔。

1926年12月31日，美赫巴巴给出最后一篇手写语录——论爱：

爱渗透整个宇宙，但爱有不同类型。在造物界无生命物中搏动的爱仅仅是吸引——如磁体的引力。在动物王国，鸟类和兽类中间有爱，但它受情欲支配，充满欲望和肉欲。肉欲意味着身体要求——吃，喝，生殖和恐惧。假设一只老虎捕获一头鹿，把它杀死吃掉；这也是爱，但它是最低类型的爱。想想看，在一个饥饿并通过杀死另一只无辜动物来满足饥饿的动物那里，爱降低到何等低劣层面。再想想看，爱者（老虎）又是怎样不厌其烦地秘密跟踪来追逐所爱（牺牲品，鹿）。

人类的爱有时也受情欲支配。一个人若是饥饿，他首先想到的是最喜欢的菜肴；他口水直流，渴望吃到。假如手边有甜拉都，他就想吞一肚子。这可称作拉都爱。一旦吃饱喝足，胃里满了，他便罢手。打一两个饱嗝，无饥饿也不再有了拉都爱。

有些人对金钱名誉的欲求超过理智，以致于不知饥饿和困倦。因此贪婪也是一种爱——金钱爱，名誉爱，伟大爱。动物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但一个真正的英雄则强烈渴望神爱之甘露，他是个例外。这种纯爱在常人中是找不到的。这种爱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大师给予的。

因此爱是一个，但它却有几个类型。最低级的是吸引。它随着进化发展，并转化为真爱。真爱仿佛一条静静流淌的溪流，清澈，平静，永恒，完美而纯洁。神爱是最高类型的爱，但它不是沉默的。它充满可怕的渴望，并不平静。进化、转世和内化之风，吹拂着吸引之溪流，经过无生命世界，在动物和人类世界将之转为大河，最终在证悟时将之化入神爱海洋。

1927年1月1日，星期六，大师沉默一年半，他写下如下讯息：“我打算明天起停止书写。我什么时间重新开始书写和讲话还不确定。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这完全取决于赫兹拉·巴巴简。”

巴巴收到许多新年贺卡，其中一张是一位名叫约瑟夫·R·内森的美国人所寄来的。巴巴对满德里的新年寄语是：“你们都必须坚守发电站。”

晚间巴巴问：“有谁愿意守夜？”许多人表示愿意，但巴巴选择马萨吉和贤卡纳施在小屋外值守。

从1月2日起，巴巴完全停止书写，开始通过手势或者指点报纸上的英文字母传递思想和情感。直到这个时候，由于巴巴活泼的天性，满德里几乎忘了他不说话，但当巴巴停止书写时，他们再次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点。

夜里9点，唱古吉拉特阿提。自那天起，巴巴允许每晚唱它。他全天禁食，没有吃喝任何东西。

1月3日，昵称“肥皂”的阿卜度·瑞曼从普纳来，试图向巴巴索取五千卢比，引起一阵骚乱。肥皂甚至宣称是巴巴简派他来的。巴巴坐在阳台上，连续几个小时耐心地向他解释自己对金钱的看法，但肥皂听不进。

巴巴随后指示满德里应付他，自己则走进集体宿舍。肥皂试图跟随，满德里拦住他。他不满大师对其要求的表面淡然，气冲冲地走到一棵树下坐着。

屋内，巴巴和满德里讨论他对肥皂的担心。头天刚被任命为巴巴勤务兵的查干，没有按头天巴巴的命令，拿走巴巴椅子边的石板，粉笔和其它书写工具。巴巴忽然在石板上涂写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提醒查干，他已决定停止写字，对他忘记拿走书写工具感到很生气。他随后冲出大厅，把自己锁在小屋，这天余下的时间一直待在那里。

美赫巴巴开始沉默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终会有出错，嘴里不小心冒出几个字的时候，但这种情况一次都未发生。在他停止书写的两天内，却因肥皂的干扰和查干的疏忽，出现了一次小失误。

肥皂独自坐了一阵儿，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给巴巴带话请求宽恕。巴巴把他叫到小屋，宽恕了他，给他一百卢比。不过，巴巴告诉肥皂，他从此与他再无任何的关系，他不可以来看他。

第二天，1月4日，巴巴阐释创世时，引用如下对句：

我是开始的那，

从我这里，产生世界和人类！

他又补充了下面的诗行：

是我开始了一切；

从我这里，上帝、人类及整个世界涌出。

巴巴随后创作了这首诗：

生命从我的本源，

最初漂流游弋。

从我中产生了

一切的拯救或惩罚力量！

男人女人与鸟兽

来自于我。  
在上帝之前，是我。  
在我之外之上，  
无处可去。  
爱我或不爱我，  
知我或不知我。  
我是那个不爱我的和爱我的。  
我是那个被打击的，  
我是那一击！

停止书写初期，美赫巴巴想要表达自己时，会拿起一张报纸，指点适当的字母或者词语。发现这种方法麻烦费时，禅吉就在一张纸上打出大写英文字母让巴巴使用。字太小了，彭度建议韦希奴做一张大一些的字母表让巴巴授述。

先是以黑体字把字母表印在纸上，之后印在硬纸板上，最后把字母刷写在一块小木板上。巴巴自1927年1月7日开始使用木板，按照他的希望，添加了1到0十个数字。通过字母板，巴巴再次开始无声地说话。他的手指在字母间快速移动，谈话流畅无间断。正如有一次他评论的那样：

“时时刻刻世界都在随我的手指起舞。”

1月11日上午，巴巴到阿美纳伽访问夏哈内的家；随后访问了其他几个爱者的家——拉亚·马如提·萨卡里、奇塔曼·拉奥、拉克斯曼·查德瑞，以及顾麦·K·伊朗尼的库希如大院。巴巴于三点返回美拉巴德。随行的满德里按照他的指示禁食，留在美拉巴德的人惊讶地吃到甜食。

第二天，巴巴和贝拉姆、帕椎、弟弟佳尔，佩苏和两个女满德里去普纳。在普纳，他在阿卜度拉·伽斐尔家吃午饭，随后回家看望父母。后来，他到卡斯巴佩斯访问萨达希乌·帕特尔的家，在那里，许多跟随者来达善。巴巴于当晚返回美拉巴德。

这个时期，要求满德里每天早晨静心一个小时。然而，1月14日，巴巴不再喜欢这种静心练习，对他们说：“总是像这样无所事事的静心不好。一个人必须得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巴巴邀请大家提议，该做什么类型的工作，但没人提出建议。

既然没人推荐任何的工作，巴巴就命所有的满德里每天早晨静心三个小时，听到这儿，彭度脱口而出：“巴巴，静心一个小时对我都很困难。我如何能一做三个小时？”这个回答让巴巴不悦，但经过一番讨论，命令被取消。

## 神爱诚实

1月中旬，达克回到美拉巴德，开始和满德里一起生活。虽然达克对巴巴的神性仍抱有疑虑，但有三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巴巴发现有一只装饮用水的陶罐没盖盖子。他让所有的人站成一排，生气地问：“你们为什么违反我的命令？水里发现虫子谁来负责？要是孩子喝了我们的水死去怎么办？”作为惩罚，巴巴开始用棍子挨个打满德里。达克也站在队列里，唯恐“巴巴身上激动的伊朗尼性格”，会让他忘了不打他的承诺，那是1925年巴巴收达克为教师时承许他的。巴巴沿着队列逐个杖击满德里一下，但他走向达克面前，只是笑笑——巴巴的微笑拥抱了他。下一刻，巴巴沿队列走下去，脸色严若从前。达克暗忖，“巴巴毕竟是巴巴——大师。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怒责中，展现出如此粲然的一笑。”

达克还目睹了另外一件打动他的事件。一位来自喀拉拉邦的印度教徒来达善巴巴，说：“我从贝拿勒斯来，在朝圣途中，不幸的是，我已身无分文。按照我的宗教，朝圣一结束，我就得宴请婆罗门。昨晚我躺在阿美纳伽火车站，为这个事担心。我睡着后，神出现在我的梦里，指示我去美拉巴德埃舍，说那里的美赫巴巴会满足我的需要。我欢喜地醒来，为此我今天谦卑地来找您，求您捐赠，帮助我履行宗教责任。”

巴巴狡黠地回答：“你说的没错。按照印度教教条，朝圣后有义务供养婆罗门。但昨夜我也在梦里见到神。他告诉我说，今天有一个撒谎的无赖会来要钱诓骗我。指示我不应给他一分钱，而是要把他打跑！”

听到这儿，此人吓傻了，知道自己的骗局已被识破。虽然自沉默以来巴巴未碰过钱，但他还是叫来贝拉姆，让贝拉姆给这个人一些卢比。他拿到钱后正要离去，巴巴严厉地提醒他说：“记住，神爱诚实。什么都瞒不过神。”

同时，达克奇怪巴巴明知那个人不诚实，为何还要给他钱。巴巴解释道：“这个人知道我已识破他，他将永远铭记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事。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美赫巴巴尽管看穿了他，还是给了他钱。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了下一次他再试图骗人时，会记起我，断了这个念头，并改邪归正。”大师的智慧深深打动了达克。

巴巴随后锐利地对满德里说：

**一切皆一，这个一体性完全不可分。**

**你们若以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

**我将让你们体验那个一体性。**

接着满德里达善巴巴，顶礼巴巴。达克对向一个伊朗尼顶礼而犹豫不决，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好处，但转念又想：“达善巴巴又有什么害处呢？”他带着这些矛盾念头，慢慢走向巴巴。巴巴抬眼看他，达克顿时泪如泉涌。所有的疑虑抛之脑后，他俯倒在巴巴脚前。巴巴示意满德里扶起达克。过后达克纳闷他怀疑的头脑是怎么发生转变，他是怎么变得如此确信美赫巴巴的神性的。

## 留在大师身边

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后，星期四和星期天的定期公开达善再次开始，吸引了大群的人。达善活动在宝·萨赫伯和其他人的巴赞唱诵中达至高潮。在唱诵和激动中，大师的沉默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力量。可以说，随着神圣

歌曲的无比回响，听者被带入狂喜状态，宇宙诸音在美赫巴巴的沉默中安静下来。

在1月16日的一次群众达善中，巴巴给纽瑟文·萨达授述讯息时，忽然指出：“明天我得挖一个三至四英尺深的坑。”巴巴很快转移话题，开始说别的事情，因此纽瑟文和其他人没听懂巴巴的意思。

第二天，一位名叫瓦兹亚的穆斯林老人在美拉巴德去世，巴巴话里的意思才显示出来。这个穆斯林的葬礼在巴巴面前举行。遗体被清洗并盖上巴巴的床单。巴巴协助把棺材抬到墓穴。遗体下葬时，巴巴让卡瑞姆念诵穆斯林祷文。

1月20日，巴巴警告男满德里：“我对你们的态度和行事方式深感不安。我不想把任何人留在我身边。最好你们都各自回家去。我不会强迫任何人跟我在一起。我将去我喜欢的地方，乐得一个人待着。”

巴巴定下每个人离去的日期和时间。满德里既紧张又害怕，最后请求巴巴宽恕他们的轻率，恳求他允许他们留下来。

巴巴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但有以下条件：

**在我打破沉默之前，你们所有的人都应留在我身边。我将自己决定打破沉默的时间，谁都不应希望或预期我何时打破沉默。也许在一天、一年或者十年后。你们这些和我一起生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向我要钱。**

满德里接受了这些条件，巴巴叫人拿来檀香木，命令点起火堆。指示他们宣誓接受，将一块檀香木投入火中作为象征，满德里照办了。巴巴以这种方式宽恕了满德里，他们深感臣服。

仪式后，巴巴和六位满德里坐鲁斯特姆的汽车去15英里远的坪坡岗水库。巴巴继续一整天禁食。回来后不久，巴巴说：“从现在起我将闭关许多天。”随后走进小屋，关上房门。

次日，巴巴把禅吉叫到小屋，向他解释：“我打算在美拉巴德办一所中学，但我不能让满德里做所有的工作。我们应雇佣教师。”

最后他说：“我很高兴满德里决定和我一起生活，这足以让他们远离摩耶的两个最大诱惑——对女人和财富的欲望。”

# 真正的人

## 宇宙的控制

1月22日，圣雄甘地的一位跟随者，K·K·玛尼卡来到。巴巴在闭关，但还是允许他通过小屋的窗户达善。在看见巴巴的脸几分钟内，玛尼卡说他“融入了从窗内射出的神圣光芒”。经过这次内在体验，他对美赫巴巴的神性深信不疑。

在小屋内闭关两天后，1月23日，巴巴离开小屋。他召开会议，讨论建学校、医院和药局等问题，最后他说：“这些工程将在永久基础上建设。学校将招收150位住校生，必须为他们提供食宿。”

有人提到美拉巴德缺水的问题，巴巴指出，“别担心这个。我保证你们会有充足的水。”接着讨论向政府申请办校许可事宜。满德里感到即便征得官方同意，也不会适合巴巴的目的，因为他的计划不会与法定的教学方式一样。巴巴指示满德里调研所有的法律规定和官方文件，并相应行事，以满足政府的一切要求。

次日，潘多巴的兄弟拿出一份学校建设方案，巴巴仔细审阅。与此同时，鲁斯特姆组织开挖新井。

1月25日上午，在讨论有关新学校的计划时，提到印度军队被英国政府派往中国的话题。巴巴预言：

**派遣印度军队到异国参战是英国政府的错误政策。这种事情若继续下去，它将在全世界失去声誉。这种摩擦和敌意若不就此停止，达成某种和解，英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并将失去一切——包括自身的荣誉和在世界上的帝国地位。他们的卑鄙游戏和外交政策几乎使全世界与他们为敌。他们利用政治外交对许多人和许多国家施行不义，必将为之受罚。**

不过，中国人反抗英国其实是俄国人的作为。俄国坐观不动，却用针头刺激中国反击。

有人指出，如发生战争，美拉巴德地产有可能被占领，巴巴回答：“别担心这个。把新学校建起来。我保证没人到这里来。我将告诉英国人我不会离开。看看他们会怎样。”

他补充道：“赛巴巴是至师之王，但我是至师之师！赛巴巴坐在舍地抽水烟袋时，他实际上在控制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没人知道这个。同理，我在这儿同你们说着话，但我在坐在这儿的的同时，却控制着整个宇宙和其中的一切。”

巴巴随后讲道：“昨天夜里 12 点至凌晨 2 点，我身体的左侧突然僵硬不堪，血液循环彻底停止，我好像瘫痪了一般。我艰难地设法叫来马萨吉，他和凯库希如为我按摩，备茶，治疗两个小时。这虽然有所帮助，但我的左半身仍感到很虚弱，尚未恢复正常。”

一位名叫达斯托·凯克巴德的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在阿美纳伽去世。有人提到牧师的死亡，引出美赫巴巴的尖锐反应：

所有这些帕西牧师、印度梵学家以及穆斯林法学家，向人布道讲经仅仅是为了赚取钱财。他们依照宗教习俗主持婚礼，祝福结婚的男女。过一段时间，新婚夫妇便开始争吵，他们的祝福哪儿去了？他们无能为力！

夫妻双方需要相爱才能和谐相处。但人们为了得到牧师的祝福，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牧师们莫名其妙地念念有词！天真的人们满足于这种习俗，这种闹剧的延续要归咎他们。宾朋满座，牧师祝福，众人在婚宴上大吃大喝。但过不了多久，受祝福的新人就开始争吵。这是何种的虚假？牧师们以宗教的名义设立仪式教规，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宗教的实质荡然无存。

1 月 28 日是赫兹拉·巴巴简的生日，学校只上半天课。教师潘多巴忘了向学生们解释这位老妪生日的意义；结果男孩们晚间没人来参加生日庆

祝。巴巴非常生气，命令把特意准备的饭菜倒掉！满德里不情愿地执行他的命令后，巴巴给他们分发面包，让他们就着水吃。

过了一会儿，巴巴想起阿君，伤心地说：“每一次活动前，阿君都会操劳安排一整夜。他总是对工作关心负责，准备好一切。”忧郁情绪消失后，巴巴给满德里发甜食，留声机一边播放音乐。

1月底，马诺哈·曼吉瓦拉带子女们来达善。他妻子最近过世，他极其悲痛。巴巴建议说：“再婚吧。你将有一个英俊幸运的儿子。为什么对失去妻子烦恼不安？结婚过家庭生活并不是束缚。是头脑需要在一切情况下平静。谈说摆脱家庭容易，弃世却很难，只对真正有勇气者有可能。所以最好再次结婚，放弃所有的弃世念头。我访问你家时，你妻子唱诵我的阿提，得到了祝福。”

## 反弹力量

1927年2月1日，巴巴只饮水未进食。当天，又一次讨论办新校事宜，巴巴在场。鲁斯特姆、贝拉姆、禅吉、韦希奴和阿夫斯瑞愿负责该项目。讨论了重建学校的费用，大家一致同意应马上动工，不必要浪费钱建一座永久建筑。彭度问鲁斯特姆是否同意这个计划，因为他赞成建大房舍。巴巴笑了，开始往墙上扔皮球——一起先较轻，而后更有力。他解释道：

球将以你投掷的力度向你反弹。墙是静止不动的——什么都不做——这方面它就像赛古鲁。使多大的劲儿掷球，以便它反弹回来时可以抓到它，这取决于你。

同理，做任何事或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你应该首先决定用多大的力。你得弄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相应行动。在建房这件事中，假如你更关注的是外表和美观这些小事，费用自然会增加。先看看你们的财力再做决定。倘若你们为了房屋的舒适美观而超支，它反而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我就像这面墙——什么都不做。你们得投球并抓住它。因此，用不劳累就能轻松抓住它的方式掷球。记住要三思而行！

这个期间，为阿冉岗贱民家庭的大龄男孩在阿美纳伽安排了工作，幼龄男孩在家属区的学校上学。然而这些小男孩总是淘气滋事，不断违背巴巴的命令，天天都有对他们的怨辞。因此，2月1日，根据巴巴的命令，把贱民孩子送回家，学校迁到美拉巴德。只留下5个孩子，其中两名是卡里玛玛的儿子——莫里和巴卜。后来宽恕了贱民孩子，并允许他们回到学校。

第二天，帕椎开始和马萨吉及贤卡纳施共同在小屋外守夜，巴巴在屋内禁食。

当天稍晚，古帕·斯瓦米来到美拉巴德，带来有关维布提的不幸消息。维布提1925年到美拉巴德居住。巴巴12月去孟买时，维布提去了纳西科。现在他在纳西科对人们说，他是美赫巴巴的大弟子。他的自欺到了要人们达善他，向他顶礼的程度。巴巴听到这个非常不悦，对这种谎言和虚伪作出警告：

一个人不是圣雄（高级灵魂）或圣人，却误导并让人相信自己，又有什么意义？一个人要想成为大师，就必须与神合一！必须证悟！从灵性角度看，一个人没有体验，却让人们相信他是古鲁（灵性导师）或者大师，乃是罪大恶极。这是在误导大众，是最恶劣的欺骗。

一个人应该首先与神合一并且体验神性；然后才适合被称作大师。但没有体验就那么做，乃是不可想象的大罪孽。一个人决不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证悟真理，无论他的成道愿望多么强烈，也不会实现。这样的行为使一个人脱离大师的视线，绝对得不到他的恩典。相反，他会邀来大师的愤怒，最终后果是可怕的。这样的人应被剁成肉块！

巴巴改变话题，转而指责古帕·斯瓦米：“你为何违反我的命令给病人药物？你这么做也许是为了服务，但违背我的命令，服务又有何用？”古帕申辩说他没给过任何人药品。他只是在征求许可，努力不含私利地服务他人。

巴巴饶恕他，问：“你想留在美拉巴德还是离开？”古帕表示希望留下来，巴巴准许。古帕随即去孟买取行李。

第二天，2月3日，鲁斯特姆也搬到美拉巴德和男满德里一起居住。

## 新学校计划

2月6日，巴巴禁食6天后，吃了些食物。之前他曾与纽瑟文·萨达计划建一所中学。纽瑟文带来学校的广告样板，准备在各杂志和报纸上发布。巴巴审阅了广告，并作了修改。

讨论入学政策时，巴巴说，要让家长们明白，只有那些准备好完成学业的孩子才可以入学。必修课可能需要两到七年的时间。为了让孩子们得到在大师身边的最大好处，不主张让孩子们回家——紧急情况例外。教学重点授予灵性课程。巴巴指出：“学校应该让孩子们能够进入灵性道路，并获得在我身边的益处，从而改善他们的道德和生活行为。”

第二天，巴巴宣布：“将不给新学校的教师发工资。将给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满德里反对，说要找到既胜任又有弃世倾向的教师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最初给教师们付工资，逐渐地会发现那些寻求真理，并愿意无偿教学的无私者的。

鲁斯特姆接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所慈善灵性学校将给人们造成好印象，巴巴的名将广泛传播。将找到很多愿意献身灵性事业的人。但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们产生信心——美赫巴巴是至师，人身上帝？为此，巴巴本人应做内在工作；否则将很难找到好教师。”

巴巴似乎接受了鲁斯特姆的观点，因为他点头赞成，并同意雇教师。巴巴的希望是为了灵性利益，让孩子们和教师住在美拉巴德；他的本意是，教师不应为钱而来，因为那些只为钱工作的人不会全心全意地服务。

两个小时后，巴巴再次召集满德里，作出如下的神秘评论：

**这次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你们问世人将怎样知道我是人身上帝、至师或者是伟大的灵性权威，你们将如何让人们确信这一点。**

听到这个，我现在发现我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至师——迄今为止我一直宣称的。我那么做只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我。我是个普通人！那些抱有灵性进步希望或希冀赐福者，现在将从我这里一无所得。我自己尚未体验上帝，如何能让别人达善见神？

因此你们这些想同我在一起的人，应自愿留下，并且确信明白，从我这里你们将一无所获。我特此收回我从你们那里索取的一切协议、口头承诺和神圣誓言，让你们摆脱我施加给你们的一切限制。如果你们有谁还希望同我在一起，就应怀着这样的认识——我不是神，只是个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期望从我这里获得任何的灵性或物质利益。你们将仅仅得到食物和衣服，别无其它。但和我在一起，你们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

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绝对是乌有。完全不真实。它仅仅是个梦，是个幻相。我已完全知道并且体验了这么多，仅此而已。我不希望谈说上帝。因此我将只留下几个合适的人在我身边，让他们远离淫欲、贪婪和嗔怒等世俗执著。

尽管如此，满德里仍表示愿意继续和巴巴在一起。为了庆祝其决定，打了一场板球比赛，巴巴随后款待各位奶茶。与此同时，凯库希如·玛萨带妻子苏娜和女儿蔻诗德从孟买来，开始在美拉巴德居住。

2月8日，满德里签了新协议，承诺和巴巴一起生活三年。

次日，一群基督徒来见巴巴，为其学校募捐。巴巴含笑问：“你们遵循基督的教导吗？”他们回答说遵循。巴巴提醒道：“基督的教导是放弃一切，跟随他。这意味着你们必须放弃嗔怒、淫欲和贪婪。你们做到了吗？”他们诚实地回答说没有。“这么说来，”巴巴授述，“我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已放弃了一切。”他们被巴巴简单的话语深深打动，邀请巴巴访问他们的学校。

## 真正的人

2月10日，巴巴就是否办中学再次征求满德里的意见。没人对这个想法表现出热情，巴巴说：“在我的满德里当中，我找不到一个热情诚实，愿挑起这项责任的工作者。我想忘掉整个计划，只让小学继续下去。除了这所学校，我还计划为穷人开办免费药局。”

满德里其实是对再办一所学校的前景热情不起来。赫兹拉·巴巴简学校被忽然拆除时，他们曾为之震惊，感到即使新学校建起来，也会最终拆除。因而提不起兴趣。

2月11日，清晨5点半，巴巴和满德里步行去阿库纳参加查干的姨妹，苏玛缇的婚礼。出发前巴巴指示查干：“你走在前面带路；我走你后面。”但查干拒绝。巴巴警告他：“记住，要当心。小心莫让摩耶的洪流挟走。”巴巴随后对全体满德里说：“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要成为英雄难乎其难。”

巴巴到达查干岳父家时，那里甚至没人给他拿把椅子。巴巴同男子们坐在外面。查干的亲友质问查干，盛气凌人地说：“你不爱你的妻子吗？你要是不想和她在一起，干吗还要娶她？跟着这个圣人卜阿，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巴巴曾令查干和妻子共住一个小屋，但不许碰她——除了每天给她戴一次花环。此次婚礼前，妻子香塔拜和父母一起住了几天，她父亲楚姆巴克·巴德维听说这个命令，异常气恼。一见巴巴，就大加辱骂。“没有哪个圣人给过这样的命令。你竟敢拆散一对夫妻。你不是圣人，是冒牌！”

如此刻薄的指责在婚礼上频繁出现。巴巴不予理会，只是默然一笑。仪式结束后，巴巴表示希望离开，他离开时，甚至没有人向他合掌致意。查干在岳父母家留下来。

回美拉巴德的路上，对巴德维的无礼行为，巴巴评论道：“对我们赛古鲁而言，这些辱骂无异于麻雀的叽叽喳喳，仅此而已。”

说到查干，巴巴指出：“我一直提醒满德里要作个明确的决定，要么和我在一起，要么不。查干决定留在我身边——放弃一切。他应该坚持自己的决定，尤其是邀我去他家的时候。他不该留在岳父母那里。他若是有任何的理智，就会陪我一起回美拉巴德。他还不够成熟，无经验。我今天早晨提醒你们这个事实——你们当中没有一个真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暗示的就是查干。”

巴巴随后评论内在道路：

**通往神的道路不是玫瑰花床！而是无比艰辛。看看你自己的影子；它似乎离你那么近，但你抓抓试试。你越抓，它跑得越远。你可以追到世界末日，但它不会被你抓住。上帝不但与你相连，而且就在你之内。然而，虽然他与你近在咫尺，你却看不到他——更别说抓住他了。**

**如此近又如此怪；如此远且如此艰，**

**神是如此难企及！**

**要知道，看见或者证悟神实际上等于死亡——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因在婚礼上未得到食物，巴巴随后转向达克，问大家的茶和早餐怎么解决。达克说他有个认识的人就住在附近，急忙去往他家。这个人家里挂着巴巴的照片，得到亲自服侍大师的稀有机会，令他欣喜不已。巴巴的亲临祝福了这个家庭，大家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回到美拉巴德。

巴巴对查干的表现感到痛心，他说：“我必须找回这只丢失的羊羔。”他遣韦希奴到阿库纳带话给查干，叫他吃过饭就回美拉巴德。巴巴对满德里评论说：“查干是个很真诚有爱心的人，迄今为止，他一直是让我满意的，致使我给了他一个推进。但他今天的行为令人失望。”

巴巴安排香塔拜到美拉巴德居住，并给查干的岳父母捎话，说查干10天后会来接妻子去埃舍。

当晚7点，巴巴到阿美纳伽参加拉姆禅德·伽德卡的婚礼。巴巴一直在等查干，但他仍未从阿库纳返回。因要迟了，巴巴和满德里便去参加婚

礼，在那里，他受到最高的礼遇。堪霍巴被幸福淹没。客人们涌向大师求达善，把已经开始的婚礼搁在一边。巴巴被花环覆盖，宾客们淌下喜悦的泪水。受邀的客人大多来自低微的工匠种姓，这样一位非凡的客人光临，使他们深为感动。这是堪霍巴第一次有机会招待巴巴满德里中间的高种姓婆罗门，他们得到丰盛的大餐款待。堪霍巴注意到巴巴穿着 1922 年，巴巴在普纳的弗格森路边的棚屋居住时，他为巴巴缝制的凉鞋，为此感动不已。

婚礼后，巴巴返回美拉巴德。路上他不断提起查干，显出他是多么地爱他。

至爱对其爱者无微不至，  
即使爱者在千万次人生中  
施行最严苛的苦行和最严厉的忏悔  
试图偿还他的爱——他们也无法做到。

查干已遵巴巴的指示返回，但那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使他的情感动荡不安。他没回美拉巴德，而是留在了阿冉岗。他脱去衣服，交给警察；只穿着围腰，走到田野里，准备自杀。几个村民跟着他，一个小时后，把他带回阿冉岗。人们说服查干穿上自己的衣服，他于当晚 8 点回到美拉巴德。

巴巴从阿美纳伽返回，听说查干回来了，就把他叫来，听他解释。查干说：“我除了和我妻子讲话，什么也没做。香塔拜抱怨说她父母和亲戚都嘲笑她。她希望和我一起生活，并同意我走灵性道路，她不会强迫我过家庭生活。她也愿意过简单的、灵性的生活。”

巴巴听了感到满意，但还是对此表示惊讶，他宽恕了查干，让他再次发誓服从巴巴的指示。这样，巴巴虽然受到那些人的侮辱，但他的弟子又回到了圈子里的位置，那才是大师真正关心的事情。

这个时期，伽德卡和妻子雅萧达到美拉巴德居住，两人都在学校里作教师。巴巴也命令伽德卡不许碰妻子。雅萧达会早早起床，工作一整天。

她非常虔诚，并且服从巴巴的命令，在他们居住的小屋多次念巴巴的名。9个月后，雅萧达患了重病，在美拉巴德去世。

# 心的运作

## 甘地访问阿美纳伽

圣雄甘地正巡回印度做政治竞选，计划于2月12日访问阿美纳伽。禅吉建议让他来美拉巴德。巴巴不以为然，授述如下：

为什么应该特意安排甘地来这儿？这没有必要。他要来就应怀着爱自己来。道路上唯有爱重要，爱是进入这条路线所需的唯一资格。不管一个人是皇帝还是国王，没有爱谁都不能进入道路。物质或社会高位对一个人进入灵性道路，或在灵性道路上取得进步并无帮助。

2月13日，在讨论心、业相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时，巴巴解释：

消耗旧业相和制造新业相的过程适用于普通人——人类大众。然而，对其圈子成员，赛古鲁则终止这种新业相的制造并逐步消灭旧业相。全部业相一经消除，便立即给予证悟。

对于消除业相的过程，赛古鲁圈子成员的心的运作，就像一个只朝一个方向转动的轮子；其他人心的运作，则像一个先朝一个方向后朝另一个方向转动的轮子，如同钟表的摆轮。总之，新旧业相的总消灭让一个人证悟做好准备。

就证悟者而言，只有那些证悟后下降履行宇宙职责的人，了解并知道世界和心的运作。普通人就如同得到一面镜子的孩子。孩子会怎么做？他盯着镜子，由于完全不知道且意识不到自己的影像，而使劲击打镜子里那个人的脸。

一个理性上成熟得多的成年人绝不会那样行为。他在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认识并明白这个自我影像只是镜子的反射，该影像是假的，他自己才是真的——存在的。这就如同那些证悟后为了宇宙职责回到世间的人；在他们看来，你们都像是孩子。

巴巴画了一幅草图，将普通人心的运作（转动）方式与至师圈子成员的心进行对照。

2月17日，巴巴在上美拉巴德水塔对面给150个穷孩子洗澡，亲手给他们盛饭。满德里也吃了同样的食物，所有的人于1点回到下美拉巴德。

活动由贝拉姆负责安排，他对巴巴抱怨，说满德里下山时没把活动物品带回，因此巴巴拿了几样东西，亲自带下山。但贝拉姆弄错了，因为一些满德里已送回不少东西，正返回山上来取余下的物品。巴巴批评了贝拉姆的错误判断。

2月18日，满德里全都早早起床，4点沐浴。当天是巴巴33岁生日。锣声敲响，所有人都聚在巴巴身边，巴巴给每个人盛拉瓦（一种甜食），外加两片奎宁。之后巴巴去邮局女子们的住处，受邀坐在一个临时做成的摇篮里，女子们边摇边唱“奎师那摇篮曲”。

巴巴从女子们的住处出来，拉亚报告说，他看见圣雄甘地正朝美拉巴德走来。巴巴评论道：“他的时间还未到。他不会来这儿。他若是来了，我将不得不再次开始书写，向他解释很多事情。”甘地是为一次政治会议来阿美纳伽的，此时正在通往美拉巴德的路上晨练散步。纽瑟文·萨达和奇库卡陪伴着他。他们向甘地谈到美赫巴巴，说巴巴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大弟子。听到马哈拉吉的名字，甘地吃了一惊，很快转移话题，没有表示任何想见美赫巴巴的愿望。

甘地回避见美赫巴巴是有原因的。1923年，鲁斯特姆遵巴巴之令，给甘地寄去一本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穷人的保护者》。甘地读后，去萨考利拜见马哈拉吉。然而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这样一位大师的行为方式，往往神秘莫测。当时，马哈拉吉的情绪处于一种可怕的火烈状态，责骂身边的那些人和接近他的每一个人。甘地因不了解马哈拉吉的火爆脾气，被他赤裸的圣徒形象和不体面的举止所震惊。

巴巴后来再次谈到甘地的时间未到，说纽瑟文不必为没能把甘地带到美拉巴德而失望。

## 三十三岁生日

与此同时，生日庆典开始，首先举行洗浴仪式。巴巴坐在凳子上，允许每个跟随者往他身上倒一杯温水。巴巴穿上盛装，开始施达善。很多人从周围村落及阿美纳伽城里赶来，大都带来了花环，一个接一个为巴巴戴上。巴巴的身体自颈部以下被鲜花覆盖。

有个事件表明，美赫巴巴是怎样承受爱者造成的痛苦的。有人给巴巴戴了一只玫瑰花环，不知里面有几只蚂蚁在做窝。不一会儿，蚂蚁开始叮咬巴巴，巴巴的脸变得通红，但他没停止达善，继续对顶礼他的每个人微笑。有人叫道：“快看巴巴；他是怎样荣光满面！他的脸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还有人说：“巴巴的脸颊像粉红色的玫瑰！”

直到满德里从巴巴颈上取下花环堆时才发现蚁群。巴巴无奈地打手势说：“我的脸又红又肿，是因蚂蚁叮咬，而非神圣光辉。看看我不得不忍受的爱者造成的痛苦。他们总是希望给我戴花环，为了让他们高兴，我允许这样，但我得怎样受苦。这就是我的命运。”

庆祝活动在美拉巴德山上闭幕。人们把轿子装饰一新，晚间组成了一个队伍。巴巴没坐轿子，更喜欢和队伍一起走上山。山上有巴赞节目，安伽尔·普利得讲述《往世书》中的故事。巴巴接着发帕萨德。在人们强烈要求下，巴巴坐轿子下山，庆祝活动随之结束。

美婍·J·伊朗尼在大师圈子里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她是个非凡的纯洁敏感和有洞察力的年轻女子。美婍喜爱阅读，来美拉巴德居住时，随身带来几本小说。这个时期，巴巴禁止美婍读或者写任何东西，因此她把她的书全部送给了阿美纳伽图书馆。巴巴的命令非常严格，连瓶子和铁皮桶上的标签都必须用白纸覆盖，以免美婍无意间读到。除巴巴外，她还不可与其他男子交谈、看见或者碰触他们。

## 唯有一体性

2月19日，大师去阿美纳伽的夏哈内家，有人问他何时打破沉默。巴巴的回答震惊了在场的每个人：“我将于5天内开口说话！”他甚至指示伽尼把这个记下来。

大师的一个跟随者，萨达希乌·M·鲍克，是“阿美纳伽国立学校”校长。鲍克一次告诉满德里：“我静心已有25年了，什么都没得到。但在美赫巴巴足前，我有了一些体验。”鲍克对在美拉巴德办中学的计划很感兴趣，并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鲁斯特姆已在美拉巴德打了几口井，但仍未找到充足的水源。巴巴神秘地对他说：“我掌握着世界的钥匙，但这里的供水职责分派给了特使。”巴巴随后指示他挖到一百英尺的深度，若还找不到水，就应该换个地方试试。

2月22日，巴巴问满德里：“你们能想到的最坏的监狱是什么？”有人回答是古吉拉特邦的萨巴马提监狱，有人说是阿美纳伽的威萨普尔监狱，还有人说是普纳的耶拉乌达监狱。巴巴笑了，指出：“人身是世上最坏的监狱！”

提到宗教，美赫巴巴说：

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牧师相互攻击对方的宗教，可你们知道宗教是什么吗？宗教是笼子，遵从它的人皆是关在笼子里的鸟。放弃个人的宗教去采纳另一个，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从一个笼子进入另一个笼子。必须割断鸟翅膀上的铁丝。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个人努力摆脱自身束缚；比如通过弃世或者不关心饮食。但更重要的是，应通过爱来努力割断绳索；要爱神，因为赛古鲁来时，会割断绳索，释放鸟儿。

美赫巴巴总结道：

我是基督，世界因我而存在！对于我，没有时间、空间、原因、结果、二元，或者除我之外的任何东西。唯有一体性。

应鲍克邀请,2月26日,巴巴同几个满德里访问“阿美纳伽国立学校”,受到热情欢迎。这一次,鲍克宣布即将开办美赫埃舍学校。他在欢迎致辞中说:“不久的将来,将在圣地美拉巴德开设一所寄宿学校,孩子们将在那里得到免费衣食。学校将命名为美赫埃舍学校。孩子们还将在那里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孩子们将得到的最大利益,是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的神圣陪伴,其意义超出我们的理解。”

为村民和居住美拉巴德的几个孩子开办的小学,于3月1日在集体宿舍复课。巴巴任命达克为校长,禅吉为副校长,指定美恒达格、尼萨尔、韦希奴和一个名叫盖克瓦德的人为教师。一周后,尼萨尔调到“阿美纳伽国立学校”,查干接任他的位置。作为满德里成员的禅吉、韦希奴和查干没有工资,但其他的教师则领薪水。

3月7日,禅吉将他在普纳的所有亲属带到美拉巴德。禅吉的哥哥纳罗吉·H·达达禅吉签约在普纳为帕西人承建一所男生宿舍,已同家人在那里住了些时日。纳罗吉的家人有他的妻子巴查麦;三个女儿阿娜瓦丝、娜格丝和罗姐;四个月大的儿子特姆通。

他们还带来个相当不情愿的年轻亲戚,在普纳与他们同住一处。他叫美赫吉·艾德希尔·卡卡里亚。美赫吉原是被他们劝来阿美纳伽野餐的。达达禅吉一家到达美拉巴德,第一眼看见大师,就被他的光辉和发光的脸庞深深打动。

他的面容与众不同;  
属于非凡的神圣存在,  
他的眼睛与众不同,  
能穿透人心,看见最内核。

达达禅吉家是孟买的帕西家庭,他们触摸巴巴的足表达敬意,虽然这不符合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习惯。但美赫吉这个纳乌萨利地区帕西牧师之子,只是远远地合掌致意。巴巴询问每个人的健康后,打手势问美赫吉:“你做什么工作?”他回答说他在攻读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巴巴又问:“你毕业后做什么?”美赫吉回答说,他将取得理学士学位。巴巴笑道:“你为

什么不来我的学校做教师？”美赫吉对此似乎不悦，巴巴补充道：“好吧，考完试再说；但你若是没通过，可要回来。”美赫吉没有言语。

巴巴注视着特姆通，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爱抚亲吻好长时间。从那天起，达达禅吉全家开始被大师的神爱吸引。纳罗吉同家人和美赫吉晚上离去。

自从1926年年底从孟买返回，巴巴一直住在下美拉巴德的小屋，但从1927年3月9日起，他开始在度内边的桌屋过夜。手磨安装在门边，他又开始每天几个小时磨玉米。巴巴搬到桌屋时，对满德里神秘地说：“我将在这里待一千两百年！”

两天后巴巴磨玉米时，磨钉脱落。巴巴评论道：“这是我的命运。这只是我的运气。”但钉子很快复位，手磨修好。

当天，3月11日，讨论了未来的美赫埃舍学校，巴巴的话让满德里吃惊：“无论世俗学问还是博爱理想，二者都不重要。”他接着解释说：“我希望授予灵性教育，它不是靠学习得来的；我将让学校作为媒介。”

人们发现马达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从萨考利送来的一只狗，会经常坐在巴巴的座位前。午饭锣响，马达利会第一个跑来，晚间唱阿提，他也会在场。但3月14日，这只狗在度内附近被一辆过路的卡车轧死。掩埋马达利时，巴巴在场。巴巴后来向满德里透露：“马达利非常幸运。他下一生将出生为人。”

响亮的锣声不仅用来宣布开饭，还是巴巴随时召集满德里的方式。白天他经常召唤他们，他们只得停下一切，立即来见他。巴巴有时会宣布：“今晚我要滑稽小品，要保证有趣好看。”有时他会召集他们打板球或者踢足球。

## 化作尘土

一位名叫纳拉延的弃世云游僧，遵照巴巴的指示，两周以来一直待在美拉巴德的一棵树下念神名。他渴望成道，巴巴向他保证，他若服从巴巴，就会达到目的。3月16日，纳拉延吃午饭时，无意间听到隔壁房间满德里

的谈话。其中一人嘀咕道：“五年来我们流血流汗也没能瞥一眼上帝！那个弃世僧凭什么指望半年之内体验上帝？他必须得付出代价。”听到这儿，弃世僧对巴巴起了二心，他没告知任何人，就溜走了，从此再无音信。

当天下午，又有两个弃世者来到美拉巴德，他们获准逗留几日。

3月17日星期四，是印度教的胡里火节，大群的人来达善巴巴。晚间挖了个浅坑，度内火点燃。接着是阿塔-帕塔游戏。见满德里玩得不认真，巴巴指出：“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心全意地做。要投入你的整个身心，不管是游戏还是工作。”

3月18日，鲁斯特姆从美拉巴德迁回阿美纳伽，同妻子和孩子们住在库希如大院。巴巴建议他定期来美拉巴德，他从第二天开始来访，通常带着家眷。

次日，鲍克来见巴巴，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鲍克准备好按巴巴的指示，在阿美纳伽设立美赫埃舍学校。巴巴向鲍克建议，如能说服纽瑟文·萨达放弃从政，就让他做鲍克的助手。

3月20日，巴巴同18名满德里去阿美纳伽，看望一位叫拉亚的跟随者。在拉亚家里唱诵了巴巴的阿提。瑙萨里的文学学者索拉伯·德赛也来见巴巴，为再一次来到巴巴跟前而深深感动。他带侄子弥奴·贝拉姆·德赛来见巴巴。巴巴接着访问了宝·萨赫伯·万伽里、达克和堪霍巴·伽德卡的家，最后去库希如大院，随后返回美拉巴德。

3月21日是伊朗人和帕西人的新年春节。巴巴被沐浴和顶礼，阿提被唱。索拉伯·德赛走在巴巴身后时，习惯于收集巴巴脚下的尘土。他一边做，一边想别人看着一定觉得可笑。巴巴停下，对索拉伯说：“大师足下尘土的意义超出人的想象。正如尘土为人践踏却无怨言一样，一个始终处于我足下的人将升至顶点。你们的傲慢、自负和骄傲将化作尘土，只有那时你的尘土的全部荣光才能看见。”

巴巴的话让索拉伯狂喜不已。他萌生了想得到一张大师照片的愿望，但羞于开口。没等他要，巴巴慈爱地递给他一张照片，从而使索拉伯对大

师的无所不知坚信不疑。索拉伯俯倒在地，顶礼巴巴。他匍匐在巴巴足前，心中充溢着爱，含泪吟出如下诗句：

无所不知者啊，神之荣耀归于您！

愿我的生命在忆念您中度过。

愿我临终与您合一，

神之荣耀归于您！神之荣耀全部归于您！

巴巴打手势说：“会如你所愿的。我答应你。”他以此向索拉伯保证永远和他在一起。

索拉伯向巴巴提起他的朋友，一位叫凯克巴德·达斯托的琐罗亚斯德牧师，说他是一位真诚的求道者。巴巴表示：“凯克巴德将很快来我这里。”

当晚，贝拉姆、达克、帕椎、彭度、鲁斯特姆和赛勒演了一部极有趣的小品，深得众人喜爱。

# 创建埃舍学校

## 美拉巴德埃舍学校

巴巴 2 月 26 日访问阿美纳伽时，在棉花市场附近为美赫埃舍学校选了一块地。接着讨论了在美拉巴德办寄宿学校的提议，虽然鲍克更中意阿美纳伽。3 月 25 日，美赫埃舍学校校址最后定在了美拉巴德，这样孩子们就能一直和巴巴在一起。

任命如下：鲍克负责美赫埃舍学校，达克任校长兼教育部主任，贝拉姆管理食宿部门，韦希奴为达克和贝拉姆的助理。集体宿舍的现存学校迁到家属区，校址由美赫埃舍学校占用。在水井和度内边为一直居住集体宿舍的男满德里建新居。

最后巴巴说：“许多有高等学历的教师，会来美赫埃舍学校服务。满德里若有谁迟疑或表示不愿做工作，将免除其职责，为他提供一日两餐，不指派任何工作。”

鲁斯特姆正忙于采购建筑材料，建一所大校舍。既决定学校设在集体宿舍，原计划取消，巴巴派帕椎去阿美纳伽，通知鲁斯特姆停下来。

在计划美赫埃舍学校期间，许多人同大师建立了联系。在阿美纳伽建校的提议，尤其把鲍克和纽瑟文带近了巴巴。巴巴的工作方式令人赞叹。新学校公告引来几位教师的申请。巴巴指示，面试前，应先给申请人寄去须遵循的规章制度表。有 6 位学生在美拉巴德居住——巴卜和莫里·卡勒，达图·耶希万特·美恒达格（一个教师的儿子），维达尔·H·伊朗尼（毘拉麦之子），巴班·夏哈内和另外一个男孩。

3 月 26 日，庆祝了琐罗亚斯德的生日。当天，巴巴命每个满德里提醒他，参加次日一位前警察女儿的婚礼。他几天前特意来美拉巴德邀请巴巴。

这个人的故事很感人。他曾经是个体格强壮的警察，患病后发展成麻风病。接着经济状况又陷入巨大困境。他曾向印度教领袖商羯罗师和圣雄

甘地求救，但未获任何帮助。最后的绝望中他来见美赫巴巴。他解释女儿已到婚嫁年龄，但要找一个愿娶麻风病人女儿的男子很难。慈悲的巴巴帮助安排他女儿的婚礼，还资助为她置办嫁妆。

次日，男满德里提醒巴巴婚礼之事，巴巴同 6 名男子到阿美纳伽参加典礼。看见巴巴，警察深为感动，喜庆的婚礼在巴巴面前举行。这个穷苦的人喊道：“主啊！只是您的恩典促成了这桩喜事；不然，谁会娶一个麻风病人的女儿？”

巴巴回答：“在你丑陋的笼子里住着一个美丽的灵魂。只有我能看见它的美。你也应努力去看见它。不要为自己的状况忧愁烦恼。什么都不必担心。”婚礼结束后，巴巴同满德里离去。

## 灵修与圈子成员

3 月下旬，一个年轻的圣徒流浪到美拉巴德，向巴巴要钱去哈德瓦。巴巴给予他特别的关注，还给了他如下的语录：

圣徒的意思是指一个以控制头脑为目标进行灵修的人。既然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头脑，去哈德瓦又能期望得到什么？你若是出于对神的热爱，想去喜马拉雅山，那么，为了证神，就应徒步跋涉，忍受种种艰难困苦。这将是你的撒达那（灵修），你将能够因此征服自己的头脑，不受世俗念头所诱惑。一个圣徒应始终努力超越一切类型的欲望。

要想成道，没有比赛特桑——与圣人和大师的交往——更容易的道路了。至于我的圈子成员，他们则不必害怕或担心成道的问题，因为钟已上好发条，响铃已定。时间一到，它就会自动响起。就让钟待在这儿或那儿好了，为何要挪动它？继续做赛特桑，联系真正的大师。时候一到，一瞬间全是光。要等待；只是等待，而且要耐心。”

巴巴的话“为何要挪动钟表？”意思是为何要东奔西忙，四处寻找古鲁或上帝。

这个时期，安纳 104 宣称自己的腿被大师奇迹般地治愈了。安纳开始对许多当地人宣传，通过念美赫巴巴的名，并在腿上敷楝树叶汁，他顽固的腿伤彻底痊愈。一天，安纳领着两个患病的妇女来见巴巴。其中一位妇女腿瘸，已受病痛折磨数月。她俯倒在巴巴脚前，巴巴安慰她说：“你的病已落在我的脚上。”次日，她又能自如地走路了，她向安纳承认，说他把她引到了一位真正的大师面前。

另一位妇女的经济状况极为困窘，但达善巴巴后，她的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不过，一段时间后，巴巴叫安纳不要把寻奇迹的人带来，解释说施奇迹是圣人的工作，不是他的工作。

3 月 30 日，贝拉姆向巴巴抱怨，说帕椎关在屋子里下象棋。那时，和古斯塔吉和佳尔兄弟一样，帕椎也被免于其他满德里须履行的责任和协议。但帕椎也太过分了，除了佳尔和古斯塔吉，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帕椎的行为令巴巴不悦，他告诫满德里：“不要对这个圣地及其上主不敬。为了让你们恢复理智，我将闭关几日，让你们自行其是。到时我将看看你们的进展情况。我将不发布指示，超然度外。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做啥做啥。你们觉得如何？”

经过讨论，满德里同意执行贝拉姆的命令，因为他是被任命的管理员。他们还同意，若是谁在这方面出现过失，贝拉姆应向巴巴汇报。帕椎、古斯塔吉和佳尔也同意了，巴巴对他们的决定感到满意。

## 神圣的言语

3 月 31 日晚，巴巴参加阿美纳伽火车站区举行的祈祷-巴赞音乐活动后返回，将满德里召集到度内边，阐释道：

哈菲兹把身体比作壶，把灵魂比作烟，把业相比作一块压在壶盖上的巨石。无论怎样努力，烟怎能移开和抛去石头？为此，必须来个圣哲，把它拿开。

同理，鸟儿也许一直努力打开从外面锁着的笼子，但它永远不会成功，除非得到外来的帮助。总之，那些想在灵性方面上有

所获的人——哪怕一点点的好处——都必须有一副钢铁般的心胸，才能经得起严酷的打击。

世人的烦恼忧虑归因于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应该停止。我将主动承担起世界的思想，这将严重影响到我的健康。我全身伤残的时间将会到来，那时满德里将不得不给我喂水喂饭。所有的人都将为我担心，除了少数几个人，你们大多数人都将离去。

你们将会看到要发生的事。我的痛苦将无限巨大，人们将不忍目睹，它实际上将让我变成一具尸体。但在这种无边的痛苦后，我将在可怕的疼痛中，用一个几近无生命的破损躯体，为了那个独特的事业开口；我的每一言都将受到崇拜。我道出的言语将极其神圣，它们甚至将创造奇迹！

4月3日，巴巴在满德里的陪同下，去阿美纳伽访问维安卡特希·钦乔卡的家。虽然巴巴之前去过他家多次，但这次访问对钦乔卡却是难忘的一课。巴巴一进屋就要食物，饭还未做好，他便要茶。茶也没准备。这让巴巴不快，起身离开。钦乔卡恳求他再等几分钟。巴巴同意，但纠正他说：“邀请我之前，你就应该把一切都准备好。”

家里的妇女也被叫来，她们坐在巴巴面前。巴巴给她们讲赫兹拉·巴巴简的生平事例，激励她们：“有许多妇女成为圣人和大师。虽然你们已结婚，但仍要努力地强烈渴望上帝。”

中午吃饭时，客人们分坐两排，一排是贱民，另一排是婆罗门、马拉地人和帕西人。巴巴同贱民坐第一排，但钦乔卡恳求巴巴加入第二排。巴巴勉强接受了，虽然他显然对整个安排不悦。

饭后，巴巴访问了一所孤儿院。巴巴把一个盲男孩叫到跟前，爱抚他，让他唱一首歌。男孩唱了，其他孩子也跟着唱起来。为巴巴献了花环。巴巴来看望大家，孤儿院的院长和孩子们都非常高兴。巴巴一行傍晚返回美拉巴德。

除了延误吃饭和分别招待贱民，在钦乔卡家巴巴不悦的背后还另有原因。钦乔卡的经济状况出现严重问题，他为此深感忧虑。巴巴一到他家就

开始责备他，他专心于照料大师的舒适，将自己的担忧忘得一干二净，未把自己的经济困难告知巴巴。

然而，巴巴离开几个小时后，同样的念头开始再次袭击钦乔卡。他感到悲伤沮丧，感到自己的问题无望解决。他坐在屋外，陷入忧思，这时，韦希奴骑自行车来到，交给他一个信封。钦乔卡发现里面有一叠卢比。韦希奴传达说，美赫巴巴送给钦乔卡这笔钱，作为他的“爱礼”。钦乔卡的心被大师的慈悲感动，但他纳闷是谁把他的情况告诉巴巴的，因为连他的家人都不知他近来心情一直不好的原因。意识到没人会知道自己的处境，他对大师的无所不知和慈悲确信不疑。

钦乔卡感激万分，觉得不该接受巴巴的钱，但韦希奴立刻告诉他：“巴巴命我把这个交给你，就立即返回美拉巴德。”韦希奴离去，面对巴巴的慈悲，钦乔卡无以言表。他从未期待过如此的爱，而今他重获新生。

爱是个秘密，只能在合一中测量。

为了认识什么是爱并且珍惜之，

大师不得不用残酷的方式示现慈悲。

爱是大师的礼物，揭示了他即至爱。

一个人一旦真正体验到神爱，

神圣至爱永不会忘记他的爱者。

4月4日，庆祝穆斯林开斋节。美拉巴德沉浸在节日气氛中。大群的人来达善巴巴，当晚，两位诗人比赛即兴作诗，巴巴幽默地称之为“班地竞赛”。

赫兹拉·巴巴简女校4月5日在阿冉岗玛如提·帕特尔家成立。曾受雇于美拉巴德第一所学校的女基督徒，被任命为女校教师。她仍旧住在美拉巴德，同伯曼吉一家住一起。

下午视察学校后，巴巴威胁禅吉和达克：“你们不给学校适当的重视，我打算关闭它。孩子们脏乱不堪，我在你们的管理中发现许多不规范和不

一致之处。”巴巴随后叫来阿夫斯瑞，先是批评他同孩子们玩耍，随后忽然决定让他监管孩子们的逃课行为。

## 配做神人父亲

巴巴的父亲深得子女们的爱戴和钦佩。次日晚，应巴巴要求，伯曼讲述了巴巴的父亲，在波斯和印度流浪 18 年的求道经历。巴巴随后评论：“因为希瑞亚为获得灵性知识所经历的无数痛苦，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行者（苏非苦修者），我生为他的儿子。对那个将在不久的将来震撼世界根基者，他是唯一配做其父者——不仅在他的家庭而且在整个世界。”

巴巴最后说：“昨晚我剧烈腹痛，无法入睡。还不停地腹泻，但我的跟随者仍坚持让我吃东西。为让他们高兴，我只好依从，结果更受罪。”

4 月的第一周，曾在大师之家生活过，现在阿美纳伽经商的萨若希·K·伊朗尼，带着年轻的新娘纬露来美拉巴德看望巴巴。他们不久前 3 月 27 日于普纳成婚，这是纬露第一次见大师。这个时期，萨若希和纬露居住库希如大院，巴巴不时叫他们来美拉巴德。萨若希是大师的坚定门徒，满德里之一，尽管他深涉世间。

4 月 8 日清晨 5 点，巴巴召开满德里会议，提出开设男孩埃舍学校的可能性。他如此开场：“不论我向你们提什么样的问题，你们都必须坦陈自己的意见。否则，你们来世将生为青蛙，在中国的大战中被他们当泡菜吃掉——这样的战争世人还不曾见过。”

讨论结果如下：

将为孩子们办一所埃舍学校。首先，校址临时设在阿冉岗家属区，夏哈内家以前的住处。之后将建一所新舍（此时有 70 多名孩子在校学习，其中 15 人是寄宿生）。巴巴还作出严格规定：孩子们不得与埃舍学校以外的任何人联系，包括不直接参与埃舍学校事务的满德里。

按照巴巴的规定，埃舍学校的活动和管理由贝拉姆安排，彭度、希度和查干协助。鲁斯特姆被任命为满德里主管。今后将沿用以下头衔：贝拉姆的头衔为“布阿先生”——美赫埃舍学校主管；达克被任命为赫兹拉·

巴巴简学校的“校长先生”；鲁斯特姆被重新命名为“巴若先生”（大老板）——满德里主管；阿夫斯瑞的称呼是“劳先生”——寄宿主管。弟弟佳尔被任命为巴巴的勤务员。帕椎，除了药局的工作，还被分派了每天3个小时的教学工作。韦希奴为全职教师。巴巴为每个满德里分派了不同的职责，并制定了学校规则和时间表——这些将自5月1日起开始实施。

第二天，巴巴指示学校再增加三间教室，因而需要男满德里腾出集体宿舍，临时搬到乌帕斯尼的神圣客栈——免费客栈，直到新住处建成。巴巴亲自去家属区查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与此同时，拉亚忙着在小屋边搭篷盖，用于即将来临的主罗摩的生日庆典，工作时他不小心弄碎了屋顶的一块瓦片。这件事让巴巴心烦，他取消了庆祝活动。不过，第二天，发现满德里对这个决定失望沮丧，巴巴便让节日庆贺在满德里的住处举行。安伽尔·普利得讲述了《往世书》和《罗摩衍那》的故事，之后巴巴发帕萨德。

发帕萨德过程中，巴巴忽然停下来评论道：“圣雄甘地将在我打破沉默前去世。他命中无缘听到它。他尚未准备好。甘地对此没有准备；不然，他现在就会在我这里。他的同僚不会允许他这么做，他没有勇气摆脱他们。”

4月11日，有人问及美赫巴巴继续沉默的原因。他解释道：

**我的沉默如此之久，不是没有原因或灵性意义的。这是为了减少我的将会成道的圈子成员的困难，并且承担他们的重负。否则他们将不得不经受一定的身体痛苦。**

**我将继续保持沉默，最终身体将伤残不堪，以致无法吃饭喝水——我的脸将如同骷髅，手脚仿佛瘫痪。这将是受苦的最后阶段，之后我将开口说话。**

当天，讨论了为美赫埃舍学校刊登广告事宜。巴巴决定学校应招收一些远在波斯的男孩。他指示劳先生给拜度写信，后者遵巴巴之令，仍在波斯教授孩子们。原籍波斯的布阿先生和劳先生赞成巴巴这个主意，劳先生依旨写信。孩子们来印度的一切费用将由巴巴承担。

# 完美与不完美

## 完美与不完美

数天来，巴巴一直头痛，颈部僵硬，虽值印度夏季，他却穿着一件羊毛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他无法移动颈部，4月12日，头痛加剧，他抱怨道：“我感到头部的神经和血管好像被牵拉下拽。脖子僵直。”

过了一会儿，巴巴叫来禅吉、达克等人，表示对学校的管理工作不满。达克抗议：“我把整个心思都投到工作里面了，巴巴，您若仍不满意，我最好辞职。”巴巴于是问禅吉、韦希奴、帕椎和尼萨尔，他们有谁愿意当校长，他们拒绝，说达克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巴巴对他们的态度不悦，去了小屋。

他后来叫来禅吉和达克，说应关闭学校。禅吉说这样的话，美拉巴德的一切活动也应停止，满德里和学生们应各自回家。听此，巴巴回答：“我已承诺满德里让他们留在这里，我希望美拉巴德的活动能让我满意。”

禅吉说：“达克是做校长的合适人选，因为他最有资历，管理也很好。”巴巴叫达克要更加用心工作，并允许他继续留任。

当天，巴巴开始在小屋居住，偶尔也会使用桌屋。

玛奴苔是卡卡·夏哈内之妻。4月14日，卡卡和她带子女来达善巴巴。巴巴曾命令玛奴苔不能喝茶，但她得去库哈普尔探访亲友，亲戚们可能会坚持让她喝茶。她便请求巴巴允许她在访亲期间喝茶。巴巴给了许可，但纠正她说：“我的命令一旦给出，要求更改乃是个严重的错误。我的命令一经给出，就应该遵循之，直到我主动取消。因此，所有的命令，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执行。不应违背我的话。若有人要求改变最初的命令，我是绝不会拒绝的，但要记住，我的原话或者原命令一经改变，其效果和力量也随之丧失。那些有关者必定会因之受苦。”

当天下午，巴巴发现阿迪·K·伊朗尼在睡觉，便警告说：“大白天睡觉，表明一个人完全忘了自己的工作，没有丝毫的责任心。阿迪若这样继续下去，有一天我将施以重打，其严厉程度将让他至死不忘。”

4月15日，巴巴再次表示不满意学校的管理工作，并责备禅吉和达克，要求他们给个解释。他们回答：“要让您满意根本不可能，因为您是完人，而我们不是！在学校工作中，要百分之百地按您的指示做，简直难乎其难；我们根本没有自由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学校。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得听从您的命令和审查，因为我们不完美，您一直不满意。”

巴巴就美赫埃舍学校耐心回答：

这所学校与你们所见的世俗学校不同。世俗教育机构由政府或慈善机构管理。美赫埃舍学校的目的相当不同——它乃是为了灵性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经历的困难越多，受的痛苦越大，所获利益也就越大。要忠实地、一心一意地履行职责，将其置于一切之上。那样你们将取悦我。

无论赞美还是指责都不应让你们偏离自己的职责。抛开一切顾虑，专注于给你指定的职责。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你已适当地履行了职责，那就足够了。良心是最好的裁判。是人就会犯错；你只需尽最大努力。永远要守时；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把事情推给别人。即使发生错误，它们也会受到忽略和宽恕。如果我因这样的错误重责你们，别往心里去。

4月19日，劳先生抱怨了一位名叫拉姆吉·罗吉·卡姆伯的阿冉岗男孩。巴巴把他叫来，问：“你希望留在这里还是回家？”男孩想离开，巴巴派人叫来他的父亲，让他劝儿子留下，但拉姆吉很执拗。

巴巴再次问男孩为何如此不满，拉姆吉不吭声。巴巴便让他同其他孩子分开，和男满德里一起住。拉姆吉同意，巴巴评论道：“他是个好孩子，但他太骄傲了。”巴巴举了著名政治家达达伯易·纳乌罗吉的例子。达达伯易是首个成为英国众议院议员的波斯人。巴巴说：“他是那么谦卑。做学生时，他会在路灯下学习至深夜。即使功成名就，达达伯易谦卑依旧。”

男满德里新居于4月20日开始建造。第二天上午，拉亚·萨卡里的儿子出生。巴巴曾许诺给他一个孩子。拉亚宣布：“这个孩子是您的礼物，巴巴。”为表示感激，拉亚下午设茶宴，并款待了炸菜团。贤卡纳施得去阿美纳伽办事，拉亚没多想就先招待了他。这让巴巴生气，因为拉亚应先给巴巴倒茶，然后才是别人。见拉亚难过的样子，巴巴用下面的命令安慰他：“你儿子满月时，再安排一次茶宴，记住先招待我。”

## 美赫埃舍学校开学

1927年5月1日星期天，美赫埃舍学校正式开幕。2点30分游行开始，巴巴、满德里、学生和教师们全部加入。一支乐队和一队莱吉姆舞者奏乐高呼在前领队，游行至家属区。到达后，唱巴赞和阿提，巴巴给每个人发帕萨德。拍了集体照，所有人返回美拉巴德。

美赫埃舍学校开办初期，只有10名学生。这些男孩是巴班·夏哈内、巴卜·卡勒、班希、巴禅达、比瓦、查布、达图·美恒达格、哈里、马度·辛迪和莫里·卡勒。学校位于家属区，学校工作人员也住在那里。希度和年轻的神醉者马斯坦住家属区的另一处。赫兹拉·巴巴简女校从阿冉岗移至邮局，需要女满德里迁往别处。

巴巴负责美赫埃舍学校男孩们的一切安排——食物、牛奶、鞋子和衣服。发给每个学生一顶黑帽，卡其布衬衫、棉衣、裤子、内衣和一只存放这些物品的箱子，还有毛巾、手帕、毯子、被褥、枕头和两块包头巾。

指定查干为男孩们做素食餐饭。早餐是奶茶和面饼；午餐米饭豆糊、蔬菜和面饼；晚饭是面饼和两个菜。

巴巴之前曾命拉姆玖一个月来美拉巴德20天，剩下的10天在塔勒岗的家中度过。拉姆玖当天来到美拉巴德，参加了庆祝活动。

## 三个穆尼

因古斯塔吉在集体宿舍的房间腾出来让给了校长达克，他现居巴巴的小屋阳台。他受令独自居住，远离其他满德里。巴巴对古斯塔吉非常严格，除了上厕所，他不可离开阳台一步。

古斯塔吉是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从跟随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简的日子里带过来讲不完的故事。由于他过于健谈，其他满德里有时希望他能闭上嘴巴。一天，布阿先生跟他开了个小玩笑，惹恼了古斯塔吉，连续两个多小时，他不停地指摘布阿先生。巴巴听说后，似乎也终于受够了古斯塔吉，命令道：“从现在起，你要保持沉默。”巴巴有意制造这场争吵（布阿先生导引），乃是为了找借口让古斯塔吉禁语。

巴巴命古斯塔吉从1927年5月1日起开始静默，对他解释：“你保持沉默将极大地帮助我的工作。因此，为了我而沉默。”古斯塔吉尽管天生爱说，他还是开始了一生的静默，直至1958年去世。他通过手势进行交流。

还有几个亲近者也加入了美赫巴巴的沉默。没过多久，巴巴让朵拉特·J·伊朗尼也保持静默，她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巴后来还指示巴拉·塔姆巴特保持静默。巴拉是卡斯巴佩斯时期的一位满德里，于1925年来美拉巴德生活，他余生也一直静默。这样，除了美赫巴巴，1927年间，美拉巴德共有三位穆尼（沉默的瑜伽行者）。

但他们的沉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巴巴的沉默

则是为了将世界淹没于他的沉默海洋。

## 凯克巴德和曼萨丽

在集体宿舍办学期间，除学校工作人员，任何人不得靠近。5月5日，指定贤卡纳施为看守人，坐守于度内边，谨防满德里或来访者走近学校。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对扩建和增加教室有过多讨论。但未作出明确决定。

5月8日，巴巴指出：“在埃舍学校的生活，将对孩子们抵达目标（成道）具有巨大帮助，即便此生不受益，他们几世后肯定将到达目标。”

巴巴神秘地补充说：“就圈子而言，除了其完美方面，我尚有许多要解释的事情；但只要巴巴简还活着，完美我的圈子就不可能。”

当天晚些时候，巴巴严厉批评达克和尼萨尔不照命令静心。他们请求巴巴原谅；达克不喜欢静心，但现在别无选择。来和巴巴生活以前，达克对静心极为看重，但来后他明白最佳的静心，乃是执行巴巴的意愿。巴巴随后让拉姆玖代替达克静心。拉姆玖请求巴巴放过他。最后，巴巴免去达克、帕椎和拉姆玖的静心功课，但命令他们每天给他读塞克斯顿·布莱克的侦探小说。

5月9日，母亲希芮茵和妹妹玛妮来美拉巴德短住。她们通常和女满德里住在一起。

三天后，盖麦·杰萨瓦拉和萨达家族的几个成员来到美拉巴德。“你从哪儿来？”巴巴问。盖麦解释说，她从那格浦尔的家里来。“你非常幸运，非常非常幸运！我该怎么对你说呢？”巴巴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的五位大师之一，塔俱丁巴巴，就住在那格浦尔。你见过他吗？”盖麦说她全家最初搬到那格浦尔时，塔俱丁经常到她兄弟家，坐在阳台上。塔俱丁有时会对她家里的每个成员予以特殊关注，尤其是她儿子埃瑞奇。“那样你们更是幸运了。”巴巴说。

盖麦邀请巴巴去阿克巴棉纺厂，参加她女儿们的圣线仪式。巴巴接受了，问：“我可以亲自主持仪式吗！？”盖麦欣喜异常。巴巴指示：“准备两件长袍。先让牧师举行仪式，接着我将举行我自己的仪式。”盖麦照办。

索拉伯·德赛曾向大师提起他的朋友凯克巴德·费拉姆·达斯托，巴巴向他保证，凯克巴德最终会来他这里。凯克巴德时年38岁，是帕西牧师，公认是个非常虔诚和真正的求道者。在索拉伯敦促下，5月14日，凯克巴德从瑙萨里来达善大师。

单独会见时，巴巴对他阐释了“信心的四种类型”，并承诺他成道。凯克巴德深为感动。注意到凯克巴德的腿伤，巴巴作了检查，建议凯克巴德给伤处敷度内火灰，并送给他一些。住了一宿，凯克巴德返回瑙萨里，从此，他开始频繁来美拉巴德拜见巴巴。

凯克巴德还从瑙萨里带来了索拉伯年轻的侄女，玛妮·贝拉姆·德赛，后来巴巴给她取昵称曼萨丽。这也是她首次见大师。曼萨丽和凯克巴德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时，她第一眼看见巴巴便彻底臣服于他。这样，1927年5月间，又有两位圈子成员跟随美赫巴巴进入内在生活。几年后，凯克巴德和曼萨丽成为美拉巴德的永久满德里。

柯希德·芭奴·帕丝塔姬娅和鲁西·伊朗尼之妹，琵拉麦，通过与鲁西的密切联系，了解到美赫巴巴的活动，虽鲁西住奎达，她住在卡拉奇。5月15日，柯希德和琵拉麦同几个男孩一道从卡拉奇来到美拉巴德，开始在埃舍生活。

这些孩子当中有两个是巴巴的表弟，姨母芭奴之子，霍米和默文。这些一直生活在卡拉奇的孩子被送到美拉巴德，在学校学习。从此芭奴会不时来美拉巴德看望儿子们。

在5月17日一次有关美赫埃舍学校的会议上，通过如下方案：

学校应为不同种姓和教派的孩子提供一种通用语言，因此4年级以后将教授英语，波斯语和梵语作为第二语种。普通英语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4年级以前的教学媒介是古吉拉特语、马拉地语和乌尔都语。（在此之前的教学仅使用马拉地语；但从那天起，又加进了古吉拉特语，任命帕椎为教员。）

当天稍晚，巴巴同一些满德里到拉乎里参加婚礼。阿迪·K·伊朗尼租了一辆卡车。巴巴一路很不安宁——先是躺在卡车后面，走了几英里后，又挪至驾驶室挨阿迪坐下。但他们一到拉乎里，受到热情招待，巴巴的情绪就转变过来。

当晚，在拉乎里宁静的乡村氛围中，巴巴坐在专为他准备的沙发椅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对满德里作出深奥的评论：“有无数的宇宙。每一颗星

星，虽然看上去只是个光点，但它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个巨大的太阳和一个由进化星球组成的太阳系，就像我们的那样。”

##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

看望达克的妻兄后，巴巴一行于当夜 11 点回到美拉巴德。巴巴在学校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儿，接着让满德里去睡觉。他独自检查了次日为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生日举行公共宴会的食物准备情况。

尽管大家就寝很晚，第二天，5 月 18 日星期三，所有人都于清晨 5 点起床，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57 岁生日。在度内旁搭起一个装饰得五彩缤纷的洗浴间，附近是一个巨大的帐篷，挂着彩旗和其它饰物。不同的乡村乐队奏起喧闹的音乐，整个美拉巴德回响着节日的气氛。8 点，巴巴来到帐篷，女满德里为他洗脚，接着是埃舍学校的男孩们，随后是男满德里和不同的访客。

仪式一结束，巴巴自己沐浴，并让男满德里协助，随后换上一件新袍。鲁斯特姆抱起巴巴，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将巴巴扛到主帐篷里。巴巴被放在一张装饰富丽的沙发椅上，接着是阿提和祈祷。人们献给巴巴的花环和鲜花如此之多，以致完全将巴巴覆盖。巴巴示意开饭，由各种音乐伴随。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名义招待了近四千人，宴会持续至傍晚。

宴会期间，有个可怜兮兮的小男孩来到学校。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饥饿不堪，看上去像个乞丐。经询问才知道他是个帕西人。他被带到巴巴跟前，巴巴让他说说自己的来历，男孩哭起来，说他叫布尔乔·萨卡里，受亲人虐待和遗弃，现已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但经巴巴更锐利的究问，男孩承认他来自普纳，偷了前雇主的钱。巴巴鼓励他回去，把事情说清楚，请求雇主宽恕。但一想到要面对前雇主，男孩崩溃，又哭起来。巴巴安慰男孩，给他一些无花果，随后让他去洗个澡，换上新衣。巴巴让男孩住在美拉巴德，叫拉姆玖去联系普纳那个人，查明实情。

三天后，一封普纳来信详细讲述了布尔乔的为害偷窃行为。巴巴让人叫来男孩，威胁要把他交给警察。男孩彻底认罪，乞求留在美拉巴德。巴巴饶恕了他，允许他留下来，并严厉警告说：“即使做梦都不要再想重复这种行为！在别处也许你能掩藏自己的罪行，甚至也许能成功逃脱，但这里则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哪怕你入地三尺，我也会把你掘出来；没有什么地方我的眼睛到不了！不只如此，你若在此处犯错，将立即变成个瘸子！”男孩听了相当害怕，同意服从巴巴的指示。

韦希奴在普纳有一位好友，名叫维纳亚克·尼堪施·高兹——昵称尼鲁。时年 24 岁，正在攻读医学。尼鲁是印度教徒，在乌帕斯尼生日庆祝期间来到美拉巴德，惊叹于满德里的精力和热情，向美赫巴巴称赞道：“您所有弟子的工作的确非凡；考虑到他们的简单饮食和简陋的生活条件，这是个奇迹。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生日活动中，他们一连几个小时在炎热的太阳下分发食物，不曾露出丝毫的倦怠。这个我绝对做不到。他们的精力和热情是从哪儿来的？”

巴巴笑了，指出：“它来自于我。是我内在给予他们的。大师总是通过弟子来完成工作。”尼鲁是个很善良与平和的人，他命中注定也将成为大师的满德里之一。

5 月 20 日，几个男孩因上学路上玩耍，上课迟到。作为惩罚，巴巴命男孩们禁食，指示工作人员不许给他们吃晚餐及第二天的早茶。

次日，男子们听到从女满德里的住处传出高声争吵；每个人，包括巴巴都急忙前去查看。里面，希芮茵、特米娜·伯曼吉和马萨吉正吵成一锅粥，相互大声指责。巴巴到后，坐下来，让满德里离开；接着同琵拉麦的小儿子玩耍起来，对眼前的争吵不闻不问。三人见巴巴慈爱地同小孩子玩耍，便也忘了自己的激动。见其停止争吵，巴巴询问缘由，并很快促成和谐，以圆满的策略让每个人都感到和解。

5 月 22 日星期天，巴巴乘车去阿克巴棉纺厂，参加杰萨瓦拉家两个女儿玛奴和美茹的琐罗亚斯德圣线仪式。整个萨达家族都信爱巴巴，对他的事业坚信不移，毫不理会那些不理解巴巴、怀疑甚至反对巴巴的帕西客人的皱眉不快。

巴巴和满德里到时，活动已经开始。牧师祈祷完毕，玛奴和美茹来到巴巴面前，巴巴在她们腰上系上圣线，并给她们佩戴新手镯和项链。虽然两个女孩急于离开，去享用盛宴，但巴巴命她们原地待着，为他按摩脚。

# 教育的价值

## 度内的力量

次日学校上课时间，在集体宿舍校长办公室前面，安设了巴巴的新位置。指定禅吉协助帕椎教 5 年级和 6 年级学生古吉拉特语。学校增设了图书馆，全部书籍由巴巴亲自安排挑选。

整个地区遭受旱灾。每天都有许多村民来求巴巴赐雨。5 月 26 日，讨论缺雨问题时，巴巴评论：“若一百名婆罗门来美拉巴德向我祈祷，我保证阿美纳伽今年降雨充足。所有的人都将满意。”有些满德里感到，召集一百名婆罗门到美拉巴德，可能会被误解为某种宣传。有的则认为这会被视作试图在公众中树立巴巴的神圣地位。因存有争议，满德里意见不一。

巴巴回应道：“我要一百名婆罗门来这里，不是为了广告宣传，更不是向谁挑战。真正的赛古鲁是绝不会那样行事的。我召集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在他们内里生发神爱、信心及对灵性道路的渴望。对灵性人物的固有尊重在他们内心产生时，与圣人和赛古鲁建立神圣联系时，他们将过上更纯洁的生活，从而获益。”

满德里对巴巴的话完全有信心，但有人仍然认为，公众不会理解巴巴不寻常条件的背后动机，并且会把它误认为某种造势宣传。巴巴决定放弃这个主意。

由于酷热和难忍的沙尘暴，帕椎急切盼望下雨。他建议拆除旧度内，在原地建个新的，因为过去每一次点燃度内火，都会降下大雨。听了帕椎的恳求，巴巴评论：“无论婆罗门来还是不来，从 6 月 8 日起将开始下雨。”

帕椎插话说：“考虑到天这么热，6 月 1 号就应该下雨。”

巴巴接受了帕椎的意见，说：“如果到 6 月 1 号还无雨，就毁掉旧度内，再建一个。”四天后，5 月 28 日，下了 20 分钟的雨。旧度内因此得以保留。

5月26日晚，巴巴回到小屋一个多小时后，叫来马萨吉，问：“谁在外面？”马萨吉什么声音都没听到，说可能有人过路。巴巴让他出去看看是否有人在那里，让马萨吉惊讶的是，他发现帕椎和佳尔正从巴巴椅子边的篮子里偷芒果。一见马萨吉，他们拔腿就跑。

马萨吉告知巴巴，巴巴笑道：“这些两条腿的猫又偷偷溜回来了。”这次，两个偷芒果的专家——佳尔和帕椎——又被逮了个正着。

## 弹子球与扑克牌

次日，巴巴同满德里坐一辆由拖拉机牵引的露天车斗去阿美纳伽。他们在夏哈内家吃过早饭，从那里前往6英里外的辛地村，后面跟着个马车队，上面坐的都是阿美纳伽的巴巴爱者。

巴巴一在村长家落座，就有一群人来达善。巴巴此前曾通知村长，说他不准备在辛地施达善。巴巴显得不悦，离开座位，指示满德里上车，打算返回美拉巴德。村长请求巴巴原谅，巴巴回答：“我已访问此地使之神圣，但我不能待在这儿。我改天再来，别担心。”巴巴随后坐车离开。

他们刚到辛地时，鲁斯特姆问巴巴是否应把车斗送回阿美纳伽，晚上再拉回来。但巴巴要车斗留下。这么做的原因此刻明朗，原来巴巴希望能够马上离开。

一行人走了约一英里，巴巴看见鲍克正沿路走来。巴巴批评他，因为此前他曾禁止鲍克来辛地。鲍克请求巴巴原谅，说如若允许，他愿意去辛地村，同村长把事情安排妥当，不让巴巴受人群打扰。鲍克被派去辛地做安排。这一次，巴巴和满德里返回时，发现安排做得令人满意。

在辛地休息时，巴巴和满德里打牌到11点钟，接着吃午饭。下午，他和达克及玛尼卡玩了一会儿弹子球。游戏中，巴巴揭示：“一位伟大的阿瓦塔已在地球上出生，他现在正在玩弹子球！”

接着，巴巴和满德里打了一个多小时的吉利-旦达比赛。直到这时，村长一直成功地把求达善的人群挡在外面，但当巴巴和满德里走向车斗准备

离去时，人群包围了他们。这一次，巴巴没有不悦，并允许他们达善。之后巴巴赞扬了村长所做的努力，并给他帕萨德。

到阿美纳伽后，巴巴去访问宝·萨赫伯·万伽里的家。进院前，巴巴让拖拉机停下，将村长叫来伴随他们。在万伽里家休息时，巴巴给出如下短篇语录：

证悟之前，人生及世界如同一场扑克游戏。玩得是否高兴，取决于游戏的输赢。你玩得那么兴奋专心，以致忘了其它一切。而一旦再次回到世俗责任，你就会忘记扑克游戏，及其全部的愉悦、失望、担心和焦虑。

证悟者的情况也类似。对于他们，人生及世界存在仅仅是一场扑克游戏。与你玩牌时所体验的各种情感相比，世俗的成败悲喜并不更持久或重要。

访问万伽里家后，巴巴返回美拉巴德。

6月1日，巴巴同满德里去阿冉岗参加瓦露·帕瓦女儿的婚礼。巴巴甚至参加了婚礼游行。吃过饭不久，巴巴返回美拉巴德，他评论道：“我今天被迫参加这个婚礼，是因为瓦露对我的信爱。”瓦露作为仆人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她是巴巴亲密女门徒圈子的唯一阿冉岗妇女。

当天，萨达家族再次来达善巴巴，还带来了盖麦的丈夫贝拉姆·多拉伯·杰萨瓦拉，人称帕帕·杰萨瓦拉。在向他阐释有关圣人尤其是赫兹拉·巴巴简时，大师陈述道：“巴巴简因任由蛆虫蚕食而失去了两个手指。她伤口上的蛆虫多得会掉下来。她会把它们拾起来，放回伤处，毫不在意可怕的疼痛。她不去治疗自己的手指，反而喂食这些蛆虫！巴巴简有意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最终失去了两个手指。目前，我嘴里也有个很深的口子，带给我剧烈的疼痛，但我不去管它。圣人们总是喜悦，即使在剧烈痛苦中。”

## 教育的价值

自6月1日起，美赫埃舍学校开始教授波斯语。指派鲁斯特姆每日授3小时的波斯语课程，劳先生教一个小时。

次日上午 10 点，教师潘多巴、帕德和罗摩克里希那·吉特之间，就教育的价值发生争论。潘多巴称教育破坏了印度的家庭传统价值和手艺（比如裁缝或皮匠的子承父业）。吉特则赞同教育，坚持说它极大地利益了国家。听到他们的争论，巴巴作出如下评论：

无论怎样不完善和不胜任，教育也总是胜于文盲无知。它是有益的，并带来诸多好处。即便不总是带来经济利益，教育也总是促成良好的智力训练。在智力方面，它是向人类提升、改善和进步的迈进。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情况下，我都会重申——教育是有益的且带来好处。某个社会体系也许有缺陷，甚至恶劣，但你不可因一个而谴责另一个——因体制而责怪教育。

次日晚，美拉巴德第一次点起明亮的煤油灯，满德里和学生们欢呼雀跃。开椰子祈福，所有人都参与庆祝。忽然刮起一股强风，巴巴警告劳先生：“记住，要是煤油灯出了什么事，或者熄灭，我将离开美拉巴德去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 至师的恩典

数日以来一直天阴。巴巴想休息，但坏天气似乎影响到了他。他解释道：

我是来这儿休息的。对于我，休息意味着彻底停止灵性工作。经过这么多年，今天我想允许自己得到这个休息；但自然界——我自己所创造的自然界——是不会允许的。这些虚幻能力是如何成为障碍的，可从如下方面来理解：一般来说，为了我的灵性工作，我的宇宙心与浊、精、心层面，并且还和上帝相联结。当我停止工作时，我的宇宙心便想脱离幻相——浊、精和心层面，并在神性中休息。

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同时得到休息，我需要爬山，或者跑步做体力活动，或者做游戏，或者怡然自得地晒太阳。但现在事情却不是这样，因此有两个可能的行动路线：要么不休息，要么打

破我亲自制定的律则。我若是愿意，5分钟内就能让太阳照耀，但这将是对统治整个造物界的律则的一种破坏。不能归咎任何人。没人能够帮助。即便那些能控制自然力，并起死回生的伟大瑜伽士和赛古鲁，也无法让太阳重现或对此做些什么，因为我——阿瓦塔——亲自关系到太阳。在一般情况下，赛古鲁可随心所欲，除了打破律则。律则的制定者不会成为律则的破坏者！

在地球上 56 位成道的灵魂中间，五位至师是最重要的；一切中的最高者是阿瓦塔——我本人。我每 700 年至 1400 年来一次，这对你们每个人都无疑是非常珍贵幸运之事——能得到爱我个人的机会，因为即使赛古鲁都渴望碰触阿瓦塔的肉身。

当世界深陷于痛苦、悲伤、灾难和混乱中时，我便亲身显现。那时灵性达至顶点，物质主义降到最低。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灵性再度衰微，物质主义增强。这个游戏自时间之始就一直进行着，并将永远继续下去。

我有自己的管理宇宙事务的律则。但当我开言时，将撇开这个律则，因为灵性推动将是宇宙性的。因此我为宇宙制定的律则将被搁置一旁。不过，律则将再度确立自身；接着灵性力量逐渐衰弱，物质主义抬头，恰如跷跷板。（巴巴上下摆动字母板，如跷跷板一样。）物质骚动和混乱必须达到顶峰，那时我将显现。当我显现时，灵性便处于最高点。

有人问巴巴证悟上帝为何要花那么长时间，他答道：

不过，当你与我合一时，就没有时间的问题——什么都没有。圈子是多么幸运——能够爱我个人。不过，对大师的神圣之爱乃是最大的痛苦。分离感更深切，头疼心疼更强烈。仿佛飞蛾扑火，爱者为至爱疯狂。

哈菲兹深爱其大师，离开大师五分钟都活不下去。他会亲吻大师的头发！一个人必须拥有如此燃烧的爱，如此的渴望，以致离开他就无法安宁。

我想休息，但自然界不允许。若无太阳，就会有雨。为什么？摩耶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幻相吸引。它用自身的力量抵制灵性。此刻我不工作，灵性力量在休息，摩耶变得更强大。如果我此刻对抗摩耶，统治摩耶的律则将被破坏。

巴巴轻松地总结道：“你们将看到，明天会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休息。我们在留声机上播放‘因为他是个快活的好人’，看看会发生什么。”

自5月28日那场阵雨后，一直无雨，天气酷热。6月4日，巴巴指示阿迪·K·伊朗尼去屋外喊话：“下雨！雨下来！”阿迪照做，但是以平常的口吻。巴巴命他使出全身气力喊，阿迪遵命，顿时狂风呼啸，乌云密集。半小时后开始下雨。

次日，6月5日，巴巴同几个满德里去奥兰加巴德，从那里前往埃洛拉石窟群和库尔达巴德地区。在库尔达巴德喝茶时，巴巴透露：“赛巴巴的大师扎尔扎里·巴克希的墓穴就在库尔达巴德。”有人问这怎么可能，因为扎尔扎里·巴克希实际上生活在赛巴巴之前的数百年。巴巴回答：“你们不知道至师的恩典有多么伟大。扎尔扎里活着时，赛在一个前世曾是他的弟子。在那时大师就把恩典赋予他，不过，它一直持续到七百年后才使他完美。扎尔扎里·巴克希的意思是‘万富之富的给予者’。他把这个财富给了赛。”一行人于当天回到美拉巴德。

## 失控的情感

第二天，天气灼热。这次巴巴让韦希奴和瓦曼（裁缝）走到外面，尽力高喊：“快来，雨快来！走开，太阳走开！”二人高喊巴巴的命令，下午四点下了雨。

一位名叫希瑞亚·拉希德·美拉班普尔的伊朗人，最初在波斯从拜度那里听说美赫巴巴，后来移居印度。他1927年在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见到大师，第一次见面就深受震动，从此每天步行去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巴巴总是亲切地祝福他，鼓励他渴望神爱。

这个期间，有人报告说美拉班普尔举止象个疯子，裸身四处走动，还打人。6月6日，提到他和另外几个有类似情感失衡的人，巴巴指出：

以这种暴力方式表达个人情感不好。对感情及情感宣泄必须控制、抑制并逐步转化为臣服，因为这种爱能让一个人进入道路。否则，如此失控的情感爆发将把一个人带入尴尬境地，他不会在道路上前进一步，反而让人贻笑大方。假如这种情况不及时得到控制，一个人很可能真的变疯，在疯人院聊度残生。

的确，那些出现这种情感爆发的人有着善良的天性，以及追求真理的倾向，但这种情况应加以控制。不然，到头来将是一场空乏的表演，如瓦曼·苏伯尼斯和基桑的例子。二人皆有过情感爆发，表演炫耀爱和苦行，但很快又回到旧日自我，再次陷入世俗事务。

巴巴有时会坐一辆两轮小牛车漫游美拉巴德，牛车以印度一辆列车命名为旁遮普邮递。巴巴指示住小屋阳台的古斯塔吉，在巴巴小屋周围做个花园——美赫花园。从6月8日起，将用牛车为花园运送花盆。巴巴将牛车更名为“美拉巴德专列”。当天他坐车游览埃舍。还有一次，巴巴坐牛车一直走到阿美纳伽。

## 名人与宣传

6月11日庆祝穆斯林古尔邦节。巴巴给穆斯林学生赠送新衣，并给所有的孩子分发甜食。

第二天进小屋前，巴巴对弟弟佳尔说：“雨停时，我将走出小屋。”当时晴空无云，但不多时开始下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6月13日，母亲希芮茵的姐姐芭奴姨妈从卡拉奇来到美拉巴德。看望在美赫静修学校学习的两个儿子，默文和霍米，发现他们学业很不错，她感到高兴。

次日，巴巴要鲁斯特姆和劳先生陪他去美赫埃舍学校，训练阅读字母板，他说从7月1日起，他将开始为学生们授述灵性课程。

这期间，有些满德里急于让一些有影响的名人来见大师，但巴巴对此没多大兴趣。一次，他阐释道：

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在一定的时间内，许多杰出人物、领袖及名人都将来我这里。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发生，无须特意邀请他们或者承诺这个那个。为何现在担心这个？欢迎任何主动来这里的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无名小卒。

对政治或社会领袖的各个活动总是给予广泛宣传，对其他人则不然。另一方面，有成千上万不为人知默默的受苦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珍宝，胜过一千个甘地和帕特尔加起来。他们能够禁食的时间十倍于甘地，却毫不张扬，且比他更愉快。然而，世俗之道却是，如果一个帕特尔或一个甘地只禁食5天，世人就会大张旗鼓，仅仅因为他们是著名的政治家，公众人物。而一个比他们更真诚的人和更深刻的受苦者则被忽视，因为他不为人知。

有人提到，一些人认为圣雄甘地是灵性大师而前去求助，却失望而归。巴巴评论道：

失望是好事；这种体验很有好处。智力破灭是需要的。失望极大地终止思想，尽管欲望并不消失。它从另一个方向悄悄地前进，缓慢但稳定。它总有一天会终结——当一个人与一位能指导他的真正完人建立联系时，即使在多次失望之后。

6月16日，巴巴为埃舍学校的男孩创作了每日念诵的七个神名祷文，祷文很简单，代表着世界各个宗教：

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上帝，  
耶兹单，呼。

早晨，先由一个男孩单独念诵神名，随后全体男孩一起加入，用15分钟到半个小时唱诵祷文。课前和课后，全体男孩合掌站立，面向太阳，念诵5分钟的祷文。

同一天，一位名叫凯库希如·嘉姆希德·达斯托的律师从孟买来到美拉巴德，请求巴巴祝福，让他摆脱某个财务纠葛。巴巴同意，但有以下条

件：达斯托留在美拉巴德，在学校工作，并按照巴巴指示做一些文书工作。巴巴补充说，在接受上述提议前，达斯托应仔细考虑清楚，并征求亲友们的意见后再作决定。达斯托随后动身回孟买。

琐罗亚斯德祭日也于6月16日庆祝，巴巴亲自清扫小屋阳台，因下雨阳台上满是污泥。那天的晚餐非同寻常地可口美味，伽尼评论说，他若能每天吃上这样的食物，就选择留在美拉巴德。拉姆玖无意间听到，就把伽尼的话告诉了巴巴。巴巴答应每天都给伽尼提供同样好的饭菜，指示他每月在美拉巴德住两周。起先伽尼试图反悔，但巴巴谴责他，说他说话不算数。经过一番讨论，伽尼同意接受巴巴的命令。

## 赫兹拉·巴巴简中学

6月间，巴巴每天在美赫埃舍学校度过6个小时，亲自指导学校的一切事务。6月18日，由于又有许多男孩要入学，巴巴建议把埃舍学校从阿冉岗家属区迁到美拉巴德山，并指示伽尼对水塔的一间大屋做出必要安排。传达这些指示之后，美赫巴巴预言：

**未来将有一场可怕的战争，比上一次更恐怖，更具毁灭性。  
其中美国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无数的人将死去，战争将极其残酷，甚至没有时间处理成堆的尸体。也就是在那时，我将作为阿瓦塔示现自己！**

第二天，由伽尼指挥，满德里开始在美拉巴德山水塔的厚石墙上凿出一道门。石墙极厚，经过几天的艰苦劳动他们才完成任务。给东屋安装了一扇门，西屋也装了一扇。在这之前，要想进入这两个房间，必须爬上梯子，从离地7英尺的一扇小窗进去。

6月21日，拜度从波斯发来电报，通知巴巴说他带往学校的14名男孩在阿巴斯港受阻，不能进入印度。巴巴命令采取必要步骤清除障碍，并给奎达的鲁西·伊朗尼发电报，要他干预并促成此事。

6月30日，美赫埃舍学校从阿冉岗家属区迁到美拉巴德山，巴巴招待大家茶和甜食，以示庆贺。唱了巴赞，之后是游戏。

学校满足了孟买大学的中学鉴定要求，被官方正式通过。1927年7月1日，大师正式将学校命名为赫兹拉·巴巴简中学。当时同男满德里住一起的男孩不属于美赫埃舍学校，因此他们迁往腾出的家属区，劳先生负责他们。在水井附近为男子们建了一所临时住处。

5月初，巴巴在美拉巴德山上的水塔西面选了个地方，建一座铁皮小屋。小屋6月30日完工，巴巴当夜在那里度过。他只住了一天，又回到下美拉巴德的小屋。

鲁西·伊朗尼在奎达的努力有了结果，7月3日星期天，上午7点，第一批波斯学生随拜度抵达——12名琐罗亚斯德教男孩和2名穆斯林男孩。拜度成功地把这些没有护照的男孩带入印度，没有巴巴的内在帮助是不可能完成此项工作的。尽管因长途旅行异常疲惫，男孩们一到，拜度还是让他们按个头排好队，为他们照相。巴巴随后沿队列逐个拍男孩们的头，慈爱地欢迎他们来到美拉巴德。

# 灵性洪流

## 灵性的洪流

7月4日，巴巴以神秘的语气宣布：“我将必须靠水禁食半年。当我完成禁食，你们也许会发现我将再度开口。我还将闭关，但在此之前，埃舍的一切应全部就绪。美拉巴德将会有一场灵性爆炸——这个大多数睿希（圣人）已经知晓。”

当天，一位留着卷曲长发、神情恍惚的年轻圣徒来达善巴巴，他来自赛克德，是一位名叫杜尼瓦拉巴巴的高级灵魂遣来的。问他为何来见美赫巴巴，他答道：“杜尼瓦拉叫我去看看那些已经与海洋合一的河流。”巴巴指示他继续朝圣，去萨考利拜见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拉姆玖送圣徒去车站，圣徒说：“你已经在即将漫溢的河岸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谁都不能肯定洪水何时泛滥。”面带微笑目光炯炯的圣徒，忽然意味深长地歪了一下头，告诉拉姆玖说，他刚感受到一个有关他的讯息闪过，是巴巴从美拉巴德向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发出的。

巴巴听后，评论道：“这个圣徒是真正的。他在道路上。他能见不可见之事。”另一次，巴巴透露杜尼瓦拉不是圣人，而是撒里克类型的高级行者。

7月5日，夏哈内家再次搬回美拉巴德。7月8日，K·J·达斯托从孟买返回，通知巴巴，说他愿按半年1千卢比的薪水，在美拉巴德工作。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巴巴接受了，并立即预付他2百卢比。达斯托再次回孟买，3天后返回。同来的还有普纳的贝利和巴卜·劳。

7月12日，与满德里和学生们讨论灵性问题时，巴巴透露：“我在美拉巴德的工作如同开挖无数的水渠，在两岸安置尽可能多的人，以便灵性洪水开闸时，他们能够受益于伸手可及的神圣流溢。”

第二天，评论圈子的准备时，巴巴预言：

我圈子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只剩一点尚待完成。这项工作结束时，我将访问欧洲和美国。语录将只授给那些热切渴望灵性进步的特选个体，但我将用大奇迹吸引大众，从而引来大批如飞蛾扑向烈焰的跟随者。

7月17日，美拉巴德校队和阿美纳伽一个球队举行了板球比赛。赛后，巴巴亲自指导布置学校的新家具。教室前面放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供教师使用，一只大木盒存放学习资料，和一面支在三脚架上的黑板。长凳和课桌按每个班级的人数排放。巴巴总的来说对学校的布置很满意。

7月18日，讨论灵性问题时，巴巴透露如下秘密：

赛古鲁是处于完美状态的神和人。赛古鲁能干预造物主的工作，但他极少这么做。他通常让造物主及其造物界自行管理事务；也就是说，除了对他的圈子，赛古鲁超然于造物界。

提及圈子，巴巴透露：

我打算一年内完成我的圈子工作，随后我将开口说话。圈子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我所经受的种种痛苦都是为了我的圈子成员。与我的圈子工作相比，起死回生之类的奇迹不值一提。但在开口之前，我希望看到与埃舍有关的事务及安排全部完成。

7月20日，母亲希芮茵带贝拉姆、小阿迪和玛妮从普纳来到美拉巴德。巴巴把阿迪叫到一边，建议他最好留在美拉巴德，在学校学习。想到要离开在普纳的朋友们，阿迪感到震惊，他知道美拉巴德的生活有多么严格。他答道：“什么？让我离开普纳的好学校，来这么个偏僻地方学习？”巴巴瞪了他一眼，阿迪转身就跑。

巴巴紧追上去，一把抓住阿迪，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解释道：“你是我弟弟，为树立个好榜样，你本该是第一个在这儿注册入学者。你若不做，世人会怎么说？你根本不晓得这里将给予怎样的教育。地球上没有任何其它学校能提供如此的教育，在这里学习的孩子真正幸运。”

经过一番开导，阿迪同意了，于7月24日入学，时年13岁。巴巴让19岁的贝拉姆做布阿先生的助手。这样，巴巴的三个兄弟——佳尔、贝拉姆和阿迪——现在都在美拉巴德生活。当时只有9岁的玛妮仍同父母居住普纳，但只要可能，她就会来访。希瑞亚也不时来美拉巴德，在家时，他会念神名，默默顶拜巴巴的照片。

7月24日，越来越被大师吸引的美赫吉·卡卡里亚再次拜访美拉巴德，巴巴指示美赫吉保留在孟买的工作，并抓紧学习，迎接即将来临的大学考试。

8月5日，教师基桑带着妻子儿女搬到美拉巴德。基桑被指派协助劳先生照料学校的孩子们。

## 未来的圣经

就近期不同月刊发表的巴巴语录，8月7日，巴巴评论道：

将我的笔记、演讲及语录，寄给任何一个远离我的作者或者编辑都是不妥的。为了保证准确性，作者必须在这里。比方说前些天K·J·达斯托对我的一些阐释做了笔记，但当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时，却弄得一团糟！可以用有力文雅的语言重写我的阐释，但其精神和意义必须保持不变。这样一个作者会在适当的时间来到。达斯托文笔不错，但他的强硬语气和措辞很可能会得罪一些社团。

最后，提到那本不曾有人读过的书，巴巴表示：

我写的这部大书，将是未来的《圣经》、《可兰经》、《阿维斯陀》和《吠陀》，因为它将被所有的种族和教派普遍接受。完成这部伟大著作之后，我便停止书写，因此它具有力量。

8月8日，拜度从波斯带来的16岁男孩埃斯潘迪亚·维萨里恳求巴巴：“请免除我的学习吧，因为我无法停止想您；我不能专心学习。我眼前只有巴巴，梦里只见巴巴。除了您，我对生活没有其它兴趣。我想走向神——知道神。”

巴巴慈爱地回答：“好吧。我将满足你的愿望，但只有在你听从并服从我的前提下。”巴巴鼓励他要努力专注学业，并让他开始静默。

次日，一名 17 岁的年轻穆斯林来到美拉巴德。他叫阿卜度拉·罗奈尔丁·帕卡瓦，但他自称阿瓦兹。他在报纸上看到美赫埃舍学校的广告，便来寻求进一步的正规教育。他对灵性或者古鲁并无兴趣。他受的是正统穆斯林教育，只有伊斯兰教对他有意义。尽管如此，巴巴让他入学赫兹拉·巴巴简中学，之后不久，阿瓦兹的正统脑筋得以转变。

8 月 10 日，巴巴建议满德里：

**切勿从外部表现及行动来判断完人。主奎师那不但要阿朱那开战并杀死亲属，甚至还激发他使用暴力。杀死一条疯狗其实是慈悲。这使它避免了咬人引起的相关业相，这种业相会严重阻碍它向前进化。杀死这种疯狗乃是帮助它进化。**

当天稍晚，提到圣雄甘地，巴巴评论道：“甘地目前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包括酒店罢工，将使他下一世遭受可怕的痛苦，因为所有这些活动导致了那么多人受苦。他的跟随者以及因之受苦者的业相，将是甘地来世受苦的原因。不过，甘地是怀着最好的意图做这一切的，因此他将于今生后的第三世证悟上帝。”

8 月 15 日，布阿先生、拜度、禅吉和鲁斯特姆把 6 名波斯男孩带到阿美纳伽琐罗亚斯德火庙，为他们举行入教仪式。琐罗亚斯德的生日也于当天庆祝。

1927 年 6 月初，巴巴曾让人在美拉巴德山上，用竹席和铁皮为他建一间小屋，并在东面开一扇门和一扇窗。7 月的最后一周，巴巴命令在这间小屋里挖一个长 6 英尺、宽 4 英尺、深 6 英尺的坑穴，但当时他未透露坑穴的用途。坑穴用石头砌成永久性的。又建了窄小的台阶通到坑底，之后用木板覆盖。后来铁皮墙由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墙取代，并增加了两扇窗。从西窗和北窗可观看美赫埃舍学校的操场。东窗前建了一座平台，供学生们和来访者坐在那儿听巴巴授述语录。所有的窗户都装了铁丝网。

自1927年8月16日起，巴巴开始在这间墓穴似的小屋居住，满德里称之为“卡达”——坑屋或穴屋。巴巴计划在那里闭关几个月。

与此同时，一个月前从赛克德来达善巴巴的那个年轻圣徒来到。他去过瓦尔基后，接着拜访了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普纳的赫兹拉·巴巴简，现在他留在了美拉巴德，巴巴指示他以梵语 Om 静心。

晚间他早早就寝，夜里，当满德里都睡去时，他会醒来，开始念诵：“噢姆姆姆姆姆姆姆……噢姆姆姆姆姆姆姆”，连续不停。他的念诵自然打扰了白天劳作一天，需要休息的男满德里。

8月25日夜里，圣徒又开始念 Om，拉姆玖翻身坐起，开始自己的不寻常念诵。圣徒念：“噢姆。”拉姆玖会以“玛波米”作答，意思是“继续，大声叫”。圣徒又念“噢姆”，拉姆玖再接再茬：“玛波米”——“大声叫，再大声点。”如此几个来回之后，圣徒气得脸都青了。

天一亮，他就宣布要走。巴巴显得吃惊，狡黠地问：“你不是来成道的吗？没有得道你就要走。”

圣徒批评道：“这儿不是什么埃舍而是无赖之家！我受够了你的这些所谓门徒！你若是不能改进他们，又怎么能让我成道？”巴巴劝他留下来，但他主意已定，离开了。

巴巴随后指责满德里，叫拉姆玖收拾行李离开美拉巴德，再别回来。紧张气氛持续了一个小时，看上去巴巴是铁定要让拉姆玖回家了。但过了些时间，巴巴叫来拉姆玖，说道：“别再想它了。圣徒若是听不得‘玛波米’而离开，他又怎么能成道呢？成道是为刀砍脖颈仍欣然领受死亡之痛的英雄准备的。”

巴巴最后说：“但你们这些人也应学会礼貌对待多少有些灵性倾向的外人。这些人遇到像你们这样的粗人，是会感到震惊的。要温和对待并引导他们。在他们眼里，你们这些人的确像是无赖。”

## 大海与船夫

美赫巴巴经常授述语录，8月间，他对成道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

设想海洋是上帝。但在本初，海洋不知道自己是海洋。想知道自己的愿望是制造了一个泡沫的风。这个泡沫是一粒原子，泡沫中的水是灵魂。经过逐步的前进，该原子变成了一个人身——人身成为一波海浪。风送给人身一只小船——即生生世世，海风是业相。

船中人的状态是双手被绑，因而无法主动行船——他的人生。他只是呼吸进又呼吸出。这个呼吸——即业相的交换——推动着他的船。他若以好方式呼吸，便制造好业相，风将他的船吹向船夫——赛古鲁。船夫已潜入过海洋，现又浮出水面。他抓住前来船只的舵。

船夫为这个人松绑，并实际上将他沉入海洋。他在沉没的那一刻，意识到“我自己即是海洋。”他不是滞留海洋，而是浮出海面并驾驭那条他从前不能掌握、现在却任他掌握的船，并且开始驾船去他想去的地方。

这个时期，巴巴指示在美拉巴德设一个羽毛球场，8月28日，巴巴亲自上场打羽毛球。他还定期参加满德里的板球比赛。

整个8月间，美赫巴巴经常去阿美纳伽看望爱者。8月30日，在一次访问中，巴巴解释了成道大师与瑜伽士的能力区别：

神圣奇迹通常属于阿瓦塔、赛古鲁或者证悟者，而超自然能力则属于瑜伽士。前者是至高和无私动机的结果，而对于后者，其主要动机则无不是最恶劣的自私。当阿瓦塔或者赛古鲁打算给世界一个普遍的灵性推动时，才施奇迹。瑜伽士施展超自然力量一般是为了服务个人目的。

例如，一名小童紧握着一只鸚鵡的脖子，眼看要把它勒死。为了救鸟儿的命，是不能硬夺的，因为小童可能会把俘虏抓得更

紧。因此必须给小孩子一枚硬币，这会让他松开手。在这种情况下，给硬币的行为意味着施奇迹，从孩童的手中拯救鹦鹉，意味着把头脑从无知和摩耶的铁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阿瓦塔和赛古鲁的方式。但假如某个瑜伽士看见一位极美丽的女子并渴望她，他就会变化出金银珠宝来吸引她。在这两种行为所涉及的动机之间，显然存在着天渊之别。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戴上一副白色眼镜，这使他所见的一切都是白颜色，虽然实际上一切事物都是无色的。瑜伽士的能力是给人戴上红色或者绿色的眼镜，让人吃惊的是——每样东西都呈现出红色或者绿色。赛古鲁知道一切万物皆无颜色，甚至不是白色，并且知道一切皆是乌有，他根本不会浪费时间去改换眼镜的颜色。他的工作是摘去人所戴的眼镜，从而使他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但瑜伽士通过给人另换一副眼镜，只是在增加幻相。

# 灵性课程

## 埃舍学校日程

第二天，赛勒的妻子娜佳从普纳来，为儿子丁肖注册上美赫埃舍学校。丁肖出生时巴巴曾抱过他，称他为弟子。

1927年8月，9月和10月间，巴巴监督指导赫兹拉·巴巴简中学兼美赫埃舍学校的活动，学校已有170多名男生。巴巴同男孩们做游戏，通过字母板教他们波斯语。

晚上，拉姆玖时常给巴巴读塞克斯顿·布莱克的书，有时巴巴和伽尼下棋。三个男孩——嘉姆希德、布尔乔和阿德希——会为巴巴唱歌。有时巴巴会组成两组对垒下象棋——他自己、达克和卡卡·夏哈内一组，伽尼、拉姆玖和禅吉一组。其他男门徒专心地观看比赛，这样，巴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满德里每晚都能待在他的身边。

巴巴基本每晚都到美赫埃舍学校查看男孩们的睡眠情况，为睡中踢开毯子的孩子盖好。为宿舍安排了两名守夜人，严格指示他们照管好孩子们。地界上偶尔仍有蛇出没，如果有孩子夜里出去上厕所，须由一位守夜人护送。

除了指导学校活动，大师继续着每日施公开达善和参加巴赞-祈祷音乐活动。美拉巴德数百人口的活动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神圣和风吹遍美拉巴德，

轻抚居住者的心灵，

其喜悦的泪水遍洒美的芳香。

美赫埃舍学校男孩的日程安排如下：

早晨5点——起床洗漱后念诵《七个神名》祷文（该祷文每餐前也在餐厅唱诵）。

6 点 30 分——早餐，面饼和加奶的茶

7 点 15 分——清洁宿舍后，拿起课本上课

中午 12 点——午餐，米饭豆糊（每个男孩都有各自编号的盘子、勺子和杯子、）有时男孩们帮忙洗盘子。在宿舍学习下午——曲棍球、板球、乒乓球、吉利-旦达和阿塔-帕塔游戏。从 9 月 3 日起，男孩们可在羽毛球场打羽毛球

男孩们隔一天洗一次澡，以及他们的衣服（每个男孩的衣服都编了号）

下午 2 点到 5 点——继续上课

下午 5：30 到 6：30——游戏，晚餐是新鲜的烤面包和蔬菜

晚 7 点到 8 点——由大师指导的特殊灵性语录或讨论课

8 点——就寝

巴巴平等地对待学校里的 170 名男孩。每当家庭富裕的男孩收到家里寄来的饼干或巧克力包裹，巴巴会分给所有的孩子，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如果一个家长邮来的包裹量不足，就会留到其它的包裹寄来，等到有足够的糖果平均分给每个孩子。

## 灵性课程

赫兹拉·巴巴简中学的教学大纲符合孟买大学的规定。巴巴对学生们的内在工作也在同时进行。除了英语、历史、地理和数学等常规课程，还授予学生们灵性课程，选自各神秘学派著作或圣典。三个语言组学生——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和波斯语——的日程安排如下：

星期一：

用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和波斯语学习美赫巴巴的已出版语录。

星期二：

马拉地语——不同的印度教圣人和赛古鲁：奈安涅希瓦、斯瓦米·罗姆提斯、斯瓦米·罗姆达斯、图克拉姆和辨喜的教言。

古吉拉特语——不同的穆斯林和印度教至师：果斯·阿里·夏、斯瓦米·罗姆提斯、辨喜的教言，或者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

波斯语——苏非和印度教大师：伽拉尔丁·鲁米、果斯·阿里·夏、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罕默德·伽扎里、斯瓦米·罗姆提斯、辨喜的教言，或者其它波斯语著述。

星期三：

马拉地语——《薄伽梵歌》、《奥义书》、苏非文献、《阿维斯陀》中先知琐罗亚斯德的诗文选读。

古吉拉特语——波斯古经《达萨提尔》、《伊姆-埃-科希诺姆》和琐罗亚斯德论人生原理诗文选读。

波斯语——《达萨提尔》、《哈菲兹》、《伽兹纳维》、《夏姆-埃-塔卜睿兹》、《瓦夏德-阿-尼亚特》和琐罗亚斯德圣典选读。

星期四：

马拉地语——灵性知识：基督密教（诺斯提教）、伊斯兰密教（苏非教）、伽它高哈或苏非文献。

古吉拉特语——灵性知识：基督密教、苏非著作、伊斯兰密教、薄伽梵歌、伊姆-埃-伊扎德（对神的知识或冥想）。

波斯语——灵性知识：塔萨乌-埃-伊斯比、塔萨乌-埃-伊斯兰、塔萨乌-埃-卡比尔、塔里玛特-埃-苏非（苏非教导）或者伊姆-埃-伊拉伊（对神的知识）。

星期五：

与星期四的课程一样。

星期六：

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和波斯语——阿瓦塔或大师传记：琐罗亚斯德、乔达摩佛陀、耶稣基督和先知穆罕默德、柴坦尼亚、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师利罗摩克里希那、图克拉姆、圣方济各·沙勿略、赫兹拉·阿扎尔·凯文（琐罗亚斯德教大师）。

波斯语——诺萨尔-埃-库莎乌以及赛拉维的诗集。成道者——内伽尔-埃-夏特-库达、拉希德-埃-甘以及夏-埃-克瓦伽·齐西提——的事迹。

星期天：

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和波斯语——学习世界上的不同宗教。

波斯语——法塞夫-埃-玛扎卜-埃-阿拉姆（世界宗教哲学）。

上述课程表实际上是多余的。它仅仅只是外部教育的课程，是达到更深目的——灵性教育——的一个媒介。真正教育的传递乃是通过美赫巴巴本人，伴同接触他，其媒介是他的沉默。这个隐藏在沉默背后的教育无需言语，也无法记录或者学习。它只能感受，只有意识到上帝的大师才能给予。

## 卡姆里毛衣

阿美纳伽雨季依然无雨，9月9日，一群人来美拉巴德求巴巴赐雨。阿迪·K·伊朗尼问巴巴：“印度其它地方都发了洪水。为什么阿美纳伽没有雨？”巴巴只是笑笑，不予作答。

次日在度内边坐时，阿迪又提到这个问题，要求巴巴降雨。巴巴立即脱下身上的卡姆里羊毛外衣。顿时乌云汇聚，一场大雨接踵而至，下了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巴巴重新穿上外衣，虽然依然乌云密布，但当天没下雨。巴巴对满德里评论道：“脱去和穿上这件外衣的意义，你们是无法理解的。”

1927年9月间，巴巴不是在小屋，就是坐在桌屋边或者走上美拉巴德山。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男孩们度过的，虽然同时还事无巨细地指导美拉巴德几百号人口的日常生活。

赫兹拉·巴巴简中学的伙食十分单调。一天，小阿迪向厨房总管彭度抱怨：“我们天天吃米饭豆糊。你能不能给我点泡菜或酸辣酱？”彭度说没有泡菜，他倒是可以给他一颗洋葱。虽然不多，阿迪还是接受了，当天中午就着午饭津津有味地吃了。

不知怎么巴巴知道了，对彭度和阿迪大发雷霆。彭度试图为阿迪开脱，说不是他的错，但巴巴追问：“他为什么要吃？”

他随后把这个最小的弟弟叫来，斥责道：“你吃了一颗洋葱，其他孩子一口没有，你不觉得羞耻吗？你在这儿占便宜，因为你是我弟弟。是我弟弟并不能让你成为例外。其他男孩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你是谁，竟然多吃一个洋葱？这不应该。”

巴巴集合全体男孩，当着他们的面训斥阿迪。他让阿迪面向他站着，嘲讽道：“他是我的弟弟，但却是个贼！未经我允许吃了洋葱。”巴巴示意阿迪的好友兼室友达图出队，朝阿迪唾弃。达图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巴巴打响指催促。

达图紧张地出列，照办了。阿迪羞辱无比，但巴巴安慰道：“现在你才成为我的弟弟。服从我的人是我的亲属，否则就不是。”

## 圈子与犹太

9月14日，庆祝琐罗亚斯德生日，并照例举行巴巴的洗浴仪式。第二天，巴巴同几个满德里去阿美纳伽访问达克家，并就圈子及其准备阐释道：

**赛古鲁 14 名圈子成员的成道，不必有意识地穿越层面，冒着中途滞留的危险；因为赛古鲁带领他们暗中穿过这些内在层面。那些有职责并将下降的圈子成员，应首先将其业相全部消除；否则证悟后就有失去世界意识，进入玛居卜状态的危险。**

一位满德里问巴巴为何要拖延圈子的准备，不立即让他们证悟。巴巴解释道：

这种时候会到来的。但那个时间取决于个人业相的彻底焚毁，这是个逐步的过程。虽然赛古鲁是火炉，能在一瞬间焚毁一切业相，但他不这么做，理由是明显的，也是很合理的。

巴巴所指的主要原因是一个人不能够下降，重获对幻相三界的意识。有人问巴巴为何不允许任何人读他的，据说揭示了迄今不为人知的灵性真理的书。巴巴解释道：

一个人必须准备好了，才能阅读我所写的东西。这在一个方面将是危险的；倘若传授了这种理性知识，有时候对成道及体验该状态的欲望就会消失，求道者仅仅满足于他智力上所知的所见。那样的话，对合一的愿望就不会保持强烈。

假设有一个巨大的宝物，或者某个难以想象的无价之宝，在它和你的屋子之间隔着一层幕帘。阅读和理性知识就等于一个看见或者体验这些事情的人所给出的字面解释。你自己看不见幕帘后面的珍宝，只是读到或听到对它的描述。

次日，在美拉巴德，巴巴阐释阿瓦塔或基督为何总是有一个犹大那样的门徒时，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把手指放在圈子的圆周上，揭示：

主罗摩有拉瓦那，耶稣有犹大。圈子的 12 名男子当中，总有一个那样的人。假设我的手指是圆规，我作为大师是中心，外周是我的圈子。观察一下，画完圆周，圆规不动时会发生什么。铅笔仍旧停在圆周的一点上。处在这个点之下的人就会喊叫！那就是犹大。

圈子的 11 名成员在我活着时成道——第十二个在我死后成道。我的犹大，作为我的黑暗面，在我离开肉身后证悟我。

9 月 19 日，贝利来看望巴巴。有人给巴巴送来一辆崭新的人力车，阿美纳伽摄影师 G·M·夏被请来为坐在人力车上的大师拍照。夏还给美赫埃

舍学校和学校男孩拍了照。其它时候，会请另一位当地摄影师 S·S·迪恩来给巴巴照相。

9月25日，布尔乔·达伊瓦拉来到美拉巴德。劳先生去孟买办事，因此那天巴巴亲自给每个男孩洗澡。K·J·达斯托三天后离开去孟买。

一天，收到一大包糖果。巴巴给希度一些，要他去集合男孩们。执行命令的路上，希度边走边吃掉了自己的那份。他带着男孩们回来时，巴巴问：“我给你的糖果哪去了？”希度天真地回答说吃掉了。巴巴叫道：“你这个不知羞的白痴！孩子们还没吃，你倒先吃了？吐出来！”希度把两根手指伸进嘴里催吐。见此，巴巴无声地笑了，要他停下，说他是开玩笑。

10月4日，鲁斯特姆近9个月身孕的妻子馥芮妮来美拉巴德作她的每周达善。回阿美纳伽不久，她生下一名女婴，随她的妹妹起名为美婳。这个孩子后来叫作美茹。

10月8日，巴巴年迈的伯伯寇达达德来了，为他的两个孙子在埃舍学校注册。这样，巴巴的一批小亲属也受到他直接的灵性指导。

## 大师的游戏

一天，收到一封卡拉奇急信，说琵拉麦已开始只喝水禁食。她的理由是巴巴尚未履行承诺——访问卡拉奇。巴巴给她发了电报，指示她立即停止禁食，开始吃东西，但琵拉麦拒绝。巴巴随后又给她发了封电报，内容如下：

**你是我的灵性姐妹。我超越了承诺，试图用我的承诺来束缚我者，既非我的兄弟亦非我的姐妹！只有不加疑问地执行我的最微小愿望，才会取悦我。我命令你吃食物，将看看你是否敢违背！**

收到这个讯息，琵拉麦立即破斋，给巴巴写信请求宽恕。

10月20日，学校举行考试。印度教灯节假期从10月23日至27日。这四天学校放假，禅吉和其他教师为孩子们安排了各种活动。组织板球比赛，唱歌和戏剧表演提供了娱乐。

10月25日，巴巴带男孩们和满德里到距阿冉岗两英里的一地野餐。大家喝茶，巴巴和禅吉下棋放松，顾麦来了，邀巴巴晚间去库希如大院吃晚餐。

第二天上午9点，巴巴被沐浴。晚间，一名吉旦歌手演唱，之后燃放焰火，上演了一部剧。

11月2日，巴巴命所有的男孩除了自己的老师，不可同任何人讲话，且只能在上课期间同老师说话。那天起，鲍克·达伊瓦拉开始给学生们授课。为他安排了专坐，头顶撑着一幅伞盖。他以浮华的语调演讲，并享受水果和特殊饭菜等优待。

这种特殊待遇是大师游戏的一个例子。有时，巴巴按某个人的希望，对他尊敬有加，确保其自我不受挫伤。事实上，巴巴会经常鼓励这些人并助长其自我。但巴巴也会逐渐地制造情形，从而使有关人员自动意识到自己膨胀的自负——那时对自我的猛攻便会开始。以这种方式，跟随大师的生活意味着自我向愉悦和痛苦的暴露。

这发生在鲍克身上。有一段时间，他的骄傲和自尊可谓兴旺发达，但一个月后，安伽尔·普利得被指派接替他的位置。安伽尔的性格恰好相反——相当谦卑随和。看到他的一举一动，鲍克也逐渐变得内敛，自大减弱。这一切的背后乃是巴巴，他稳定地指引二人走上道路，却是以不同的方式。最终，鲍克也变得谦卑虚心，赢得觉悟之光。

# 作家与战士

## 作家与战士

11月3日，赛勒给学生们寄来几大箱书，巴巴让放在美拉巴德山他的座位边。当晚，巴巴将书摆成排，一堆堆摞着，严禁任何人碰触。看巴巴的样子，似乎是把书浸蘸于他的爱之美酒，在每一本书里为每个孩子倒入适量的酒。第二天，巴巴亲手把书发给每一位学生，以此给予他们内在推动——头脑朝向知识，心灵朝向爱神。

当天，谈到文学作品，有人问巴巴谁是他最喜爱的作家，特别是诗人。巴巴指出：

波斯语的哈菲兹、英语的威廉·莎士比亚、约翰·弥尔顿和珀西·比希·雪莱。莎士比亚目前已在印度出生；他如今是一位婆罗门和政治领袖，也是本国一位最诚实无私的工作者。他往世的思想力量现在转化为行动。他是位天才，有关他是否是其著作原作者的争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剧目皆出自他之手——而非其他人。完全是他的非凡智力的结果。他所有的戏剧和诗集里毫无灵性气息，但他是个天才。作家迦梨陀婆可以说是印度的莎士比亚。

弥尔顿有灵性成就，但未有超越精界的第二层面。他能看见天堂和地狱，所以能够写出《失乐园》和《复乐园》。他在书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述缘于亲眼所见。

雪莱虽无灵性成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并且热爱神和大自然。而哈菲兹，作为完人，不仅在灵性著述方面卓越，而且在诗韵及诗风上也胜过菲尔多西或谢赫·萨迪。莎姆斯-埃-塔卜睿兹和伽拉尔-丁·鲁米是成道者，莪默·伽亚谟却不是。

第二天上午，在满德里的住处继续讨论，其中巴巴对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评论如下：

希瓦吉是最伟大的战士，比拿破仑还伟大。拿破仑虽聪明勇敢，却骄傲贪婪恶毒。希瓦吉勇敢，但不及拿破仑聪明。但希瓦吉没有骄傲或贪婪。他的一切行动皆受古鲁——斯瓦米·罗姆达斯——的指导。战争中一切皆公平，甚至诡计。希瓦吉实际上将整个王国献给了古鲁。他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纯洁的动机和行为，因此，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伟大的——是阿育王以来印度唯一的伟大国王。

阿克巴的情况则相当不同。他的伟大来自精神和心灵的高尚。他对其他宗教情感的巨大包容体现了他的高尚心灵。

11月5日是印度教重要的禁食日。下午2点，度内边，女满德里用一杯杯的温水为巴巴洗浴，接着是男满德里和劳先生班级的男孩们。

三天前，一位名叫希瓦·纳拉延的印度教男孩注册入学。在美赫埃舍学校，他是年龄最小的孩子之一，却极为虔诚。巴巴沐浴过程中，希瓦·纳拉延把头浸在从洗浴流下的水中。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我是在师利美赫巴巴洗浴的圣水里洗去我的罪孽！”巴巴制止男孩，示意他过来坐在他身边，这样倒向巴巴的水也会落在希瓦·纳拉延的身上。

当晚，希瓦·纳拉延坚持在巴巴旁边睡觉。巴巴让他在身边睡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睡在了巴巴凉鞋边的地板上。次日上午，巴巴命男孩静默一个时期。

## 嗔怒与脾气

巴巴的指示是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杯盘喝水吃饭。一天，巴普婆罗门拿着彭度的杯子向阿德希要茶，因为他送孩子们去学校误了喝茶时间。阿德希拒绝给他倒茶，没收了彭度的杯子，把它放在架子上。巴普把这事告诉了彭度。

彭度去找阿德希，问他为什么不给巴普茶喝。阿德希提醒他别忘了巴巴的规矩——不许用别人的杯子。彭度接着问为何不归还他的杯子。阿德希说他不打算还，这激怒了彭度。布阿先生碰巧经过，站在阿德希一边。

一场激烈的争吵随之爆发，彭度恼怒地喊道：“伊朗人全都是野蛮人——粗鲁，愚蠢！”

这句惹恼了布阿先生，他去向巴巴告状，说让彭度这种人当助手，他是不可能做管理的。巴巴叫来彭度和阿德希。彭度解释说他们的杯盘向来都是相互使用的，为何偏偏今天阿德希拒绝用他的杯子给巴普倒茶。巴巴转向阿德希，问：“你为什么用别人的盘子杯子？”阿德希厚着脸皮说那不是实情，他从不那么做。

听到这个昭昭谎言，彭度大怒，操起手边一根长勺就要揍阿德希。巴巴的弟弟贝拉姆拦住彭度，从他手中夺过勺子。巴巴对彭度的明目张胆很生气。

巴巴严厉批评了彭度的失态行为，但过了几分钟，巴巴温和地对彭度解释道：“发这么大的火是不合适的。控制不住自己脾气的人是弱者。能征服愤怒才是真勇气。一名军队统帅或许能够统治整个国家，但他未必控制得了自己的脾气。”

巴巴随后把彭度从上美拉巴德调离，做下美拉巴德主管鲁斯特姆的助手，不再做布阿先生的助手。打这以后，彭度每天上山为巴巴沐浴，接着回到下美拉巴德履行职责。

## 求道者埃舍

11月10日，巴巴开始了长达近五个半月的禁食，仅仅食用流质咖啡牛奶。那天晚上，庆祝度内一周年，满德里和男孩们聚在度内旁，度内火点燃。仪式结束之后，连续下了3天雨。

11月12日，男孩被分组带到巴巴跟前。巴巴给他们洗脚，用毛巾擦干，还给他们发药防止感冒。

K·J·达斯托提意见，说其他教师老是弄出声响，干扰了他的课堂。巴巴让他的班级搬开，远离其他班级。

让美赫吉·卡卡里亚惊讶的是，他没能通过工程学考试。因此，11月14日，他来美拉巴德居住，被巴巴任命为英语教师。

当天，巴巴接替帕椎，开始亲自教授波斯语，通过字母板交流，由劳先生读给学生。虽然表面上巴巴是在教授波斯语，但他在沉默中扮演的教师角色背后，却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大师其实不是在授课，而是在通过目光倒酒——神爱，在孩子们心中生发对神的渴望。学生们接受大师的神爱，还受到高水平的世间教育，一个月所学的东西是其它地方一般需要一年才能学到的。

尽管在禁食，巴巴仍然会和男孩们玩耍，并且关注着学校里的大小事务。11月17日，巴巴表示希望开办一个巴克提分区——撒达克埃舍——求道者的埃舍。这所位于美拉巴德山巴巴墓穴一侧的埃舍很快投入建设。

随着14名波斯男孩于7月份到来，很多穆斯林男孩也从孟买来到，其中包括11岁的阿里·阿克巴·夏普扎曼，后来昵称“阿婆巴”。

14名波斯男孩当中，也有一位名叫阿里·阿克巴的男孩，具有强烈的灵性天性。这期间，阿里·阿克巴开始表现出对巴巴的极大信爱。他后来被昵称为“马依”。

11月21日，一位名叫赛义德·阿里·哈吉·穆罕默德，后昵称为阿伽·阿里的十岁男孩，由父亲带到美拉巴德，但巴巴拒绝接收他。巴巴不想让男孩入学，但在男孩父亲的恳求下，巴巴同意了。后来表明，巴巴的不情愿是有理由的。

当天下午，听说美赫巴巴已有一段时间的B·F·巴如查来见“伟大的大师”。巴如查以生硬直白的提问开始谈话，得到的回答也如出一辙：

“不久将会有一场大战吗？”

“是的，”巴巴答，“一场比上一次更大的战争，血流成河。”

“您为什么允许战争爆发并继续？”巴如查问。

“因为乐意。”

“您为什么要允许这种残酷的人类大屠杀？”

“我的意愿——一时兴趣！”

“您为什么如此沉默？为什么不说话？”

“我的选择。”

巴巴的草草回答惹恼了此人，他站起来要走，对这位所谓的伟大大师大失所望。巴巴安抚他，问他是否有时间听他解释。巴如查同意，说他可以坐稍晚的一班火车走，于是巴巴将他带到一边，还有劳先生和纽瑟文·萨达，私下为他作了详细解释，最终使他平静下来。

# 沉默教导

## 沉默的教导

第二天，11月22日，巴巴的儿时伙伴贝利带着全部家当从普纳来到，开始在美拉巴德居住，这样，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贝利重新加入了满德里。

从11月23日起，美赫巴巴开始每晚给男孩们授述灵性语录。他通过字母板，一“讲”就几乎是两个小时。巴巴坐在地下穴屋内的上面部分，满德里和男孩们聚集在东窗外的平台上。他有时还用手势传达思想。

每句沉默之言都触动着一颗心灵

因为他的言语里藏着美酒。

授述中，巴巴会阐释创世的目的是，进化与内化的诸阶段，精与心层面以及诸天堂（层面的部分）。他还解释了宇宙中无以计数的太阳月亮和星辰；气体、石头、金属、植物、昆虫、鱼、鸟、兽和人类形体的进化状态；死后的状态——天堂与地狱；瑜伽士、圣人、古鲁和阿瓦塔；神醉与玛司特，神爱与信爱；以及许多其它灵性要点。他以轻松随意却引人入胜的方式，阐释神秘知识密意智慧，孩子们不但完全领会，他们的心灵也同时打开，在爱的躁动中变得不安宁。逐渐地，他们开始为神圣陶醉所征服，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显得奇怪。

学生们发现，在鲍克·达伊瓦拉和安伽尔·普利得的讲授与美赫巴巴的语录之间，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结果是，他们开始不太在意老师们的讲述了，而是只想待在大师身边，专注于他的一言一语。几天之内，美拉巴德的气氛经历了一个彻底的转变。

随着大师开讲沉默的语录，

美酒也开始讲话。

为孩子们授述语录时，美赫巴巴经常使用比喻和类比来说明要点。12月18日，巴巴取出一个布娃娃，解释了进化的过程。巴巴将玩偶的头弯下，将四肢向内折叠，讲道：“这是世界上诸如石头矿物等无生命物体的状态。生命存在着，但却像个蜷曲的布娃娃，你看不到它。一切都是潜在的。”

巴巴展开布娃娃的胳膊和腿，将布娃娃倒立，解释道：“这是植物形体中灵魂的状态。它的嘴在根须里，腿或者说枝桠伸向空中。”巴巴将布娃娃翻转，让它四脚着地，表示布娃娃在动物形体中。最后，巴巴让布娃娃用两条腿站立，并解释道：“灵魂现在已到达人类状态——这是最后也是最高级的形体。”

## 业相之镜

为了说明业相的运作，一天巴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解释道：

假设这面镜子代表心的业相，而恰塔尼亚（Chaitanya）是无意识的意识。那么一旦恰塔尼亚在无意识的心里产生，便激起神的酣眠状态去认识大我。业相也在那个时刻开始。曾被搁置一旁的镜子，现在开始移向眼前。

巴巴在黑板上画一个图，继续解释：

意识最初的运动之一，将镜子带给石头形体，这里只有镜子一角落入其视线内。下一个运动，对植物形体，将更大的镜面带入视线内。接下来，对昆虫、鱼、鸟和兽王国，将还要大的镜面带入视线范围。最后的运动，向人类形体，把整个镜面呈现于眼前，一个人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像，并且相信这个影像——大我的影子——是真我或大我；而这是不对的。

这样，因形体的进化而倾斜的镜子，也随着意识的上升而慢慢直立。但灵魂不去看内在的自己，面向自身，反而看见镜中的影像；而它所见到的乃是幻相。

该怎么做才能见大我？它必须把镜子拿开；不但拿开，而且要毁掉它！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毁灭造成虚幻的业相。若不消

灭它们，它们就保持不变，随着你每次出生而一再地呈现自身。  
比如，即使你一次次离开肉身，采用另外的人身，镜子依然在。  
因此要拿开业相之镜，看见你的真我。

这样，虽然沉默，美赫巴巴以孩子们容易理解和记忆的方式，优美地阐释了创世与其它主题。

一次，大师向孩子们强调：“要记住你不是身体；你是灵魂——灵。”并敦促他们：“尽力不去想你是身体；尽力不去想你是能量；尽力不去想你是心。要想：我是灵魂；我是灵。”男孩们确实努力了。有人看到一个男孩对着自己的身体喊它不是真实的。

另一次，巴巴问他们：“比云高的是什么？”孩子们面面相觑，回答不上来。“母亲的爱更高，我的爱无限地更高！”巴巴回答。

自11月23日开始授述语录，大师的酒开始生效。孩子们对巴巴越来越亲近，对学业更少关心。现在他们更愿意静坐，或独处想念巴巴。食欲明显减弱。

每次语录之后，巴巴都会激励孩子们：“爱我，就会证悟我。我准备让你们成为辨喜、拉姆提斯、阿里和阿朱那一样的人。我的要价仅仅是爱。可在这儿抢劫灵性，但只有真爱才能打开宝库。神性在被我拍卖。准备好付出你们的一切来赢取之！”

这些语录对阿伽·阿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美赫巴巴是我的大师……阿伽·阿里是美赫巴巴的儿子……这个本子属于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的卑微奴仆。”

这个孩子还用石子在地上表达自己的心声，他尤其喜爱收集属于巴巴和巴巴用过的东西。积攒巴巴的指甲，头发以及巴巴夜里用来塞耳朵的棉花。

灵魂因渴望而痛苦。

孩子的嘴唇所言，心灵所涌

是大师沉默地吟唱的，

神圣至爱和恒爱之歌。

## 对神的爱

11月25日，美赫巴巴给埃舍学校的男孩们授述有关爱神的语录：

神在你的内里，你必须在内里寻找他。但你如何寻找？通过努力在心中生发对神的爱。一个人一旦牢牢确立于道路上，便会朝着目标迈进。可用如下方式把爱比作饥饿：用饥饿象征爱。吃食物的念头象征对神的持续想念，设法得到食物可被比作对神的躁动不安和渴望，母亲的帮助象征赛古鲁的帮助，实际吃到食物象征证悟上帝。

吃饭之前食欲是必要的，同样在证悟上帝前也必须创造爱。一旦有了食欲，吃的念头便开始不断袭来。同理，对神的爱产生时，一个人便开始不断地想念神。在这两种情况中，努力开始——饥饿的男孩寻找食物，求道者寻找至爱上帝。努力的结果让前者同厨师或者母亲取得联系，将后者带入大师的领域。在一定的时间，两者皆达到各自的目标。

这是个恰当的例子，但它毕竟只是个例子。爱不像食欲那么容易产生，大师也不像母亲那么快就能找到。

如何创造爱？不是去哭喊爱，而是必须为至爱流血！这就是爱——爱的最高状态。你们中有那样的人吗？没有。但别担心；仍然努力去爱。

之后，巴巴评价了他最喜爱的诗人夏姆斯-阿-丁·哈菲兹：

哈菲兹是文学界尽人皆知的大诗人，也是库特博，他那个时代的至师。在波斯和印度，成千上万的人仰赖他的著作的神圣指引。借助《哈菲兹诗集》做出重大的决定，历史上有过很多例子。靠它获得建议的实践至今仍然很普遍。就连如何埋葬哈菲兹的答案，也是在诉求他本人的著作后才决定的。

然而，只有极少数的人理解他在诗中所揭示的灵性秘密。事实上，大师哈菲兹已在《诗集》中逐一清晰地阐述了灵性的所有阶段。对能够理解的人，每一首完整的格扎尔都是指一定的灵性状态和阶段。

第二天，11月26日，巴巴和男孩们打板球。上课铃响后，巴巴注意到布阿先生和鲍克在坐着闲聊。巴巴批评布阿先生说：“你抱怨劳先生和其他人违反命令，你自己却在违令！”

巴巴后来指出：“鲍克不是修行人。他不过是在练习瑜伽姿势，自认为灵性而已。让安伽尔·普利得接替他的位子。”这个命令从12月1日开始实施。

安伽尔每天早晨坐马车来美拉巴德。他家附近住着一个名叫G·P·埃德克的20岁小伙子。埃德克注意到安伽尔天天出门，一次他问车夫，安伽尔这是去哪儿。车夫告诉他：“去美拉巴德，那儿住着一位伊朗尼圣人。”

埃德克最近收到一封明信片，通知他另一座城市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他想，在开始新的工作前，得到圣人达善将是吉利的。一天上午，他问车夫他可否随他去阿冉岗。车夫同意，埃德克和他坐马车前面，安伽尔坐在后面。

他们到时，巴巴正坐在小屋前。巴巴示意埃德克过来，问他是谁，做什么工作。埃德克从口袋里掏出那封明信片，递给巴巴，巴巴让韦希奴大声念出来。念完后，巴巴指示韦希奴：“蘸上煤油，烧了它！”巴巴随后通知埃德克：“我们这儿有一所中学，需要一位教师。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埃德克欣然应允。

从此，埃德克每天早晨从家步行来美拉巴德。第一天7点左右，他碰见巴巴从山上下来，卡卡·夏哈内为巴巴撑着伞。巴巴看见他，指示说：“切莫动手打任何一个学生。也不要责骂他们。只是发自内心地教导他们，即使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要担心。”埃德克开始在学校教英语和马拉地语，但他很快发现，男孩们只是在笔记本和石板上一遍遍地写巴巴的名。似乎没有一个学生注意听讲，这让这位新教师觉得很特别。

## 童年与灵性

11月26日晚，巴巴给满德里如下语录：

童年是对灵性产生兴趣的理想人生阶段。年幼时获得的印象会深深植根。应该总是给孩子灌输神圣之美、荣光和喜乐，以点燃他们对神及其伟大的最高想象。

不应抑制孩子们对神的热情——无论怎样狂热。相反，应该总是尽最大努力，在孩子们心中制造对神圣提升的深深渴望。即使孩子们都因灵性热情和冲动而失控疯狂，也不必介意。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制造神圣疯癫者而不是学术学位。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前者。

当然，不能期望所有的男孩都能成为德如瓦和帕拉德那样的圣人，但他们中的一些肯定会在今后的人生中过上灵性生活；其余的几生后也将跟随其后——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目前的训练对所有的人最终都将结出果实。即便是一时的成道冲动和热情火花也会带来某种结果。它就像一个人银行帐户的现金余额，早晚会在他的灵性进步方面得到有益利用。

成年人极少获得持久的热情或渴望。当我给出有关神圣荣耀或灵性喜乐的引人语录或逻辑阐释时，连成年人都肯定会燃起追求真理和探测宇宙奥秘的渴望。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炽热与热情并不持久。冲动来得快，因无速成结果去得也快。不过，一个人若是向真理前进，体验道路的不同方面和新奇，其热情会保持不变。

看见非凡的景象，或得到非凡的体验，会保持对真理的渴望，但却对真正的进步形成巨大的障碍。浓茶对疲惫的神经提供极好的刺激，但对健康则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善；总体健康水平反而往往会在强刺激下受到损害。因此，一个人不应追求道路上的诸多新奇体验、光与能力。生活的目标——证悟真理——应该始终是每个人的唯一渴求。

然而，即使成年人的暂时冲动也不应认为是无意义的。在寻求真理方面，无论努力怎样微小，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它都会构成一份有价值的资产。各种各样的善与恶印象被消耗，但灵性印象却不会，而是永远作为一个人的帐面余额——不断增加，从不减少。因此，应该尽最大努力让哪怕一时的冲动也得以表现。少数的人尽管年事已高，仍然有机会通过偶然的静心而建立持久的渴望。热情、内在冲动、甚至一时的渴望，都应受到欢迎，因为它们常常成为通往真爱的踏脚石。

# 神圣命运

## 培养爱神者

次日，11月27日上午，巴巴再次游览坪坡岗湖。下午回途中，他在阿克巴棉纺厂稍作停留，说出令人费解的话：“记下今天的日期。今天是我的死亡日！”满德里和萨达全家都惊愕不解，但巴巴未予解释。

同一天，他谈起最喜欢的一个话题——诗歌。还进一步解释了哈菲兹和其他一些伟大诗人。

哈菲兹实际上从不写诗。他只是随兴道出或唱出。夏姆斯-埃-塔卜睿兹也从不写诗，但伽拉尔丁·鲁米写作。哈菲兹以诗的语言描述了宇宙、层面及道路的魅力，揭示了诸多秘密。图克拉姆、卡比尔、夏姆斯-埃-塔卜睿兹和鲁米全都是成道者（至师），说出美妙的东西，但在语言和诗风上都不及哈菲兹。

第二天上午10点半左右，巴巴对男孩们阐释道：

起初，我原想让你们在道路上逐步前进，但考虑到在某些时代世界上发生的灵性爆发，我改变了主意，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很近了。在你们当中，我打算立即提升几个已准备好被爱之光吞噬的男孩！因此让你们的心灵迫不及待，去品尝这种爱酒。但你们的努力不应是强迫的；应是自然而然的。

你们在闲暇时间，除了学习、吃饭、计划和休息，要想念我以生发爱。要一遍遍地问自己：大师将何时将我置入道路？我将何时看见神，与神结合？道路上都有什么？

大师一天当中会几次拥抱、亲吻或爱抚孩子们。同他们一起玩耍，给他们盛饭，夜间还为他们守夜。

关于学校和埃舍，巴巴一次向禅吉评论道：“为何要这么麻烦？仅仅是为了培养几个真正的爱神者和一个真正的英雄。只是为了这个，如此的大头疼！其价值你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尽管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孩子们身上，但巴巴还要关注每一个满德里的职责，细致地指导着一切。这个时期，在美拉巴德居住的女满德里有朵拉特和女儿美婍、娜佳、苏娜和女儿蔻诗德、朵丽·K·伊朗尼和巴巴的嫂子大蔻诗德。顾麦每天从阿美纳伽来，分担她们的工作。

巴巴这个时期一直靠流质禁食。美婍会准备一瓶牛奶咖啡，由一位名叫拉乎的13岁男孩送上山给巴巴。巴巴的褥垫铺在墓穴底部，供夜间休息。早晨，巴巴会下山到下美拉巴德。因为他长期禁食，一天只喝一次咖啡，美婍恳求他不要徒步上下山劳累自己。巴巴听从了她的请求，用人力车下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山上巴巴看上去精力充沛，积极活跃，四处走动，甚至还矫健地同埃舍学校的男孩们打板球，以及做其它游戏。

## 圈子的证悟

11月末，有一天晚上，就至师圈子成员的证悟，美赫巴巴对满德里和学生们讲道：

至师建立一个由12名男子和2名女子组成的圈子，圈子成员拥有必要的最少量灵性业相。同时还根据其灵性业相给他们各自分配位置，其中一员（接班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成为大师。圈子一旦形成，个体灵魂的真正努力便告终止。新的物质业相从此不再形成。

经过几个世纪，通过几次人生，剩余的物质业相得以消耗，灵性业相保持完好无损。这被称作普拉拉卜达——神圣命运。在这三或四次人生期间，整个圈子作为一个团体来消耗普拉拉卜达。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聚集在一个共同的联系里，因为这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一直到最后，他们都觉知不到自己的

巨大灵性进步。在继承人证悟之前，就连圈子的形成和工作也是自动进行的。

尽管有着巨大的准备，乔达摩佛早年作为尼泊尔王子，消耗最后的普拉拉卜达期间，却对自己的状况毫无觉知。但时间一到，乔达摩即舍弃一切皇室豪华及世俗荣耀，很快获得证悟，成为佛陀。

大师成道后回到浊层面，发现其伙伴仍陷于各自的普拉拉卜达消耗中。他的伟大工作就是在此时开始的。大师以秘密的方式安排事务，经受种种痛苦和努力，以使不同的普拉拉卜达得以消耗。一旦业相耗尽，圈子成员便在同一时刻全部成道，虽然其普拉拉卜达在性质与数量上截然不同。大师工作的这个阶段是最伟大也是最困难的，相比之下，甚至向着真理对整个宇宙给予巨大推动，都不算什么。

除了灵性工作，大师在结束圈子的普拉拉卜达方面所必须经受的肉体苦痛也并不轻松。他亲自经历这些必要的身体行为，以便促成圈子的剩余物质业相的共同结清。因此，虽然他是（自由的）完人，无须束缚或行动，但他似乎有羯磨并采取行动——但它们是\*\*无束缚的行动。根据圈子个体普拉拉卜达的各自需要，他可能会禁食、苦行或静默。

在至师为圈子成员做准备的这个阶段，圈子中的人对其神圣进步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最后——忽然打开“光”的时刻。眨眼的功夫，随着大师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外部动作——也许一言或一行，就会发生无从描述、难以想象与不可思议的内在转变。大师是怎样具体地集体处理不同个体的普拉拉卜达的，是不能泄露的，因为那些不在圈子中，却自以为是圈子成员的人，会受误导去做那些将给他们造成可怕痛苦的行为。

有一点是肯定的：圈子成员不会获得新的物质业相，无论他们做什么，即使是最大的恶行，因为大师不得不为此受苦。这种联系的形成，使得相关者的新的物质业相全部自动转给大师，由

他来清除。因此，即使那些相关者犯下最大的罪恶，也不会发生改变他们在适当时刻的神圣提升。

但真正的美在于，虽然知道自己属于至师的圈子，仍然不折不扣地服从和遵循他，因为这相当有助于至师为所有圈子成员做的伟大工作。应把大师的命令和指示视作福音和律法，即使是在日常事务中——按他的命令吃饭或禁食到最后。事实上，彻底服从他的超意志，应成为一个人的唯一目标。它避免了证悟体验后的巨大失落感，那时在大师给予的巨大恩惠面前，即使一个人为大师做的最伟大服务，也变得微不足道。

11月28日，任命查干为巴巴的勤务员，对韦希奴安排了新的埃舍职责。第二天，巴巴指示贝利在山上一间屋子里闭关。

次日，巴巴正式任命拜度为他的C·I·D（秘密警察）官员。指示拜度暗中关心男孩们的举动，还任命他为总管，照顾孩子们，确保他们对大师的爱受到鼓励。拜度热情上任，向孩子们宣讲在美赫埃舍学校的好机会，鼓励他们静思巴巴。他的热情如此显著，连那些平时只关心学习的孩子，一知道拜度来了，就赶紧开始静心。他一走，假装的静心即告结束。但有一些孩子却真正感受到爱，获得非凡的内在体验。

巴巴还指示拜度监视其他男满德里。夜里他会蹑手蹑脚走到满德里的住处，悄悄地站在竹席的一侧，偷听他们的谈话。然后把听到的轻率或不满言辞汇报给巴巴。巴巴便对有关人员训斥一番。

一天夜里，鲁斯特姆同彭度和另外几个人在宿舍谈话。拜度悄没声地来了，站在竹席隔墙的另一侧。此时满德里已经知道是谁在出卖他们了。鲁斯特姆悄悄起身，站在椅子上，将一桶水直浇到拜度头上。男子们就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了这个间谍；尽管如此，拜度依然忠实地执行其C·I·D职责。

在服从巴巴的命令时，人必须坚定地面对一切的阻力。人人都在某种困难或压力下工作，如此近距离的共同生活，对于自我就像活着的死亡。

但这种情形下，爱依然继续蓬勃生长，虽然一个一时间可能对另一个不满，甚至把另一个视为敌人，但在内里，他们在慈悲的主面前皆是兄弟。

## 摩哈普罗拉亚

12月2日夜，美赫巴巴解释了宇宙及摩哈普罗拉亚——宇宙大毁灭：

宇宙是怎样产生的？是自动产生的。有无数的宇宙，彼此交织；以连锁反应一个宇宙产生另一个。这些宇宙如此众多，连赛古鲁都数不清。当年我在萨考利时，曾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数它们。让人吃惊的是，虽然这些宇宙链出自赛古鲁，复又融入他，但他仍然不能用肉眼数清。

在萨考利时，一天夜里（1921年），我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坐在他的棚屋里，谈起计数字宙的话题。马哈拉吉先数。为了计数字宙，他首先不得不停止不断涌现的（业相）链的流动，以便计数尽可能多的宇宙。为此，他的心和造物界的全部力量都必须专注于终止宇宙。这极其危险困难。二元产生于（神的）一体性，这个二元有时可能是致命性的。这种专注所产生的张力会导致人离开肉身。因此，当我试图停止链流时，马哈拉吉阻止了我，因为这实际上威胁到我的生命，我可能会死去。

马哈拉吉告诉我：“从未有赛古鲁成功数清过，因为直接知识的流动来自赛古鲁本人。若停止这个流动，去计数字宙，二元就会受到影响。二元的反应会将赛古鲁的生命置于险境。”

这些宇宙出自赛古鲁，亿万年后又融入他。这被称作摩哈普罗拉亚。诸宇宙消失于摩哈普罗拉亚时，就不再以浊形式存在，而是保留在宇宙心之内。每一个个体浊心皆歇息于宇宙心里。虽然这一切皆是幻相，但居于诸宇宙的一切生命的个体灵魂仍存留于宇宙心。亿万年之后，进化再次开始，每一个吉兀阿特玛（肉身灵魂）逐渐地出生——根据摩哈普罗拉亚之宇宙事件发生之前他所拥有的意识。

例如，在深眠中你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和世界。对于你这就是消融或者说普罗拉亚。你醒来时，造物界对你再次开始。你回来，世界复又对你存在。这是个体消融，而摩哈普罗拉亚则是宇宙性的。它与个体消融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诸宇宙全部消融，所以被称作摩哈普罗拉亚——摩哈的意思是伟大。简言之，它每天都发生在个体的深眠状态，经过很多很多时代，在宇宙规模上发生。为此原因，《可兰经》上说：“世界末日时，每个人都将从坟墓中跃起。”

现在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伊希瓦。伊希瓦是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合一——梵天、毗湿奴和摩诃希。这个伊希瓦是神，却不知道自己；他处于无限无意识状态。然而，他知道怎样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为何如此？你吹气球时，眼睛盯着膨胀的气球，因此你看的是气球，不是自身。同理，伊希瓦的眼睛注视着造物界，不是他自身。

美拉巴德山巴巴墓穴的一侧，建了一排5间临时小屋，巴巴把这些简陋的建筑称作撒达克埃舍——求道者埃舍。于1927年12月2日上午落成，巴巴指示古帕·斯瓦米、贤卡纳施、希瑞亚·美拉班普尔、K·K·玛尼卡以及古拉伯·夏各居一室。命5人静心，靠流质禁食。任何情况都不能走出屋子，甚至上厕所。为他们提供了便盆，由韦希奴清洁。希度的职责是每天为5人送牛奶和水。

美拉班普尔已恢复正常精神状态：适应了美拉巴德的环境，按巴巴的指示生活。之前他被任命为门卫，禁止外人进入山上美赫埃舍学校的院子。

撒达克埃舍开设仅两天后，大师的美酒开始起作用。古帕·斯瓦米第一个被征服。他忽然哭泣起来，一连三个小时不停！巴巴只是说：“这是个好兆头。”接着其他人也深受影响，获得深刻的内在体验。

## 宗教与阿瓦塔

12月4日下午三点，美赫巴巴谈到世界上的不同宗教：

谁提供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宗教？是阿瓦塔！他们为何这么做？为了给人类设立准则，引领人们走向上帝。穆罕默德和佛陀皆给出不同的教戒，但各自依据当时的环境和人们的心智。

巴巴随后画图说明通过诸层面的灵性道路，并描述了苏非教中引向与神合一的不同阶段：哈吉卡特——证悟；玛里法特——内在知识；塔里卡特——内视；夏里亚特——外部遵守宗教习俗。他还用了如下类比：

以水为例，比如说：认为有水，但不曾见过或尝过，是夏里亚特。开始掘井，找到并见到水，是塔里卡特。挖得足够深，找到了水——这个“见”是玛里法特。实际喝到水是哈吉卡特。

还可以把夏里亚特比作从地图上了解一座城市，比如说孟买；为抵达孟买所经历的种种活动和麻烦——筹钱购买火车票，到达车站，坐上火车——可被视作塔里卡特。接近孟买，从远处看见这座城市，是玛里法特；到达城市本身即哈吉卡特。

再举个例子，让我们把在图片上看见奶牛比作夏里亚特。赚钱买牛的麻烦辛苦和购买本身是塔里卡特。挤牛奶是玛里法特，实际喝牛奶是哈吉卡特。

那些与赛古鲁或阿瓦塔建立联系者的宗教乃是服从。这是最高类型的宗教。每天我都告诉你们，时间已经很近了，因此要当心并做好准备。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指导5个、50个乃至半数的世人踏入道路；但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准备。

我是崇拜者，我是崇拜，

我是值得敬仰者。

我是火，我是火花，

我是烟——我是一切！

我每晚念这个祷文。我向自己祈祷，顶礼自己。为什么？为了世人，以便上帝会让他们值得解脱。谁是上帝？我，我本人！

12月9日，巴巴就赛古鲁论述如下：

业相不彻底消灭，就不会有灵性解放。一个人要去除业相，就必须制造性质对立的反面业相。对立印象扭转心的业相构成。要去除污迹，就需要肥皂或石灰。但是心从不会自行死亡。

例如，假设要折断你的手臂。要你去使劲拧断自己的手臂，是很困难且几乎不可能的。但若是一名壮汉上前帮忙，一下子就叫你的手断裂。那个大力士就是赛古鲁，需要他来对付心及其一切恶作剧。

但赛古鲁却不那么容易找到。这要求爱，在艰难痛苦中找寻真理，历经无数困难——这些把赛古鲁引向配得者。

倘若伤人一时却疗救一世，这种行为貌似残忍实则是福。同理，倘若疗愈一时却伤害一世；这种行为貌似祝福实则是祸。医生切除疔子，导致患者疼痛无比，被视为害人的敌人；但当脓液清除，病人释然，医生则被当作助人的朋友。

因此赛古鲁迫使求道者严持戒律、弃世等，以祛除罪恶、清除欲望及业相时，首先表面上被视作敌人。然而，凭借赛古鲁的恩典获得与至爱上帝结合的喜乐时，他则被当作真正的朋友。

# 神爱之寓

埃舍学校的几个男孩深受美赫巴巴的爱影响，情愿静心不想学习。1927年12月10日，他们被挑选出来，与其他孩子分开。劳先生负责照顾他们，为他们安排专门的饮食。这标志着将被称作修爱院——神爱之寓普瑞姆埃舍——的开端。

起先把修爱院的这些男孩安排在山下，同伊朗尼男孩们住在一起，但5天后把他们都转移到巴巴居住的山上。有时，美赫埃舍学校的其他孩子也会表现出深受巴巴的爱影响，类似于已隔离的修爱院男孩。但美赫埃舍学校的男孩大部分时间更倾向于学业而非静心。

12月15日，在夏哈内家，鲁斯特姆给巴巴读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用一片金属变活蛇的奇闻。这引出大师的坦率阐释：

这归因于神秘能力，但要记住，它与鬼魂无关。鬼魂跟神秘学或黑巫术不是一码事。灵（心和能量）本身是一种能力——如在鬼魂中，是原始的起因力量，但超自然能力是被囚禁和遮蔽的能力。

密修瑜伽士追求神秘能力。在获取该能力中，他的灵却招致极坏的业相——甚于最大的罪恶，并相应得到报应。因此我劝你们不要沦为这类疯狂的牺牲品。他与通往神的灵性道路——诸层面——毫无关系。相反，踏上那条道的人远远偏离灵性道路，因为他所积累的最坏类型的业相，对他构成道路上的障碍。

对神秘能力谈得越少越好。此类密修者的灵比自杀的鬼魂还更可怕，他既不能从其行为中获益，也无法施益。他通过各种学习或极不可取的修炼——如吃粪便、饮血和诸如此类的可憎行为——获得神秘能力。

此类瑜伽修炼需要极长的时间，修炼者所获得的能力是仅仅让身体变大或变小。能把自己的身体变得比蚂蚁还小，随后又恢

复人形。但他变化形体是为了某种物质利益或目的。他能够通过让身体变小，进入别人的身体，但在这个微小的形体里，他自己的浊体业相却伴随着他。

鬼魂不同于密修者的灵。鬼魂是自杀者，没有身体；进入别人的身体之后，让这个身体照其愿行事。但对于获得超自然能力的人，则不是这样；他只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大或变小，因而其身体业相始终伴随着他。在这种行为中，还存在着如下危险——他身体变小后，可能会意外地被人踩踏。总之，经过漫长艰苦的学习，这种密修者（术士、巫师）丝毫不会获益，反而冒着招致一些最坏业相的危险。所以说玩这种无价值的魔术巫术游戏毫无意义！

12月17日，谈及世界其它地区的高级灵魂，巴巴透露：“波斯有三个成道者，埃及有一个。伦敦有一个位于第四和第五层面之间的高级灵魂。他是‘电报接收员’，照命令行事。我是他的大师，但他不知道。美国有一个还要高级的灵魂。他知道我是他的大师。”

第二天，在撒达克埃舍闭关16天后，古帕·斯瓦米和玛尼卡都看见了灿烂的光！求道初期，玛尼卡曾到圣雄甘地的埃舍寻求真理，从那里来到美拉巴德。但这样的事他之前从未经历过。现在他明白了，其生活的目标是仅仅奉献美赫巴巴。

古斯塔吉的哥哥索拉伯·N·罕索提亚来访。12月19日，巴巴指示古斯塔吉和索拉伯住在他穴屋旁的两间临时房间里。此前古斯塔吉一直独自居住下美拉巴德小屋的阳台，照料那里的花园。他的职责现在移交给了马萨吉。

一天夜里，巴巴向满德里谈到死亡过程：

你们吃食物，为了让自己保持健康舒适，将残余物排出体外。但你们何曾为自己排泄的废物掉泪？想过或为此遗憾过吗？从没有。那么，如有亲人去世，你们为何要为那个对灵魂如同食物的被弃身体哭泣？

你们维持保护自己的身体，以喂养自己的灵魂。身体是灵魂进步的媒介。粪便排除后，你再吃新鲜食物。同理，弃置了老身体，你又采用新身体。那为何要为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忧心哭泣？

在赛古鲁和阿瓦塔眼里，死亡毫不重要。他们不会为任何人的死亡悲伤难过。对于他们，整个宇宙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一个小点。

可把人身比作椰子外壳的纤维。成百上千这样的纤维脱落，但里面的椰汁安然无损。同理，也许有成千上万的人身陨落，但灵魂是永生的；从不死亡。它永生不灭。

12月20日是巴巴长斋的第43天。他坐人力车上山，进入地下穴屋闭关。巴巴开始在墓穴里过夜，白天在穴屋的地上部分。有2个月零8天的时间，巴巴未踏出穴屋一步，在此期间他继续禁食，每天只喝一品脱咖啡。在禁食的最后几天，他停止喝咖啡，只喝水。

同一天，巴巴发出如下命令：“埃舍学校教师甚至校长，一律不准碰触任何一个孩子。”这似乎是个很普通的命令，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深的含义。旨在保护孩子们在体验高级灵性状态时，不受他人的任何惊扰。

头一个半月，大师每天都为孩子们讲述创世，不同的世界，诸太阳，诸宇宙，业相及形体的进化。12月21日，巴巴用下面的类比解释意识进化，并画图说明：

光有四个阶段。在一、二和三阶段，因黑暗之业相，看不见太阳。但在人类状态，是早晨，应该见到太阳光了。然而，它因人类业相之乌云而藏匿。

该怎么办？应将乌云驱散。但怎么驱散？为了驱散乌云，要焚烧你的业相——总是想我，爱我！为了想我，你就决不能再想自己！

12月23日，讲道时，巴巴以自己的姨夫马萨吉为例，说明灵魂的进化：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阿特玛（灵魂）始终是同一个，但形体和认知是变化的。比如，马萨吉刚出生时，是一块石头。马萨吉7岁时，假设他变成了金属，接着又成为植物。形体发生变化——每一次认知都会增加一点——但“马萨吉”却是同一个。

长到14岁，他成为动物，其中他的认知再次增加。他28岁时变成猴子。56岁时获得人身。你们可以肯定，在赛古鲁看来，马萨吉甚至还未出生呢！但他将目光向内转的那一天，在赛古鲁眼里，才是他的真正生日。

所以说，目前你们就像是尸体。在世俗意义上，你或许所知甚多，但在我们大师看来，你们没有生命。你们若想真正活着，就把心向内转。如何转？这全靠赛古鲁。用你们对他的爱，去购买赛古鲁的帮助。

所以要记住这个数字： $1+7+14+28+56=106$ ， $1+0+6=7$ ；这就是说，6在一边，1在另一边。

12月25日圣诞节，午时为巴巴洗足，晚上5到10点，专门的音乐节目。访问者获准来美拉巴德参观埃舍。

次日巴巴讲道时透露：

如前所述，有无数个冷却下来的世界，每一个世界的冷却都用了很多时间周期。想想有多么漫长！但一个人证悟并升入第七层面时，却感到仅用了一瞬间；也就是说，在无数个形体变化和八百四十万次生死期间，实际上无时间走过。

我知道，在你们看来，那等于亿万年的时间，计数不尽。而我的体验是什么都未曾发生，没有时间过去。

提到7这个数字，巴巴解释道：

有7个世界（进化中的诸星球），7个天界，7个太阳，7个月亮，7个层面和7个天堂（内化）。为什么是7这个数字？业相也是7个颜色。为什么？因为在本初，能量（普拉那）同物质（阿

卡希) 发生冲突, 造成 7 重分裂。能量与物质之间的爆炸性摩擦生成 7 种耀眼的颜色。

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头部有 7 个孔: 两只眼睛, 两只耳朵, 两只鼻孔和一张嘴。身体有 7 个部分: 双臂, 双腿, 两孔(一前一后) 和一个躯干。

然而, 所有这些有关宇宙及创造的阐释只关乎毛发, 与头无关。因此要先设法把头抓住, 因为一切万物皆从中来。

巴巴画了个头像和头发, 说:

理发师的工作是剃发。上述情况中, 谁是理发师呢? 摩哈普罗拉亚! 因为当它发生时, 上帝头上的全部头发——诸宇宙——一举剃光。

有人说诸宇宙自上帝的头颅涌出; 就象上帝的头发。你的头可象征上帝, 头发即诸宇宙。

当晚, 巴巴授述语录时, 阿迪·K·伊朗尼坐在穴屋窗前聆听。这时, K·J·达斯托走过来, 粗鲁地叫阿迪挪开, 给他腾地方。阿迪不喜欢他说话的语调, 问他凭什么要挪。达斯托回答: “因为这是我的位置。”

“你付钱了?” 阿迪问。见达斯托生气, 巴巴批评阿迪挑起争吵。随后示意阿迪触摸达斯托的脚, 请求宽恕。

事后, 达斯托离去, 巴巴对阿迪解释说: “你应该像尘土, 我指责你, 将你变为尘土。” 阿迪为不得不向达斯托顶礼而感到羞辱。

巴巴继续说道: “你什么都未损失。你所认为的失其实是得。有失必有得, 无失便无得。不先抛弃自我, 怎能获益和成道?”

12 月 27 日, 美赫巴巴谈到创世之初所发生的事情:

能量(普拉那)和物质(阿卡希)发生冲突时, 接连出现了 4 种东西——火, 水, 空气和土。石头, 金属和植物与土有关; 昆虫与土和水有关; 鱼与水有关; 鸟与空气有关; 兽与火有关; 而人与一切元素都有关。

火的意思是光电。光电无处不在，但被一层以太包裹。它与兽类直接关联，因此兽的消化能力和性能力极强；它们频繁地进食和交配，好像是专为食和性而生。在人类，这个电光呈现为一种内在力量，作为人心的能力——思想。

植物王国之后，第一个虫类形体是全绿色的。最后一个虫类形体是蟹。可在湿土里找到它；也就是说，它也进入水中。它必须变成鱼，因而寻找水。在鸟类，你们会发现，有些物种与水关系密切。这些是鱼类之后的最早鸟形体。接下来的最高级鸟形体与空气关系密切，最最后的鸟形体与土有关——比如公鸡。之后是袋鼠——第一个兽形体；最后的兽形体——如你们所猜——是猴子或类人猿。

# 爱在流泪

12月28日，在撒达克埃舍一间屋子里持续闭关26天后，古拉伯·夏突然跑掉了。古拉伯·夏是个自由惯了的人，这种严格闭关和只喝牛奶禁食的生活，对他太过约束，使他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独立生活。不过，他的突然离去并没有干扰美拉班普尔、贤卡纳施、古帕·斯瓦米和玛尼卡，他们坚持继续在各自的小室禁食。

同一天，一位妇女来达善巴巴，称巴巴是无所不知者。巴巴因此阐释了知识的四个类型——世俗知识，内在层面知识，第七层面的大我知识，以及只有阿瓦塔和赛古鲁拥有，以便在三界和为三界工作的全知。

巴巴随后解释了七个层面和七个天堂：

与七个层面相对应的是身体的七个部位：

第一层面——脐；

第二层面——左胸部；

第三层面——右胸部；

第四层面——喉咙下部；

第五层面——喉咙中心；

第六层面——第三只眼（两眼之间）；

第七层面——头顶或头部中心。

与七个天堂相应的部位则相当不同，它们位于身体的后部。与七个层面相应的部位在身体的前部。第一个天堂——脐后部；第二天堂——左胸后部，以此类推至头后部第七个天堂。

瑜伽士采取的道路经由诸天堂，但它布满几乎不可能战胜的障碍。天堂里存在着壮丽的奇观，根本不可能不受其吸引。求道者陶醉于天堂的美景，结果导致他戛然而止。

每一个层面都像一座城市的火车站，每一个天堂都好比城市本身。因为这个原因，经由天堂的道路更漫长，并且具有额外的风险——求道者沉迷于城市的吸引。

以一个人为例：他是个乞丐，身无分文。然而，他却有 45 个孩子！他带着家人流浪，心想若能讨得一元钱，就可以为孩子们安排当天的食物了。这时他遇见一堆珠宝。想想看，他会停下吗？他忍不住会停下！但若是赛古鲁在，他就会让那人前进——去车站，而不是进城。

不管你怎样努力，都不能说服醉汉，一个小水坑不算什么，他是不会相信你的，他会把小水坑看作海洋。他步履踉跄，却幻觉自己在飞。他看见的东西都放大了两倍，有时是三倍。无论你怎么费力，让他相信那儿只有一个东西，他却看见两个，有时更多。

同理，你们都错误地相信世界是真实的。我对你们说，一切万物皆虚假，是一场梦，一个幻相，你们却消化不了这个真理，这个事实。不过，你们只要信任我。听从我，爱我，有一天你们将获得这样的觉知——唯有上帝是实在，是真理。其它一切皆是幻相。

12 月 29 日，巴巴谈到阿瓦塔：

阿瓦塔能做赛古鲁所做的一切。他和赛古鲁一样拥有并准备一个圈子，但他还做一件特别的事情。阿瓦塔能够让一个甚至不在圈子或转向上帝（意思是进入层面）的人，成为有特殊职责的成道撒里克。

如果我心血来潮，我可能会让埃舍学校的几个特选男孩立即成道，再把他们带回来履行职责。但为了这个，时机必须到来——还有心血来潮。奎师那是阿瓦塔，他让圈子外 17 人证悟并把他们带下来，这 17 个人是额外的成道撒里克。

让我来看看谁得到苹果！这全都取决于爱。抛开这一切有关分离的喊叫，只做一件事——爱我。那样，我将做某种特殊的事情，不只为17个人，而是为许多人——我希望多少就多少。我有那个权力。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创造并增加爱。爱的意义是什么？它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想我，无需其它。

第二天，巴巴对满德里透露道：

我此时的希望是提升孩子们，让他们变成撒里克。孩子们是我最关心的，所以才有这一切麻烦（指美赫埃舍学校）。你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孩子成为圣人！时间已经很近了。完成这项工作后，我将显现。但心血来潮必须到来，让它前来何其难矣。然而，它一旦来到，一切都将自动到位。我将让一些人见神，让一些人成神！

来到我的身边，孩子们有多幸运。年复一年，大瑜伽士们嚷着要见神，与神合一。有的已经禁食了10年；有的身体倒悬20年，但我仍然没去他们那儿。我告诉你们，有一些男孩将会看见我的实相。所以，要敦促他们继续更加爱我，去配得这个。

不久之后，修爱院的男孩们开始日夜流泪，发泄汹涌的情感，试图减轻心灵的重负。在学校时，游戏中乃至吃饭时，他们会忽然开始哭泣，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

到了1928年1月1日星期天，遍及美拉巴德的气氛之胜，连众天神——天使们——都会嫉妒这些小孩子！这是大师禁食的第52天和闭关的第12天。巴巴坐在穴屋的地上部分。众鸟归巢，夕阳向巴巴致敬后落下地平线。男孩们待在埃舍学校里，一切都宁静祥和。

似乎巴巴闭关完全是为了这些男孩，因为就在那个时刻，一阵轻风自他的墓穴深处吹向孩子们，他们有生第一次感受到神爱——尝到美酒！修爱院全体男孩一起放声大哭，其哭声四分之一英里远都听得见。

下美拉巴德的居民都跑上山来，过路的村民也来看个究竟。满德里和教师们尽力安抚孩子们，但无能为力；因为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听到的乃是孩子们的灵魂对上帝难以诉说的渴望。

美酒自大师的心里倒出——

爱在流泪！

没人知道那就是爱本身——

爱在流泪！

孩子们的哭泣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将近晚间 7 点半。让他们平静的努力均告无效。

神在说话！“巴巴！巴巴！巴巴！”

从孩子们心灵里大声吐出。

对于他们，除了巴巴，其它都不复存在。

巴巴集合所有的男孩，看见巴巴，孩子们止住哭泣。仿佛爱在孩子们的泪水里歌唱，看见至爱，渴望便得到满足。关于他们爱的爆发，巴巴对男孩们解释道：“我对你们的这个状态感到满意，这种哭喊自由地表达了爱。但我命令你们止住哭泣时，你们就应该止住。你们的流泪意味着爱，我对你们的爱，但也要服从命令。不要控制你们的爱——要增强之。但要服从我的命令。

“要坚定地服从，不管你们怎样充满爱。你们就是哭一整天，也是无妨的，但要听从我的命令。我说停，你们就应该立即停止。那些在我的爱里活到最后的人，将获得我的恩典。”

最后，巴巴说：“赛古鲁拥有无限的能力，能够刹那间让一个人证悟！”

次日，1月2日，操场上20分钟课间休息时，哭泣再度发生；但上课钟声一响，一切又复归平静，男孩们走进学校，安静无语。爱依然在孩子们心里轰鸣，但他们还是控制住感情。有两三天的时间，神爱在孩子们内

里大声啜泣，随后如爆发时一样突然停止，虽然仍能看见一些男孩独自坐着，静静淌泪。

爱开始在孩子们的心灵里静静地吟唱，

通过他们默默的泪水表述喜悦。

两天后，巴巴开始给男孩们施达善，对满德里说：“我选择这些男孩，有的是因为他们的爱，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他们中有 20 人真诚忠实。他们对我的爱与日俱增，我对此满意。”

1 月 6 日，上午 8 点，20 名士兵来达善巴巴。他们走后，巴巴对男孩们透露：“这是个征兆——在不久的将来要发生大进军。”没人明白巴巴的意思，几个月后，他们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巴巴随后发布命令，11 点放学。半小时后，按巴巴的希望，为巴巴举行了洗浴仪式，先是由男孩们，接着由满德里。

巴巴让人宣读他事先授述给弟弟贝拉姆的一个宣言。巴巴于其中透露，当天凌晨 2 点左右，在他的地下墓穴召开了一次灵性大师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不久将有一场大战发生。上午那些军人的突然不期而至则预示了这一点。

巴巴在宣言中最后说：“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它愈演愈烈时，我将走上前，显现为阿瓦塔！”

关于秘密会议，巴巴评论道：“会议前，我问询古斯塔吉，附近是否有人，并警告他严禁任何人走近我的墓穴。因为在大师们用精体聚会之处，如果有人碰巧经过，可能会受到伤害。为此，辟尔（圣人）有时会让老虎看守，保护他们的地盘，以防有人冒险闯入。

1 月 8 日，修爱院的一个男孩，瓦森特·B·吉姆布恩，终于被所感受的强烈的爱征服，开始象其他孩子一样哭泣。截至目前，被爱深深感动的每一个男孩，都会独自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哭泣。

当天，巴巴写下这对诗句：

**为爱流泪，哭得好。**

为别事哭泣，皆玩笑。

给男孩们讲述创世目的时，大师举了下面的例子：

比方说有一座宫殿，里面坐着国王。宫殿有一道门，但没有窗。宫殿由三根柱子支撑。有7面墙：一面是铁墙，另一面是锌墙，第三面是银的，第四面是金的，第五面是石头做的，第六面是木头做的，第七面由珍珠构成。

宫殿前面是个庭院，院里有三个池塘：一个装满了水，第二个装满牛奶，第三个是玫瑰水。三个水塘前面紧接着是一条小路。守路的是七只老虎。

小路尽头是一座花园，开满芳香花朵。每一部分鲜花的上方都有一幅华盖，每个华盖顶端皆盘踞着一条蛇。

走出花园，眼前是一座沙漠，必须穿越。过了沙漠，是一条河，必须涉过。河对岸是一座城。若抵达城市，你便到达终点。

巴巴最后说：“你们若理解这个象征，便在智力上领悟了整部《吠檀多》。”由于天色已晚，巴巴没有解释这个象征性景观的全部含义。

巴巴继续每天上午阐释创世主题。1月9日清晨7点15分，巴巴提前集合所有的班级。课前15分钟的一般性话题之后，巴巴从前一天停下的地方开讲，但过了几分钟，他忽然停下，解释说他没有心情讲完。随后神秘地评论道：“正与伦敦的一个人进行交流，这个人位于道路第四与第五层面之间。在给他指示，这需要我的关照。”

# 真切见神

当天，在撒达克埃舍，古帕·斯瓦米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见一个更加耀眼的光，他后来说这几乎使他目盲。他处于一种喜乐状态，自发地吟唱巴巴的名。

大龄男孩阿卜度拉·帕卡文，最初来美赫埃舍学校只是为了进一步接受教育，但接触巴巴给他带来彻底的改变，渐渐地大师的工作对他产生内在作用。

当他注定瞥见神的荣耀，

爱酒迅速涌遍周身——

看穿眼前的世界幻相。

1月11日，巴巴给坐在小屋外平台上的男孩们和满德里讲道，揭示：“对于我觉得配得的人，我将把他们吸引到爱的女主人那里，我将给予他们长生不老药。孩子们，唯有真理是真实的——其它一切皆无价值。要努力勤奋。我将从你们的混杂合金里提炼出纯金。”

忽然，阿卜度拉看见一束非凡的光从巴巴的窗里射出。他不能自己，晕倒在地，巴巴指示把他送到医院，慈悲地望着阿卜度拉被满德里抬走。

虽然天气很冷，但巴巴脱去外衣时，前胸后背皆汗水湿透。他外部流汗缘于他的内在工作，以改变阿卜度拉的意识。巴巴在把阿卜度拉提升到“见神”——心界的第六层面。

阿卜度拉躺在医院里，眼神空茫——失去了正常意识。他真真切切地看见神！并在这个高级状态停留了四天。

阿卜度拉无意识状态的第三天，有个叫埃斯潘迪亚·维萨里的波斯男孩，去医院看望他。“阿卜度拉，你还认识我吗？”维萨里问。

阿卜度拉恍惚睁开眼睛，轻声说：“认识。”

“我是谁？”维萨里问。

“你是巴巴。”

旁边有个火柴盒，维萨里取出一根火柴，举到他面前。“你看见这个吗？是什么？”

“是巴巴。”阿卜度拉回答。

无论问阿卜度拉什么，他的回答只一句：“巴巴。”他看见巴巴无处不在。

第五天，巴巴指示给阿卜度拉灌肠。灌肠后，阿卜度拉慢慢恢复了一些对周围环境的意识。

在第四或第五天，阿卜度拉开始哭泣，痛苦地抽噎——无法控制。泪水中饱含的痛苦无从描述。世人所知的任何痛苦都无法与之相比。阿卜度拉见神后开始下降——从光与极乐的层面。从第六层面的意识状态，他的心再度进入浊界，物质世界，那种下降的体验将他撕裂，他的哭泣让人心碎。巴巴后来透露是他决定阿卜度拉必须回到正常意识，他在指导着这一切。

即使恢复浊意识后，阿卜度拉的眼神里依然有种奇异的光。他在内里体验了巴巴的无形状态后，现在看见肉身状态的巴巴。阿卜度拉极度虚弱，大师让人把他送到自己的地下穴屋，给他换上一件新卡夫尼，为他更名为“乔塔巴巴”——字面意思是“小巴巴”。

1月14日，晚间唱阿提过程中，一位名叫拉伽拉姆的男孩被强烈的爱战胜，失去了意识。但几个小时后，便恢复了正常意识。第二天，阿卜度·瓦哈卜·卡林伽德失声痛哭，从此不吃不喝。

三位男孩，拉玛吉、罗巴吉和拉伽拉姆，恳求巴巴让他们待在他身边，不要让他们去上课，因为离开大师，他们不能忍受。巴巴同意了他们的祈求，从1月16日起，他们留在了他身边。同一天，巴巴任命拜度为修爱院导师，免去其修爱院主管职务。

第二天下午两点，巴巴正和满德里和男孩们讨论，拜度拿来一杯米饭，汇报说：“巴巴，您看；米饭半生不熟。这就是查干做的饭。”

巴巴派人叫来查干，问：“为何米饭不熟？你想害死我的孩子们？你不觉得羞耻吗？不想看见你黑沉沉的脸！个头跟棕榈树一般高，脑袋也如同木头！”

巴巴指示鲁斯特姆用竹杖击打查干四下。接着，巴巴进一步惩罚查干：“现在，从这儿滚出去！别跟个雕塑似的站在这儿！”查干离去，大家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过了一会儿，巴巴派禅吉和另外两个满德里去把查干给他带回来。他们到处找，但找不到他。稍后巴巴突然对劳先生和美赫吉说：“你们两个怎么还坐在这儿？去找查干。”他们四处找寻，最后在储藏室找到了躲在那里的查干。查干手里拿着剃刀，打算割破喉管。美赫吉和劳先生冲上前，及时抓住了他。把他护送到巴巴那里。

听完美赫吉对储藏室一幕的描述，巴巴责备查干：“你应当对自己感到羞耻。你已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我，有什么权利把它拿走？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而是我的财产！你有什么权利毁掉属于我的东西？”

“你的行为可谓无耻。这样死去有什么意义？胆怯的懦夫才去那样死。勇敢在于死的同时活着，接受我给予的惩罚。”

巴巴之后宽恕并拥抱了查干。在巴巴温暖的怀抱里，查干忘记了悲伤和绝望，怀着轻松的心情接着履行职责，明白其生命不再属于自己。

第二天上午，巴巴7点左右起床，比平时晚得多。男孩们都急切地等待着他的达善。巴巴身体不佳，那天大部分时间在墓穴度过。后来巴巴授述语录时，达斯托晕倒，失去意识。他被抬走，巴巴派希度照料他。三天后，达斯托感觉正常了些，巴巴让他去英国，带回几个英国男孩，加入美赫埃舍学校。

但达斯托拒绝了，说：“我想待在您身边，巴巴。我一分钟都不愿离开您。我怎么能离开您去英国呢？”巴巴遂派鲁斯特姆执行此项使命。

撒达克埃舍里四名男子的内在体验强度继续增加。1月20日，房间内一束灿烂的光使玛尼卡眩晕，进入狂喜。他在恍惚状态离开屋子，走向墓穴，跌倒在巴巴窗子附近，失去意识。玛尼卡恢复知觉后，巴巴问他为何

离开房间。“大师，我听见您叫我！”玛尼卡说。巴巴叫他回去，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离开自己的房间。

四天后，贤卡纳施冲出屋子，开始四处游荡，高喊巴巴的名。布阿先生好不容易才制止住他，把他领回他的房间。

这个期间美拉班普尔也深受影响。他经常流泪，一遍遍高喊巴巴的名。玛尼卡和古帕·斯瓦米继续经历强大的内在体验，这使他们对巴巴的神性确信不疑。玛尼卡也体验到一次光，照亮了他那间暗室，他说可以借这个光阅读。巴巴得知后表示满意，但他对满德里评论道：“这不是灵性。这种现象仅仅是吸引求道者走上道路的媒介。一个人不应受其蒙蔽和诱惑。这种迷醉是危险的。”迄今四人已闭关隔离近两个月。

女满德里也一直是同男满德里分开的。巴巴闭关期间，美婍、娜佳和蔻诗德琢磨着怎样才能引起巴巴的注意。她们开始用粉红色与黄色鲜花做成花环，让凯库希如·玛萨带给巴巴。她们晚间做这项工作，因为整个白天都忙于杂务，主要是为美拉巴德数百口人以及埃舍学校的170名孩子做饭。

一天，巴巴问凯库希如·玛萨，女子们什么时间睡觉。玛萨回答说是午夜，因为她们熬夜为巴巴做花环。巴巴于是给美婍和女子们捎去口信，不要再做花环了，要早点休息。

凯库希如·玛萨每天都向巴巴汇报女子们的健康状况。巴巴总是肯定会询问她们的情况。

即使在闭关中，大师仍然指导着女满德里，她们同男满德里一样，没有选择的自由。男子们起码还能上山工作，而女满德里则受严格命令，不可离开围着宿舍的竹席院落。除了此项严格限制，还不许美婍阅读书写。然而，即使在诸多限制之下，她依然幸福快乐，满足于愉悦她的至爱上主。

1月23日，巴巴连牛奶咖啡也停止了，在接下来的28天，只喝热水和淡茶禁食。美婍把茶水装在瓶子里，由男孩拉乎送给巴巴。目前巴巴已经禁食了两个多月。

巴巴尤其关心两个已获得非凡内在体验的男孩。第二天上午，他指示给阿卜度拉（小巴巴）和拉伽拉姆灌肠。11点，叫劳先生照料他们。给阿卜度拉灌肠时，他开始哭泣，悲伤地喊：“噢，这是怎么了？我不要它！我不要这个世界和这些东西。噢，看在神的份上，就让我待在喜乐状态吧！我不要这些！它们为什么插在我和巴巴之间？为什么挡住我的至爱？把这些拿开——我不要它们！噢，上帝！”他边排泄边哭。

听完劳先生的讲述，巴巴解释道：

阿卜度拉的哭泣归因于他从心领域到浊领域的下降。他完全地享受那个状态，绝不想失去之——即使以牺牲浊身体为代价。他对浊身体几乎没有意识。此时他的身体极为脆弱，不能忍受更多的压力。最轻微的震动对他的身体都会是致命的。通过清理其肠道这个过程，我在设法把他降到浊层面，但他不想让喜乐消失，所以才哭泣。

鉴于许多孩子的虚弱身体状况，巴巴对满德里发出严格命令——不准同他们说话或者碰触他们。一次，大师详细解释了阿卜度拉（小巴巴）的情况：

阿卜度拉目前的状态类似于第六层面的辟尔（圣人）。现在他在万物中见我。这虽然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还不是一个人必须达到的全部。还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尚未与神合一——没有证悟。除了圈子成员，这个证悟不能给予其他人，除非在阿瓦塔时期，会额外挑选几个人成道。我打算培养另外两三个人证悟，阿卜度拉是他们中的一个。

虽然现在他见到了神，但出于某些原因，他还不能立即成道。首先，他的身体已透支虚弱，两个月来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会承受不了那种证悟状态的压力。最轻微的震动，都会随时让他的身体垮掉。6天来你们从外部征候都清楚地知道，把他从心界带入浊界有多么困难。

让一个人证悟后下降所涉及的困难，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他完全恢复正常意识。这是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玛居卜容易造就，撒里克和赛古鲁则不然。因为这个原因，已将阿卜度拉留作后备，将同另外两个人一起成道，与圈子成员同时下降。因为当我给予巨大的推动时——向前朝着最后证悟及向后带他们下降——这两三个额外的人会被推进再推出。

与之同时，阿卜度拉现在也许放心了，因为他已见神。以他目前的状态，他甚至值得敬拜，值得瑜伽士的膜拜，他们可以俯在他脚前顶礼，给自己带来很大利益，却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因为他现已摆脱一切束缚。如果离开肉身，他将到我这里——解脱生死轮回。若是活下来，他将获得证悟，并作为我在阿拉伯半岛的特别代表，成为其伊斯兰社区的宝贵财产。

我们大师将某个人从较高层面带下来的任务之所以困难，原因之一是当眼转向内在时，人体内通常向下流动的血压，要倒转过来，转向上流。

在阿卜度拉处于提升状态这个期间，曾计划一场音乐会。但巴巴取消了，解释说担心阿卜度拉在目前的状态听到音乐而开始哭泣，就会无法停下来，结果甚至会死去。

1月25日，巴巴在墓屋为阿卜度拉腾出地方，在巴巴旁边，但用帘子隔开。阿卜度拉睡在那里，是唯一获得该特殊待遇者。阿卜度拉昼夜留在墓屋里，坐在巴巴身边。后来拉伽拉姆和罗巴吉也获准白天坐于穴屋内。

次日，巴巴同布阿先生和劳先生开了个会，选出具有良好品行和灵性倾向、并对巴巴表现出真爱的优秀男孩。共写下20个名字。决定让这些男孩留在巴巴身边，其余的男孩照常上课，必须完成规定的课程、游戏和静心。功课像从前一样严格，对于忽视学业者给予惩罚。巴巴指示单独将这20名被选男孩安置于水塔的第三厅室，让他们每天在巴巴身边待一段时间。

满德里当中，只让劳先生同这一组男孩跟巴巴坐在小屋内。一次，拉伽拉姆看见巴巴的肉身无处不在，并进入一种狂喜状态。瓦森特继续日日哭泣，一连几个小时；只有巴巴能安抚他。

1月27日，一位名叫凯库希如·J·普利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首次来见巴巴。他读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深受感动。普利得——人们后来对他的称呼——公开表示希望留在美拉巴德，但巴巴不同意，打发他走了。

当天下午三点，巴巴将鲁斯特姆、帕椎和禅吉叫到墓屋。他们和布阿先生和劳先生一道进来，同巴巴进行私下讨论。阿卜度拉坐在大师身边，突然巴巴开始通过字母板问他问题。这是阿卜度拉经历第六层面的神圣体验后，巴巴首次向他提问：

“你有心吗？”巴巴问。

“没有，它消失了。”阿卜度拉说。

“暂时？”

“永远。”

“你还有欲望吗？”

“丝毫没有。”

“你看见我无处不在吗？”

“无处不在——甚至在最小的微粒中。”

“你能感受身体的苦乐吗？”

“感觉不到，毫无身体感觉。它是去是留我不在乎。对我毫无关系。在睡、醒中，在一切状态，这个‘见’就在那儿——一直在。”

“你一直见我？”

“一直！无片刻中断。”

“你将见我多久？”

“永远。”

“你幸福吗？”

“是的，绝对幸福。在无边喜悦中。”

“这个阿南达——极乐——状态你想享受多久？”

“您是多久就多久——永远。如果您无处不在，永远在，我也无处不在，永远与您同在；因为我一天 24 小时一直见您，别无其它。”

“你能看见别的东西吗？”

“除了师利，还有什么可见的？”

“若是我独自离开，你会去哪？”

“我走时，无处不去。我和师利一起无处不在。”

“你从你的房间到这儿，四处走动，或走进走出时，有什么感觉吗？”

“什么都没有。毫无感觉——全是自动的。”

有人问巴巴：“没有心，阿卜度拉怎么能阅读，回答问题以及上厕所？”

巴巴回答：“做这一切的，是他内里的我。”并进而解释了阿卜度拉的状态：

心已彻底消失。他没有心，因而没有欲望。虽然有肉身，但他对它没有意识。问他时，他才说话。不问他，他决不会主动开口。就其身体而言，他就是坐上 24 小时不睡觉也不在乎。我要是像那样坐，都会觉得累，但他不会，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意识，且不愿拥有之。不管是成千上万的人来坐在他面前，还是把他独置一室，对他都没有关系。对于他，没有区别。他的情况如此完美，如此特殊。没有一个男孩将像他一样。如果他活着，对我将是个巨大的帮助。

大师随后爱抚阿卜度拉，让他回旁边的位置。巴巴转向满德里说：“把他从这里挪到隔壁房间，他不会有任何感觉。这就是法那——灵性歼灭。总之，他不是身体；不是心。他看见万灵之灵。”过了一会儿，阿卜度拉独自坐在帘后，巴巴接着解释：

法那有两个状态：一个是无意识，如拉伽拉姆的情况，对于他，除了见神，一切皆乌有。他只看见我，别无其它。他意识不到身体、世界及一切，除了那个“见”。这是见神的玛居卜状态——见神无处不在；相对于证悟的玛居卜——见大我无处不在。

拉伽拉姆的状态与阿卜度拉不同；他见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及世界，不同时见那个见，因为他拥有心。心没有消失。虽然大部分时间融入它所见的<sup>神光</sup>（noor），但有时让心下降，在谈话或看世上其它事物的同时，他看不见那个光。但他能随意让心立刻抽离世间，看见光。

法那的第二个状态是阿卜度拉的状态，对于他，心被彻底毁灭，那个见在一切万物中一直可见；但区别在于，它——见者灵魂——认出所见之物。他于其中再次看见神光是我——巴巴，因此他的状态类似于撒里克，但仅仅是见——不是证悟。他在万物里见神，而证悟的撒里克则见大我。

巴卡状态（安住于证悟状态）也同样有两类——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在玛居卜状态是无意识，在撒里克状态是有意识。这不只是见，而是同一切的本源合一。

巴巴再次强调阿卜度拉两个月内仍有失去肉身的危险。有人问他为何不保护这个孩子，巴巴解释说：“在给予灵性推动之后，出于某些原因，我不能介入。但可以采取且正在采取一切外部措施，来保护他的身体。”

# 灵性恒河

1928年1月28日，庆贺了赫兹拉·巴巴简的生日。清晨宣布学校放假一天，让孩子们做游戏，自由活动。

第二天上午，母亲希芮茵来见巴巴，她听说儿子阿迪身体不佳。她同巴巴进行了一次长谈，要他把她的一个儿子——要么贝拉姆，要么佳尔——送回家结婚，这样至少有一个儿子可以在家为她和希瑞亚养老送终。巴巴没有表态，希芮茵晚上离去，未得到任何答复。

当天稍晚，拉玛吉哭着来找巴巴，伤心地说他看见的巴巴那么一点点的光，现在也没了。他喊道：“为什么？您为什么把它拿走了？”

巴巴把拉玛吉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再把它抬起来，将手放在拉玛吉的额头上。问：“现在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拉玛吉回答。巴巴解释说拉玛吉正在体验内眼——第三只眼——的轻度开启。

阿伽·阿里是大师最喜爱的修爱院男孩之一，多次瞥见巴巴的神性。阿里的灵性天性对一个孩子来说极为非凡；他对巴巴的爱令人钦佩和深受启发。然而，人们注意到，从1月的第二周起，巴巴开始远离只想待在巴巴身边的阿里。即使叫他来，也会在一分钟后就把他打发走。这种待遇使阿里极度不安，不胜悲伤。

12天前的一次，巴巴不断唤来阿里，一天中多达十次，但每次都以某个借口立即打发他回去。见阿里内心沸腾，巴巴用诗语评论道：

**即使在神圣陶醉中，  
也应一直把头放在大师足上。**

1月29日，巴巴透露：“阿里现在适合我点触了。”次日晚间，巴巴当着其他孩子的面批评阿里说：“这些天阿里更注重学业；把我忘了。他只想着自己的父亲，一心想着和他团聚。”听到这些话，阿里失去了控制；

他感到心碎，哭起来，漫无目的地四下奔跑。巴巴指示劳先生把他抓回来。巴巴将他揽入怀里，安慰他。但阿里不能自制，许久才止住泪水。

阿里哭了三个小时。最后，巴巴把他抱在怀里，拍他的头，亲吻他，用自己的头触阿里的胸两三次。阿里立即安静下来，骚动平息了。他进入了深深的无意识状态。15分钟之后，劳先生试图唤醒他，但阿里不睁眼也不动弹。当他睁开眼睛时，瞳仁显得无生命气息。问他时也没有反应。

过了一些时间，巴巴示意劳先生问阿里：“你感觉怎样？”

阿里用勉强听得见的低语回答，仿佛从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幸福。”

劳先生问：“你都看见了什么？”

“巴巴！”他回答。

“在哪里？”

“每个地方！”

巴巴让人把他送到医院，叫一个满德里照料他。那天夜里，巴巴在墓屋的地上部分，一直坐到凌晨2点，频繁地询问阿里。帕椎作了细致的安排，尽可能让阿里在医院感到舒适。第二天，阿里开始走动，但远未恢复正常，眼神空茫。

没人知道为了把阿里从那种灵性状态带下来，美赫巴巴整夜是怎样受苦的。1月31日，巴巴整天待在墓屋里，连窗前都没到。劳先生留在医院照顾阿里，鲁斯特姆接替他在学校的职责。

在医院经过三天休养后，阿里恳求巴巴：“请给我口舌，让我向世人宣布，我时时刻刻见您无处不在。我亲眼见过，将以真实体验有力地说话！”但巴巴命他恢复学业，阿里从2月1日起复课。

这个孩子见到了他的神性，

希望就此向世人宣告，

但谁会相信一个孩子？

K·J·达斯托2月2日返回美拉巴德。他的责任是在学校教两小时的课。那天下午4点，达斯托开始行为奇怪，在地上打滚，孩子一般哭喊。这种状态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他平静下来后，巴巴喂了他一口茶水，他费力咽下，说他感到呼吸困难。巴巴向其他人解释说：“达斯托欣然服从我的建议——想我并努力爱我。他真诚投入，以致一个月来，几乎没有5分钟不想念我。从他的呼吸困难可判断其痛苦程度。只有我知道他所经受的痛苦——就像一条离开水的鱼。”

五天后，达斯托达善巴巴后，说他能看见灿烂的光。“在哪里？”巴巴问。

达斯托说四面八方都看得见。“你有痛苦吗？”巴巴问。达斯托回答说，他的痛苦消失了，此时很幸福。

达斯托开始唱巴巴阿提，挥动手臂，舞蹈一般。他说：“啊，何等的喜乐！我想用我的血洗大师的足，是他让我看到了这个光！”

达斯托被送到自己的房间，他睡去又很快醒过来，叫布阿先生来，说血充入脑子里，在凝结。这正是巴巴之前对满德里提到的。巴巴立即叫来埃舍医生，命令给达斯托灌肠。灌肠时，达斯托告诉医生：“把我的血取出来，让我用它来洗师利的足！”

让人惊讶的是，这位初来美拉巴德跟巴巴说话时，连坐在地上都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作家兼律师，现在却毫不顾忌地在地上打滚哭泣。毫不在乎周围其他人和坏天气。一次，他在下暴雨时躺在地上，被浇了个透。

巴巴后来评论达斯托：“他挣得了他所得的。但即使现在，他所体验的仍然极少。他仅仅瞥见神光，即便是这个见也不会持久。如果他受得住压力，我将使之持久。不然，倘若见的的能力停止，他将不得不挣扎，遭受可怕的痛苦。因为他已实际品尝到我的酒，倘若他的心偏离，痛苦将会强烈得让他发疯、离开身体或者自杀。”

2月7日，两个帕西牧师来见巴巴，大师向他们谈起琐罗亚斯德：

琐罗亚斯德使之证悟的弟子有14位。这14位之后，他还让另一个人证悟。从他开始，对神的知识和体验，从父亲传至儿子，

历时 700 年。那之后，最后一个是伪师——达斯托·阿兹·凯文，他坐上神圣座位，开始敛财。他的那些后继者按自己的想法制定法令。他们之后，直到目前，琐罗亚斯德教徒中尚未有证悟者。

琐罗亚斯德教徒现在所得到的宗教著作（阿维斯陀），皆出自那些伪达斯托，而非琐罗亚斯德。琐罗亚斯德教导并给出真理要旨——苏非要旨——但它们不为人所知。那些伪达斯托对琐罗亚斯德制定的教义教理做了巨大改动。

因此我对你们最好的建议是生发对神的爱。从跟我的联系中获取些什么；否则，你们如果把时间花费在教义教条讨论上，那绝不会把你们引向真理。那全都是胡言乱语，浪费你们的宝贵时间。把时间用于想念神、静心及创造爱会更好。爱是一切宗教的要旨，是一切教条的唯一实质。把那些废话扔到一边。

例如，可以把我用的这个字母板送给某个孩子，让他开始学 ABC。但他若仅仅学习字母，不做进一步努力，实际上什么也没学到。宗教亦如此。给出夏里亚特（教义教规）作为初级阶段——像字母表那样，是为了达到证悟真理之终极目的。一个人基础打好了，才会前进；但他若是仅仅遵循宗教的仪式教规，相信那就是宗教的全部，他则根本就不会进步。上帝和真理远远超过夏里亚特——教义教条和仪式教规。

K·J·达斯托正从体验中恢复，希度负责照料他，不可离开。但有一天他把达斯托一个人留下。巴巴发现后，批评希度履行职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违背了巴巴的命令。

2 月 7 日晚，针对服从其命令，巴巴对满德里解释道：

假设 A 中午来找我，说他口渴，考虑到天气和时间，我要给他一杯冷饮。假设 B 在寒冷的夜晚到来，说他口渴。考虑到当时的冷气温，我会要他喝热咖啡。再假如 B 抗议不服，心想为什么要给 A 冷饮，那是荒唐可笑的。他必须简单服从。

这和圣人先知为达到同一个真理目标而制定不同的教义规则是一个道理，因为这些教义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条件下给出的。因此，不应错误地认为这些教义有何谬误，或者把一个教义凌驾于另一个之上。它们都是抵达目标的途径，因此，无须争论，无须讨论，无须抗议。

所以，你们都听好了；要始终听从我的命令。服从我的命令，你们每一个人最终都将有所得——谁配得多少就得多少。当今灵性的恒河正在美拉巴德流淌。因此，用它的水洗脸洗足——倘若你们注定不能喝饮的话。时间在流逝，徒劳的讨论对你们毫无益处。

两天后，巴巴批评一名男孩不做“5分钟静心”。男孩称他做了，巴巴回答：“哦，可我没收到。你肯定不是按我的指示，怀着爱真诚地做的。”

2月14日，巴巴任命弟弟贝拉姆为美赫埃舍学校的主管助理。

2月16日，一对男女来达善巴巴，期望大师解除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的一些顾虑。巴巴让他们坐在满德里和埃舍学校男孩中间，但不大注意他们。开会中间，一位满德里提醒巴巴，说这对男女是来寻求他对婚姻的建议的。巴巴瞪了他一眼，随后对这二人解释了他对男女关系意义的看法：

你若结婚，就会多出生七次，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圣人和证悟的大师们皆建议跟随者不要结婚。随着你继续出生，这七次新出生也接着成倍增加，一生接一生。例如， $7 \times 7 = 49$ ， $49 \times 7 = 343$ ， $343 \times 7$  等等。你在前世曾留下多少丈夫或妻子，在未来又将接触多少新人！你记不得前世的任何一个丈夫或妻子，也不认识那些即将到来的人。

因此，你如果坚持想要结婚，就和我结婚吧！和我结婚意味着把那么多的关心、情感和爱只给我一个人；对我的这种想念确实要求大量的——甚至远远超过古代瑜伽士所拥有的爱。所以，同我结婚！同我结婚意味着爱、和平和喜乐。普通婚姻意味着争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千零一种烦恼。

这对儿男女和孩子们离去后，巴巴严厉训斥那个多嘴的满德里，因为在埃舍学校孩子们面前提婚姻是个错误，巴巴警告他切勿重犯。显然这是一次严重失口。

同一天晚些时候，巴巴说：“今天上午我建议我母亲每日持我的名一千次。她若这么做会有好处；否则，家人会因她不听从我的建议而受苦。考虑物质方面的事情，是永远不会让她或我的族人满足的。”

# 爱者阿里

大师美酒的陶醉效应打乱了学校进程。不过，巴巴再次命令，从2月1日开始，20名被选男孩正式上课，专心学习。有些男孩只想坐在巴巴身边，不想学习，但巴巴让他们回到课堂。阿伽·阿里执行巴巴的希望，看到他的榜样，其他男孩也服从了。学习加紧，教学按规定的课程进行。孩子们将参加阿美纳伽“教会学校”的期末考试，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结果都以优异的成绩全部通过考试。

然而，孩子们过去两个月的体验，比如因爱而失控哭泣，却在别处招致不少谣言。有些家长说：“美赫巴巴在让我们的孩子改变信仰，让他们反对自己的宗教。”有些穆斯林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美赫巴巴身边？他让他们触他的脚，试图让他们皈依琐罗亚斯德教。”还有人听来的美拉巴德发生之事加以夸大，焦急地嚷道：“我们的孩子们在那儿失去理智了。孩子们放弃学业，接受静心和瑜伽训练，将变成弃世者，放弃一切物质的东西。最好让他们离开学校。”还有人称：“他们强行把孩子们留在埃舍学校，以便向家长索要赎金。”

巴巴让男孩子们复课的命令实际上是一项策略，旨在减轻某些家长头脑里的误解。因为谣传说他们的孩子对学习不够重视。孩子们被私下告知，必须表现出用功学习，否则就要被其监护人带走，后者正要来美拉巴德看个究竟。

1928年1月末，这样或那样的谣传就这样一直不断，还有各种各样的索问函。来信一一回复，向家长们保证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料。一些家长仍然不信，他们来到美拉巴德，把自己的孩子从学校接回家去了。

截至2月份，已有7名印度教孩子离开了美赫埃舍学校。一些穆斯林家长也从孟买来，要求交还他们的孩子。满德里尽力解释实情，并成功地说服一些家长让孩子留下。

巴巴间或会叫来一些孩子，听他们朗读课文，但他一次也没叫过阿里·阿克巴·夏普扎曼（阿姿巴）。然而，有天上午9点，巴巴忽然叫他来。巴巴坐在墓屋门口，叫他带上英语和波斯语课本。劳先生也被叫来。巴巴亲自在每一本书里选了一个句子，要夏普扎曼读出。接着巴巴示意他回去。谁也不知道大师在这一天如此做的原因，但那天下午4点，夏普扎曼的叔叔坐马车从孟买来，要求把他儿子和侄子交还他。这样，在埃舍学校生活了10个月之后，夏普扎曼被强行带走了。

他们被迫离开爱之寓所，  
但没人能带走他们的爱。  
他们觉醒的心灵碎裂，  
但狂喜的灵与至爱结合，  
他能满足这种吞噬世界的渴望。

2月17日晚间，穆罕默德·侯赛因的哥哥来带他回家。侯赛因放声大哭。马车正要离开，孩子跳了下来，劳先生不得不抓住他。侯赛因的哥哥气极，狠狠地打他，让他回到马车上。侯赛因恳求劳先生：“请转告巴巴，我是被强行带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我含泪乞求巴巴不要忘了他给我的承诺！”随着马车离去，侯赛因抽泣不止。

侯赛因的哥哥怎能欣赏神爱的痛苦？唯有尝过神酒的人才知爱里包含着怎样的喜悦之痛。与此同时，最让人感动的是，巴巴也在屋里流泪。那天夜里，他没有入睡，在穴屋独处。卡比尔的诗揭示了这种痛苦感受：

望见磨石转动，  
卡比尔失声哭泣。  
夹在石头之间  
没人得救。

巴巴为何流泪，无人知晓。但它们却表现了他对孩子们及其心灵伤痛的深爱。巴巴异常难过，不与任何人交流，命所有人都离开。目睹朋友们被强行带走，其他孩子也担心得要命，害怕同样的命运会落到自己身上。

1928年2月18日星期六，是巴巴34岁生日，美酒之歌哑然无声。上午伽尼、穆西吉、巴卜·劳、拉姆玖、萨达希乌、茹帕麦、霍姆斯·阿德希尔·卡拉尼和达斯托·纳姆达·伊朗尼来到，发现巴巴因头天晚上的事和整夜未眠，情绪忧伤不悦。起先他取消了整个庆祝活动，但考虑到远道而来的访者，便将命令收回，允许达善活动照常进行。

因此，上午9点为巴巴洗足，先是埃舍学校男孩，接着是女满德里和男满德里。11点，古斯塔吉、鲁斯特姆、纳沃·塔拉提和穆罕·夏哈内为巴巴沐浴。达善活动在巴巴的阿提歌声中结束。人们被邀去享用午餐。卡瓦里和其它音乐节目在傍晚举行，直到6点。晚间节目继续进行，但音乐和歌唱并没有让巴巴的心情好转。

2月20日，阿伽·阿里的父亲来领他回家。巴巴得知后，尖锐地评论道：“阿里若走，统统都走！我将终止闭关，关闭学校。”满德里恳求阿里的父亲哈吉·穆罕默德，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合理协议，让阿里留在美拉巴德。

两天后，又有穆斯林家长从孟买来到，从埃舍学校带走了三个孩子。他们声称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向美赫巴巴顶礼，这违背了他们的宗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人，几乎被说服留在美拉巴德，为穆斯林孩子教授伊斯兰教义，甚至为他提供与其目前收入相当的月薪。不过，他没有接受巴巴的公平提议。

仅仅过了5天，阿里的父亲又差其生意伙伴来带儿子回孟买，但他听到阿里留在学校的重要性之后，便回去了。巴巴当初拒绝收阿里来美拉巴德，就是因为其父多变的性格，满德里这才明白原委。

2月25日，哈吉·穆罕默德再次返回美拉巴德，这次坚持要领儿子回家。劳先生用了数小时，尽力说服他让阿里留下，最后，哈吉又同意了。劳先生写了一份新协议，但这时又有一个穆斯林来领儿子。只和那人交谈

了几分钟，哈吉又改变了主意，说他将带阿里回去。这激怒了劳先生，问他是否打算违约。阿里的父亲回答：“是的。”且态度坚决。他一天都不准备让儿子再待在美拉巴德了。

阿里得知父亲的态度，用小刀对着脖子，发誓：“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把刀会让我和我父亲永远了断。”

劳先生向巴巴讲了这个孩子的悲愤，巴巴派人叫来阿里，责备道：“绝不要再想做这种事！你要是被带走，我要么终止闭关，要么关闭学校。”

阿里的父亲依然固执己见，于当天把儿子带走了。阿里安静地坐在马车上——只有巴巴知道痛苦在刺穿他的心。

阿伽·阿里随父离开后，巴巴问满德里他闭关禁食有多久了，被告知他从11月10日开始的禁食已有107天，从12月20日开始的闭关已有67天。巴巴指出：“我身体已很虚弱。将结束这次闭关，吃些东西。我的目标没有达到，我将不得不全部重来一遍。”

巴巴随后命令：“今后的10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碰我，除非得到我的命令。”

次日2月26日，上午，巴巴通知满德里，他将于当天某个时间终止闭关。他谈到阿里的突然离去，一些满德里建议派人去孟买，劝说阿里的父亲让孩子回来。巴巴赞赏这个建议，立即遣拜度和劳先生去孟买，要他们7天内把阿里带回来。

巴巴之前曾警告说，阿里若离去，他将关闭美拉巴德的一切活动。因而他命令一组满德里开始拆除山上的一些临时建筑，而同时却又指示另一组满德里修缮并建一些新建筑。随着阿里的离去，巴巴的行为让男子们倍感费解。他这边命令拆除房舍，那边又下令建设。

巴巴于当天下午5点45分结束在穴屋中的闭关。人力车用鲜花装饰一新，巴巴就坐。修爱院男孩从山上把车拉到下美拉巴德。随着人力车在度内边停下，忽然划过一道令人目盲的强光，巴巴走近时，一团火焰自度内坑中腾起。那些瞥见的人无不眼花缭乱。几分钟后，火焰消失。接着巴巴坐人力车到美拉巴德各处。

自从巴巴访问女满德里的住处，带给她们无边的喜悦，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巴巴闭关期间，只喝美嫒为他准备的一品脱咖啡，每天美嫒把咖啡装在瓶里，由名叫拉乎的男孩送给巴巴。但拉乎拿着瓶子上山时，会躲在土丘后面，喝掉一半咖啡，再盖好瓶子，把剩下的交给巴巴。当时巴巴从未问过为何只有半瓶，现在闭关结束了，他问美嫒：“我这几个月禁食，一直只喝半瓶咖啡，而我曾明确叫你每天送一整瓶的。”

美嫒大吃一惊，说：“可是巴巴，我亲手装的瓶子。总是满满的。”娜佳和蔻诗德也证实了这一点。

巴巴后来叫来拉乎，要他解释解释这个秘密。男孩老实承认是他偷喝的，由于他讲了实话，巴巴宽恕了他。幽默地笑道：“我每天都得到拉乎的帕萨德。”

其后巴巴坐人力车回到度内边，在那里静静坐了约 15 分钟。他神秘地说道：“度内刚传话给我，要我们继续日常活动，工作照常进行。”这让人联想到他之前提到的要关闭学校的话。

巴巴坐人力车上山，再次回到他的地下墓屋。住在撒达克埃舍的四位男子得令结束闭关，但巴巴每日两杯咖啡的禁食继续进行。

接下来的 5 天，按照巴巴的命令，拆除和建设工作继续。从他最近在度内边说的话里，满德里感到学校不会关闭了。所有其它活动正常进行，孩子们的教育或别的事务丝毫没有放松。2 月 26 日，拜度和劳先生发来电报，说有希望将阿里带回，但巴巴仍因阿里不在显得忧伤。

次日，巴巴一整天待在墓屋，在墓穴与地面之间不安地上下移动。在墓穴上面坐一会儿，接着沿台阶下去，刚过几分钟又会上来。一整天都一再重复着这种奇怪的举动。此外，巴巴每隔几分钟就会变换姿势——先是坐，然后躺下，再就是翻身。

巴巴对身边的人说，他正在死去！满德里异常担心。随着日头西斜，巴巴看上去极度虚弱，日落时分，他双眼微合，眼神空茫。手脚冰凉，浑身软弱无力。这样，虽然来自孟买的消息带来希望，但巴巴仍显得孤独哀伤。

他感伤是因阿里吗？他感伤是因他的宇宙工作，其媒介那时是阿里；在做该宇宙工作时，巴巴想要这个孩子在他身边，以减轻他的痛苦。

这不可思议，但为了移动世界，

大师会用一个小孩子作媒介。

为了这个不为人类所知的大目的，

他全心保护和培育这个孩子。

次日，2月28日，收到一封令人沮丧的电报，说阿里的父亲和其他亲人不肯让阿里回美拉巴德。奇怪的是，虽然这个消息令人失望，巴巴那天心情却极佳。傍晚，他让修爱院男孩把他装扮成主奎师那。请来阿美纳伽的摄影师G·M·夏，为巴巴和孩子们照相。

3月1日，收到阿里的一封信，说离开巴巴，他感到孤单无望，已停止饮食。信中他写道：“在醒状态，我一直看见巴巴；睡眠时，我也看见巴巴被光环笼罩。”阿里当时的状态，可从他附于信末的诗句里看出端倪，他要求把这首描述大师的诗读给巴巴：

最高的天堂之顶是您的寓所。

真理之家是您的歇息地。

世界被您的神光启明。

您优雅的身姿犹如挺拔的松柏。

您伸手一触，死者得以复生——

因您内在的复活力量。

在您的爱之热火上，

我像一只满满的水壶沸腾不止。

即使我的骨头融化，

您的爱也绝不会从我的灵魂中磨灭。

第二天劳先生和拜度从孟买返回，告诉巴巴他们无法把阿伽·阿里带回。不管他们怎样据理力争，阿里的父亲都不让步。让男子们吃惊的是，巴巴很快又遣拜度去孟买，再一次设法说服哈吉·穆罕默德。满德里奇怪，在阿里的父亲改变主意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巴巴为何还要派拜度回去。

余下的一整天，巴巴置身事外，似乎念头都在阿里身上。达斯托上前请示学校事务，巴巴显得毫无兴致，打断他，打手势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晚上9点半，巴巴没回墓屋，而是走到学校空荡的教室，在阿伽·阿里坐过的位子旁静静坐了近15分钟。劳先生站在一旁，说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似乎巴巴的身体在别处。在那段时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明确无误的空茫。”接着巴巴走向墓屋。

与此同时，阿里已逃出家门。于第二天，3月3日早晨7点半到达美拉巴德，这是巴巴原定让阿里7天内返回期限的最后一天。阿里径直走到巴巴窗前，站在外面，但巴巴没有出来。劳先生第一个看见阿里，把他领到饭厅，让他吃了早餐。

8点左右，巴巴走出墓屋，接下来的一幕让人心碎。巴巴把阿里抱在胸前，长达半个小时，随后送他一条漂亮的围巾，还给他戴上花环。之后，对阿里的勇敢感到骄傲的巴巴，领着这个孩子在埃舍学校走了一圈，晚饭时让阿里坐在他旁边。巴巴喂阿里，亲手把食物送进孩子嘴里——其爱如是。

为了庆贺这个事件，晚上巴巴再次被打扮成主奎师那，所有的孩子歌唱欢呼。巴巴非常高兴，取下孔雀王冠，戴在阿里头上。目睹数日分离后，爱者与神圣至爱之间的爱，让人淌下喜悦之泪。

第二天节日气氛依旧，但后因巴巴的巨大痛苦而减低。下午3点，巴巴开始剧烈痉挛——似乎痛苦出自内在震动。9点，巴巴再次遭受痉挛袭击，每一次都持续近45分钟。在这些疼痛期间，巴巴似乎即将离开肉身。震动极其强烈，巴巴的身体疼痛地扭动。无论满德里做什么，似乎都不能减轻这些痉挛，但一个多小时后，痉挛突然消退。

当天夜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入睡后，阿里的父亲来了，要求见自己的儿子。劳先生和他商议至深夜，但阿里的父亲听不进劝告，坚持要带儿子走。劳先生恼火地喊道：“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你儿子带走！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的儿子，美赫巴巴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受了多大的苦。让你儿子留在这儿，我们没有谁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我们一直苦口婆心地劝你，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劳先生站起来就走，阿里的父亲拦住他，同意签字让阿里在学校再待一年。

巴巴在墓屋的地上部分，整夜未眠。只是在劳先生把同阿里父亲的谈判结果通知他后，他才回到墓穴。此时已是清晨5点。

阿里早上起床后，被带下山去见自己的父亲，后者随后返回孟买。为了庆祝这个幸福事件，巴巴关闭学校，带所有的男孩、教师和满德里去幸福谷。他把这天称作“阿伽·阿里日”，让孩子们在幸福谷自由自在地游玩。吃了一顿美味午餐。之后，巴巴不顾禁食数月的身体，两次陪孩子们健行。

晚上第二次和孩子们一起行走时，巴巴突然瘫倒，脸色苍白，仿佛将要命终。满德里急忙把他送回幸福谷客栈，不多时，巴巴恢复，再度警觉活跃。巴巴所经受的这些震动和折磨是其内在工作的效应。巴巴为阿里不得不受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巴巴当晚和孩子们回到美拉巴德，学校第二天复课。

# 神的达善

埃舍学校的生活再度回到正常轨迹。3月5日的阐释中，大师透露了耶稣基督说过的话：

倘若可怜的神只是像个贼似的坐在天堂里，那他必定值得可怜。倘若耶稣说神在天堂，那他就不是基督。但我知道他是完美而神圣的，是神的化身，他所指的从来不是那个意思。

耶稣究竟说了些什么？对大众，他说：“神在天堂；要努力去那里。”说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战胜一定的诱惑和痛苦。

对跟随者，他说：“神无处不在，要努力见到他。”并对此给出阐释。

对亲近的使徒圈子，他说：“神在我内里，也在你内里。”并实际向他们揭示之。

耶稣为何讲不同的话？归因于时代和听者，根据人们的聆听和理解准备。耶稣的意思是放弃一切跟随他；那意味着认识他，见到他，体验他。

基督徒所遵循的教导不是基督给的真教导。牧师们篡改他的话，添充并损坏了他的教言。

巴巴此前曾决定让鲁斯特姆去英国。3月7日，巴巴给鲁斯特姆最后指示，要他此行带一些男孩回印度。鲁斯特姆当晚离开美拉巴德，三日后从孟买坐船出发。他是大师的满德里中联系西方世界的第一人。

与此同时，学校气氛也在发生转变。美拉巴德曾被泪水打湿的土地，已成过往。3月19日，巴巴阐释道：

这些爱的火花一经点燃，就绝不会熄灭。但要想使之持续燃烧，则需要一些个人努力。一旦柴火加足，火焰不但不会熄灭，

反而将自动地继续增大，甚至无需求道者去想它。火焰会增长到如此的程度，那时求道者无法忍受其灼热，只想叫它冷却。

看看阿里·阿克巴（阿娄巴）有了怎样的变化。他总是重复说：“我不想要神！我什么都不想要；只要熄灭我心里这团吞噬一切的火！”然而，要熄灭这个火焰，意味着让这个孩子失去知觉；这是介于火与光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我还不打算熄灭它。为了见到光，就必须忍受火的燃烧，一旦见到光，燃烧之痛就会消失。从此不再有痛苦和烦扰。

让我们看看鲁斯特姆西方之行的结果。爱将不像1月份那样。现在不再有星点火花。它将以另一种形式显现。通过把新来者的视线转向内在，将让他们看见光，却不让他们穿越爱之火。通过阿里，将给所有的男孩以最后的推动，他是纽带，所有的人都将通过他得到爱之光。

几天后，巴巴通知男孩们：“今后两个月，你们要像初来埃舍时那样学习和游戏。但在这个期间，我将不准许出现爱的爆发。现在将没有灵性的表现。”

3月25日星期天，修爱院在美拉巴德山正式成立。校舍是巴巴墓屋附近的一处临时建筑，而美赫埃舍学校依然设在水塔边的院子。为修爱院制定了一套新规则。男孩们单独活动时可自由随时静心，但晚间必须一起参加游戏和身体锻炼。巴巴晚间会带他们去散步，使他们有机会与他形影不离。

3月末，男孩们变得放任不拘，有些人开始行为奇怪。有时有的孩子会咬自己，撕扯自己的衣裳，大叫着跑开，拒绝到巴巴身边，甚至直接违背他的命令。连阿伽·阿里也骚动不安，有不敬表现，不只一次相当粗鲁地对巴巴说话。但过后他又为自己行为不端难过后悔。

这个时期，巴巴也不得不因这些孩子而受苦。连续数小时设法让孩子们平静，用阐释安抚他们，还要忍受他们的古怪粗鲁行为。一次，男孩们激动中咬了巴巴，撕破他穿了近6年的卡姆里外衣。因为这是巴巴最喜爱

的衣服，巴巴坚持把它补好，不要扔掉。孩子们的狂热无以复加，一天他们用车拉巴巴时，跑得飞快，以至人力车翻倒在地。巴巴被摔在粗砺的地上，严重受伤。

1928年4月1日发生在美拉巴德的这个事件，本应用神秘的语言记录——美酒语言。那种语言不可阅读，只可感受。言语无从描述这个独特事件，其真义只能为那些拥有神圣意识的完人所知晓。

那天早晨自8点15分起，大师就开始赤足在美拉巴德山上四处走动。大家见此都很吃惊，这似乎预示着将有不寻常的事发生。美赫巴巴此举的含义于11点30分，赫兹拉·巴巴简乘车突至美拉巴德而显明。汽车停在以她命名的女子学校前面。

自从多年前定居普纳，巴巴简从未因任何原因离开过这座城市。因此，看到她来美拉巴德，每一个人都着实吃惊。一星期前，她曾表示想离开普纳，去“我孩子那儿”。人们发现她不停地谈巴巴，无比慈爱地念记他，希望访问阿美纳伽。

鲁斯特姆去英国后，帕椎接任美拉巴德主管之职。那些日子，来访者获准见美赫巴巴的程序是，先将一张写有他或她姓名和住址的纸条，秘密通知巴巴。将便条读给巴巴听，由他来决定是否见这个人。遵照该程序，帕椎递上如下轻描淡写的纸条：

日期：1928年4月1日

姓名：赫兹拉·巴巴简

住址：普纳

依然打着赤足，美赫巴巴立即走下山，没有象惯常那样使用人拉车。他在铁道边停下，离铁道对面的巴巴简大约50码。巴巴只留一名满德里在身边，示意其余的人去达善巴巴简，他则在不远处观看。满德里一边顶礼这位老妪，她一边自言自语，赞美美赫巴巴，象平日一样称呼他为“我的孩子”。她的语气内含权威且异常甜美，还神秘地提到许多灵性秘密，满德里无从领悟。巴巴简喝了一点水，不多时便离去。两位大师既未实际交谈也未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唯有其目光相碰；

但有谁知他们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巴巴简离去后，美赫巴巴做了有关她的长篇解释，并以这句非凡的评论结束：“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大最有意义的一天！”

第二天，巴巴同满德里乘车去普纳，回访赫兹拉·巴巴简。巴巴简和一大群人坐在滨江花园。巴巴还是保持一段距离，这次是站在河对岸。满德里过桥达善巴巴简返回后，巴巴回到美拉巴德。两位大师之间再次以目光结合。

拜访巴巴简两个星期后，自4月15日起，美赫巴巴开始了一次严格的禁食，连以往的两杯咖啡也免去了。24小时只喝一次水。数天后，巴巴说：“若有一定数目的人愿意禁食一定的时期，我将考虑停止禁食。”K·J·达斯托要他说说条件。巴巴回答：“如果两百人禁食24小时，之后我将吃东西。”

因此，从4月24日上午开始，美拉巴德两百人禁食24小时，只喝一次水和不加奶的茶。巴巴也喝了一点不加奶的茶，于第二天上午和其余人同时结束禁食。巴巴没有先吃，说他更乐意先款待那些和他一起禁食的人。9点左右，为大家盛过饭后——经过5个月零15天之后——巴巴吃了点咖哩菜和米饭。

他虽是完人，却必须为世界苦行！

他为一切生灵受苦，以此膜拜宇宙。

谁能了解他的膜拜？

他的膜拜源自无限痛苦深处。

唯有阿瓦塔才能如此膜拜。

早在4月初，巴巴就提醒男孩们，他们若不注意礼貌，将被送回美赫埃舍学校，修爱院将关闭。4月25日，他再次警告他们要改善举止。孩子们哭了，巴巴宽恕任何的粗鲁不敬，但敦促他们，切莫继续这种狂野举止。

与此同时，鲁斯特姆在英国尽了最大努力，想把几个英国男孩带往美赫埃舍学校，但失败了。他正准备坐船去美国，巴巴4月16日发来电报说：“别担心。不要带孩子了。返回。”鲁斯特姆一收到电报，他曾联系过的几个英国家长就同意让儿子随他回印度。可现在按巴巴的命令，鲁斯特姆不能带他们。他给家长们留下联系地址，向他们保证他会很快来信。

离开英国前，鲁斯特姆在伦敦遇见一位奇怪的绅士，说能给他解释使命为何没有成功。这个人告诉鲁斯特姆：“你的大师希望在东西方之间铺设一条灵性电缆。迄今为止，东方由东方大师看管，西方由西方大师照看。你的大师想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他派你来此地的原因。你不知道这个，但你携带着一种无线电联系，它影响到你遇见的每一个人。”

一个受“无线电联系”影响的人，便是在伦敦见到鲁斯特姆的梅瑞迪施·斯达。这个联系的结果对巴巴未来的工作有益而重要。鲁斯特姆并不知道，巴巴派他不远万里来到英国，纯粹是为了同西方建立联系。

鲁斯特姆4月末返回美拉巴德，得到巴巴许可，通知英国的男孩们赴印，鲁斯特姆为孩子们航行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但英国政府拒绝让孩子们出境，计划被迫放弃。

4月底，巴巴再次进入闭关。他待在地下墓穴，发出命令——谁都不准上山。一天，三批访客不期而至，来美拉巴德达善巴巴。第一批是来自孟买的一大群帕西人，到阿美纳伽已有一些天了。由于离美拉巴德很近，且听说过这位“伊朗尼圣人”，便决定拜访。他们这天上午10点左右到达。只有几个人真诚希望达善巴巴；其余的只是想看看热闹。

就在这群人到达之前，一对印度教夫妇也来到美拉巴德，想求巴巴达善。这对夫妇和这群帕西人被告知，巴巴在闭关，不见任何人或施达善。听此，那些只是来看热闹的人冷笑一声，决定打道回府。真诚来求达善的帕西人感到失望，但决定留下来，期望巴巴会下山或叫他们上去。他们和禅吉坐着，询问大师的情况，专心倾听他的故事。他们等了6个小时，于4点左右离开。

那对印度教夫妇也决定等待。他们坐在度内边的巴巴座位旁，开始静心。一直打坐，耐心等到当晚9点，巴望着能得到巴巴的达善。最后，认为见不着巴巴是神的意愿，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去。

同一天，一位托钵僧5点左右来到，表示想见美赫巴巴。得知大师的指示，他很强硬地说，他要达善巴巴，否则就不离去。他走到井边清洗，为面见古鲁作准备。接着坐在度内边的楝树下，默念神名。

按照巴巴的希望，总是要给远道来的旅人和乞者提供一顿餐饭，于是满德里请托钵僧同他们一起吃晚饭。他回答：“不达善古鲁，我不吃不喝！”满德里劝他不要这么倔强，违背大师的命令，但托钵僧不听。当天晚上，满德里邀他进屋与他们同睡，费了几个小时的口舌，但连这个也被拒绝了，他继续坐在大路边。

次日上午，满德里发现托钵僧睡在他们住处的阳台上，以为他不再做傻事。但托钵僧醒后，脸上放光，宣称：“古鲁听见了我的声音。我的愿望已被满足。昨夜我得到了古鲁的达善。”

满德里以为他一定是梦见了巴巴，对他说，巴巴经常出现在跟随者的梦里，他很幸运得到这样的体验。此人听后跳起来，训斥道：“你们胡说什么？这不是梦！美赫巴巴亲自来看我，给我施达善，然后才回山上。”

满德里不相信，因为巴巴在闭关，一旦夜间就寝，是绝不会下山的。但后来一个守夜的满德里下山来，说巴巴是怎样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夜里不可思议地走下山，而后返回的。这个托钵僧吃过早饭，满意离去。

巴巴后来对满德里解释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昨日来的这三批人，根据能力各得其益。那些来看热闹的人，不知不觉地，带回了这个神圣氛围的益处。怀着爱前来并留下倾听我的故事的印度教夫妇，获得了更多的灵性利益。他们收获的是信爱的果实，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但最幸运者还是这个托钵僧。由于他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信爱，我不得乱打乱闭关下山。必须有如此的真信和渴望，才能得到神的达善——感动他并让他从山上下来！

# 珍贵结果

5月1日，巴巴对男孩们讲道，并总结说：“终极状态是与神结合。最后，爱者、至爱和爱全部合一。”

随后引用了一句波斯诗：

**吾心内核装满至爱，  
在想念他中失去吾名吾命。**

并且敦促男孩们：“你们要创造爱，就能见到大师。也可以从远处爱至爱。距离远近不是问题。需要的是爱。不断地想念大师就能唤醒爱。”

阿卜度拉·帕卡文已体验到美赫巴巴的爱。这种内在体验在修爱院的孩子中是独特的。对大师将他升至第六意识层面的体验，阿卜度拉说：

有一天，讲道结束时，巴巴深深注视每个孩子的脸，一个接一个。并且说：“我认为哪些人当之无愧，会把他们引到爱的女主人那里，将长生不老药给予他们。孩子们，唯有真理是真实的——其它一切皆无价值。”

我无力直视巴巴容光焕发的脸庞，垂下眼睛。但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要努力勤奋；我将把你的混杂合金提炼出纯金。”

他的话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于是夜与第二天，将我置入一种无比茫然的状态。打曲棍球时，同学们看到我站立奔跑的姿态和脸色的变化，都迷惑不解。

午饭时，吃了几口，我忽然感到一种变化袭来。开始感受到非凡的热度，周围的一切开始变暗——实际上事物开始消失。忽然间，不由自主地，啜泣从我的生命深处涌出，我痛哭起来。几分钟内，我完全失去了意识，毫无知觉。过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意识，念叨着：“我远去了，我远去了。他在哪儿？我在哪儿？”

布阿先生尽力安慰我，提醒我巴巴承诺为我做的事。但我自发的哭泣越来越响，同时肌肉颤抖，造成呼吸深而急促。安静一会儿，又哭。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开始平静下来。感到自己搁浅于睡与醒之间；淹没于喜乐感。我抬起头，发现至爱巴巴坐在我面前。他的在，又看见他纯洁的脸庞，再次让我感动得落泪，不由俯倒在他神圣的足前。他关切地看着我。我感到眩晕——湮没于遗忘的海洋。过了几分钟，我恢复了意识，坐在巴巴面前，雕塑似的一动不动，迷惘地望着他无以伦比的美。我的眼眶被泪水湿透，内心燃烧着火焰。在心灵深处唱着对神的真爱：

哦，至爱，我已失去自己，  
却渴望更多地失去自己。  
我对您的眼睛说话，告诉它们，  
“我想如你们一样沉醉。”  
我不要王冠；不寻王位；  
只想化作尘土，在您跟前服侍。  
谁曾有过如此可爱的偶像？  
谁曾有过如此甜蜜的圆月？  
看见您的容颜让大地震撼  
如审判日到来一般。  
但在您的美之天堂里，  
谁会惧怕地狱的火焰？  
我的心祈求神人巴巴：  
哦，我灵魂的生命，没有您，  
快乐不能让我幸福，

狂喜无法让我陶醉。

您是生命；没有您，我不知怎样生活。

您是眼睛；没有您，我则失去了视觉。

随着时间流逝，数星期过去，我的至爱，我尊贵的大师，他的爱愈加鲜明，火愈燃愈烈。以至于最后，即使做日常事务，比如吃饭洗浴时，我也会沉浸于对巴巴的思念，一刻都忘不了他。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被吞噬于爱的陶醉里。后来，到1927年12月，我终于失去食欲，不再关心身体和衣着，彻底忘记了周围。专注于静心和渴望看见巴巴的美之中。他的名是我的静心，对他的念头是我对神的忆念。

一天夜里，孩子们和满德里像平时那样，聚集在巴巴周围，听他授述语录。我发现自己起了变化，看见周围一片光芒，颤动着，流溢着，盖过太阳的光辉。我喊出至爱的名，随即失去意识。连续5个时意识。恢复意识后，我被带到巴巴跟前，他安慰我，要我去睡。

这次体验后，只要在巴巴跟前，我都会先亲吻他的双足。但无论怎样亲吻，并用头按压他的足，都不能抚慰我燃烧的心；也无助于缓解我心灵的动荡。我沉浸于一个念头——对至爱的想念。无须静心或冥想，我的灵魂享受着和平喜乐，眼睛不离他纯洁高贵的脸庞。

这次体验后不久，我的专注焦点完全确立。我处于持续的想念中。这个时期我彻底沉浸于这种自然静心，以至不关心饮食，也不管自己是坐在太阳下还是被雨淋。在不停哭泣中度过许多天。

1928年1月，我的内在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坐在至爱大师身边，望着夕阳沉落，我忽然失声痛哭，尖叫呼喊。我的外眼关闭，内眼打开。看见自己的心脏、胸肺、四肢、血管、肌骨均被一个存在(Being)所征服统治，其辉灿光芒照亮了我心灵的最隐蔽角落。对那个辉煌存在的“见”，让我肃然起敬，忘记了世界及其中一切。

随后五天，我对现象世界及周围的人毫无觉知，陶醉于极乐和无意识中。这段时间，这个见连续不断，除了他的光辉荣福存在，我什

么都看不见。因为见他，我处于喜悦幸福的巅峰。整整五天，我在心灵和灵魂内，享受着对至爱和至师——美赫巴巴——的这种独特视见。看见他荣耀的面容，使我听到内里的一个声音说：

“脱掉你的鞋子；你踩在神圣的土地上。”

因为这个对实在的极乐视见，我得以明白，世界及其一切财富奢侈其实就像一场梦，一个幻相，它实际上是一种束缚。我领悟到抓住一位真正和完美的大师，才是永恒自由与满足的保证。

那时有人告诉我，美赫巴巴对满德里说我已进入第六层面。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被称作“小巴巴”。

对美赫巴巴为他所做的，多年后阿卜度拉总结道（译校者注：下面是1975年欧文·拉克和法哈德·夏法医生在伊朗采访阿卜度拉时的录音）：

虽然人们不停地积聚世俗财物，唯一是为了获取世间所能给予的一切，认为它们能带来幸福；但我明白，敛取、重视、贮存财物，实际上是悲伤绝望的根源。用内眼——甚至用肉眼——注视至爱的容颜，会带来巨大喜乐并增加幸福。那时，我持续不间断地在自身、他人及周围一切中，看见那个神圣存在。至师以其无限恩典、慈悲和能力，把一个人提升到如此的高度，是极为罕见的。这样一个人可谓三生有幸。

最后，我可以说，从跟巴巴在埃舍生活那些年间，我得到一个珍贵结果。虽然我离开了巴巴，失去那个内在意识（即巴巴给我的体验，在道路上的收获），但我也被赋予在世间生活的性格力量——如何从事生意和社交，同邻居亲友相处。在所有这一切中，我选择了正直、忠信和诚实之道。对物质和世俗物从未有过丁点的兴趣。

我要说的是，在波斯虽然我可以很富有，拥有土地和房产，但我至今过着简单的生活；房子是租来的，在波斯没有一寸的土地或任何的财产。我的工作结果是，所有的钱都用在子女的教育上，以及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我为“伊朗红十字会”已无偿工作了近27年。“红

“红十字会”为人类服务，给遭受灾难的人尽可能提供援助。这个结果归因于美赫巴巴给予我的生活和爱，我为此欣慰。

[校者注：巴巴的门徒美赫吉·卡卡里亚曾是修爱院的教师。下面是他的记述：

1943年我在波斯开办工厂。我听说这个阿卜度拉（小巴巴）在附近港口的波斯海关工作。由于生意扩展很快，我需要个能写波斯语的好助手。我能说波斯语，但不会读写，所以需要个诚实可靠的人。于是写信给巴巴，说阿卜度拉在波斯海关工作，我能否多给他一些工资和其它优惠。巴巴若准许，我就雇他。巴巴回复：“我不仅准许你雇用他，而且会为此很高兴。”

但阿卜度拉却没有答应。我写信联系他，提出工作之事。他既不说是也不说不。那时他刚好被调至另一个港口，由于当时是战争期间，轮船不运行，他只好从陆路赴任，途中来看我。我说：“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他于是对我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告诉我，他怎样地爱戴我并乐意和我在一起，为我工作。问题不是害怕，而是其它原因。修爱院关闭之后，阿卜度拉留了下来，和巴巴及满德里一起生活。1930或1931年，阿卜度拉陪同巴巴访问波斯的伊斯法罕。记得当时巴巴打电报要我也尽量去看他，但我因工作离不开办公室，所以没能见到巴巴。当时阿卜度拉和巴巴在一个农场上。就是在那里他脑子里生出离开的念头，对巴巴说，他想离开巴巴回家。巴巴对他说：“稍等些时间，我会释放你的。但要等等——我稍后会让你走。”

他听不进。见他去意已定，巴巴拥抱他，让他走了。阿卜度拉说巴巴拥抱他时，眼中含泪。我跟随巴巴43年，只有两次看见过巴巴流泪。但都不是因为某个人要走或者逝世，而是因为他的工作或别的事。因此我对阿卜度拉说：“如果巴巴含泪，肯定会有什么严重的事。”

阿卜度拉就这样离开了巴巴，在波斯阿巴丹的一家英国-波斯合资公司找到工作。工作不错，他也很满意。这期间，阿卜度拉给卡拉奇的一位朋友寄波斯报纸，卡拉奇的朋友给他寄印度报纸。阿卜度拉会在报纸上写一些波斯诗，比如哈菲兹的诗。卡拉奇的朋友也在报纸上写一些诗句，相互传递。一天波斯的邮政部门读了报纸上的诗，认为他是在传送什么密码。由于英国被波斯视作敌人，而阿卜度拉受雇的石油公司属于英国，因此波斯政府把他当作英国间谍，未经审判就关进监狱。这个无辜的年轻人在黑暗的监牢里度过三个月。后悔自己离开巴巴。三个月后，官方未找到证据，又把他释放了。条件是他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不可离开。这就是他不能来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告诉阿卜度拉，波斯政府跟先前不同了。现在这里有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我说自己有一些影响，会尽一切可能让他留下。是不会让他走的。阿卜度拉留了下来，在我的公司一直工作到我离开波斯。

（田心译自《拉姆孜日记 1922-1929》苏非教再定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第 546-548 页）]

## 安拉·呼

数月前，美赫巴巴曾指出，将发生一场大进军，但当时无人明白他的意思。阿伽·阿里被其父带走时，巴巴就埃舍评论道：“将不得不全部重来一遍。”因为这些暗示，满德里确信，即将出现一场大变动，但没有人想到，整个美拉巴德会迁往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5月7日，有几个人来拜见巴巴，其中有拉姆玖的妹夫——阿卜度拉·哈隆·伽斐尔。和巴巴交谈时，伽斐尔提到普纳有个好地方，对美赫埃舍学校会很适宜。时值夏季，美拉巴德极其炎热。沙漠性气候造成持续的不便。巴巴答道：“我也在考虑给埃舍换个地方。”这句简短而又极为严肃的话，让满德里大吃一惊，因为把一个4百人的机构从一处迁往另一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在美酒的游戏里，  
外部的考虑并不重要。  
酒商能够搬移其酒馆，  
无论何时何地有必要。

第二天清晨4点半，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普纳，带着阿卜度拉（小巴巴）和几个满德里。这个时期阿卜度拉与其他孩子分开，昼夜住在巴巴的墓屋，数月未离美拉巴德一步。

留守的满德里再次目睹了一个稀有非凡的事件：在美赫巴巴去普纳的当天，赫兹拉·巴巴简第二次不期而至，来到美拉巴德。这位老妪会见了满德里和男孩们，亲吻每个孩子，拥抱美拉巴德居民。短暂访问后离去。

实际上，在去普纳的路上，美赫巴巴的汽车曾与巴巴简的车擦肩而过。返回美拉巴德时，巴巴的车再度与她的相遇。两部汽车，载着两位大师，两次在路上从相反的方向相交驶过，但都没有停顿。

在普纳时，巴巴看了伽斐尔推荐的住所，没有同意。回到美拉巴德后，表示搬迁美赫埃舍学校不可避免。提到巴巴简，巴巴说：“老人家第二次到访，情况现已变得迫切。”（注：“老人家”的原文是 Old Man。因为巴巴简不接受女性称呼，美赫巴巴总是称她“Old Man”或“皇帝”。）

讨论后，巴巴再次要满德里决定是否希望和他在一起。5月9日，让人贴出通告：

出于某些原因，计划将整个机构从美拉巴德迁往新地点（待定）。特令所有的满德里阅读与考虑以下条文，并尽快将自己的决定通知巴巴。

对于希望留下者：留下的时间、地点或结果，应是无条件的，绝对不带任何条件或承诺。对上述几点毫无疑问。巴巴也许会随意去任何地方，也许会在那儿停留任何时间，也许会搬离或去别处。既不承诺灵性也不承诺物质结果。此外，希望留下者要努力严格服从和遵守巴巴的一切命令。不存在理由、争论或讨论的问题。

对于希望离开者：对不能遵守或接受上述条件，或因其它原因希望离开者，特此赋予完全的自由。通知巴巴后，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接下来讨论埃舍地点的选择。古吉拉特邦的璫萨里和达曼，普纳附近的辛哈伽被提名。5月15日下午4点半，巴巴坐鲁斯特姆的汽车去参观上述地点。直接去了辛哈伽，那里 B·D·普度姆吉将其房屋提供给巴巴使用。由于那里的海拔和雨季多雨，巴巴不喜欢此地，决定去孟买。巴巴和满德里原计划乘“古吉拉特邮递”前往璫萨里，但迟了三个小时到孟买，误了火车。巴巴指示禅吉独自赶往璫萨里，找个合适地点，他和其余满德里次日返回美拉巴德。

鲁斯特姆的汽车载着巴巴和满德里 10 人，车顶堆满行李，严重超载。归途中，汽车在堪达拉附近爬上山道时，突然抛锚，开始向后往陡坡滑去。满德里心惊胆颤，害怕汽车失去控制。鲁斯特姆踩刹车，失灵。汽车快速倒退，随时都可能坠入下面的山谷！兄弟佳尔和另一个人跳下汽车，大声

警告附近有悬崖。鲁斯特姆高喊巴巴的名。这时坐在前座的巴巴，将身子往一侧重重压去，同时用手紧按方向盘。汽车嘎然停下。满德里都为巴巴一下子停住汽车，惊讶不已。一直恐惧疾呼的鲁斯特姆，含泪拥抱巴巴，大家都感谢巴巴救了大伙儿，否则他们必死无疑。其余的满德里下车，把车推过山道。汽车再度发动，继续赶路。

走了一程后，晚上，行到塔勒岗和施拉瓦迪之间，又一场灾难发生。有棵树倒了，横在路中央，但因前灯昏暗，鲁斯特姆没有看清，汽车全速撞在树上。除了挡风板碎裂，黑暗中未发现汽车有别的损坏。满德里没人受重伤，虽然有几位轻微擦伤。发动机还在运转，他们继续赶往 20 英里外的普纳。快到普纳时，检查了汽车，发现车盖和保险杠变形弯曲，散热器水箱漏水。大家喝茶小憩后，巴巴表示想尽快回美拉巴德。遂立即起身，于 5 月 17 日凌晨到达。稍后，遣鲁斯特姆去阿美纳伽修理汽车。

回到美拉巴德不久，巴巴再次提出上哪儿找个合适地方搬迁埃舍。这次讨论中，有人建议去托卡。巴巴很感兴趣，希望马上去看看。并于当晚去了那里，同天深夜返回。

大师非常喜欢托卡，次日，5 月 18 日，在那里买了一块地，命令盖一些临时建筑。美拉巴德的临时房舍被拆除，材料运往托卡。同时在美拉巴德，因住处被拆，男满德里不得不露天睡了一些日子。

在托卡，昼夜施工，临时建筑两个星期落成。5 月 30 日，度内边的桌屋被搬到托卡，供巴巴居住。建宿舍的其它一切也就绪。

托卡位于阿美纳伽和奥兰加巴德之间，距阿美纳伽 45 英里。处于戈达瓦里河与普拉瓦拉河两河汇流处。据说大师斯瓦米·罗姆达斯和赛巴巴均在此地长期生活过。虽外表偏僻荒凉，但托卡赏心悦目的山间景色，及周围的树木河流，无不让巴巴心仪，平和氛围遍及这个地区。

将埃舍迁往托卡的一切活动进行的同时，周边村落和城镇的许多人到美拉巴德求巴巴达善。实际上，听说大师要离开这个地区，来达善的人剧增。

之前，5月27日，在整装和最后指示的繁忙中，一直想加入埃舍的凯库希如·普利得和萨瓦克·丁肖·考特沃，以及弥奴·N·坡霍瓦拉一同来到。巴巴让他们在美拉巴德住几日，以便与满德里相互了解，熟悉各项工作。

第二天，巴巴把普利得叫到美拉巴德山上，问他想获得什么。普利得回答：“我想见神。”

巴巴警告他：“那是世上最难的事。为此，一个人必须拥有难以想象的勇气，经受无数的艰难困苦。”

尽管如此，普利得仍表示愿意忍受一切损失和不适，说他没有家庭责任，完全脱离了世间。巴巴指示他：“回家妥善安排好一切。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时，就回来。”普利得受令返回孟买。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亲属，处理好一些细节，一周内又回到美拉巴德，加入巴巴。这刚好在迁往托卡之前。

5月31日，巴巴再次访问托卡，确保满德里为新埃舍做的安排全部让他满意。

6月2日，离开美拉巴德的前一天，巴巴私下会见了弥奴·坡霍瓦拉。由于弥奴习惯四处一一拜访圣人，巴巴直言对他说：

你打井时，开挖前要先选一块地方。但你若半途而废，在另一处重新开始，就永远也找不到水，一切劳动都将作废。但你若坚持在一个地方挖，有一天则肯定会找到水。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若是轻易就失望，不断尝试不同地点，你永远都不会成功。

同理，你若继续从一个圣人或赛古鲁跑向另一个，将什么都得不到。只要牢牢抓住一位大师，执行他的愿望。挖下去，不停地挖下去，有朝一日，你将获得证悟之水。

当天，巴巴还私下会见了萨瓦克·考特沃。考特沃虽年仅25岁，却是个真正的求道者。之前曾接触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纳拉延·马哈拉吉和赫兹拉·巴巴简。在普纳有人告诉他，说阿冉岗的伊朗尼古鲁是巴巴简

的大弟子。因而他来见美赫巴巴，向巴巴敞开心扉，说：“我想今生就证悟上帝。”

巴巴回答：“要么渴望上帝，要么渴望世间——你不能二者都要！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未来也绝不会发生。”

考特沃想要上帝。但同时他已成家，希望同家人在一起。巴巴鼓励他：“我知道你多么想走灵性道路，我将保证你进入道路。你将快速取得进步，最终完全转向目标。”并指示考特沃每周末来看他。考特沃不胜欣慰，打那起，心中激起了要成为满德里，和巴巴一起生活的渴望。

萨瓦克·考特沃曾多次达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次在孟买，轮到考特沃顶礼时，马哈拉吉重重给了他一记耳光，斥责道：“你在毁坏我的整个工作，还有你自己的。”考特沃很是颓丧，决心再不回去见他了。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马哈拉吉的一个弟子捎给他这个口信：“别难过。我打你耳光，只是因为我有特殊工作要做。”

见美赫巴巴后，考特沃仍然继续拜访古鲁、圣徒和其他圣人——尤其是一位名叫“吉亚吉巴巴”者。考特沃再次拜访时，巴巴告诉他：“吉亚吉巴巴连灵性世界的气氛都未达到。离开他。认识国王者无须为了进大门去向宫廷守卫顶礼。”

不过，巴巴却指示考特沃去联系孟买的大圣人提普巴巴，给后者捎去这个貌似简单的讯息：“皇帝派我来。”

听到考特沃如此说，很少开口的提普巴巴，忽然答道：“说安拉·呼·阿克巴；安拉·呼·阿克巴——神伟大；惟有神伟大！这是我的祝福。现在，走吧。任务成功完成。”

后来，巴巴经常叫考特沃去拜访提普巴巴，但不能去见其他任何圣人。在一次拜访中，考特沃带来一幅美赫巴巴的相框，请求将照片挂在提普巴巴的房间里，圣人准许。考特沃挂好照片后，提普巴巴叫道：“全世界都因美赫巴巴的名而存在！”

## 搬迁埃舍

准备工作就绪，于6月3日星期天将满德里和男孩们带往托卡。凌晨3点，巴巴从美拉巴德山下来，安排让埃舍的孩子们和女满德里先行。巴巴陪他们乘坐4辆车同往。护送他们平安抵达托卡后，巴巴中午返回美拉巴德，同教师、男满德里和家庭组（卡卡·夏哈内、基桑、拉姆玖以及查干和鲁斯特姆家）再次开往托卡。

在托卡，女满德里、孩子们、教师和各家庭，近500人口，在新住处安顿下来。男满德里因临时住处还在建设中，只得露天宿夜。鲁斯特姆、帕椎、彭度和佩苏同几个男孩留守美拉巴德，负责其余行李和箱子的运送工作。

至托卡第一夜就开始下雨。满德里一夜未眠，整夜忙着搬运谷物粮食及其它物什，免遭雨淋。巴巴以惯常的雷厉风行，也加入劳动，协助女满德里，指挥男子们。经过一个无眠之夜，男子们累得心想：“这是真事，还是我们在做梦？”巴巴的动作极其快速，男子们只得跑步才能跟上他的步调。这一夜对男满德里尤其可怕，两个星期以来他们为安排几百人口离开美拉巴德，已经筋疲力尽。在巴巴的指挥下，他们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住宿，准备食物，负责男孩们的学习，处理许多其它疏散及安置细节。

也是在托卡的第一晚，在这一切忙乱中，拉姆玖之妻卡缇佳忽然病重。脉搏微弱，身体冰凉。巴巴被叫来，他的触摸让她即刻好转。

翌日起，由美婍、娜佳、大蔻诗德、小蔻诗德、苏娜玛西、朵拉特麦、顾麦、朵丽、瓦露和琵拉麦组成的女满德里，受令每日为埃舍全体居民烙一千张面饼。强壮有力的瓦曼·苏伯尼斯负责揉面和挤牛奶。

6月5日，巴巴一整天和满德里为其它各建筑选址，如储藏室、药局、医院以及K·J·达斯托的私人房间。当晚，其他人入睡后，巴巴同禅吉、劳先生和兄弟佳尔一起在月光下散步。

两天后，贝利同巴巴的父亲和妹妹中午到达托卡。希瑞亚只待了两个小时，和巴巴谈了些事情，就带着玛妮离去，玛妮哭着离开，对这么短的拜访感到失望难过。

鲁斯特姆、帕椎、彭度和佩苏带着剩余的行李同天抵达。这样美拉巴德已空无一人。佩苏的职责是一星期一次去阿美纳伽采购。巴巴提醒他过普拉瓦拉河时要小心，因为时有洪水发生，使过河诡异难测。

6月8日，鲁斯特姆泅水过普拉瓦拉河，游至中央，气力用尽，就要窒息。几分钟内，巴巴率一些满德里从埃舍跑来。巴巴急切地指着快要沉入水底的鲁斯特姆。索拉伯·罕索提亚毫不犹豫地跳入河水，把鲁斯特姆带上岸。巴巴又一次救了鲁斯特姆。若不是巴巴突然出现，鲁斯特姆必死无疑。

次日，6月9日，满德里开始用压路机平整草地，为学生们开辟操场。那天让他们喝茶四次，以保持体力做这项费力的工作。学校从6月4日到托卡的第一天起，就已开课。巴巴责备达克和玛尼卡晚到了五天。鲁斯特姆的妻子和孩子们第二天由阿迪带到，开始在新埃舍居住。

6月11日，巴巴命凯库希如·玛萨在桌屋边挖个坑，用作度内。不多时便下起了大雨，余下的一整天都大雨如注。托卡有个美丽的森林，但夜间却有大群的昆虫袭扰。还发现有大量的蛇和蝎子。查干是个治蛇专家，每晚都需要他来一展杀蛇本领。

6月12日晚7点半，度内火点燃，巴巴的阿提唱起。当天收到一封来自梅瑞迪施的电报，鲁斯特姆在英国曾联系过他，说已携未婚妻和妻妹乘船前往印度，但没有男孩同行。巴巴对这个消息极为不悦，因为他想要一些英国男孩来美赫埃舍学校。

翌日，乌云密布，天气阴沉。巴巴抱怨道：“我对每件事和每个人都感到厌倦！这里气候极度不适。如果我来的目的达不到，来托卡究竟有什么好处？”又补充说：“我将停止吃东西，只喝不加奶的茶，只穿一件腰布。”并脱去长袍，只留下宽松的短裤。

之后不久，巴巴变得极不安宁，四处走动。刚坐下，又起身，再次走动。没人能猜得透，或者减轻他的表面痛苦。第二天秘密揭开：阿伽·阿里的父亲哈吉来到托卡，要儿子回家。他曾听到一个恶意谣传，很不安。劳先生保证他儿子很好，他平静下来，离去了。满德里这才明白巴巴头天不安的原因。

6月14日，巴巴为学校制定了时间表，并为满德里制定涉及生活各方面的规则。任命布阿先生为埃舍主管。巴巴指出：“布阿先生虽通情达理，但他跟人说话的语调和方式却不合适。比如他不说‘我的母亲’，却说‘我父亲的妻子’！他全心全意忠实地服务我，但他说话的方式却让人倒胃口。”

阿迪·K·伊朗尼来到托卡，住了一宿，次日返回阿美纳伽。这个时期，鲁斯特姆、朵丽和顾麦与巴巴一起生活，阿迪同父亲住在库希如大院。阿迪负责巴巴的来往信件，看管房地。

6月15日，在巴巴夜间休息的棚屋和桌屋之间，新建了一面墙。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两处之间走动，不被看见。琐罗亚斯德的生日被庆祝，巴巴特意去女满德里的住处，让她们对他唱阿提。他每天都去看望她们，确保她们严格按命令生活。

1928年间，美赫巴巴的名和讯息开始在欧洲的一些圈子里传播。6月16日，谈及波兰华沙的一组积极分子，他们写信说，在组建一个协会，按小册子《师利美赫巴巴与美赫埃舍学校》的提纲，推广灵性事业。巴巴说这是个“好兆头”。

下午巴巴正专心做日常巡视时，当地村子的一个鲁莽家伙来见。要求巴巴准许他用自己的希哈奈乐器演奏。为让他高兴，巴巴同意。同时用手势对满德里说：“在我的一千七百个麻烦上面，就算再加上一个头疼，又能怎样！他有麻烦，我也一样。”

这个莽汉不知巴巴在说什么，继续大声演奏。巴巴装作欣赏的样子。这人结束演奏，宣布：“巴巴，只有您欣赏我的艺术！我会经常来让您高兴的。”巴巴笑着同意。这个疯疯癫癫的音乐家离去。

巴巴随后评论道：“看看我是怎样总是不顾难受繁忙来让别人高兴的。”

当晚，一个月不见的纽瑟文·萨达从阿美纳伽来看望巴巴。他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离去。

从四天前脱去长袍起，巴巴只穿宽松短裤四处走动。6月17日，女子们为他穿上一件漂亮的灰色卡夫尼。巴巴表示赞赏，但不多时便脱下来，赠给了阿卜度拉（小巴巴）。再次穿上平时的白色长袍。

同巴巴生活的每一位女满德里都想梳理他漂亮的长发。为了解决让谁有此特权的问题，巴巴建议每天抓阄。抓阄持续了一些天，巴巴最终把这个特殊职责给了他最亲爱的美媞。

6月18日，大师在自己的位置附近为阿卜度拉、古斯塔吉和顾麦分配了单独房间。为修爱院男孩制定出新的时间表。下午，巴巴在贝利和佳尔的协助下，拉起沉重的压路机，为建设满德里的新居平整地面。

这个时期，巴巴不赞成满德里相互之间过于友好。希望他们之间有真正的友谊。有一段时间，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在外部冷淡相处，在内里是真正朋友。巴巴不希望他们太过亲密的原因，是因为那样会滋生偏狭。如有满德里因偏袒而对巴巴隐瞒其好友的过失，会让巴巴极为不悦。

同一天，巴巴因韦希奴偏袒鲁斯特姆而严厉批评了他，警告说：“你现在也站到鲁斯特姆一边。帕椎和彭度是他的老友，因为他们在往世跟他有联系。但你为何也想掉进那个陷阱？”

最后巴巴说：“真正的友谊在于不隐藏朋友的过失，以便他们摆脱缺陷。这里偏袒没有助益！”

巴巴后来对满德里评论道：“托卡不错，但我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在孟买的泰姬大饭店，你完全被舒适和美食包围。但假若你胃疼，就无法享受。同理，尽管这儿一切适宜，我心里却郁闷不乐。如同医生建议一个人为了健康要换个环境，我的医生也叫我换换环境，因为我心情不佳。”

6月19日，学校男孩，阿里·阿克巴和拉玛吉违背了一项条令，致使巴巴抱怨道：“既然满德里和男孩们都无视我的希望，留在这儿又有什么

用？我不得不纵容所有的人，满足其心血来潮，为让一个人履行其职责去表扬他。怎么能让我高兴起来？”

自从搬到托卡，阿里·阿克巴和拉玛吉在埃舍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巴巴很喜爱这两个孩子，但因他们的违逆和疏忽态度，巴巴要满德里估算一下把埃舍迁出托卡所需的费用。还没住满两周，巴巴就考虑离开，这让满德里震惊。

两个男孩受到巴巴的特别关注。一天，巴巴就一些事情对拉玛吉解释了两小时之久，强调说：“服从大师的命令最重要，只有服从我的命令时，爱才会产生。记住这一点：即使在最高级的陶醉状态，也要始终把头放在大师的足上！你若遵从，就会成为试金石。”自从一月份修爱院男孩们情感爆发以来，巴巴会向他们讲述各种灵性话题。指出他们最微小的错误，以设法改善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性格。通过严格纪律，并强调对其命令的彻底服从，巴巴给他们的爱之花朵增添芳香。

贝利是巴巴的童年伙伴，有时会利用自己与巴巴的长期亲密关系。由于贝利的一些轻率行为，巴巴决定给他一次教训。他赠贝利一件新卡夫尼长袍，让他从当天起穿上。之后，满德里喝茶时，贝利衣着显眼地到场。茶毕，贝利回房间后，巴巴讥讽道：“你们可以把这称作我的纵容！”贝利自感特殊——巴巴唯独让他穿这件与众不同的衣裳，如他之前为阿卜度拉所做的那样。

然而过了一些天，贝利发现自己因穿卡夫尼在埃舍走动，处境越来越苦恼。与后来从巴巴尖锐的刺激中体验的痛苦相比，他先前所体会的愉悦，根本算不了什么。巴巴如此嘲弄他，是因贝利在卡拉奇时，允许一些天真的人对他唱阿提膜拜他。在美拉巴德居住时，贝利也表现得虚妄自大，若有人质疑他的行为，他便轻易被得罪，大发其火。为消除贝利的自我膨胀，巴巴先是喂养其自我，跟他开了个玩笑；要他穿上这件特殊的卡夫尼长袍以示尊敬——使他感到像阿卜度拉一样属于特选者。

不过，贝利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求巴巴允许他穿平时的衣服。但巴巴不予理会，命他继续穿卡夫尼。过了些日子，巴巴终于放过了他。

贝利暗自发誓，绝不再冒充高级灵魂。从此牢记大师的警告：“切莫做巴巴！”

## 脑心平衡

6月19日，在巴巴座位附近建了副秋千，他会坐在那里摇荡。自从迁到托卡，满德里注意到巴巴的情绪几乎一直变化。一时显得高兴，一时发怒。一时严肃庄重，一时又恢复到平日的温和。

翌日，满德里搬进终于可以入住的新居。贝利这样描述他们的住处：“在大大小小的树木中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房舍，由砖和沙筑成，分为两三组。根据情况，有些房屋住5到7名满德里，有些住12至15人。”

21日，自搬到托卡以后，巴巴首次同男孩们打板球。

达克同妻子子女与其他教师住家属区，离满德里的住处不远。当天傍晚，韦希奴去达克家喝茶。巴巴得知后，训斥韦希奴和达克，之后命令满德里：“任何人不得进入家属区或女满德里的住处。”为此起草了一份通告，让每个人传阅。从那天起，指派美赫吉和拉姆玖从下午2点至晚上8点在女子住处看守。

每当巴巴访问女满德里，修爱院的男孩们就会跟随他，试图把他拉回他们这边。男孩们不放他，虽然女满德里有极少机会同巴巴单独在一起。一天，巴巴正同女子们坐着，男孩们来了。女子们抱怨巴巴陪伴她们的时间不够，巴巴回答：“我有什么办法？我该去哪儿呢——这儿还是那儿？我若留在这里，男孩们会失望，和他们在一起，你们又不高兴。那就通过拔河比赛来决定吧。我被拉到哪边，就去哪边！”巴巴站中间，女子们拉一只胳膊，男孩们拉另一只。巴巴指出：“使劲拉。看谁的力气大——谁更爱我。”比赛开始，巴巴被拽过来、拽过去。比赛持续了几分钟，女子们赢了。作为奖励，那天起，巴巴同女满德里额外待一些时间。

大师会去女子住处洗浴和用餐。他洗浴时穿着短裤。美嬉的姐姐馥芮妮为巴巴洗头，蔻诗德洗背，美嬉洗足，之后，她们一起用温水为他冲洗。负责提洗浴用水的是一个叫萨库的女仆。她同女子们住在一起，也得到为大师倒洗浴水的机会。巴巴同萨库谈灵性话题，女子们感到巴巴很喜爱她。

但他对美婊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恰如奎师那对拉妲之爱。一次，巴巴对美婊说：“我对你的爱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

一天，在解释一些灵性问题时，巴巴对女满德里讲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有个瑜伽士，他有能力取出并清洗自己的肠子。一天，他清洗后，把肠子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有只狗看见这些器官，叼上就跑。瑜伽士大怒，在后紧追不舍。

或许你们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但这是瑜伽士的惯用技能。在道路上这种能力并不重要。我不打算给你们这样的能力，否则你们就会不得不追着狗儿跑。

巴巴希望满德里谦卑地服务他，做极低微的工作。比如，埃舍没有清洁工，清洁女满德里厕所的职责便交给了巴巴的姨夫马萨吉。他还要清洁装脏洗澡水和洗盘洗衣水的下水池，一天数次。

如在美拉巴德，托卡的居民也被分为三组，分别由布阿先生、劳先生和鲁斯特姆管理。布阿先生负责美赫埃舍学校的男孩，劳先生负责修爱院的男孩，鲁斯特姆负责满德里。用餐时，男满德里吃的是不新鲜的面饼，没有适当的饮食安排。但布阿先生领导下的孩子们却不受苦，饭菜极好，每天都能喝到牛奶。满德里只得满足于平淡的饮食，彭度故将满德里组命名为“不可接触部门。”

鲁斯特姆同家人住在托卡，包括妻子馥芮妮，两个儿子——4岁的美鲁和3岁的法鲁；以及1岁的女儿美茹。

查干一家也住在托卡。妻子香塔同女满德里一起做面饼。夜间查干在巴巴身边守夜。

6月22日，巴巴未事先通知，进入桌屋闭关。在小屋内禁食，一天一餐，由顾麦从女子的住处送来。这次突然闭关使女满德里心疑是不是她们令巴巴不悦了。除了美婊，所有人都决定在巴巴闭关时保持沉默。顾麦将此汇报给巴巴，巴巴给她们带话：“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的不悦或者不满。我必须独处做灵性工作。所以你们要开口说话，停止担心。”女子们遵令服从。

巴巴会在白天任何时间要食物，这需要娜佳一直备着，她把剩下的食物给女满德里吃。她们最终向娜佳抱怨，要她在晚上把巴巴没要的食物拿给她们。那天，娜佳见巴巴一整天没要食物，晚间9点把为巴巴预备的饭给女子们吃了。然而午夜时，巴巴要食物了，什么都没给他剩下。巴巴送来这个讯息：“吃了我的食物，让我挨饿者，都将得胃疼。”这件事让娜佳做起来容易多了，其他女子也明白了——食物应一直给巴巴备着，即便是在夜间。

第二天，伽德卡动身去普纳继续学业。巴巴整天闭关。

6月24日，巴巴6点起床，发现周围无人服侍。还发现身边没放洗脸水，这让他很生气。他曾特别命令弟弟佳尔不离小屋边，现在却找不到他的身影。巴巴批评满德里：“既然没人听从我，我将照料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你们都是些夸夸其谈和自我欣赏者！你们自诩为我的弟子，却没人在那儿忠实地履行其职责。人人都尊我为大师，给我的却只有麻烦，折磨我而不是服务我。”

最后，巴巴警告道：“现在我彻底厌倦了；我感到反胃！总有一天我将独自离开——谁都不会再见到我的肉身。你们都把这个记下来。”

整个上午气氛都紧张异常，但到了下午，巴巴的情绪缓和下来。

查干是个游泳专家，受令教孩子们游泳。一天，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孩子去游泳。查干得知后大急，跑到河边，发现几个男孩眼看要沉没。查干游过去，将他们救起。第二天，麦迪·堪又救了溺水的阿巴斯·堪，巴巴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停了游泳课。

后来，鲁斯特姆请求巴巴允许让孩子们再次游泳，巴巴同意了，评论道：“真遗憾；你们都会游泳，众生在我内里游泳，我却不会。”

达斯托问巴巴为何不学，他答道：“因为我不再需要游泳。我已在永恒中游过泳，现在众生都在我里面游泳。但他们觉知不到这一点。”

阿卜度拉仍旧待在大师身边。彭度和帕椎在新竹席小屋内的巴巴座位边，又为阿卜度拉精心搭了个座位。一面红色旗帜插在小屋顶，所有人受警告——旗帜飘扬时不得近前。还把这项命令写在修爱院和撒达克埃舍的

布告栏里。巴巴宣布：“从7月1日起，我将在这间小屋闭关，为修爱院的男孩们工作。”并补充道：“我将让他们成为所有人嫉妒的对象！”

满德里预感到孩子们还会进一步爆发哭泣。从6月28日起，巴巴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修爱院的男孩们在一起，再次规定一天当中男孩们来他身边的次数。命令他们每天上午9点至11点，下午5点至7点在巴巴身边。

杰萨瓦拉家和纽瑟文·萨达来看望巴巴。当天，讨论埃舍学校的孩子们时，布阿先生向巴巴抱怨，说劳先生和禅吉是他工作上的障碍。达斯托支持布阿先生，禅吉和劳先生被叫到巴巴跟前。布阿先生称由于这两个人的干涉，孩子们被惯坏了。

达斯托进来，一场激烈的大辩论接踵而来，其间，达斯托愤怒地吼出其观点。巴巴批评他：“你说的是对的，但你说话的方式却不好。”达斯托失控，勃然大怒，威胁要回孟买。巴巴耐心听了一阵，答道：“你若想走，可以走。我不需要你——你需要我！你留在这儿，丝毫不是施惠于我。”

听此，达斯托冲回自己房间。对他的行为，巴巴厌恶地说：“我要忍受这个多久？你们这些人同我一起生活，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虽然是你们的大师，却要服务你们；你们这些人却以为你们在服务我。”

晚上，巴巴遣人给达斯托送去食物，但他不收。再次送去，达斯托妥协。他通知巴巴，他第二天将离开。巴巴回答：“你若是骄傲，当心会发生什么。”随后宽恕了他，安慰他别担心，睡个好觉。

翌日，大师花很长时间给达斯托解释了若干要点：

**最好是头脑与心灵平衡。但要将二者结合并且保持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琐碎的小事里，智力都操纵着心灵，且毁坏其情绪。没有比按我的希望和脑心平衡地履行职责更好的了。要努力，我会帮助你。一小撮盐能破坏一整桶鲜牛奶，一个人性格中的一丝傲慢也会抹杀他的美德。**

6月30日中午，梅瑞迪施·斯达同妻子玛格丽特、妻妹艾丝特·罗斯抵达托卡。同来的还有孟买的弥奴·坡霍瓦拉和阿德希尔·夏普吉·巴瑞亚；奎达的的克基·伊朗尼和鲁西·伊朗尼。鲁斯特姆在普拉瓦拉河和戈

达瓦里河汇流处迎接，用汽车将他们带至托卡。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环境优美，立刻喜爱上了这个地方。一行人给巴巴献上鲜花水果。鲁斯特姆带他们参观埃舍，他们被安置于专门为其建造的房舍里，家具从美拉巴德运来。

梅瑞迪施·斯达虽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但他从早年起就对东方哲学和灵性产生兴趣。阅读《奥义书》时，感到这些思想仿佛伴随自己生活了很多时代。经过大量静心和多次隐居，他获得了一些灵性见地。4月在伦敦见到鲁斯特姆时，他说自己渴望得到在世大师指导的祈祷终于实现。到印度时斯达38岁，赴印前卖掉了全部财产，期望在美赫巴巴的埃舍定居。

那天夜里，巴巴向斯达解释静心时说：“静心和专注应如蜥蜴专注猎物一样自然，忘了其它一切。它全神贯注，别无它念，只等着一跃而起，捕获猎物。”

7月1日，在中断两个月后，巴巴命男孩们清晨6点静心45分钟，下午4点至4点30分再次静心。学校课程照常进行，不得缺勤。

7月2日是满月日，放假一天。上午，男孩们给巴巴洗足，一整天运动游戏。午夜，巴巴同守夜人在月下一起漫步。

达斯托依然烦恼不安。独来独往数日后，7月3日，他要求去孟买，巴巴准许。

当天，男孩们正在田间玩耍，忽然一条凶猛的水牛冲过来，拜度跑上前，抓住水牛角。水牛竭力甩脱，但拜度拧住它的头，将其摁倒在地，救孩子们脱险。巴巴对拜度的勇气感到满意，次日以其名义，开茶会招待各位炸菜团。鲁斯特姆和韦希奴接着发表赞美演说。

7月4日，巴巴命斯达静默一个时期，告诉他：“我在全世界显现的时间已很近了。你将在我的宇宙游戏里扮演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在埃舍，给玛格丽特·斯达和艾丝特·罗斯分配了每日3小时的缝纫工作，还指示她们静心。巴巴间或会叫她们来，坐在他的身边。

翌日，斯达在门上贴出告示：“本人在静心，勿扰。”后来巴巴来到他的小屋，敲门。斯达不开门，玛格丽特指了指牌子。巴巴笑了，未加评

论离去。他要斯达静默——不是静心。静心的对象来看他；静心者却在睡觉。大师还能做什么？巴巴希望唤醒他的心灵，斯达却只是通过头脑见他。

7月5日，巴巴在桌屋里开始了又一次长斋。整个白天连水都不进，只在晚间抿一点水，并喝一杯淡茶。因红色旗帜飘扬在小屋顶，没人靠近那片区域。晚间，巴巴评论道：“人人接受我为大师，尊崇我，却没人执行我的命令，按我的希望服从我。我依然没有一个弟子。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大师，我是他们的弟子，因为我不得不按他们的希望行事。”

修爱院的男孩皆有灵性倾向，常常因热情而过于激动。第二天，巴巴就对他们做的灵性工作，建议男孩们：“别心急。正在做准备工作，以便你们能够接受我想给予的。假若我现在就给予，你们则无法吸收新东西。饭过多，你们会消化不了——因为量太大。因此要耐心等待宴会。”

7月6日，达斯托从孟买返回，在巴巴的椅榻上休息了一小会儿。贝利将此事报告给巴巴，巴巴回答：“那又怎样？我只要爱，而他有。我不反对他躺在那里。”贝利感到占用大师专座是大不敬，但巴巴让他明白，他并不看重一块木头和几个垫子。只有爱和服从对他重要。

当天庆祝了顾麦的生日，巴巴分发甜点和茶。下午2点，巴巴突然离开桌屋，说道：“此处不适合我的工作。”便往河边走去，试图找个更好的地方闭关。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却未找到一个喜欢的；最后，他在自己的长椅附近选了个不受打扰的角落。

巴巴忽然打断闭关还有一个原因。7月7日，阿伽·阿里的父亲再次来到托卡，要把阿里带走，说他听闻美赫巴巴已离开埃舍，学校的孩子们都已精神错乱。哈吉被带去见儿子，他看到孩子健康正常，于次日返回孟买。

与此同时在托卡，阿德希尔·夏普吉·巴瑞亚来见大师，希望留在埃舍。为考验他，大师让他去编竹席。他不熟悉这种工作，彭度教他怎样编织，他拿着编好的席子去见巴巴。巴巴查看后，穿上巴瑞亚的凉鞋，说：“你的凉鞋不合我的脚。我有什么办法？当你的凉鞋符合我的尺寸时，我将让你留下。”巴瑞亚对巴巴的话困惑不解；巴巴的意思是巴瑞亚还没准

备好同他共同生活。故巴瑞亚离开托卡，去支付适合巴巴的凉鞋钱——让自己做好准备，以配得同大师一起生活。

阿德希尔·巴瑞亚后来被称作卡卡·巴瑞亚——巴巴的满德里之一。他经受了两年的考验，1930年才适合来和大师一起生活。并伴随巴巴至终。卡卡是个杰出非凡的人，1891年2月23日生于瑙萨里。他在校读的是机械工程。曾在禅吉供过职的同一家公司——孟买油渣棉纱厂——工作了两年。在那格浦尔一家同类公司工作5年后，又在贾姆谢德布尔的“塔塔钢铁公司”做了两年。还在伊拉克做过汽车机械师。1928年见巴巴时，卡卡38岁，在孟买居住，拥有几部出租车。

从孩提时代，卡卡就喜爱拜访著名圣人的陵墓。在那格浦尔，他见到了塔俱丁巴巴，后者向他保证说：“你的一切都会好的。”

在普纳时，他还拜访赫兹拉·巴巴简。虽然经常见她，但他从未对她说过一句话。一天，巴巴简问他为何从不向她要任何东西。他答道：“您是海洋，我只是个来饮海水的旅者。”

卡卡还拜访了纳拉延·马哈拉吉。后者让卡卡坐在身边，很好地待他。最后，他见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实际上，正是马哈拉吉叫卡卡来加入美赫巴巴的。

托卡没有理发店，由彭度为居民们剃须理发。用竹席搭了个临时建筑，内设两面镜子，两把椅子和一个放报纸杂志的长凳。有位叫苏比达的人自愿帮忙彭度。

7月8日店铺开张，彭度为第一位“顾客”——巴巴——剃须。留声机放着背景音乐，气氛轻松有趣。美赫吉做体操表演娱乐众人，还有茶点。

当天，巴巴后来还讲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有个赛古鲁抓住一名犯罪少年，说多么希望他做弟子。男孩不感兴趣，但赛古鲁向他承诺灵性进步，从而说服他成为弟子。他承诺带男孩穿越诸层面，让他拥有能力。日复一日，男孩按时来见大师，完全是为了得到这种成就。他等待了6年，却从未进入层面。最终意识到，大师的承诺是个策略，别有用意。

**这就是赛古鲁的工作，也是赛古鲁的职业。赛古鲁希望召集那些有缘者，让他们跟随自己——即便是通过虚假承诺。**

一位名叫贤卡·帕特的弃世者，从7月1日一直在托卡生活。巴巴曾指示他坐在一棵树下静心，一天给他提供一餐。在来找大师的所有弃世者、流浪瑜伽士、托钵僧和苦行僧中，帕特是最坚定的，服从巴巴的直接指示6个月。

帕特在托卡过着隐居的生活。一天，对满德里谈起他的遁世天性时，巴巴想起了纽瑟文·萨达。巴巴曾建议萨达放弃从政，同他一起生活。萨达表示同意，但仍未付诸行动。巴巴引用辨喜的话说：

**“摩耶，松开你的手；弃世者啊，要勇敢！”**

意思是一个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迈出一步，割断与世间的联系。尽管巴巴多次建议，纽瑟文·萨达还是未能放弃政治生涯加入埃舍，虽然他继续终生同大师保持密切联系。

巴巴尽管在禁食，仍经常给满德里和男孩们盛饭，确保没有食物浪费掉。7月9日，一些满德里倒掉了一部分午饭。巴巴得知后，明显不悦地问：“你们为何倒掉食物？”他们回答说吃不完他给的食物。“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巴巴责备道，“但你们绝不可浪费食物。就算肚子撑爆也应吃掉。你们知道，不浪费食物是我的一贯命令。为何违背这项命令？我难道疯了，给你们的食物会吃不完？这么多年了，连这一点你们还不明白？这条道路不像整天吞甜拉都那么容易。你们根本不晓得我通过这顿饭所给予你们的。”

佩苏每周去阿美纳伽采购一次，总是穿着破衣烂衫。鲁斯特姆多次恳求他换新衣，甚至提出为他支付衣料和裁缝费用，但佩苏拒绝换装。一天，佩苏去河中游泳，把破衣留在岸边。鲁斯特姆遵巴巴指示偷偷上前，将其衣扯得稀烂。佩苏上岸发现自己的衣裳成了布条，便往身上裹了条毛巾，跑去找巴巴。巴巴正在给孩子们盛午饭，佩苏不能自己，说：“巴巴，鲁斯特姆……”

巴巴打断他，说：“你为何没买柠檬回来？”

佩苏再次试图解释鲁斯特姆干的事，但不等他开口，巴巴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如此重复了两三个来回，直到佩苏终于走开。巴巴忍不住默声大笑，其余的人也被整个逗乐了。

普利得是满德里中的新来者，最近才加入巴巴，表示愿以任何方式服务。埃舍没有清洁工，这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抽水马桶和化粪池。马萨吉负责清洁女子厕所。男满德里则去田野里方便，但孩子们的厕所需要清洁，由男满德里轮流做。

一天，巴巴通知普利得：“你要么做清洁工，要么靠水禁食7个月。你选哪一个？”普利得选择禁食，但巴巴建议道：“我们大师也做清洁工，清洁厕所（指业相），这个我们是内在做的。你应该照管好外在的粪便，我会负责内在的。除了这项职责，别想其它的。”普利得犹豫不决，巴巴安慰他说：“别为之烦恼。过些时候我将给你另一项职责。”

古斯塔吉的哥哥索拉伯向巴巴建议，说男子们应每日在河中游泳4到5英里锻炼身体。巴巴宣布：“在我里面游泳；我是海洋！禅吉和布阿先生已横渡，你们都还在里面游。我是爱的海洋！”

1928年7月10日，星期三，庆祝大师沉默三周年。下午2点，为巴巴洗足，满德里和男孩们为他沐浴。即日起每日唱诵巴巴创作的古吉拉特阿提。作为帕萨德，巴巴给所有的人发茶和甜食。

虽然在闭关，巴巴每天都巡视埃舍，还去河边散步。有月亮的夜晚，还时常同男孩们和满德里坐摇船游河。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男孩们度过的。不解释灵性问题或授述语录时，巴巴会同男孩们打板球和乒乓球。在板球比赛中，巴巴做一队的队长，鲁斯特姆做另一队的。两队每天都进行一场比赛。

学校正常上课，定期考试。7月15日，德希潘德和埃德克加入埃舍，在学校教课。巴巴亲自监督教师们的授课情况。当天有4名男孩从美赫埃舍学校转入修爱院。

男孩嘉姆希德·阿夫瑟瑞继续违背巴巴的指示。7月21日，他被要求离开埃舍，对此他未表现出任何悔改的迹象。第二天，有人报告说阿伽·

阿里行为失检。故把他转到美赫埃舍学校。这对阿里是个严重的惩罚，他哭了一夜。还有两个特别难管的孩子是嘉姆希德·堪和麦迪·堪，二人于7月23日离校。巴巴对他们的离去没有不悦，反而说：“从我的肩上卸下一个大负担。忍受了半年之后，现在我能够自由地呼吸了。”

次日晚间，几个男孩开始失控哭泣，不听指挥。巴巴不悦，责备工作人员：“费了这么大力，花了成千上万卢比，若是这种结果，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现在最好关闭学校。”

直到最近，家长们都可以随时来托卡看望孩子。每天安排一辆大巴从阿美纳伽出发，供家长们免费乘坐。但自7月20日起停止这项服务。家长仍可随时来访，但必须自己掏路费了。

# 无人后悔

7月23日，巴巴叫来梅瑞迪施·斯达，讨论未来的工作。谈话中巴巴指出：“我将通过你在西方工作。你将直接为我工作。我把你吸引到这里，并将让你在此生完美。”自认是个重要人物，斯达听了自然感到高兴。

7月24日，埃舍男孩因头天行为失检受到惩罚，不许走近或者达善巴巴。巴巴照常巡视埃舍，但没有访问学校。因错误行为，阿伽·阿里受令回学校上课，虽眼中含泪，他还是服从了，很快表示想回孟买。巴巴欣然允准，示意他马上离开，但劳先生出面干预，恳求巴巴宽恕这个孩子。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巴巴最终原谅了阿里。第二天宽恕了全体男孩，允许他们达善。

托卡的天气依然阴冷潮湿，致使一些满德里和5个男孩发烧病倒。阿美纳伽的萨德医生已代替卡喀尔医生，成为埃舍医务人员。因洪水淹没道路，他已3天没来了，巴巴开始亲自治疗所有的病人。开药发药，给病人测体温摸脉。甚至为他们清洗杯盘，不许任何其他他人做这项工作，以免传染。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病人两天内全部康复；连卡瑞姆也好了，虽然他发着高烧，巴巴却令他继续履行在修爱院的职责。

到托卡两周后，教师埃德克腿部发展成可怕的溃疡，感染不愈。情况很严重，马萨吉只得背着他走路。感染难以医治。萨德医生认定唯一的办法是把埃德克送到阿美纳伽截肢。定下手术日期，医生来托卡作最后检查。这次巴巴参加了检查，询问都用了哪些药。巴巴指着一瓶洗液，问是否用过。萨德医生回答说没有，巴巴拿起来，交给埃德克，指示他擦拭。第二天，受感染的脓疮全部奇迹般地消失，截肢不再必要。

7月29日，拉亚，安纳104和古拉伯·夏来到托卡。自从埃舍迁到托卡，拉亚和安纳一直居住阿美纳伽，古拉伯自12月离开后返回。当天举行了一场板球比赛。晚间，梅瑞迪施·斯达读了自己写的一些诗。这些诗汇编成书——《火焰之箭》。之后，卡克·萨赫伯也读了自己的一首写给巴巴的诗。

8月3日，巴巴清晨5点起床，8点召集全体男孩，赠送每人新衣、书籍、铅笔以及他本人的照片和有关他生平的书册。

两天后，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巴巴坐在长椅上，男孩全都聚集在他身边。他叫每个孩子来接受一个“特殊的帕萨德（礼物）”。什么样的帕萨德？被巴巴踢一脚！第一次，修爱院和美赫埃舍学校的男孩全部受到体罚。之后播放唱片，发甜点帕萨德。

巴巴的“特殊帕萨德”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几天之内，孩子们的行为和态度似乎来了个根本转变。孩子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静心，有些甚至凌晨1点起床静心，没人指示就自发静心。

几天之内，半打以上的男孩能够转入修爱院。奇妙的是这批新的受灵性启迪的男孩中，包括几个曾经最捣乱者。看到巴巴特殊帕萨德的效应，负责孩子们的满德里深受震动。

古斯塔吉的另一位兄弟霍米·罕索提亚也具灵性倾向，但与古斯塔吉相比，他天性爱沉思。（霍米·罕索提亚离开埃舍后，在他家乡城外的一间棚屋里，过着隐居的生活，专注静思巴巴的神性。多年后，据当地人讲，他的性情变得很神圣。）在8月5日的一次语录中，巴巴对霍米强调说：

**不臣服于一位至师，莫克提——从一切未来生死中解脱——是不可能的。宗教的外在形式、仪式教规和夏里亚特，全都是束缚，宗教本身是座监狱。**

8月9日，为庆祝伊朗尼新年，学校放假，打板球。从10点半至中午，男孩们为巴巴洗足。此前在板球比赛中，巴巴的膝盖受伤，尽管伤痛和禁食，巴巴打起球来仍活跃如常。之后他给每个人盛饭，大家围着巴巴，坐在树荫底下用餐。3点再次打板球，但这次巴巴因伤势未参加比赛，在一旁观看。

当晚，为娱乐巴巴和埃舍男孩们，拜度、布阿先生、达克、达斯托、马萨吉、纳迪沙、彭度、劳先生、美拉班普尔、苏伯尼斯和纳姆达上演了一部剧。

巴巴很爱卡卡·夏哈内一家，已承担起这个家庭的抚养和7个孩子的教育责任。8月10日，穆罕·夏哈内离开埃舍，去进一步接受教育。他和伽德卡皆在学校里做教师。巴巴不希望穆罕离开。但年轻人未被灵性生活强烈吸引，希望读大学。他留在埃舍只是为了完成父亲对巴巴的承诺，即穆罕高中毕业后，同巴巴生活6个月，而现已期满。巴巴对卡卡·夏哈内透露说：“穆罕若和我一起生活，将闻名世界。”但穆罕决定走自己的路，此生离开巴巴。穆罕离别时，巴巴转向帕椎，难过地说：“他700年之内不会再见到我。”

8月11日，一名近似于市长的政府高官——阿美纳伽的征税官——特来埃舍拜见三位欧洲人士，梅瑞迪施·斯达和两位女士。看到英国人移居印度，加入一所灵性埃舍，使他颇受震动。

同一天，阿伽·阿里的父亲哈吉·穆罕默德再次来到，要求带儿子离开几天。好像最近遣返的嘉姆希德·阿夫瑟瑞去到孟买，搅起反对巴巴及学校的浪潮。这个心怀不满的男孩散布各种有关托卡的恶意谎言：声称亲眼目睹并遭受满德里、教师以及工作人员的虐待。对这种谎言，巴巴一贯置之不理。有关阿夫瑟瑞的新闻传来时，拉姆玖想起巴巴4月份对他说过的话：“阿夫瑟瑞不是他所表现的那样。将证明他是个叛徒。”巴巴的话应验了。

满德里用两天两夜的时间，试图跟哈吉讲理，但他拒绝让儿子留下。最后，满德里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签的协议。除非他补偿巴巴截至目前对这个孩子的教育食宿费用，否则他们就拒绝取消协议。

巴巴当然不在乎金钱；满德里也只是想让哈吉听劝。阿里的父亲离去，心中气恼，没有返回孟买，而是去阿美纳伽报了警。结果带来了一些麻烦。

当天，自1月份中断以来，巴巴再次开始向孩子们授述语录，解释了生命的无常：

**善与恶，好与坏，天堂与地狱皆是束缚，因为它们乃短暂及虚幻的状态。但这样的真理却不能对外界讲，因为大多数人缺乏准备和理解，消化不了这种知识。若揭示一些东西，人们非但得**

不到启悟，反而会更加陷入自身愚昧的黑暗。这些事情若得不到适当解释，不但不会给外界带来好印象，反而会歪曲我给你们揭示的事情。

当晚阿提后，大师心情极好。8点半，他向满德里透露说，非洲一位第六层面的辟尔刚刚放弃肉身，那个时刻巴巴感到某种震动。他还透露说，巴格达有一位处于第五与第六层面之间的高级灵魂，知道自己是美赫巴巴的弟子。巴巴又提到埃及有一位瓦隶，拥有充分能力，却不知道巴巴，尽管位于第五层面。

第二天，贝利和布阿先生发生了争吵。布阿先生想知道未经他的允许，是谁给了贝利茶和面包。这不过小事一桩，布阿先生却不必要地搅起一场风暴。巴巴就此严厉地批评了他，布阿先生道歉。

布阿先生认错后，巴巴命他将头放在贝利的足上，布阿先生遵令。但这并没有让贝利平息下来，他希望转至鲁斯特姆的埃舍部门。巴巴允准，对他说：“如果布阿先生道了歉，你的心还不原谅他，那你根本就没有心。”这又让贝利道了歉。

男满德里部门正式名称为“美拉巴德”，但前面提到，因伙食差，彭度幽默地称之为“不可接触部门”。8月13日，巴巴将它更名为“马哈尔瓦德”，意思是底层人居住的马哈尔（贱族）社区。巴巴还给每人一个数字，诸如马哈尔1号，马哈尔2号，等等。

翌日，庆祝帕西新年，学校又放假一天。早晨，男孩们快乐地做游戏，10点半为巴巴洗足。彭度、帕椎和佩苏为巴巴的侍从，但洗浴当中，他们却缺席不在，这让巴巴不悦。稍后巴巴还训斥韦希奴和夏哈内疏忽职责：“你们这些人何为这样折磨我？我同意举行这个仪式，是因为你们希望这样，但你们却未能作出适当安排。”

在晚间的节目中，达克和达斯托发表演说——前者格调诙谐，后者甚为严肃。两个人都走了极端，巴巴批评道：“达克的过于幽默，达斯托的过于高调。”

拉姆玖的姊妹阿米娜·伽斐尔同女子们住在托卡，感染上霍乱，8月15日病情危急。巴巴表现出特殊的关照，甚至半夜还去探望她，亲自给她药物，确保她得到康复。

同时，阿伽·阿里的父亲在阿美纳伽警局未获多大帮助。他被告知其指控不关警察的事，而是法庭的事。巴巴得知后，令人惊讶地评论道：“他若是把我们送上法庭才好。让法庭来作决定，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受打扰了。”

当天，校长达克再次迟到。巴巴得知后训责了他，并给达克一个不寻常的惩罚，让他就“幽默”作一次半小时的讲演。

餐厅有个乒乓球桌，当晚巴巴同弟弟佳尔和贝拉姆以及索拉伯·罕索提亚之子——学校学生达拉，打了一个小时的乒乓球。

除了独居和白天静心，梅瑞迪施·斯达还夜间静心。他得到的仅仅是瞥见，却每天向巴巴讲述自己的体验，似乎它们非凡无比。他天真地确信，自己现已做好成道的准备。8月16日，斯达描述他最近的一次“与无限轻触”，说他在静心中体验到极乐。巴巴似乎表示满意。但他希望斯达谦卑，转向小男孩达拉·罕索提亚，建议道：

**不要想结合或者证悟，只要爱。通过静思我来努力爱我。抛开其他一切念头。波斯有个说法：**

**一千个像嘉姆希德和凯库希如的国王和皇帝，在库特博面前皆如奴隶。**

8月17日，巴巴行为奇特，抛扔手边的东西。两次抛开自己的痰盂和字母板，一次在中午，再次是夜里。晚上，巴巴首次将他的长椅放置餐厅，孩子们就餐时他坐在那里。

从凌晨1点静心到日出的几个男孩睡眠明显不足。考虑到他们的健康，8月18日，巴巴开始私下会见男孩们，询问他们是否睡过觉，感觉怎样。近30名年轻人承认自己午夜起来静心。但人们注意到，尽管缺乏睡眠，所有的男孩都表现得和往常一样警觉和活跃。

次日举行演讲比赛，达克和拉姆玖胜出。5点发奖品时，欢乐的气氛被一群愤怒突至的穆斯林家长打断。他们要求归还孩子，其中包括为此带来传票的阿伽·阿里的父亲。

巴巴让家长们等一等，同满德里就该问题讨论了2个多小时。对于如何做，满德里意见不一。有些人感到应上法庭解决，但其他人感到应简单交出孩子们，结束麻烦。令人惊讶的是，巴巴站到后者一边，避免了一次官司。当晚将阿伽·阿里和另外三个孩子交与家长监护。

之后巴巴评论阿伽·阿里的命运：“4个男孩离开了，其中阿里是最好的。阿里将受很多的苦，但痛苦将带他更靠近我。为我受苦是好的，虽然他的父亲若让他留在这里会更好。他若同父母一起生活并且快乐，那也不错。他若是疯了，他的父亲会把他带回我这儿。他若死了，将获得解脱。但不管怎样都没问题，因为他有爱，谁都从他那里抢不走。”

7月5日以来巴巴一直禁食。有时喝不加奶的茶或者冰冻木苹果汁。这个时期，尽管在禁食，但他总是心情轻快明朗。自6月到达托卡，他一直未出埃舍。但8月20日，印度教的蛇节（Naag Panchmi），巴巴于7点半带18人离开，去访问阿美纳伽和辛地。随同的有几个满德里，若干男孩，阿卜度拉，梅瑞迪施·斯达以及两位西方女士。

他们9点半到达阿美纳伽，一行人到阿克巴大院逗留3个小时。演奏希塔琴和坦布拉琴音乐，吃早餐。接着去辛地村。

在辛地，巴巴受到热情接待。鲍克制定了活动节目，村长负责一切安排。巴巴随着长长的队伍到村长家，人们为他戴花环。晚上7点，巴巴率一行人回到托卡。

禅吉在孟买的哥哥纳罗吉·达达禅吉患严重痢疾已有一段时间。接受了各种治疗，但仍未好转。巴巴叫他来托卡，要他只吃面饼和牛奶。虽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还是遵从了巴巴的建议。然而纳罗吉病情更加重了。2天后，8月21日，巴巴问他感觉怎样，他说：“巴巴，吃面饼加重了我的麻烦；面饼对这种病是毒药。”

巴巴回答：“好吧，那你可以吃米饭。”纳罗吉高兴了，伙食换成米饭。但米饭似乎又加重了痢疾。对接下来要做什么，他感到绝望了。巴巴叫禅吉给他带话，让他回孟买。纳罗吉感到失望，寻求巴巴的宽恕，恳求说，无论巴巴叫他吃什么，他都会吃的。“愿意还是不愿意？”巴巴问。

“非常愿意！现在我对您满怀信心和信任。”巴巴随后指示他只吃麦胚。几天后，他基本恢复健康。

这一次巴巴似乎对阿伽·阿里离去毫不关心，没有遣人去把他带回。对此也未加解释。而是专注于其余男孩的灵性进步，几个星期以来孩子们愈加受他吸引。8月22日，巴巴放松学校课程一个月，指示满德里，只要孩子们希望，就让他们来见他。这个时期，巴巴无论去哪儿都被孩子们包围着。许多男孩会午夜醒来静坐。同时还遵守学校课时，学习，吃饭和游戏，不感到疲倦。巴巴表示这是个好兆头，对他们的情感到满意。人们注意到修爱院的一次彻底转变，美酒游戏再度开始。

大师开始特别关注一个名叫比瓦的男孩，经常把他叫到跟前，爱抚亲吻他。一天，下午1点半，巴巴召集全体修爱院男孩，问他们夜间和凌晨静心是否有问题。许多人回答说没有，但比瓦开始流泪，没有作答。巴巴问他怎么了。比瓦犹豫再三，答道：“静心时，我没看见您的肉身。很多念头袭击我。”

巴巴对头脑做了解释，以此安慰他：

头脑是个可怕的东西；可以说是种诅咒。它的工作就是想啊想——我们越是不希望想某个人或某件事，就越是想。比方说你坐下来静心，或者专注古鲁或至爱上帝，其它一千零一种世俗念头，你通常做梦都想不到的念头，必定会闯入你的脑子。念头总是不断地强行潜入，因为头脑的任务就是想、想、想。

但真正的思想者和静心者是不重视这些念头的，而是继续静思其崇拜对象，即便受到最强烈的袭击。这种其它念头的干扰不是罪过，或者缺陷，甚至不是撒达克（求道者）的错。只要那个可怕的头脑在那儿，这些念头就会并将到来。撒达克只需坚持努

力，尽量赶走这些，并且想念至爱上帝。不应因这些侵扰而放弃静心，或感到烦恼和失望。

你因其它念头干扰而不能静心时，不必担心或者哭泣你不能爱。你不是怀着静心的念头半夜里从香甜的酣眠中起床吗？这已经做了一半的工作——无需强制，你就自愿牺牲甜美的睡眠去静心。

其他人睡得正香的时候，你不是努力静坐数小时直至天明吗？这就做了四分之三的工作了。现在只剩下四分之一；那就是，只想一件事。努力去做这个。你若成功了，很好；若不成功，也别担心。你醒来并努力静坐数小时，这已经做了四分之三的工作。如果你眼前未出现形象，那不是你的错。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要灰心，放弃努力。不要因为希塔琴难弹，就要扔掉它。怀着弹好琴的坚定信念，不折不扣地努力调好每一根琴弦。同理，要努力抓住外来的念头，把它们扔出去。

假设周围有数不清的蚊子飞舞，夜间有些蚊子开始叮咬你。要想摆脱这种烦扰，你会怎么做？只是坐在那儿哭吗？不会！你会马上弄一顶蚊帐。会采取一种措施，最终获得效果。即使开始时蚊子成群前来，你也不会心烦，因为它们几乎都在蚊帐外面，尽管可能会有几个钻进帐子。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所有这些念头。它们就像蚊子，肯定会来烦扰你，但你必须挂一面想念我的帘帐——让我的神圣形象呈现于你的心灵之眼。静思我，以至其它念头自动停止纠缠你。让想我之蚊帐将你救出念头的叮咬。

把我的形象带到你的心灵之眼，想象我的各种身体活动——去这儿去那儿，讲道，施达善，亲吻拥抱男孩们，倚靠在座位上，听唱片等等。这样想象我的活动时，你的眼前必然会出现某个形象。一旦获得这个景象，就别让它跑掉，在脑子里抓紧它，用全部的感情专注它。这样，静心我的各种活动，将引导你专注我的形体，之后你会一坐数小时专注之。

记住我说的话，呼唤我，记住我，然后静思我的活动、手势、面部表情及活动——凡是你能想到的。如果念头干扰，让它们来好了。不用理会。

我将把这个静心方法教给一些特选男孩和几个满德里。独自去做。静心不应成为负担或者厌烦。而应带来喜悦，坚持下去。

巴巴示范了三个静坐姿势，并透露说：“我是耶稣时，曾把这些方法传授给一个贼。”关于耶稣，他没再做别的解释。

接着，巴巴强调了清晨4点至6点早醒静心的重要性，随后引用这段话：

**夜晚第一个部分，多数人醒着。**

**夜晚第二个部分，午夜前，狂欢贪吃者醒着。**

**夜晚第三个部分，午夜后，偷窃者醒着。**

**夜晚第四个部分，黎明前，瑜伽士醒着。**

一个男孩要求解释一下瑜伽士是怎样静心的，巴巴简略解释了瑜伽士的静心形式与他给比瓦讲的静心之间的区别：

在瑜伽士的静心与对无限的、非人格神或者古鲁——无限人格神——的真诚静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瑜伽士的静心终止于三摩地，而出于爱的静心则终止于结合。瑜伽士的静心止于爱开始活动之处。

1928年9月1日，在修爱院新址集会。巴巴以有力的口吻授述：

**将无人后悔爱过我。**

**将无人后悔服务过我。**

**将无人后悔臣服过我。**

下午2点举行板球比赛。晚间，喜剧小品和演讲活动在“废话之家”举行，名字是巴巴给餐厅晚会起的，那里数天来经常上演娱乐节目。当晚演出了一些有趣的歌曲、演讲和剧目。拉姆玖表现突出——用四种语言演讲，创作打油诗，每隔几分钟换一顶帽子，以配合其各种表演。

第二天，凯库希如·玛萨同妻子苏娜、女儿蔻诗德，还有琵拉麦，离开托卡前往孟买。

9月3日晚间，谈起诗人，巴巴评论道：

波斯诗人是最好的，下来是乌尔都语诗人，之后是马拉地语诗人。在英语中，只有华兹华斯和雪莱堪与之媲美。哈菲兹的诗真正最具启示性。伽拉尔丁·鲁米以及夏姆斯-埃-塔卜睿兹的诗富有哲理，但充满美和真理。

孩子们极大地享受这个持续陪伴巴巴的时期。并且得到许多特权，是成年人在大师面前不敢造次的。有几次，他们给巴巴穿上不同的装束——国王、主奎师那或罗摩，让巴巴拍照。巴巴对他们说，有一天他打算访问欧洲和美国，于是他们甚至给他穿上一套西装。

9月4日下午，巴巴允许他们把他打扮成当地农夫。孩子们给巴巴围了条白色长腰布，穿上丝绸外衣，并在头上裹了一条玫瑰色包头巾。巴巴随后坐进人拉车，由男孩们和满德里5点钟拉至河岸。劳先生拍了照。巴巴看上去仿佛在召唤全世界和他一同上船：

同他一起驶过生命之河到达永恒彼岸！

谁有勇气听从船长的召唤？

谁有胆量超越自己的头脑？

巴巴和男孩们坐船在水上度过了美妙的时光。之后，他坐进人拉车，再次被拉着兜风。停至一处，巴巴的情绪严肃起来，阐释了仁慈和慈悲的区别：

仁慈是一回事，慈悲是另一回事。我不给予一般的、世俗意义上的仁慈，但我真正拥有慈悲。例如，有两个人看见某人在发抖——在寒冷中行将冻死。一人为他感到难过，但随即走过。另一人不觉得同情，却意识到此人需要保暖。便脱下外衣给他，让自己受冷。这就是慈悲。

男孩子们异常迷恋巴巴，以致出现神圣疯癫。他们不满足于只陪伴巴巴；还想要他的物件。偷他的手帕、床单、凉鞋、烟草和槟榔子——凡是他用过的东西。9月4日晚，一些孩子11点跑到巴巴的房间，叫巴巴出来。满德里对孩子们打扰巴巴的私人空间、打断他的休息和内在灵性工作感到不安，但巴巴轻松对待此事，走出来，慈爱地会见了他们一会儿。不过，他命令他们：“从今以后，凌晨2点以前不要来见我。之后都可以。”

9月8日星期六，是主奎师那的生日。上午8点组成队伍，从满德里的住处出发，行至美赫埃舍学校，接着到河岸。女满德里将巴巴装扮成奎师那。没有轿子，巴巴便坐在长椅上，由男满德里们抬着。所有的人都沉浸于无比的喜乐中，以至忘了自己，忘情中将巴巴摔下长椅，落在一片刺灌中。巴巴不顾受伤，始终微笑着，最终队伍返回美赫埃舍学校。

在此打板球，巴巴虽尚在禁食，仍精力充沛地上场，两边都参加了。根据这一天的传统，将一只装满酸奶的陶罐挂在高处，用棍子打碎，孩子们争先恐后上前品尝。G·M·夏为埃舍人员拍照留念，之后，巴巴为所有的人盛饭。

第二天，又拍了一些照片，一张是巴巴和莫里，另一张是巴巴、阿卜度拉和满德里在船上。还安排巴巴同全体修爱院和埃舍学校男孩合影，以及巴巴装扮成奎师那的单人照片。虽然手上可用的材料不多，女满德里还是为巴巴制作了美丽的皇冠。实际上，来访者们把它当成了真正的珠宝皇冠。拉姆玖的姊妹阿米娜·伽斐尔被深深打动，心中默想：“有一天我也要装扮您，巴巴，用一件绝美的衣裳。”〔多年后，阿米娜·伽斐尔确实为巴巴穿上一件阿拉伯服装。〕

大师在奎师那生日打破长斋，吃了一点米饭豆糊，但9月10日再次开始禁食。除了唱诵阿提，男孩子们开始每晚用牛奶为巴巴洗足。

自9月13日起，巴巴停止喝奶茶，只喝一杯冰冻木苹果汁或者淡红茶。这次禁食一直持续了43天。

巴巴命所有的人晚间外出要提灯盏照明。几天前，美赫吉夜里出去小便，忘了提灯。该失误立即带来了后果，一只大蝎子咬了他，否则他会看

得见。整整一夜，他疼痛不安，辗转反侧。因这件事，他永远不忘此教训——不尊重大师的话会发生什么。同天夜里，埃德克也被蝎子咬伤。

这个时期古斯塔吉的哥哥霍米·罕索提亚住在托卡。他知道一些据说可缓解蝎子咬痛的曼陀。其“曼陀治疗”对有些人有效，其他人则不然，尽管霍米宣称每一位患者都显然得到缓解。

一天夜里，一只蝎子咬了霍米本人，他疼了一整夜。曼陀对他不管用，因此他一度叫道：“噢，美赫巴巴！噢，美赫巴巴！”过了几分钟，又喊道：“噢，赛巴巴！赛巴巴！”之后唤道：“噢，巴巴简！巴巴简！”就这样不停地呼唤所有的至师来帮忙——先是美赫巴巴，然后赛巴巴，接着赫兹拉·巴巴简、纳拉延·马哈拉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塔俱丁巴巴，最后再回到美赫巴巴。

次日上午，霍米向巴巴抱怨：“我昨夜疼得厉害，喊您嗓子都喊哑了，但您不听，也不来帮忙。”

“相反，我听见了每一个字，可你不让我来。”巴巴回答，“昨天夜里，我在和至师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赛巴巴、赫兹拉·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纳拉延·马哈拉吉和塔俱丁巴巴都在场，同我讨论重要的宇宙工作，这时我听见你的呼喊。虽然那是个事关世界的极其重要紧迫的议题，但我不能忽视我的爱者的呼唤。因此撂下讨论，起身去看你，但这时你喊道：‘赛巴巴！赛巴巴！’我想你是在叫他，他会帮你的。我坐下，赛巴巴站起来，但这时你又呼：‘巴巴简！巴巴简！’他也坐下了。”

“你持续这么做，你对每个至师的反复呼喊，使我们确信，你对我们任何一个都没有信心。你只是一个接一个呼唤，希望某个方面会管用。若是你怀着全部的信心只呼唤一个，他会来帮助你的。我有什么办法？我准备好帮你，但你缺乏对我的信心。”

霍米答道：“我对您完全有信心，巴巴。”

“假若你对我的信心仅仅是对我，就会只呼唤我一个。记着，只要牢牢抓住一位大师的足，你就会达到目标。若是离开一个大师去找另一个，你会被留在困境中。”

## 注定受苦

同时，在孟买，阿伽·阿里急切渴望回到至爱大师身边，再次挣脱家人的限制，跑了出来。就在他快要到阿美纳伽时，他家的一个朋友认出了他，捉住他，并给他父亲发了电报。哈吉·穆罕默德立即离开孟买，在阿里到托卡前把他带了回去。

9月12日，巴巴拥抱所有的男孩，除了阿里·阿克巴。这个孩子受不了这个，开始哭泣，决心离开，但巴巴很快安慰他，他平静下来。阿里·阿克巴不能忍受的是巴巴的忽视之痛。这个孩子必须学会——爱因至爱的箭痛而繁茂茁壮。

这个期间，巴巴用古吉拉特语授述如下谜语：

里面像伯曼吉的炉子；外面是恒河与雅沐纳河汇流。

如同白蜡战钢铁；无助，又何其顽强！

没人猜得出答案，巴巴解释说是指阿里·阿克巴，用这个谜语描述他恰当不过。

9月13日，庆祝琐罗亚斯德生日。令人惊讶的是，巴巴表示没有兴趣参加当天的板球比赛。晚间上演了一部极有趣的剧，让巴巴极为开心，将他带出阴郁情绪。

自从一周前的奎师那生日，巴巴一直腹部疼痛，是因长椅抬着上下颠簸造成的，长斋使他的空腹极其敏感。从长椅跌落刺丛也使他受疼。这些身体不适导致巴巴情绪不佳。

翌日，孩子们希望用人力车拉巴巴游埃舍，为了取悦他们，巴巴忍受了这次兜风。但在粗粝地面上持续颠簸，仅仅加剧了他的腹部疼痛，现在他连水也不能喝了。当晚9点阿提后，未有谈话或讨论。巴巴不让孩子们近前。他头枕在长椅上，闭上眼睛。令大家去安静睡觉。

第二天，巴巴看上去很悲哀。尽管健康不佳，他还是忍受了孩子们一整天的不断打扰，他们不让他得到极需要的休息。晚上，巴巴让孩子们去散步，指示他们静默，回来后才可说话。还让8个男孩拉着人力车绕行埃舍，将他的卡姆里棉衣放在里面。

晚间阿提时，巴巴显得哀伤疲惫。看到巴巴这样，一位名叫图克拉姆·卡姆布的男孩放声大哭。巴巴问他想要什么，他回答：“我什么都不要，除了一件事，我想要您的痛苦，我不能忍受看您受苦。把您的痛苦给我，否则我不活了！”

“我怎样把我的痛苦给你呢？”巴巴打手势，“它不能给任何人。它仅仅是为我注定的。”

图克拉姆哭了，无法忍受看巴巴这样。巴巴安慰他，保证说两天内他会好的。次日，9月16日，在孩子们的坚持下，巴巴喝了点牛奶。这缓解了孩子们的焦虑不安。9月16日，巴巴的父亲希瑞亚随4天前去孟买的帕椎来到托卡。住了一宿，希瑞亚在帕椎和儿子佳尔的陪同下离开。

当天上午，托卡村长来见巴巴，祈求他降雨。说：“所有村民都全力膜拜了我们祖先的众神和众女神，但依然无雨。”巴巴安慰他说不必担心，很快就会下雨。巴巴的祝福立即化为行动，村长刚走，大雨倾盆而下。

大雨不停地下了4天，河水泛滥。埃舍和女子住处被淹。巴巴到女子住处帮她们排水。他站在门口，用泥巴在门槛上做了个小围坝，把水挡开。

雨下了4天后，村民们又来找巴巴，这次是祈求停雨。怕河水暴涨淹了村子。巴巴向他们保证那不会发生。洪水情势严峻，不但在托卡，而且包括整个阿美纳伽地区。降雨量是前所未有的。城里房屋倒塌，数人伤亡。道路封闭，交通停滞。普拉瓦拉河涨满，几乎漫淹托卡村。

9月20日夜晚，巴巴要瓦曼·苏伯尼斯和普利得祈祷停雨。凌晨2点，巴巴带几人走到普拉瓦拉河岸。他坐下来，将足浸入水中。雨势很快减弱，洪水渐渐消退。托卡村得救了，居民们大为释然。

托卡的临时建筑均由竹席搭建而成，但为巴巴和修爱院建了一座永久房屋，名为“美赫之家”。巴巴的房间7英尺见方，另外的部分属于孩子们，有32个房间，每间7英尺长，4英尺宽。

9月21日，房屋正式开放。一些男孩给已18天未洗浴的巴巴洗浴。巴巴换去这个期间一直穿的长袍。第二天将巴巴的桌屋搬到“美赫之家”，新居在巴赞和甜食中落成。给巴巴献花环和拍照，达拉和另外几个人发表讲演。

9月23日，修爱院男孩迁入美赫之家，巴巴为32名男孩每人分配单独的房间。并神秘地评论道：“我在这里的计划是打造链接。”巴巴所指的打造链接可能与他的宇宙工作有关；他需要个别的联系，修爱院的男孩们显然就是这些联系。

托卡的生活非常严格。之前因某种分歧，曾把古拉伯·夏打发走。居住在埃舍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巴巴的命令。满德里受令不可与修爱院的男孩讲话，若碰巧看见男孩走来，他们会立刻回避，唯恐男孩们开口交谈。他们还受令不可走进美赫之家院子。若有人被巴巴逮着，巴巴会质问：“你干吗进来？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出去！”

这期间，禅吉有一次去河中洗浴。他不会游泳，就在伸向河里的石阶上洗浴。忽然，一阵洪水冲来，将禅吉卷入。他大呼巴巴救命，真切地看见前方有两只手将他提起，安全送上岸。禅吉认出那是巴巴的手。随即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岸上。他立即去找巴巴，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巴巴救了他。巴巴佯装无知，问出了什么事，禅吉便讲了上述事件。

阿卜度拉大部分时间单独待在大师身边，但偶尔也会同埃舍的其他男孩交往。9月23日，阿卜度拉对一些男孩建议说：“通过百分之百地服从，你们将知道美赫巴巴。要好好听他的话。目前，我们没人知道美赫巴巴真正是谁。”

9月25日，巴巴禁食的第16天，晚上6点打板球时，巴巴将球传给彭度，虽然轮到禅吉投球。之后巴巴把球还给禅吉，就这样改变着游戏规

则。卡克·萨赫伯被换到另一队，又换回自己的队。对彭度也是如此。比赛结束时，巴巴评论道：“今天我做了大事情。这是实话；所以我才告诉你们。”他行动背后的真正含义难以领悟。巴巴的一言一行皆是他宇宙工作的反映，唯有他知道通过这种不断变动，他在做怎样重要的工作，虽然表面上不过是在打一场板球。

同一天，美赫吉因做巴巴私人侍从的工作被撤，消沉沮丧。为让他高兴起来，巴巴给他讲笑话和有趣的故事。次日晚，巴巴把他叫来，说：“问我要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我都将给你。天空，深渊，大地，海洋——无论你想要什么。你只须要求即可。”

美赫吉谦卑地回答说他不想要任何东西。巴巴坚持道：“噢，看在上帝的份上，要些什么！我今晚高兴。你要什么我都会给的。”美赫吉坚持，说自己不想要任何东西，除了好好地服务他。巴巴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恢复了他的勤务兵职责，美赫吉满意了。

巴巴的健康持续恶化。9月28日，他停止去学校或满德里那边。后来他就关闭托卡的埃舍，同满德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数小时后，决定继续这里的活动，鲁斯特姆再次被任命为“巴拉先生”，如在美拉巴德，按巴巴的命令全权监管埃舍的一切事务。

翌日，巴巴发高烧。头疼、腰疼、胃疼，但他继续禁食，整天待在美赫之家，被男孩们围绕着。上午拉姆玖碰巧经过，巴巴对他打手势：“我看上去怎样？”拉姆玖回答说，巴巴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不过，”巴巴说，“昨晚对我是可怕的一夜。整夜烧到105度。四肢无力，背部酸痛。一刻不得休息。你若处在我的位置，会离开肉身。”

接着巴巴忽然换了话题，转向埃舍年纪最小的一位男孩，8岁的彭迪特·伊希万特·美恩达吉，问道：“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上帝，自由，天堂，汽车，玩具，或者别的你喜欢的东西。现在正是时候；今天问我要什么都行，我都会给你！”

彭迪特立刻回答：“巴巴，我想要您的疼痛消失。我想要您彻底好转。”这些出自这么小孩子之口的简单话语，让拉姆玖感动得无语。是爱酒在通过彭迪特讲话。一个孩子对大师有这样的深爱，很不寻常。

拉姆玖已停止写日记——他在大师之家期间所做的。但现在他开始考虑收集围绕大师和埃舍男孩们所发生的神奇事件。这期间，巴巴似乎知道他的心思，派劳先生告诉拉姆玖：“巴巴要你写阿伽·阿里的事迹。”这后来发展成书——《啜泣与悸动》。内容依据禅吉记的日志。

阿伽·阿里不是唯一承受与大师分离，并冒巨大危险从家逃离，返回埃舍的修爱院男孩。另一个是12岁，名叫阿卜度·瓦哈卜·卡林伽德的穆斯林男孩。他和阿里同一天被带走，但设法回到了托卡。然而，9月29日，他的哥哥再次来埃舍，将他带走。三天之内，哥哥返回，要求卡林伽德回家。这个孩子于他们抵达孟买当日逃跑，但尚未到托卡。哥哥最终妥协了，明白巴巴确实是卡林伽德内心的光，说：“他来时就让他留在这儿吧，”便离去了。

10月1日，卡林伽德终于出现，他哥哥立即得到电报通知。下午5点聚会庆祝他返回。

修爱院男孩的新时间表从1928年10月1日起实施：

早晨5点30分——起床，洗脸刷牙等。

6点15分——早餐，饭后散步。不静心。

上午7点至10点30分——静心。

10点30分至下午12点15分——洗澡。不洗澡者休息。不静心。

12点15分至2点——午饭及休息。

2点至3点50分——静心。

3点50分至4点——去诊所诊疗。不需要的，休息。

4点至5点——静心。

5点至6点30分——散步或者做游戏。

晚上 6 点 30 分至 8 点 30 分——休息，不静心。

8 点 30 分至 9 点 30 分——晚餐，散步，不静心。

9 点 30 分——就寝。

同一天，对修爱院男孩的如下规则开始实施：

男孩之间不可相互触摸。

在巴巴面前不可相互说话。

不可在隔开房间的竹席上钻洞窥视。

不可进入别人的房间。

不可使用别人的物品。

每个人应使用自己的杯子喝水。

未经允许不可走出院落。

不可在大厅走动。

在另行通知之前，谁都不可学习或者阅读书籍。

未经允许，谁都不可书写。

谁都不可在浴室小便。

谁都不可倚靠竹席篱笆。

日常工作期间之外，未经允许，不可触摸别的东西。

不可无故触摸埃舍的东西。

人人都要服从有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拜度。

如需要什么，告知拜度，他若不在，告知他的助手。

在地板上坐时，毋忘垫麻袋。

人人都要保持房间清洁，不可在院内吐痰或擤鼻涕。

数日来，巴巴情绪不佳，提出离开托卡，解散埃舍。由于整夜下大雨，天气寒冷异常，不为巴巴喜欢。去野外上厕所对男子们很不便。送孩子们到校也不容易，因环境不适，给孩子们上课几乎不可能；约一半的桌椅是湿的。禅吉受到训责——让孩子们遭受这么多不便。10月2日，因天气潮湿，巴巴命学校放假。当作星期天休息一天，下星期天上课，弥补损失。

为了换一下环境，10月3日，巴巴同弟弟佳尔、劳先生、禅吉和阿里·阿克巴（巴巴新近给他取昵称马依）去纳西科，并在阿美纳伽带上纽瑟文·萨达。（马依是波斯著名人物，他爱上了一位女子，但因部族压力，不能与之结合。不能与她长相厮守的痛苦终于让他变疯。最后，他遇到一位至师，因而获得证悟。用马依这个昵称形容阿里·阿克巴恰如其分，因为他对巴巴的爱近乎神圣疯癫，是修爱院男孩中最强烈不安的一个。）

到纳西科第二天，巴巴访问了风景优美的“达斯托帕西高中”。巴巴喜欢这个学校，但管理学校的牧师不喜欢巴巴对怎样给孩子们灵性和宗教教育的建议。该牧师坚持说他是遵照琐罗亚斯德的传统提供宗教教育的，愤愤不平地回答巴巴。

巴巴不喜欢他的态度，对满德里评论道：“智力训练本身是不够的。我知道这些牧师给的是何种教育，因为我本人就在天主教学校读过书。牧师和达斯托们确实是顽固不化！现今到处都过多地强调宗教。宗教是一切争斗的根源——外在的和内在的，是世界所有战争的起因。”

巴巴去游览甘伽普尔瀑布，路上，他指着一个叫加瓦尔瓦地的小村庄说：“这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经常去的村子。他在这里捡牛粪，头顶着去纳西科卖掉。旁边那座山顶是宝伽德峰，马哈拉吉年轻时在那里的一个山洞里独自度过了整整一年，只靠水维生。”巴巴还指着一个山洞，说他和马哈拉吉曾在那里会面。

在去纳西科的路上，汽车在阿美纳伽的巴普·萨赫伯的陵墓前稍作停留。许多当地人相信巴普·萨赫伯是圣人；但巴巴透露：“巴普是完美的（已成道），但他是玛居卜，不是撒里克。”

计划到阿克巴棉纺厂吃午餐，紧接着前往纳西科，路上，没走几分钟，一辆汽车迎面驶来，经过时速度明显放缓，随后继续赶路。令满德里吃惊的是，车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赫兹拉·巴巴简。

这不是两位大师这次旅行中的唯一巧遇。两天后，10月5日，巴巴返回阿美纳伽时，再次在纽瑟文·萨达家停留。阿克巴棉纺厂专门留出房间供巴巴休息，他去了那里，同时满德里吃饭。不一会儿，巴巴走出房间，来到院子，独自坐在阳台上。满德里和跟随者们以为大师独自坐着做特殊工作，便有意保持静默，并保持距离。再次令人无比惊讶的是，他们看见一辆汽车载着巴巴简驶来，停在马路对面，正好对着巴巴坐处。美赫巴巴脸上露出极大的喜悦。两位大师交换了一下目光，标志着他们之间的某种神秘讯息。只几分钟后，巴巴简的汽车离去。

这是巴巴简和美赫巴巴的第二次会面。被问及这些会面的意义，巴巴神秘地回答：“巴巴简今天第二次见我。这意味着现在我已自由。”

巧合的是，在巴巴离开托卡去纳西科的同一天，阿伽·阿里开始第二次从孟买逃往托卡。更具意义的是，阿里到达时，正是巴巴简和美赫巴巴在阿克巴棉纺厂会面的时间。晚上7点，巴巴一行回到托卡。巴巴高兴地欢迎阿里归来，亲切地拥抱他的“英雄”。

巴巴打算当晚前往奥兰加巴德，接着北上那格浦尔。他把劳先生和阿里·阿克巴留在托卡，带着阿卜度拉和卡克·萨赫伯动身前往奥兰加巴德，但只走了4英里，汽车便陷进泥坑。巴巴及随行人员在路边棚下过了一夜，次日上午11点返回托卡。

巴巴已将埃舍责任移交鲁斯特姆，现在他的时间完全被修爱院的男孩们占去。孩子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只睡3个小时，但他们健康活泼，精力充沛。巴巴每日都给他们授述有关上帝、神爱、灵性道路、服从和信任大师及许多其它主题，激励他们走一心一意信爱上帝的道路。

巴巴不在时有几个男孩相当淘气，但他没有批评他们。10月7日下午5点，巴巴同孩子们去河边散步。河在一英里外，他们边走边披荆斩棘，踩着粗糙路面的石头。到达河边，大家围聚巴巴时，巴巴指出：

看我们到达河岸有多麻烦。我们决定来，就来了。若待在埃舍，我们是不会了解这条河的——它的激流，水的辽阔等等。饮这里的水，告知其他人，并邀请他们也来试试。内在道路也类似。

一个人必须经历巨大的艰难困苦，变得筋疲力尽，焦躁不堪，但我告诉你们莫放弃耐心，莫退却步伐。一旦迈上道路，切莫回头，而要勇往直前。这只是一条河，而我是海洋。记住这一点。

之后，巴巴坐在孩子们中间，分发巧克力和甜食。

这个时期，男女满德里只在晚间才有机会和巴巴在一起。因为白天谁都不许走近他。10月8日，关于男孩们，巴巴对男满德里解释如下：

对于这些男孩，我有一千零一个牵挂。此时，他们融入我，我必须照料他们的健康。他们整夜忆念我，让我不能入睡，但这次我将给予他们推动。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父母的干扰。他们若设置障碍，孩子们将无所适从。这条道路不是开玩笑的事。非同儿戏。有些男孩相当优秀，但不能立即同时给予他们所有人推动；他们毕竟只是孩子。

1928年，伊朗尼上校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美赫巴巴，在伊朗尼和帕西社区激起针对巴巴的恶意和仇恨。上校全力以赴进行错误和虚假宣传，并且开始直接给大师和一些亲近弟子寄反对信件。

10月9日，巴巴对伊朗尼上校的活动评论道：“所有这一切皆无实质。毫无意义。对我不是真正痛苦。耶稣头顶没有屋檐，不得一直流浪。我没有这种困境，但我想要甚至邀请它们。让他对我口诛笔伐好了。这将带来好的结果。”

因而伊朗尼上校实际上是大师及其工作的一个有力媒介，由于上校的冒渎行为，美赫巴巴的知名度骤升。大师开始聚集弟子时，帕西和伊朗尼社区皆反对他，几近狂热。但逐渐地，敌意减弱，那些曾最反对他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最终俯倒在他的足前。

事实上，巴巴在给予伊朗尼上校内帮助，以进一步扩大对他的反对，作为他工作的动力。巴巴一度警告说：“帕西人和伊朗尼将是我死亡的原因。”这不是指他的身体会因他们的攻击而牺牲；巴巴指的是这种反对。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最终将因此发现他离他们更近。巴巴必须做极其艰苦的内在工作，通过其反对将他们快速地带近，这项工作本身意味着他的近乎死亡。但这一切皆是巴巴的希望——激起反对者，强化其反对。这是巴巴的灵性游戏，他通过帕西人和伊朗尼社区所做的内在工作，是不可能理解的。重要的是，巴巴曾说将导致他死亡的那些人，后来更接近他，最终意识到他真正是谁。

同一天，晚饭和阿提后，巴巴派人叫修爱院男孩到美赫之家。孩子们已有很长时间没在那里聚会了。巴巴让孩子们顶礼他，之后在他近旁安静坐好。男孩瓦森特不停地凝视巴巴，另一个男孩达图坐时把头放在巴巴的膝上。卡林伽德在巴巴旁边坐时睡了过去。巴巴朝他丢手帕，卡林伽德醒了，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他的反应，巴巴说道：

全世界的人都像这样。醒来时先缓慢睁开眼睛，我也一样。我用两个半小时休息或者睡觉，但我并不真的入睡。我的身体在这儿，你们以为我在睡，而我内在却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在这两个半小时里履行我的宇宙职责，但我要用半小时才完全恢复意识。与之类似，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用一个小时完全恢复意识。

至师从不睡眠。他做宇宙工作时，需要很大努力才能睁开眼睛，仿佛睡了很久。舍地的赛巴巴在弟子中间坐着，好像真的睡着一样，但他实际上是在履行宇宙职责。为把他带回来，一位老弟子会把水烟管放进赛巴巴的嘴里，过很长时间他才会醒来。

赫兹拉·巴巴简也要用一个小时才完全醒来。她在凌晨4点睡觉或休息，直到上午9点或10点才醒来。

翌日，巴巴敦促修爱院的男孩们：“你们若爱我，我将让你们成为吉万莫克塔。\*”意思是巴巴若是对他们的爱满意，会将证悟赐予他们，但不

给他们任何的灵性责任。（吉万莫克塔是无宇宙职责的成道者。地球上随时生活着 48 个这样的人。印度教称之为希瓦阿特玛。）

# 宇宙之母

10月10日，禁食第31天，巴巴进入美赫之家桌屋里的专位，通知韦希奴：“从明天起，我将不离开这里。”接下来的12个昼夜，巴巴未出修爱院一步，完全为男孩们工作。他自己不吃，却为他们盛饭。全部注意力都在修爱院的孩子们身上。若有满德里来请示埃舍其它事宜，巴巴会表现得不耐烦，很快打断这个人，厉声说：“随你怎么做！”

神圣酒店开门，酒商想把年轻人浸入爱之洋。

这个时期尤为紧张，巴巴夜间很少休息。他观看孩子们静心，确保他们遵循他对静心和具体姿势的指示。纠正其错误，指导他们。他白天整天跟他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娱乐和学习时间。下午是休息时间，巴巴会召集孩子们到他身边，听留声机放的唱片。有时孩子们会用马拉地语或乌尔都语为他唱歌，他很喜欢。巴巴的专注主要在修爱院的男孩身上。只在晚间8点，短短的半小时，才允许美赫埃舍学校其他男孩和男满德里进入美赫之家院子，坐在巴巴身边，享受他的伴同。

在这些晚间活动中，巴巴给出许多启示性语录。10月11日，他对修爱院男孩强调爱之道：

**爱是赛古鲁给的神圣礼物。即使整个世界想给，也永远不能给予这样的礼物。一旦给予，哪怕全人类也抢不去——不管多么使劲。爱是神圣的礼物。**

一旦你知道怎样去爱，就没有问题。一旦你适应了道路，困苦即消失。目前，阿里·阿克巴、拉玛吉和其他男孩困惑烦恼。他们有爱，但不知道怎样爱，因而烦恼。我将把方法指给你们，因为你们在爱的陶醉里，违背我的命令，尽管觉知不到这一点。现在是指出方法的时候了。我指出之后，你们将不再烦恼。别害怕；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实在很幸运。赛古鲁肉身在世，完全

为了你们这样的人。我将把以前从未透露过的方法示现给你们。我将给出一切，但首先你们必须放弃一切，把一切献给我。

外部我已将埃舍交与鲁斯特姆管理；同样，内在管理也可分派。在今后6个月之内，我要么使你们灵性上成为我打算让你们成为的，要么关闭一切。若不出现困难，我将促成你们。我的计划是避开困难；唯一的事情是鲁斯特姆要遵照我的命令管理好外部的一切。你们现在根本不知道我将要做的。所以，只是继续按我的希望做你们的工作，不要担心。

话题随后转到不同种类的食物，巴巴作出如下评论：“有三样东西有益于补充和净化血液：石榴、葡萄和番茄；但葡萄有一个缺陷，生发怒液。秋葵对腰背痛的人有好处。土豆增强体力，但产气。小扁豆好；菜豆、南瓜、甘蓝和花椰菜营养不大，但好吃。茄子对你们是最不好的东西。吃茄子等于自杀，因为它破坏血液，将之稀释。小萝卜产气，但对肠道好。菠菜也很好。”

鲁斯特姆开玩笑插话：“鸡肉也不错，因为它没有业相。”

“我们谈的不是业相，而是事物的品质。”巴巴纠正。并继续说：“在非蔬菜食物中，鱼对大脑最好，因为它含有磷。鸡蛋也好，但不易消化。在所有食物中，牛奶最好，因为不用杀害什么。其次是蔬菜，因为其中生命尚未完全发展。最坏的印象在于非蔬菜食物。吃肉使人立即招致动物业相，刺激愤怒和淫欲。”

10月10日，巴巴曾指给弟弟佳尔看一棵树下的地方，要他挖个度内坑，上面盖铁皮棚。佳尔一天之内全部完工，巴巴在拜度、劳先生、禅吉、美赫吉和查干的陪同下前来查看。并集合男孩们，让他们在自己身边坐下。他随后阐释道：

仔细听好我要说的。我坐在这个棚子里闭关和工作是为了你们。因此，我工作时，不应有任何的打扰。如果我受到干扰，你们就不会进步；我若不受干扰，我将确保你们在道路上前进。

你们的教育和学习现已停止。这是个问题，因为报纸乃至别处都反对我。如果你们谁的父亲来这里，发现你们不在学习，他就会有别的想法，把你们带走。村长也在盯着我们，以满足公众舆论，若是警察来，会发现你们不在学习。因此，美赫之家旁边已搭好棚子，只教英语，从下午2点至5点。

我不喜欢所有这些学术教育，但出于各种原因，你们必须学好英语，以便能够毫不吃力地读拉姆提斯、夏姆斯-埃-塔卜睿兹、哈菲兹和辨喜。但实在地讲，教育与这条道路无丝毫的联系。你们不知道我在做和将要做的工作。但这个是要让人们看，你们在学习，它还将有助于你们日后阅读古圣先哲的灵性典籍。我告诉你们这个，以防你们谁的父母到来，要带你们回家。

但你们不要考虑这一切。我希望你们继续想我，照我昨日语录里的话去做，我将照管好一切。今天我离开大家，坐在里面闭关。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你们。

除了我，你们不必想任何别的事情。只是按我说的做。我肯定将把你们置于道路上。我也许会夜里叫醒你们一些人静心。天气会冷，但不必介意。你们若不听我的话，会处于不利地位。

暂且把爱撇开，我将确保你们获得最大收益。而若是给予你们爱，你们将像离开水的鱼儿，而解渴需要时间。我不希望你们受折磨，饥渴是可怕难忍的，痛苦难以描述。你们对此毫无概念。罗摩克里希那的饥渴极其强烈，他会在河水里一坐数天！赛古鲁恰塔尼亚·斯瓦米的饥渴强烈得鲜血从他的头发里涌出！但我将保证不让你们经历这样的苦痛。照顾你们是我的责任，我不希望你们受一点儿苦。

巴巴接着让人朗读《伊斯兰教神秘家》书中的几段。后来他指着度内说道：

这是度内。我们感到冷时，会走近取暖，寒冷渐渐退去。同理，赛古鲁是温暖，我们的业相是寒冷。所以说伴随赛古鲁是最好的，哪怕在他跟前片刻，也会清除百万亿万的业相。

10月12日中午，在巴巴桌屋腾出空间，让阿卜度拉居住，然后用竹席屏风围封桌屋。巴巴说一个倾向于行道的欧洲人第二天要来，将住在阿卜度拉的房间。从那天起，巴巴夜间住在美赫之家，不在桌屋。另外两个男孩，被指定为巴巴勤务兵的拉伽拉姆和巴班，也住进了阿卜度拉房间的隔壁。

10月13日，巴巴禁食第34天和闭关第4天，所有的人清晨5点都聚集在美赫之家入口，等待点燃度内。之后招待男孩和满德里茶和甜食。巴巴提醒男孩们，冷天早晨应坐在度内边。命令上午7时点燃度内，数小时后应熄灭，再于晚间点燃。佳尔备火，查干点燃，拜度熄灭。

当天中午，小阿迪和纽瑟文·萨达来到，带来一位头发灰白的俄国人，名叫萨度·克里斯汀·雷克。他即是巴巴提到的欧洲人。发现托卡的气氛如此合意振奋，雷克欣喜若狂。因为他寻找古鲁已经很久了。韦希奴将他安置于阿卜度拉之前居住的房间。雷克是个谦卑随和的人，给满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里有特别的东西。我能感受到。对师利罗摩克里希那这样的过世大师渴望和崇拜20年之后，今天我终于遇到并见到一位活着的大师！”（雷克谦卑的一个例子是，他自己洗衣服，这对一个在印度的欧洲人来说是不寻常的。）

雷克到托卡时58岁。1870年出生于俄国埃斯托尼亚省，从孩提时就喜爱默想和探究，早年对东西方哲学产生兴趣。年轻时为莫斯科一家企业的管理者，收益颇丰。但1902年，他辞去工作，到英国和法国旅行，寻找密意智慧和灵性知识。随后若干年，他作为海军军官服役时，遇见梅瑞迪施·斯达。此次联系日后将他带到美赫巴巴这里。

读了有关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和大弟子辨喜的书籍后，他1910年来到印度，开始在罗摩克里希那修道院生活。几年后，他发现自己渴望得到一位在世古鲁的指导。听说老相识梅瑞迪施·斯达最近去了印度，臣服于一位大师。便写信给斯达，得知美赫巴巴在美拉巴德和托卡的埃舍。

翌日，10月14日，巴巴召见“萨度·雷克”。雷克达善大师时，巴巴把头俯在雷克背上。巴巴当时没有拥抱他，但后来晚间，他拥抱了雷克。巴巴亲自领他参观男孩们正在静心的修爱院。

次日上午，巴巴命雷克保持静默，指示：“以完全自由的心情待在这里。从明天起保持沉默。别担心。需要什么，就找韦希奴。别让头脑想那些令你烦恼的事情。要耐心。我将让你坚定行道。我对你感到满意，因为尽管有那么多艰难困苦，你依然多年坚持走这条路。”

雷克答道：“我倒是不乏耐心。知道我将得到适当的东西——在适当的时间——在我配得时。”

巴巴随后指示：“我不叫你，你就不要来见我。即使我多天不叫你，也不要来，别担心。我和你在一起。我将与你内在说话。”

“我知道，”雷克说，“大师总是内在说话。”

与此同时，卡卡·巴瑞亚来到托卡，得到建篱笆的任务。但巴巴在考验他，他仍不“适合”在埃舍定居。仅四天后，巴巴打发他回孟买。

10月16日，给男孩们讲道时，巴巴进一步揭示内在道路：

这条道路对于外界可谓难乎其难，但对于你们将是容易的，因为我亲自通过你们工作。譬如，假设你取道去美赫之家，但道路坑洼不平，有的地方极为狭仄。你若是蒙着眼睛怎么办——如何前进？我抓着你的手，告诉你在哪里落脚，因为我知道一切。我的眼睛永远睁着。尽管如此，你若不抓住我的手，我如何引导你？抓住我的手，意思是照我说的做。因此，我每天都在告诉你们，要始终听我的话，不断地一心想着我。然后看看你们获得什么无尽好处。

弟弟佳尔，拜度和查干负责照顾男孩们。10月18日下午，巴巴通知他们：“要适当静心，肠胃应保持轻松。”这意味着孩子们的饮食要做改变。此后，早餐是茶和面饼。午餐是米饭豆糊；晚餐再次是茶和面饼。蔬菜从伙食中取消。巴巴还制定了新的时间表，当晚开始实施：

凌晨2点——起床

凌晨 2 点至 3 点——洗漱后淡茶

凌晨 3 点至 6 点——静心

清晨 6 点至 6 点半——茶和面饼

清晨 6 点半至 7 点休息

上午 7 点至 8 点——静心

上午 8 点至 9 点——巴巴讲道

上午 9 点至 10 点半——睡觉

10 点半至 12 点——洗浴（不洗浴时，照巴巴指示行事）

12 点至下午 1 点——午餐

下午 1 点至 2 点——休息

下午 2 点至 5 点——上课

下午 5 点至 6 点半——游戏

晚上 6 点半至 7 点——休息

晚上 7 点至 8 点——晚餐

晚上 8 点至 9 点——在巴巴身边

晚上 9 点——就寝

巴巴有时同孩子们走到河边，孩子们会在河里洗澡。现在体质有所恢复、意识接近正常的阿卜度拉，受令教年纪小的孩子游泳。10 月 19 日，命令阿卜度拉靠流质禁食，他一直执行到 5 天后巴巴让他停止。

当晚 6 点半，男孩们聚集在巴巴身边。几个孩子开始调笑，不专注巴巴，这让巴巴不悦。巴巴叫伽姆斯·提图斯起立，问他为什么笑。他说他笑比瓦做的事情。查布和巴纳吉也一直在大笑。巴巴责备他们：“我把一切撇开，甚至我的满德里，为你们工作，你们却在大笑！你们玩耍或者碰到有趣的事情时，我不反对你们笑。但为何没必要地大笑？你上厕所时吃东西吗？”这让他们安静下来。

10月23日是印度教的十胜节。这天巴巴走出12天的闭关，并打破43天的禁食。他开始出现血尿，身体状况严重虚弱。拉姆玖表示担心，巴巴解释道：“我禁食时，相当于全世界的人进行禁食，因为禁食的不是任何人，而是每个人内里的‘我’。”

同一天，大师将15名男孩从修爱院转回美赫埃舍学校，留18名男孩在修爱院：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巴班，巴布，查布，达图，道拉特，埃斯潘迪亚，霍姆斯吉，伽姆斯，迦万玛德，库达·布科斯，纳那，马如提，萨乎，瑟亚班，图克拉姆和瓦森特。8岁的彭迪特哭得一塌糊涂，用一贯的招式恳求道：“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您是上帝，我只是个小孩！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厉？”因此把他也包括在内。

罗巴吉、比瓦、禅德尔和巴纳吉·卡拉尼也不停地哭泣，威胁要离开，但巴巴安慰他们，最后他们都顺从地加入美赫埃舍学校。禅迪乌和吉奴求满德里请巴巴宽恕他们。巴巴4点把他们两个叫到跟前。禅迪乌说他将至死做巴巴的奴仆，祈求巴巴原谅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巴巴感到他们的真诚，便原谅了他们，允许他们留在修爱院。

这天余下的时间被忏悔的哭泣充满。转学的孩子痛哭不止。哈里伤心得几乎发狂，在脖子上系了块手帕想勒死自己。又一番闹腾之后，巴巴决定把夏普尔、班斯、嘉姆希德·古斯塔德和嘉姆希德·纳姆达安置在埃舍的美拉巴德部门。拉古纳施得令凌晨4点起床静心。巴巴将自己的围巾、瓶子、盘子、照片和其它私人物品送给一些男孩，安抚他们。下午5点30分，全体解散。

这次，几位男子，包括阿乔巴和阿德希尔·伊朗尼，返回家中。这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10月24日，巴巴遣一些修爱院男孩去幸福谷。男孩们下午5点随查干、拜度和卡瑞姆离开；次日凌晨3点半，巴巴同阿卜度拉、佳尔、佩苏、拉伽拉姆、阿里·阿克巴、阿伽·阿里、卡林伽德、巴班和伽万玛德到达。5点半，巴巴亲自备茶招待大家，还在男孩们的协助下，炸了菜团。萨若希来到，带来蔬菜和面饼。下午，鲁斯特姆的弟弟阿迪来看望巴巴，开车带巴巴游览半小时。晚饭后，巴巴集合男孩们，对他们阐释道：

听我说。你们若是犯错，我会原谅你们，不只一次而是百万次，但你们要尽最大努力照我说的做。你们若服从，我将确保你们的进步。

千万不要惧怕我。假设小孩玩耍时往嘴里放块石头，让母亲看见了。你们觉得她会站着不管吗？她会极力从孩子嘴里掏出石头，或者揍他。同理，我是宇宙的母亲，尤其是你们的，因此有什么理由害怕呢？切莫害怕；我不会送你们回美赫埃舍学校，像其他孩子那样。我将负责你们走上道路。

巴巴随后分发阿迪带来的太妃糖，告诉男孩们在幸福谷无须静心。

接下来的三天过得轻松愉快。巴巴同男孩们散步；有时让人放留声机，并解释歌曲的含义，还参加孩子们的游戏。放松 5 天后大家离开幸福谷，于 10 月 28 日晚回到托卡。

翌日，巴巴召集男孩们，提醒他们静心时不要打瞌睡，告诉他们：“阿卜度拉受到一次内在震动，心律不齐，但我将确保他不会出事。他获得了一些神性体验，但你们不必经历这类事情。我将让你们完美。”他给患感冒的男孩止咳药，接着到普拉瓦拉河和戈达瓦里河汇流处，在月光下散了一小会儿步。

11 月 1 日，巴巴受邀去尼瓦萨村；达克之友 D·L·卡瓦德曾邀请大师参加他新居的乔迁仪式。巴巴下午同几个男孩和男满德里坐韦达尔·伯克利的卡车前往。在那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巴赞演唱令巴巴很赞赏。

回托卡途中，他们来到河边，巴巴评论道：“我厌倦了过这条河。”达克提出背巴巴过去。巴巴笑了，说：“只要你保证不让我掉下去，我随时奉陪。”

达克回答：“绝对不会！我可能会摇晃，但我保证您不会跌倒。”

众人大笑，巴巴问：“你是魔术师不成？你要跌倒了，我怎么站得稳？”

达克机智地回答：“您怎么能跌倒，巴巴？让堕落者站起者绝不会自己跌倒。”

巴巴让达克驮着过了河。到了对岸，巴巴表示：“今天你带我过了河。我对你的努力感到满意，有一天，我将帮助你渡过永生之河。”

鲁斯特姆是位很有能力的管理者，在托卡，巴巴已将埃舍一切事务交与他管理，一切决定由他酌情做出。鲁斯特姆必须使用自己的判断力，甚至任何事都不许请示巴巴。11月5日，巴巴再次确认鲁斯特姆的责任：“你自己选择。你可以服务我，也可以静思我。”鲁斯特姆回答他选择服务。

接着巴巴对满德里和男孩们解释了静心：

要专注地静思我，乃至忘了其它一切。要融入我。普利得，虽在禁食和静心，但仍未融入我。要自发地静心，像你的呼吸一样自动，像钟摆的滴答、滴答、滴答。无论坐，吃，喝，学习时——在每一项活动中间——都自然地静思我。仁慈帮助下的静心引你进入道路；大师帮助下的静心引你进入三摩地。但没有恩典，上述静心是不可能的。

每天巴巴都向男孩们强调，夜间静心莫困盹。11月8日上午9点，巴巴召集他们，讲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有叔侄二人，都倔强得厉害，他们到家看见桌上有块美味的甜拉都。二人都想要，遂为此争吵起来。最后他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谁先说话谁输。他们面对面坐下，谁都不讲话，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婶婶知道他们俩那个倔劲儿，便将所有东西搬出棚屋，放火烧之！但叔侄二人一动不动。眼睛不眨地盯着甜拉都。火烧到他们时，侄子再也忍不住，尖叫着逃出屋。叔叔立马拿起拉都，填进嘴里。

你们应像那位叔叔一样，静心时完全专注于我，一个盹都不要打。

11月12日出现日食，数千人从周边村落来寻求大师达善。巴巴不乐意从日程中抽时间施达善，但还是会见了村民们。

他更愿大部分时间和修爱院的男孩们度过。观看他们打板球，和他们散步到河边，看查干给他们上游泳课；他还亲手喂他们食物，和他们一同听唱片，定时讲道。

这个时期的日程安排是，上午9点至10点讲道；10点至12点游泳，12点至下午2点，静心；之后午餐，或者陪巴巴散步，或者听音乐。巴巴还夜间探访他们，有时来两到三次，在晚10点至凌晨2点半之间，检查他们的静心情况。

不同的人按照大师的指示来来去去。11月17日，苏娜和女儿蔻诗德从孟买回到托卡，加入女满德里。

11月初，巴巴再次开始抱怨托卡的气候。冬天临近，孩子们和满德里的身体状况都不好。许多人患上感冒发烧。11月18日，巴巴情绪不佳，说：“现在把埃舍迁回美拉巴德更好。除了几个特选男孩，其余都将送回家。修爱院的男孩们是珍宝，我将把他们置于道路上。”

巴巴随后向全体男孩解释，他们须回家一月，直到他们在美拉巴德的居住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会叫他们回来。在巴巴的劝说下，孩子们同意回家，以为分离是暂时的。当天稍晚，7名阿美纳伽男孩被送回家，第二天，18名来自孟买、卡拉奇和普纳的男孩离开。

11月19日，阿伽·阿里的父亲第三次来到托卡，这次新动向的奥秘揭开；这回他带了个臭名昭著的恶徒，强硬要求儿子回家。阿里被交与他，他们次日离去。正是为此原因，巴巴数月来日夜为孩子们艰苦工作。他的工作一做完，便突然宣布遣送孩子们回家的决定。第二天，以暴力相胁的阿里父亲便来到。

11月20日，佩苏送第三批印度教男孩回家。修爱院只留几个孩子。这一组包括14名波斯男孩。

美赫埃舍学校开办初期，只有10名印度教男孩。后来人数逐日俱增，到1928年11月18日止，总数累计到102名男孩：49名印度教徒，32名帕西人，20名穆斯林和一名基督教徒。在49名印度教徒中，有15位是贱民，15名马拉地人，11名婆罗门，5名工匠种姓，2名裁缝种姓，一名金匠种姓，一名耆那教马拉尼人，一名是帕德西人。30名伊朗尼中，6名是帕西人。20名穆斯林中，6名是莫卧尔人，5名来自波斯，5名来自德干，2名是布里人（逊尼派），2名是库特奇语人。

1928年，K·J·达斯托想到出版月刊的主张，巴巴鼓励他放手做。11月22日，巴巴将月刊命名为《美赫讯息》，还暗示用乌尔都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及波斯语出版刊物。巴巴邀达斯托、拉姆玖和禅吉开会，就上述提议发表意见。听到将组建委员会审批出版文章的建议，达斯托生气发火。除了他出任编辑的《美赫讯息》，他不希望其它出版物发行。

巴巴向达斯托指出，他所编辑杂志开篇文章中的某些不一致之处。达斯托指着禅吉和拉姆玖，称巴巴总是按他们的话做。巴巴反驳道：“如果你真以为我听从他们的指示，那你和我一起生活毫无意义。”

讨论结束后，达斯托回到自己的房间。巴巴告诉拉姆玖和禅吉：“让他按自己的希望去做。我将看他怎么做。我不会允许任何不妥的东西发表的。”

前几个月，拉姆玖忙于为自己的书《啜泣与悸动》走访学生们，收集他们的灵性体验和在学校埃舍发生的事件。书稿打印于阿伽·阿里被其父和保镖带走的当天开始。

因天气寒冷，一些修爱院男孩患了重咳嗽。同一天，巴巴指示拜度从药房取一瓶止咳糖浆。拜度错拿了一瓶碘剂，看着极像止咳糖浆。巴巴拧了一会儿瓶盖，接着还给拜度，示意他送回药房。拜度奇怪巴巴为何不把药给孩子们，但他把药放回架子时，注意到里面含有碘，不是止咳糖浆。大师不可思议的无所不知让他深受震动。

当时生病的男满德里有帕椎和美赫吉。11月25日，美赫吉病得吃不下饭。生病期间他暗自渴望能吃到鲜美的阿富汗石榴或者橙子苹果，但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心愿。因此当巴巴提着一篮子水果，其中包括阿富汗喀布尔石榴来到他的房间时，让他又惊又喜。

这些在托卡的最后日子，大师各地的跟随者对人们讲述有关美赫埃舍学校这个独特机构，鼓励人们送孩子入学。而同时报纸上却发布文章，说学校正在关闭，托卡的建筑正在拆除。这听上去也许相互矛盾，但只有巴巴知道他的真正工作，一切实际上都在按他的神圣计划有序地进行着。

11月26日，巴巴同古斯塔吉和阿卜度拉坐鲁斯特姆的汽车离开托卡。留下的男孩和督导带着箱子和行李，坐拖车随后。他们都住进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

一天清晨，纽瑟文·萨达早起帮忙烙早餐面饼。巴巴也走进厨房，帮着搭把手。纽瑟文试图阻止巴巴，但巴巴解释道：“我不得不做这项工作。我必须不分昼夜地做。我若不做，整个世界都会挨饿！我从内在喂养每个人。但我降入世界，是为了外部喂养每个人。”

11月29日，巴巴坐大阿迪的汽车回到托卡。稍作停留，下午两点，他同女满德里动身前往美拉巴德。女满德里住入邮局，巴巴继续住山上与水塔相接的小屋。后来搬到他的墓屋。

巴巴曾于11月26日召纳罗吉·达达禅吉到托卡，监督临时建筑的拆除工作。拆下来的材料被运回美拉巴德。拆除工作1928年12月4日完成，男满德里告别托卡，前往美拉巴德。

托卡被遗弃，  
但演过神圣酒戏之处  
从不会一如从前。  
酒商依“在”。  
酒肆永存。  
很多世纪  
饥渴者将在此解渴。  
饱饮者将能够  
融入圣河汇流  
达至永生彼岸。

# 皆是服务

迁离托卡后，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以及艾斯特·罗斯住进了阿美纳伽的阿克巴棉纺厂，间或来美拉巴德拜见巴巴。在托卡时被遣往印度各地朝圣的萨度·克里斯汀·雷克，也随后回到美拉巴德。巴巴很快给每位满德里分配了职责。弟弟贝拉姆、古斯塔吉、达斯托、阿卜度拉、拉伽拉姆、希度，和年轻的玛司特——马斯坦，起先在下美拉巴德，12月9日，新居就绪，他们遂搬到山上巴巴近旁。

巴巴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满德里和留下的男孩们。他凌晨2点起床，督导受令静心的男孩们，确保他们正确执行他的指示。清晨5点，他亲自给每个人备茶，亲自招待每个人，还有面饼。之后，他会视察临时建筑的建设情况，并监督孩子们的学业。偶尔，他会更换埃舍时间表，给教师们新的具体指示，其中一项是在学校只教一门课程——英语。

夜间，巴巴在山上水塔南边布阿先生的旧屋歇息。房间很小，建在水塔的两个厅之间。墓屋在搬迁托卡时曾被拆除，正在重建。墓屋就绪后巴巴搬了进去。

12月8日晚，巴巴作日常巡视时，就神圣陶醉与服从大师命令做了坦率解释。用如下对比说明这两个状态之间的区别：

**钻石或珍珠确实贵重值钱，但对一个在沙漠中饥渴的人则毫无价值。这个时候一片面包或一壶水的价值胜于世上所有的珠宝！同理，陶醉于神是很好的；对世间事务及其关系，乃至喝水、吃饭或者睡眠都漠不关心。当然，这归因于对至爱的最高爱的效果。**

**但这种陶醉无论怎样无价或值得，在大师的命令面前却毫无价值。**

**它低于大师的命令。大师的命令是至高至上的考验。不管什么样的陶醉，严格地遵守大师的命令是最好的。否则，因陶醉而**

违令，很少或毫无意义。如我之前所言，即使在最高的陶醉状态，一个人也应把头放在大师足上。这就是如下波斯对句的含义：

甚至亲吻至爱的座椅；而后继续哭泣哀号你因分离  
而焚烧。

再请求，啊慈悲的主，倾听我们的诉苦，做些什么！

这个偶句揭示，你必须首先全心全意地臣服至爱，之后哭诉分离之痛——不是之前。臣服意味着放弃你的头脑，而且不假思索地，生活仅仅由古鲁的话所指导。没有臣服，哭泣流泪和哀号都没用。

这些评论大多针对男孩拉伽拉姆，他在陶醉的影响下，有时会违背巴巴一日两餐的命令。“你或许有爱，”巴巴对拉伽拉姆解释说，“但不彻底服从是没用的。爱，但不要忘记服从。我是指先服从，然后爱。”

堪萨赫伯并不特别受美赫巴巴吸引，但并不阻拦妻子顾麦，儿子阿迪和鲁斯特姆，以及女儿朵丽献身大师。而萨若希的父亲——家长凯库希如——却坚决反对美赫巴巴，认为接触巴巴只给他的家庭带来麻烦。萨若希去拜访巴巴，他父亲就会大为恼火，因此这个时期萨若希不得不秘密拜访。

然而，通过一个在美拉巴德做事的人的密报，萨若希的父亲知道了这些事。当时没人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透露给家长凯库希如的，但经巴巴暗示，他们盘问一个叫贾玛达的当地村民，他如实招认。巴巴允许贾玛达继续留下，但指派他做美拉巴德的守夜人。这样，他同萨若希父亲的联系便告终结。

结果证明贾玛达是位忠实的工作者，他自1925年担任守夜人达45年之久。巴巴逗留托卡6个月期间，他住在山上照看地产。他尽忠职守，即使有时身体不适，也不懈怠。贾玛达的妻子芭顾也是位勤劳，诚实可靠的妇女，被指派协助女满德里。

1922年在普纳期间，巴巴曾对萨若希说，他将让萨若希成为国王。离开大师之家后，巴巴建议他在阿美纳伽开办汽车修配厂。萨若希生意兴隆，

成为有影响的人，不止一次被推选为阿美纳伽市市长。但无论多有权势，萨若希终生跟随并尽心服务巴巴。

12月9日，多天未剃须后，巴巴让彭度为他剃须。当天上午，就男孩达拉·罕索提亚进行了讨论。巴巴曾警告他，除非凌晨3点起床，做不喜做的静心，否则巴巴将不给他达善。

话题随后转到睡眠。巴巴对满德里揭示，怎样享受深眠，以保持身体健康：

睡眠，酣眠是好的，但必须适度。4到5个小时对健康就足够了，但必须不被梦扰。

要获得深眠，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养成夜里起床，一旦醒来就不再去睡的习惯。假设你晚间8点睡觉，凌晨1点因故醒来——或许上厕所或许只是突醒。一旦完全有意识和醒来，就不要再回去睡觉。要保持清醒。要么在凌晨4点至6点静心，因为那是最佳的静心时间；要么去散步，或者阅读，即使你晚8点睡觉，夜里11点醒来，只是睡了两三个小时。

一旦从睡中醒来且有意识，就不要再回去睡觉，因为那对健康有害。醒来后，至少要过3个小时再去睡觉；虽然不睡觉会更好。第一次醒来后不再睡觉，这个习惯虽然开始时有点麻烦，但最终会带来好结果——享受完全不受梦扰的深眠。这是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最基本和宝贵因素。

因此你们都试一试，第一次睡醒时就起床，不要再睡觉，以能够获得深眠和健康。此外，清晨几个小时对静心最好。

一旦对此习惯，你即使静心时也不会感到困倦。例如，一个月来（修爱院的）孩子们一直每天凌晨1点起床，进步惊人。他们静心时虽然受瞌睡干扰，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克服了这个困难。昨天只有一个孩子放弃静心。

离开托卡前，大多数满德里病倒，即使返回美拉巴德，病情还在继续。巴巴安排他们的治疗，并照料他们。不过，在美拉巴德，谁都不准无事可做。即便那些正恢复的病人也有事情做：洗米和豆，择出小石子和尘粒。

这期间，阿克巴棉纺厂的霍米·萨达之妻琵拉，病重高烧。找过数名好大夫给她治疗，都称她已到了死亡边缘；没希望活下来了。霍米去美拉巴德通知巴巴。巴巴安慰他：“就算琵拉死了，她也会来我这儿，因为她深爱我。所以把一切留给我，给她最好的治疗，别灰心。”

霍米一走，巴巴就开始发冷。盖了好几床毯子，仍止不住寒战。很快身体变得跟塔瓦（烙面饼的铁盘）一样滚烫，他极度难受不安。2个小时后，霍米从阿美纳伽捎来话，说琵拉的高烧奇迹般消退，她感觉好了。连竭尽全力仍未使她体温下降的医生们，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巴巴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退烧，看上去又和平时一样了。（美赫巴巴不但内部承担受者的痛苦，而且外部也承担。这是很多此类事件之一。）

12月10日，提到阿伽·阿里一定在孟买怎样受苦，巴巴评论道：“我知道他苦恼，人人都苦恼，但我会不择手段让你们苦恼。这里人人受扰，但没有人如我那样受扰！”随后讲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灵性道路不是玫瑰花床。大瑜伽士法瑞德·夏喀·甘吉（糖库）经过14年的禁食，达到了第四层面，但只知道怎样杀死麻雀。一次，一位赛古鲁坐在树荫下观看。法瑞德看见麻雀，说：“让麻雀们都死掉！”所有的麻雀立时死去。接着，法瑞德一声号令，又让它们活了过来。

赛古鲁笑道：“那个没用！要学会苦行——控制自己。”

一次法瑞德见一位老妪把水桶放到井里，提上来时还是空的。这样反复了几次，他表示不解。老妪是第五层面的圣人，答曰：“那也胜于你的那个死去活来的号令。”

听此，法瑞德醒悟到自己的实际能力，开始寻找大师。他找到了，并凭借大师的恩典，自己也成为至师。

**你说你苦恼，但那不算什么。你的苦恼滋扰最终让你获得的能力，不是杀死麻雀，而是杀死自我！我对你们描述神的光辉，没有意义。有一天你们将体验之。**

12月，K·J·达斯托组织出版第一期《美赫讯息》，并通报巴巴。12月11日，巴巴对他讲了很多涉及这项出版工作事宜：“《美赫讯息》若是仅仅涉及灵性主题，我的纳扎（青睐）和祝福将永远伴随之。”巴巴提醒达斯托要避免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要在一个纯粹的灵性刊物上发表此类文章。

11月13日，巴巴开始在山上墓屋过夜。当天，阿伽·阿里的父亲从孟买来到，寻找他再次离家的儿子，但阿里尚未到美拉巴德。父亲听从了满德里的劝解，同意让儿子留在巴巴身边。次日，阿里到达埃舍，因这一次出逃而筋疲力尽。从12月的第二周开始，又有几个被带回家的男孩也逃离父母，回到埃舍学校。

12月16日，贤卡纳施终于表示想去贝拿勒斯。他经受了最严厉的考验，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懈，爱戴服从巴巴。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撒达克埃舍长期独居后，现在他想离开美拉巴德，巴巴准许。满德里注意到，贤卡纳施似乎脱离了这个世界，因为他只能说一些不连贯的话。

第二天，巴巴开始清洁男孩们的厕所，只许弟弟佳尔协助他。关于这项卑微的工作，巴巴对满德里解释道：

**赛古鲁处于最高状态，却像清洁工一样工作，来清除罪人的恶业相；在此我必须做这项外部肮脏的工作，清洁厕所便池。你们绝不会知道，这项工作对我有多甜蜜美妙！你们何时能明白我的工作方式？**

当天下午三点，美赫吉的父亲带着4名帕西牧师不期而至。他听到谣传，说他儿子已剃发，穿着长袍四处走动，像个圣徒。但他看见美赫吉时，意识到那些传闻是虚假的。尽管如此，他告诉巴巴：“美赫吉是我的长子，我们全家的整个责任，我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因此我想带他回家。”

巴巴回答：“你的儿子是金子。你可以把他带走。但让他走，我感到心疼。”美赫吉不想离开，巴巴把他叫到一边，安慰说：“走吧。这是我的命令。我用祝福为你送行。记着，即使你离开我，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

巴巴随后问美赫吉是否爱他。美赫吉回答：“我若不爱您，怎会希望留在这儿？”

巴巴解释道：“服从高于爱。因此执行我给你的命令。现在就走，记着我和你在一起。”美赫吉接受了，含泪随父回家。

12月19日上午，卡卡·巴瑞亚来到美拉巴德，再次表示希望永久留在大师身边。巴巴说道：“现在，我感到你的凉鞋会适合我了。”卡卡认为巴巴将让他留在埃舍，自感配得同大师生活。

但两天后，他正要回去就寝，巴巴问他：“你干吗去睡觉？到孟买去，把这些《美赫讯息》送给我那里的爱者。”卡卡只得返回。这次卡卡在美拉巴德也得不到位置，但所有这些考验只是让他为永久居留做准备——他的痛苦和愿望未遂乃是该准备的必要步骤。

12月20日，巴巴对男孩们强调说：“一切皆在神里，但要知道和体验神，则需要赛古鲁的帮助。”美赫巴巴讲了下面的故事加以说明：

从前在丛林里，有只母虎产下一幼仔后死去。幼虎挨饿，多日无吃无喝。一位牧羊人发现了它，感到怜悯。便把它同自己的羊一起饲养。幼虎长大了，认为自己是羊。不知道自己是虎。

一天，一只成年虎看见羊群中玩耍的幼虎，感到惊讶。他找到幼虎，极力使之相信，它是虎，不是羊。但小虎不信。于是老虎将他带到水池边，让他看自己的倒影。小虎大吃一惊，终于相信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丢掉自己是羊的看法，在虎群中度过余生。

这个故事中，羊代表对真理无知的世人。羊群代表一般大众。幼虎乃无知的人；成年虎是赛古鲁；水池象征道路；认出倒影即成道。

幼虎是虎，但出于无知，它把自己当作羊。只要其他虎不指给他看其水池中的倒影，错误概念便持续着。同理，虽然人是潜在的神，但由于对其真我相当无知，他仅仅认为自己是人，轮回于生死。继续沉迷于无知，直到赛古鲁让他看见自己的真实形象。

当天起，修爱院学校复课——上午8点至10点。12月22日，赫兹拉·巴巴简中学更名为赫兹拉·巴巴简英语中学。巴巴很快修订了学校日程。美赫埃舍学校男孩，上课时间为上午7点至9点，下午2点至4点。修爱院男孩，上午9点至中午上课，包括星期天在内。做教室的新竹席棚已搭好，男孩们傍晚时进入。那天巴巴亲自给每位学生发书。

前几天，巴巴曾命达拉·罕索提亚早起静心，但他常不听从。当天稍晚，巴巴问他：“你为何不按我的要求静心？那是我专门给你的指示。”

达拉诉苦说凌晨3点天气那么冷，他无法专注。巴巴驳道：“若是寒冷令你从灵性道路上退缩，你还怎么取得进步？冬天怨冷，夏天怨热，雨季怨雨，是人性的倾向。若任何时候都有借口，你到底将怎样在道路上进步？”批评后，巴巴原谅了达拉，再次指示他清晨5点起床，定时静心——用布蒙住眼睛，念神名。

12月23日，谈到证悟上帝，巴巴揭示：

摩耶的力量速率强大，需要止息。也就是说，摩耶的势力必须逐步停止。证悟前，这需要5分钟达到。例如，火车进站不是猛然停住。动力停止后，它逐渐慢下来。

同理，由于摩耶的速度，一个人证悟自己是神之前需要5分钟。就在证悟前，浊精心三界全然静止；但那个持续之音——“我是神；我是神”——在那儿。不过，这一切皆超越头脑的理解。

当晚，佩苏从托卡带着最后的物品半夜抵达。他和另外4人静悄悄地从8辆牛车和1辆手推车上卸下所有的东西。巴巴凌晨2点出来查看。佩苏和苏伯尼斯大冷天在托卡宿营数日，照看那里的剩余物品，等待着手推车和牛车。食物只是茶水和面包。

美赫巴巴很少庆祝基督教节日，但 12 月 25 日，学校放假过圣诞节。中午梅瑞迪施·斯达来拜访巴巴。按照巴巴的希望，未举行宗教仪式。巴巴对斯达解释说：“四面八方，世界的每个角落，宗教戒律仪式盛行。假如我们这里也同样遵循这些陈旧的伪装与表演，那我们与世人有何区别？这里，服从我是你能履行的最好宗教行为，依此做，你将从宗教习俗仪式的一切枷锁中解脱。”

那些日子，新闻界对巴巴的批评时有发生。幕后是伊朗尼上校，他的宣传活动相当聪明积极。以至于试图用贿赂劝贝利拥护他。

12 月 27 日，巴巴发现贝利和上校搅在一起，警告道：“贝利若接受贿赂，以满足其声色酒歌习惯，就会像犹大一样。但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爱他，将确保他不滑下道路。”之后不久，巴巴派韦希奴去普纳，韦希奴次日带贝利返回。贝利泪流满面，请求巴巴宽恕。承诺巴巴他将改掉习气，说他将写一篇文章，适当地回应上校。听此，巴巴详细解释了目前对他的敌视：

你们不应该恨他（伊朗尼上校）；此人值得同情。我们不应像他那样行事。不应对他的批评感到怨恨，也不要试图战胜他。相反，我们应耐心地忍受他的妨碍行径。基督说的多好：“若有人打你的脸，把另一边也给他。”这是真正的东西；不然，上校和贝利之间就毫无区别了。

若有人诅咒你的父亲，你反过来诅咒他的母亲，你们之间有何区别？这种敌对者是朋友，不是敌人。他们教会你在各种逆境中——在一切的挑衅中——都平静、耐心和容忍。因而为你提供最伟大的服务。所以要忍耐，宽恕，忘记。

你们的态度应该向世人示范宽容忍耐的榜样。因此，不要像他们那样。忍受一切，面对每个障碍，学会吞下愤怒。正是为此原因，卡比尔曾说：“你若想咽下什么的话，那就咽下怒火。”

从这种反对中，你们会学到很大的教训。要知道那些散布我们的谎言，宣传反对我们的人，无需我们要求，就光大了我们的

工作。他们宣传我们的事业，其广而告之的方式是我们做不到的。这是他们对我们的服务。不只如此，通过做这一切宣传，他们总是想着我，注重我。

这种专注因而对他们自己有益。你们以可取的方式服务我；他们以不可取的方式服务我，但那依然是服务。毋庸置疑，他们在以这种方式想念我，那才是重要的。他们虽视角不同，却有权思考并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但在表达思想时，他们常常失控，胡言乱语，结果使他们的诽谤成为大笑柄。

你们或许憎恶这个，说那是他们的缺点。你们若这么认为，并且对他们采取同样的谩骂态度，不是暴露了你们自己的缺点吗？这样你们和他们就没有区别！表明我的指示、语录和教导对你们没什么效果。同他们相比，你们的缺点更大，因为你们和我在一起，听我讲道，知道我；他们则不然。所以你们要保持平静，忍受艰难，要宽容；宽恕他们，忘记一切。

尽管如此，面对日增的反对，满德里并没有等闲坐观。针对上校对巴巴的诬蔑，达斯托和禅吉努力反击，给发表上校文章的各杂志和古吉拉特语和英语报纸的编辑们写信。禅吉甚至出版了有关巴巴的古吉拉特语手册，其中包括鲁斯特姆和朵拉特（上校的妹妹）的声明，对美赫巴巴的使命加以澄清。

# 我就是那

8月与阿伽·阿里同时被领走的另一个穆斯林男孩是阿莫德·穆罕默德。12月28日傍晚，巴巴正坐在墓屋边，同满德里讨论事情，阿莫德突然走上前，给巴巴戴上玫瑰花环，骄傲地站在巴巴面前。这个小家伙从孟买徒步200余英里，一路回到美拉巴德。他不吃不喝长途跋涉，沿途经受了許多艰难困苦。

孩子们是怎样被巴巴吸引——如飞蛾扑向灯火。在灯前飞舞所付出的艰巨努力，令攀登高峰显得如同儿戏。飞蛾只渴望灯火，否则不能活。只有在灯火的祭坛上化为灰烬，才得以平静。其蜕变即是对摩耶的战胜。大师的爱酒再次倒入孩子们的心间。他们与巴巴里的光在游戏里再度结合。

教给飞蛾在活着时死去！

它们学会按神圣至爱之愿所涌现的才是真爱。

12月30日，阐释宇宙时，美赫巴巴揭示：

宇宙的运转速度极快，以至看不出它是否在旋转。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生物和无生物。万人万物皆有脉动；每个人都有思想——每分钟成千上万个。假若把世界上全人类的思想和其它生命的思想加在一起，将无人能测量或想象之。其数目将难以测量。

如此大的速度无从计算。它看上去似乎寂然不动。整个宇宙的脉动极其无限，但这个脉动我却测量，观察，感受。想想那会是什么样子。我知道美国总统在想什么和明天要想的是什么。对英国总理也是一样。我不用片刻就能知道他们的念头。

你们会惊讶：“这怎么可能？”我说这可能，因为这一切离我是如此近。假设我掐瓦森特的手，脸颊或腹部。他会感觉到吗？会的，因为这些皆是他身体的部位。我若同时掐他身上几个部位，

他也会感受到。同理，宇宙已“粘”住了我；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我知道并了解宇宙中每一个生命和事物的思想。何以如此？  
因为我已将宇宙紧贴在胸口，能感受造物界里的每一个心跳。

在阿克巴棉纺厂居住期间，梅瑞迪施·斯达开始显露真实的性格。纽瑟文·萨达受够了他不替人着想和颐指气使的态度。（梅瑞迪施·斯达要求给他的特别饮食配备大量的橙子和柠檬。）梅瑞迪施的妻子玛格丽特身体不好，已乘火车前往普纳。阿迪做了尽可能好的安排，让她入院治疗；但此前，12月7日，梅瑞迪施给阿迪捎去便条，满纸怒言，要求乘火车护送玛格丽特和艾丝特，而不是阿迪的汽车。他毫不顾及阿迪的付出或所花费用。巴巴在支付一切费用，包括梅瑞迪施来印度的往返旅费，因为最初是叫他从英国带男孩来学校的。

巴巴与鲁斯特姆、纽瑟文和阿迪讨论了这个情况，设法送三人回英国。巴巴有工作通过梅瑞迪施完成，不想孤立他。他想出如下的策略，于12月10日给梅瑞迪施捎去便条：

“梅瑞迪施，这些天我一直在做非常重要的灵性工作。情况已变得迫切，需要你立即前往英国。你若留在印度，就会死去！两位女士会得救，但你因灵性甚高而会死去。这个时候不适宜我干预，因为你们若留在印度，其中一人必定死亡。

现在你最好去英国。此外，这个时候你在英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你在那里有很多工作要为我做。你是穷人的朋友，并将永远为穷人工作，所以乘最低等车厢去孟买。开始保持静默，在抵达英国前不要打破沉默。”

翌日，遣禅吉亲自去解释巴巴的希望。要梅瑞迪施切莫在世俗事务中提及巴巴的名，或者以巴巴的名义募集资金。他只应在灵性问题上谈论巴巴，这样巴巴将永远指导和帮助他。巴巴又写道：

“梅瑞迪施，立即离开印度，带上两位女士。这很有必要；不然，你将离开肉身！”

策略生效。同巴巴生活了6个月之后，12月29日下午，梅瑞迪施·斯达到美拉巴德向巴巴辞行。按照巴巴的命令，他同玛格丽特和艾丝特动身回英国，四天后从孟买坐船启程。

1929年1月1日，布阿先生抱怨道：“这段时间满德里人太多，活动越来越少，他们只吃不干。要想降低费用，就得减少人数。”

巴巴回答：“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去年是修爱院的孩子们哭，今年要哭的是我们！”开始暗示将很快关闭学校，次日9名男孩被送回家。

与此同时，鲁斯特姆和家人已迁至纳西科。将女满德里送到纳西科，为她们在鲁斯特姆的新家安排了住宿。女子们移居是因为巴巴计划同男满德里外出旅行。

尽管一些孩子已离去，但阿卜度拉——最荣宠者——宣布他也要走时，仍引起不小的震动。这出乎所有满德里的预料，虽然数日来，阿卜度拉一直说要去别处。满德里没把他的话说当真，但这次他很认真，已决定离开。令人惊讶的是，巴巴没有出面劝阻。1月3日下午，学校放假，为他举行了一场适宜的送别会。教师们发表演说，赞扬阿卜度拉，还送了他新衣新鞋。阿卜度拉同鲍克乘马车前往车站，赶5点钟的火车。劳先生骑自行车随后。晚间，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到美拉巴德铁道边等候，在火车经过时，向阿卜度拉挥手告别。

当晚，同满德里在一起时，巴巴透露：“一次世界剧变已近在咫尺。我将对人类开言，让我的声音在全世界被听到和感受到。”

帕椎和阿迪一直在孟买，安排梅瑞迪施·斯达和两位女士前往英国事宜。1月5日他们返回美拉巴德时，惊讶地看到阿卜度拉走在阿冉岗村的路上。只两天后，阿卜度拉就决定返回。他们让他上车，将他带回埃舍。

1月6日，提到达斯托的期刊《美赫讯息》，巴巴告诉满德里：“我与《美赫讯息》保持距离，我跟它没有关系。那是你们和达斯托之间的事情。我什么都没做。”达斯托听此非常不安，同劳先生激烈地争论起来。巴巴让二人安静下来，随后澄清达斯托曾处理不当的一件事。

当晚，讨论将来的计划时，巴巴解释道：

我知道我将不得不比基督受苦更大；但我仍要说，我是神。看看那些知识分子的脑筋。他们怎么说？“人岂能为神？简直一派胡言。”但我将继续说：“我是我所是！”

1月7日的讨论中，巴巴揭示：

你所寻找的神不在天上。他在这里——在这个层面！我就是那。

我在你里面，因此在你内里寻找我。我不在什么清真寺，庙宇或教堂。你也许会说这不可能——决不可能。那好，告诉我，你的眼睛能看你自己吗？它们看得见世界，却看不见你。你必须使用镜子才行。

同理，你必须通过爱之镜才能见自己。拥有此镜的人乃至师非别人。唯有至师拥有爱之镜。

这个时期，巴巴喜爱对孩子们和满德里引用苏非大师哈拉智的诗句。巴巴曾手写诗文，为贝利用古吉拉特语写的巴巴传记题辞<sup>2</sup>：

吾即吾爱，吾爱即吾。吾乃二灵居一身。

汝若见吾，即见吾爱；若见吾爱，即见二人。

彭度患了感冒，多日咳嗽不止。萨德医生给他开了药。巴巴的弟弟贝拉姆负责配药，误将盐酸加了进去。彭度咽下药剂，感到喉咙像着了火，病情加重。巴巴立即叫阿迪开车送彭度去普纳的赛荪医院，纽瑟文与萨德医生陪同。那里的医生们准备为彭度的喉部做手术。

巴巴得知大怒，开始抛扔东西。这种可怕的情绪持续半小时才再度平静。次日1月8日，接到电报，说彭度的手术取消。除灼痛感继续外，没发生严重状况。贝拉姆没有透露这次失误，但巴巴后来查了出来。

---

<sup>2</sup> 注：美赫巴巴引用的英语版本，由R·J·尼库尔森从阿拉伯语翻译而来。此诗句出自哈拉智诗集的第一首格扎尔。哈拉智被认为是神醉苏非大师原型。这个对句准备用作贝利著的古吉拉特语传记题辞，但未出版。

一周后，彭度康复，回到美拉巴德。巴巴马上遣他北上奎达，和鲁西·伊朗尼一同工作。同时，古斯塔吉的兄弟，斯拉姆森和霍米，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印多尔。

巴巴宣布，他将和一组挑选的男满德里和男孩去徒步旅行。1月12日，遣送全体美赫埃舍学校和修爱院男孩的准备工作开始；随即给父母或监护人发电报，通知他们学校即将关闭。

1月13日，阿伽·阿里的父亲第一个来领儿子。巴巴曾警告说：“阿里若走，统统都走。”似乎如此，因为其余的男孩当天稍晚都离开回家。劳先生带领波斯男孩动身前往伊朗；他们尤其伤心不舍，临别前抱住巴巴的脚哭泣不止。望着他们远去，巴巴对拉姆玖评论道：“现在你明白了吧，埃舍的关闭与阿里有着某种联系。”

1月15日，巴巴率18人的队伍离开美拉巴德，包括阿里·阿克巴、拜度、弟弟佳尔和贝拉姆、布阿先生、查干、达拉、法拉姆、古斯塔吉、卡瑞姆、玛尼卡、马萨吉、佩苏、普利得、鲁斯特姆·丁亚尔、美拉班普尔、苏伯尼斯和韦希奴。禅吉被派往孟买办事。

巴巴计划徒步经潘达尔普尔，去库哈普尔村，但先去阿美纳伽。一行人在阿克巴棉纺厂住了2日。乘卡车出发，前往敦德，1月17日晚到达。因客栈员满，他们只得在火车站附近的空地上露宿。

翌日，他们步行8英里到帕塔斯村，在那里的旅馆投宿。巴巴随后改变了计划，不去库哈普尔，去卡拉德——萨塔拉地区的一处朝圣地。

1月19日黎明，他们步行12英里到达拉瓦岗；但途中巴巴的踝关节严重扭伤。到拉瓦岗时，巴巴的腿疼得厉害，决定在那里的旅馆休息。

1月20日午夜，他们徒步11英里到迪克萨尔，住进一处临时客栈。佳尔给这支队伍命名为“蝙蝠”，因为整个旅程，他们夜间也继续行走。

巴巴的踝关节一直不愈，因此他决定缩短旅程，返回阿美纳伽。1月24日，他们乘卡车离开迪克萨尔，但因卡车半路抛锚，被迫从敦德改乘火车。于当天抵达阿克巴棉纺厂。

仅 12 天后，1 月 27 日，他们返回美拉巴德。当天，马萨吉带女满德里从纳西科到达，她们来短暂拜见巴巴。巴巴的情绪平静，决定暂时终止旅行，住在美拉巴德。由于大部分人离开，这里寂静荒凉。

与此同时，阿伽·阿里设法逃出孟买的家，于 1 月 17 日，巴巴开始徒步旅行两天后，回到美拉巴德。满德里通知阿里的父亲，但这次哈吉·穆罕默德一改常态，允许儿子留下。

1 月 28 日，庆祝赫兹拉·巴巴简的生日。巴巴让当地村民表演 3 小时的歌舞庆祝。

卡里玛玛是杜利亚市的首席官员，曾多次请求大师访问他家。巴巴终于同意 2 月 5 日去。由布阿先生、佳尔、达克、谢赫恩和韦希奴陪同，巴巴坐阿迪的新雪佛兰前往杜利亚。中午到达玛勒岗村，达克的岳父巴普·普拉尼克热情接待。巴巴看望了达克刚出生的儿子卡米亚卡，接着离开，傍晚到杜利亚。卡里玛玛热忱接待巴巴一行，当晚巴巴在他家过夜。

翌日，阿迪开车把一行人送到耶奥拉。因阿迪须到纳西科办事，巴巴一行转乘火车，于夜半抵达阿美纳伽。直接回到美拉巴德。巴巴开始在小屋居住。

2 月 15 日晚，巴巴同满德里坐着，讨论各种话题，鲁斯特姆对巴巴说：“您若是施一个奇迹，成千上万的人会来到您的足前。”巴巴未作答。

鲁斯特姆又说：“巴巴，您应该一夜之间在这儿竖起一座奇塔，比德里的库特布高塔还更雄伟壮观。那样的话，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前来，接受您为至师——人身上帝。您不证明自己的能力，人们怎会信您呢？”

对于鲁斯特姆的提问，巴巴不以为意，并授述如下：

**你听说过哪位赛古鲁或阿瓦塔施展过这类能事？这种奇迹的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你认为千千万万的人会来我这儿，进入灵性道路。某种程度上你说的对。那样，将会有不计其数的人来敬拜我。但很多的人会是满怀世俗欲望来希望满足。那些需要钱的人会说：“您一夜之间建了这么个大塔；为何不用您的能力给我们几千卢比？”有

些人是来希望我解除他们的痛苦。还有些人是为了摆脱世俗纠葛而来。

将会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些真正想过弃世生活的人会来找我，认为我会叫他们停止一切必须经历的苦行精进，用奇迹让他们解脱。他们不会为我本人或出于对我的爱来我这里；而是出于对奇迹的热爱前来，结果将是一无所获。整个世界都是个幻相；奇迹乃幻相里的幻相。

有人接着问巴巴，为何不毁灭这一切业相。巴巴解释说：

目前给你们提供光照的太阳将在许多亿年后爆炸，但另一个太阳将取而代之。地球变得冷却，最终成为月球；但另一颗星球，恰如现在的地球，将取而代之。过去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进化与内化的过程将永远继续下去。无知与创世携手并行。

第二天，巴巴的父母，希瑞亚和希芮茵，提前到来，以参加巴巴的生日庆祝。晚间同巴巴进行了一小时的长谈，商讨家庭事务。

1929年2月17日，星期天，美赫巴巴35岁生日在美拉巴德庆祝。那天正式活动如下：

上午7点至8点——茶和拉瓦（一种甜食）。

上午8点至10点——在阿冉岗举行祈祷仪式。

上午10点至11点——巴巴洗浴，由200名跟随者为巴巴洗足。

中午11点至12点——安伽尔·普利得讲述巴巴生平；巴巴坐摇篮。

中午12点至下午2点——午餐。

下午2点至晚间7点——卡瓦里演唱，中间一次茶。

晚7点至9点——晚餐。

晚9点至凌晨3点——演剧和从美拉巴德到阿冉岗游行，由村民乐队歌舞伴行。

当晚，当地一个剧团上演了一部剧。巴巴凌晨3点就寝，这天数千人得到了他的达善。

第二天上午9点，在水塔一号厅，一位叫克里希那的古典音乐歌唱家为巴巴演唱了四个小时。巴巴平时不喜欢古典歌曲，但对克里希那的演唱非常满意，赠送他一件精美的羊毛盖布。下午3点，一位叫皮雅罗的卡瓦里歌手演唱了六小时，巴巴高度赞扬他的声音。

当晚，巴巴通知满德里：“从2月21日起，达善将完全停止，停止的意思就是停止！”不过，这项新限制只针对外界——对不熟悉巴巴或满德里的人。

2月21日，巴巴选出五人写作——达斯托、禅吉、玛尼卡、拉姆玖和（最近从波斯回到美拉巴德的）劳先生。成立了委员会，后来被称作“神圣知识出版社”。给每人一个单独房间写作。巴巴命达斯托用英语写，拉姆玖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劳先生用波斯语，禅吉用古吉拉特语，玛尼卡用马拉地语。规定委员会下午2点会见巴巴，就各自的写作项目听取巴巴建议，但这整个期间，他们只见过巴巴两次。

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所需材料，如纸、笔和墨水。只对玛尼卡做了具体指示：先把拉姆玖的手稿《啜泣与悸动》译成马拉地语，再用马拉地语写美赫巴巴传记。其他作者继续原有的工作：达斯托忙于《美赫讯息》杂志；拉姆玖写作乌尔都语报纸文章；禅吉写作古吉拉特报纸文章及小册子；劳先生写作有关大师与美赫埃舍学校和修爱院的第一本波斯语著作，书名是《真理的启示》。

截至1929年，阿冉岗的家属区一直是租赁的。早先，巴巴曾出1000卢比，后升至1500卢比，想把它买下来，但地主拒绝出售。2月21日，这位女地主出乎意料地主动来见大师，愿仅以500卢比出售。办理了法律程序。它成为巴巴在村里的第一处地产。

自2月22日起，巴巴开始为孩子们洗澡、洗衣、清扫住处。兄弟佳尔、普利得和卡瑞姆协助，虽然他们的任务只是烧水，在巴巴为孩子们洗澡时，

把装好水的桶递给巴巴。其它的事情，巴巴坚持自己做。这天学校复课。巴巴生日以来，孩子们已放假一周。

2月末，美赫吉返回美拉巴德。他打算去波斯工作，离开前希望得到巴巴达善与许可。一家公司的业主已答应给他每月60卢比的薪水，但巴巴建议他不要接受这份工作。几天后，那个业主找到美赫吉，提出增加几乎一倍的薪水。这次巴巴允许他受任。美赫吉离开前，巴巴指出：“你可以走，我将跟随你。我的纳扎在你身上。”美赫吉去波斯时为低级员工，但16年后返回印度时，已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巴巴高度评价萨度·雷克，2月24日作出如下评论：“他是我常提及的圈子的一个成员。他是真正的人。梅瑞迪施·斯达与萨度·雷克之间差别巨大。二人大相径庭。不过，斯达是带雷克到这儿来的工具。”并总结说：

### **真的来；假的去！**

2月最后一周，一个叫吉奴·查玛的美赫埃舍学校男孩患肺炎病倒，病情日益加重。巴巴昼夜照料，为他安排最好的治疗。甚至把这个孩子移到巴巴的墓屋，每天清早7、8点，巴巴一上山就去看望他。吉奴似乎神志失常，极其虚弱，但他的信爱甚深，一见大师来，就上前把头放在巴巴足上。巴巴总是慈爱地安慰他。

希度和苏伯尼斯受令照顾吉奴。还把吉奴的紧急状况通知其家人。吉奴的父亲来到美拉巴德，想带他回家。巴巴尽力劝阻，但他不听。巴巴派佩苏安排一辆出租车，命令道：“出租车来时，让吉奴坐好，就不要再对他做任何事。”

然而，出租车来时，佩苏和希度却劝吉奴的父亲：“你干吗要带他回家？他正在这儿接受最好的治疗，巴巴亲自照料他。”吉奴的亲戚同意，父亲最后也同意了。

佩苏和希度为自己的努力感到高兴，去通知巴巴吉奴可以留下了。但巴巴听了，非但不满意，反而大怒。他生气地问：“你们为何违背我的命

令？我叫你们出租车一来，就马上把吉奴送走。为什么来告诉我你们违令而行？”

巴巴正责备他们，吉奴的父亲来了，恳求巴巴宽恕，请求让儿子留在美拉巴德。巴巴回答：“现在为时已晚。你若希望他在这儿，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我将不再对吉奴负责。我已和他断绝联系。他将得到最好的治疗和照顾，但我不再负责。”

吉奴的父亲决定对此负责，巴巴同意让孩子留在美拉巴德。但巴巴当天一次都未进吉奴的房间。2月24日午夜，吉奴去世。他父亲后悔莫及——未听从巴巴。希度和佩苏也悔恨未绝对执行大师指示。

这个孩子的死亡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如巴巴之后所言：“吉奴赢了，但他的父亲、希度和佩苏输了。他和我在一起。他已被解脱，不再出生——他已获得莫克提。”

最后一息，吉奴念着巴巴的名。

他呼叫巴巴，灵魂融入神。

虽然这个孩子死时达成生命的目标——与神结合，但他的死对其父、希度和佩苏却是重要的一课，让他们铭记终生。

吉奴去世后不久，一天，巴巴对各问题评论如下：

由于阿君去世（他死时我不在身边），发生了诸多变化——我停止书写，开始使用字母板，在美拉巴德开办学校。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目的——直到1928年阿卜度拉获得第六层面体验。从那时起，爱之火开始通过修爱院的孩子们说话。但是，当穆斯林男孩侯塞因的亲戚在我面前痛打他时，加上阿伽·阿里之父的不断为难，我不得不暂离美拉巴德，迁往托卡。不必要地花去大笔的钱去托卡，不为别的，却有这个原因。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困难——吉奴之死。当阿里的父亲听劝时，另一个麻烦却产生了。这是男孩埃舍的最后机会。若阿里的父亲

再来，我们将努力说服他让阿里留下；不然，我将关闭整个一切。目前，应让事情如常进行。

若这一年顺利过去，我将使阿卜度拉能把整个世界装进自己的口袋！否则，我打算离开印度去波斯。

同时，为了消除吉奴去世带来的复杂影响，我们应去幸福谷两三日。一返回，应把职责分配如下：我将照料修爱院，布阿先生管理满德里，拜度照料花园。拜度如能热情履行花园职责，诚实劳作，我们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于是安排去幸福谷的短旅。一行人晚上7点徒步离开美拉巴德，在阿克巴棉纺厂过夜。次日清晨出发前往幸福谷。在阿美纳伽郊区行走时，被行军的队伍超过。孩子们走在巴巴身后，看上去象小僧侣，满德里穿着千奇百怪的衣服在后。与此同时，身着制服的士兵呼啸而过。

走了一段，巴巴停下稍事休息。问有没有吃的东西。但他们什么都没带。巴巴叹道：“这就是我的运气。从昨天我就什么都没吃，感到很饿。尽管有半打的勤务兵围着我转，看看他们是怎么照顾我的。关注我的话和愿望才是真正的静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静心？”

虽然走了17英里，孩子们并不觉得累。他们10点左右到达幸福谷，吃了饭，巴巴让男孩们休息。

次日，2月27日，巴巴领几个男孩去游曼玖苏巴山和其它地方，但15分钟即返回。与此同时，满德里与留下的男孩分成两组，印度教孩子由达克带领，伊朗尼孩子由拜度带领，分别去爬附近的一座山。

巴巴返回，发现谁都不在客栈，很生气，不由分说责打了两人。责骂不在场的人：“他们为什么，什么时候，经谁的允许走的？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会随时需要他们在吗？尤其是在这儿——我来此放松打牌的地方？”巴巴尤其对拜度恼火。有半个小时，对这些不知所踪的人表现得焦虑不安。他试着同禅吉打扑克，但似乎没有兴致。

他不断问：“他们想干什么——自杀？这些白痴！他们想死吗？”虽然巴巴反复发问，却无人明白他的意思。拜度和达克两组返回时，报告说登山时三名男孩险些坠谷身亡。

第二天清晨6点，巴巴同男孩们坐一辆拖拉机返回美拉巴德。布阿先生和古斯塔吉乘牛车随后。牛车是他们带来拉行李和其它用品的。回途中，牛车翻车。布阿先生脱险，古斯塔吉受了些小伤。

3月2日晚，同纽瑟文·萨达、K·J·达斯托及韦希奴讨论目前印度的政治形势时，巴巴说：

**英国是印度最大的恩人——为其清除所有的坏业相！但印度人却高呼叫骂，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印度若物质上获益，灵性上就会倒退。甚至比英国还糟糕。负面作用会更大。**

修爱院学校当天早些时候复课，但接下来的两个月，巴巴似乎在逐步减少美拉巴德的众多活动。显然他不再希望留在那里，因为他对学校和孩子们的工作接近尾声。

3月和4月，许多男满德里被遣往不同的地方工作。彭度仍在奎达；禅吉和劳先生去孟买安排印刷其作品；布阿先生和贝拉姆回普纳家中；帕椎、埃德克、马萨吉、凯库希如·玛萨及巴布·赛克瓦拉去纳西科；拜度和阿德希尔去孟买销售劳先生的新书《真理的启示》。

3月6日，在解释有关死后及在精状态体验浊印象时，巴巴揭示：

**假设一个人死去，他的大量好业相把他带到精状态——天堂。在那里，在无肉身情况下，他体验过去一生的好业相的结果。同理，他若是有更多的坏业相，它们会把他带往地狱。他在无肉身的情况下体验这些坏业相。**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好或坏业相的浊性，在天堂或地狱被消除。但这些业相的微弱痕迹依然留在心中。它们是精印象。**

**假设一盘食物翻落你的腿上，把你的衣服弄脏。你立即除去或扔掉这些食物——浊印象——但污迹依在。这些污迹就好比精印象。**

业相在人死后两三天依然与人死的地方保持联系。虽然两三天后，业相与环境脱离联系，但人死后 10 天至 12 天，业相不在地狱或天堂消耗。这个期间业相不消耗。

巴巴计划 5 月某时旅行。似乎要把他不在的时间补上似的，巴巴 3、4 月份几乎天天同修爱院的孩子们在一起：对他们讲道，给予他们无量的好处——亲身伴随他。

3 月 18 日，男孩拉伽拉姆深饮美酒，变得神醉，失去对环境意识，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从该状态苏醒时，他眼神空茫，拒绝吃东西，或跟人说话。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这期间他对身体完全无意识。

数日来，拉伽拉姆看上去更像死了，而非活着。达斯托问巴巴，拉伽拉姆灵性上是否和阿卜度拉一样高级。“不一样！”巴巴说。“他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到阿卜度拉第六层面的状态。他体验了一丝极乐，并连续享受了三天。现在，他体验到浊界如同海市蜃楼。”

达斯托问，拉伽拉姆是否会永久享受该极乐，巴巴回答：“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浊界即幻相的看法将继续铭记在他心间。即使他失去极乐也无关紧要。它将被更高级的喜乐取代。他的灵性进步现在将非常快。”

3 月 28 日，一位满德里问巴巴有关物质的存在：“您说，除了神，什么都没有。但您无法否认物质存在。”

“是的，我否认，”巴巴回答，“我否认物质存在。除了神，一无所有。”

“可是巴巴，您无法证明物质什么都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和您的身体。您怎能期待我相信物质不存在？”

大师解释道：

对你的头脑，物质存在，但只是在你的头脑运作时。你酣睡时，物质对你不存在。你怎能说物质是真实的？这说明它完全依赖于你头脑的作用。是幻相——是你头脑的作用，仅此而已。

假设天色漆黑，你在路上走着，碰巧看见一物，吓了一跳，断定那是个人，且把他当作劫匪。你害怕起来，幸运的是，又看见有人走来。你们俩决定抓住此贼。你们小心地接近目标，一击才惊讶地发现，那不是劫盗，而是块石头。不过是个石头，但你发现之前，对于你的头脑，那却是劫匪。

一名满德里指着木凳，问这是否不是物质。“对你似乎是，但对我，它是阿特玛，灵魂。你所谓的物质，什么都不是。”巴巴随后讲了他小时候的故事：

我小时候在普纳，有个朋友叫凯库希如。他是伊朗尼，制作并出售冰激凌。他习惯喝大麻拌（加牛奶的麻醉剂）。一次饮过后，去卖冰激凌。路上有个小水坑，宽不到半步。但在凯库希如看来，水坑是面湖！为了过去，他竟然跑步跳过十步远。

你若对他说：“那不是湖，只是个小水坑。”你认为他会信你吗？他会说你疯了。对于他，那就是湖。同理，对于你，眼前的一切皆物质，但对我却什么都不是。正如物质在你的酣睡状态并不存在，它在我的醒状态也不存在。你在深眠状态无意识地体验的，我们成道者在醒状态体验。我们的醒状态是真实的，但你们的却是虚假的。你证神时将亲自验证。物质的存在归因于心的存在。心消失时，物质亦消失。

两天后，巴巴去纳西科看望女满德里，4月3日返回。同时，3月底，玛尼卡前往杜利亚，他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4月1日，萨度·雷克遵巴巴指示离开，在印度各地旅行，发表关于巴巴的演讲。

4月11日，巴巴到阿美纳伽，访问国立中学的新宿舍。他清晨5点同几个满德里步行进城，先在阿克巴棉纺厂稍事停留。参加新宿舍开幕式后，晚上乘卡车返回美拉巴德。

4月间，巴巴继续让孩子们持续陪伴他。由于他打算外出旅行，怎样安排留下的孩子们，则成为问题。

与巴巴如此亲密联系之后，再回到父母身边，对孩子们无异于死亡。而同时，一些家长若获悉巴巴不再住在埃舍，可能会反对。多数男孩是印度教徒，父母愿意让他们留在美拉巴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位灵性大师直接指导他们。

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是一项计划——教孩子们一种技能。巴巴决定教印刷，韦希奴和佳尔去阿美纳伽一月，在“穆罕出版社”学习必要的技术，以便能够在巴巴不在时教习孩子们。巴巴甚至建议未来在美拉巴德建一个出版社。

4月22日，巴巴又去纳西科三天，看望女满德里，接着返回美拉巴德。禅吉和劳先生5月1日从孟买来到，请示巴巴某些出版事宜。

5月2日，修爱院迁至阿冉岗附近的家属区。巴巴建议孩子们：“留在这里，继续照常学习。我过些日子回来。要保证不扰乱日程。”遵照巴巴指示，韦希奴开始教孩子们用从阿美纳伽购买的印刷材料排版。

满德里整个困惑茫然，因为没人知道巴巴计划去哪里旅行，会带谁同去。5月5日上午，贝利向巴巴抱怨说男子们都厌烦了。听此，巴巴回答：“我可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他叫来拜度，问：“你感到厌烦吗？”拜度否认。巴巴评论道：“看来这里起码有一人不烦。好吧，一两天后，我将把事情摆平。”随后神秘地补充说：“我将藏起来，你们永远不会找到我。我将把自己囚禁7年。”

巴巴指着年轻的玛司特——马斯坦，说：“看见马斯坦，我就满心喜欢。看见他，我就忘了自己的不快。他是国王！既无欲无心，也不受摩耶影响。他的状态多美好。”

巴巴转向男子们，说：“你们厌烦是头脑喧闹混乱的结果，我试图根除时，你们说感到厌倦。”一番指责后，巴巴得知只有贝利烦闷，便批评贝利错误地把别人也牵连在内。

当天下午3点，拜度与美拉班普尔前往波斯。第二天，达拉和索拉伯·罕索提亚各自回家。

每日在巴巴小屋内就旅行地点举行讨论。阿伽·阿里想同去，但巴巴不许。最近人们注意到阿里的态度起了变化。他开始违背巴巴，公开藐视巴巴的命令，但巴巴仍然拥抱他，慈爱地同他说话。

5月6日，阿伽·阿里再次违背巴巴的一项命令，但巴巴原谅了他。之后，他对满德里说：“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赛古鲁屈从于一个孩子！”

翌日，阿里·阿克巴也违令不从，但这次巴巴批评了他。阿里·阿克巴不顾巴巴劝解拒吃午饭。但过了一会儿，他通过劳先生捎来口信：“巴巴，我请求您饶恕我给您找麻烦。我很抱歉。现在我将改正。”

听此，巴巴说：“阿里的心很好。他是我的马依，但有时因某个怪念而摇摆。他头脑倔强，但内心真诚。”

以下是拉姆玖·阿卜度拉对波斯男孩阿里·阿克巴的生动描述：

阿里·阿克巴对大师的爱强烈独特。其爱的积极强烈程度，没有其他孩子能达到。这种爱总是让他躁动不安。很少看见他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或者安静地坐着。

阿里·阿克巴初来美赫埃舍学校时，对神爱和灵性讨论很无兴致。不但公开表示不向往神圣体验，而且避免这类话题，尽可能避开静心与专注。但是，当阿伽·阿里被其父带走时，阿里·阿克巴突然被注满大师的神圣恩典。

人们发现他就地打滚——像条离开水的鱼——直到被大师拥抱。那时他会试图用幼小的臂弯抱住巴巴，如飞蛾试图吞火一般狂烈。

巴巴对修爱院男孩们的工作结果，人无法作出判断，因为其效果也许不在此生或下生显现，而是在几生以后。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一旦点燃，爱之火就永不熄灭。

风也许吹散其热度，但熊熊之火有一天将把风吞灭！

因此，陶醉在至爱酒肆者，最终将定然吞下摩耶之风——至爱正是为此帮他们作准备。

5月8日，巴巴叫来学校的印度教孩子（大部分是贱族种姓），通知他们他即将旅行：“在我回来前，你们都要待在家里。不要去阿美纳伽或别处。你们若找到工作，很好；若找不到，就把时间用在唱巴赞上。我回来叫你们时，你们务必要来。我两三个月内回来。照我说的做，你们将受益。我将做我必须做的。我会为你们找到工作——司机，技工，印刷工；但目前你们照我的命令做。”

全体同意。贤卡纳施决意留在美拉巴德。巴巴终于同意，但命令他每天静心12小时。贤卡纳施接受条件。

巴巴当天前往阿美纳伽，随行的有阿里·阿克巴、布阿先生、禅吉、查干、古斯塔吉、马萨吉和佩苏。拉姆玖和贝利在阿克巴棉纺厂与他们会合。对旅行地点进行讨论。提出各种建议，但都不令巴巴满意。巴巴最后宣布他选择去瑞希克什。

过渡时期，拉姆玖和贝利返回美拉巴德。拉姆玖的妻子子女居住普纳。阿伽·阿里、阿卜度拉、达斯托、劳先生、希度和其余的满德里住在下美拉巴德，其他修爱院男孩，以及弟弟佳尔搬回山上。夏哈内与伯曼吉家住家属区。

5月9日，巴巴离开阿美纳伽前往纳西科，在那里会见美婊、娜佳、蔻诗德、苏娜、瓦露和馥芮妮、鲁斯特姆和帕椎。他遣帕椎到孟买，令鲁斯特姆继续在纳西科照顾女满德里，同时巴巴踏上北印度之旅——前往喜马拉雅山。